武俠世界



第38年

12

$20.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石水寒先生撰著的「血戰江湖」巨型小說。「明月幫」的駱逸飛幫主身陷「黃泉鐵獄」，蓋因普天下唯他一人懂得「沉星碎月掌」，而大內侍衛招清平正是死於此掌法之下，招夫人沈秋心更指證他是兇手……江湖上的事情由來便不能以常理論，更何況人證、物證俱全。石水寒先生所撰的文章內容峯廻路轉，引人入勝。欲知駱幫主如何出鐵獄爲自己洗脫嫌疑，發現了甚麼驚人的內幕呢？他如何抽絲剝繭找到眞兇呢？箇中詳情爲君剖析。

* * *

今期再選刊朱雀先生撰著的劍俠飛仙短篇故事。江湖上無奇不有，天地宇宙間萬物變幻莫測，天道輪廻，非吾輩凡夫俗子能理解，是耶非耶，不妨讀一讀朱雀先生所著的「敲竹喚龜」，目的在於娛樂讀友，且莫當眞。

* * *

下期將刊登讀友喜歡的蕭玉寒先生所著的故事「烽火妖姬」，請拭目以待。

* * *

85.7.18.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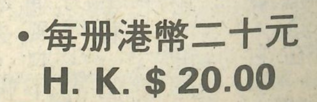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2期
（總號19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血戰江湖

新派江湖倫理故事／石水寒・文　可飛・圖



摘星行動　拯救幫主

雪花紛飛，北風凜冽。

紫檀木製的圓桌上放着一具青銅燭台，燭台上插着兩支兒臂粗的牛油蠟燭，燭光乍明乍暗。

六個紫衣人圍桌而坐，臉上神色怔忡不定。六人都是嘴唇緊閉，沉默不言。

過了一會，坐在正西方的白髮老者忽然搖了搖頭。

坐在他對面的魁梧大漢忍不住開口：「嚴老三，你為甚麼搖頭？」嚴老三搖頭道：「不行。」魁梧大漢問道：「甚麼不行？」

正南方的青年代他回答：「劫獄，不行。」

西北方的中年胖子道：「陽老四，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魁梧大漢陽老四道：「甚麼話？」中年胖子道：「『一入黃泉，四肢不全』。」

陽老四怔了一怔，道：「有。」

正北方瘦子沉聲道：「『黃泉鐵獄』，守衛森嚴，內裏高手如雲，說到劫獄，簡直有如……有如……」青年接口道：「簡直有如抱薪救火，不單救不了火，反而連自己的性命也給賠上了。」

西南方的中年僧人道：「薛老二，難道咱們不理老大的死活？」

陽老四一掌拍在桌上，震熄了一根蠟燭，怒道：「他媽的，到了下月十三，老大便會被當衆處決，難道咱們就躭在這兒，扮縮頭烏龜？」

青年薛老二淡淡的道：「咱們做過縮頭烏龜麼？」嚴老三道：「沒有。」

薛老二道：「姜老五，咱們可會只守不攻？」中年僧人道：「當然不會！」

薛老二道：「仇老七，咱們會不會任由老大無辜被害？」瘦子道：「不會！」

薛老二點頭道：「很好，老大果然沒有看錯你們。鍾老六，『摘星行動』的整個計劃，準備好了沒有？」中年胖子微笑道：「已經準備好了。」

陽老四、姜老五又驚又喜，齊道：「『摘星行動』？」

薛老二雙目之中掠過一絲光芒，道：「『黃泉鐵獄』雖然難闖，但咱們無論如何，也要試一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咱明月幫的本色！」

這六人正是明月幫的六位當家。

自中唐以來，少林、峨嵋、華山、崆峒這四大門派始終雄踞武林，屹立不倒。其餘幫派，如丐幫、流星派、長河幫等，雖然也頗具勢力，然聲威却總是稍有不如，直至十三年前，江湖上突然冒起了兩股新興勢力，其一便是明月幫。

別看明月幫成立不過十年，它的勢力範圍，已經由陝西一省展至整個黃河流域，崛起之速，實在遠超想像。而幫主駱逸飛，更被譽為武林中百年難得的武學奇才。

說到駱逸飛，凡是稍有涉足武林的人，都會為之津津樂道。他不但武功精湛，而且性格隨和，知交遍佈天下；最難得的是，他以十九歲的年紀，便已一手一脚建立了明月幫，與四大門派以及「臥龍教」鼎足而立。如今他聲望之隆、武術之精，已可躋身天下五大高手之列，更有直逼少林地空方丈之勢。

然而一個如此出衆的青年，竟然在半月之前，因為一宗皇宮血案而琅璫入獄。

陽老四哈哈大笑，道：「薛老二，我早知你不是兔崽子。哼，咱們便好好的幹他一場！」一掌擊在桌上。餘下的一根蠟燭，終於也熄了。

＊　＊　＊

監牢的四周都是兩尺厚的石牆，其中一面石牆中央，開了一個寸許闊的通風口，通風口下兩尺之處，有一道尺半見方的小鐵門。

監牢正中盤膝坐着一個白衣青年，看模樣不過三十一二歲年紀，劍眉俊目，儀表不凡，正是明月幫幫主駱逸飛。

只見他雙掌交疊，右掌向天，左掌向地，食中二指搭在一起，姿式古怪之極，似乎是在修練內功。他能成為五大高手之一，莫非便是靠如此勤練不輟？

驀地聽得外邊一人大聲道：「駱幫主，飯餸來了！」駱逸飛雙眉一軒，道：「你是誰？怎麼不是錢寬送飯？他去了哪裏？」外邊那人道：「錢寬病了，今天由我替他。」

駱逸飛哼了一聲，道：「昨日他尚中氣十足，今天怎麼忽然病了？哼哼，要是你想在我面前耍甚麼花樣，看我扭斷你的脖子！」那人連道：「不敢！不敢！」脚步聲响，那人已然走遠。

駱逸飛喃喃自語：「豈有此理，錢寬這老小子搞甚麼鬼？難道他怕我突然發難，所以不敢送飯來？」伸手抄起綁在自己脚踝上的鉛球，緩步走向鐵門，再放下鉛球，用力推開鐵門。

只見外面放着一個木盤，盤上放着一碗白飯、一碟羊肉、一碟白菜和一碗清水，倒也份量十足。他吞了口唾液，趕忙把木盤端了進去，推上鐵門。

他自頭髮之中抽出一根銀針，插在食物之中，看過沒有被人下毒，心想：「他們縱有獅子心、老虎膽，也決不敢用毒害我。」風捲殘雲之下，轉眼便將所有飯菜吃了個乾淨。

他抹了抹嘴，伸了個懶腰，自

言自語：「可惜沒有好酒。」喝了口清水，忽然摸到碗底貼着一張紙條，他連忙將之撕下，展開一看，却見上面寫道：「明日午時，潛龍脫困。」

他嘴角不禁露出微笑，心道：「果然是好兄弟。」

* * *

薛老二薛江流欣賞着鐵球，讚道：「好精細的手藝！」抬頭道：「唐舵主，明日午時，所有『花雨流星』都能順利完成？」洛陽分舵舵主唐滿天道：「啟稟薛二當家，老唐以性命擔保，二十個『花雨流星』必定能準時完成。」薛江流點頭道：「很好。」

唐滿天是蘇州唐家堡堡主唐翎的兒子，暗器輕功已盡得乃父眞傳。蘇州唐家堡雖是蜀中唐門的旁支，但暗器之巧妙、險毒，却也不讓其專美。其中「花雨流星」更是唐家堡不傳之秘，號稱「唐門三絕」之首，蜀中唐門雖曾試行仿造，但威力總是大大不如。

薛江流道：「陽老四，地道的挖掘情況如何？」陽照天道：「不出個時辰，地道便能掘到監獄外圍。」薛江流點了點頭，又問：「仇老七，『銷魂蝕骨水』準備好了沒有？」仇天涯遲疑了片刻，道：「薛老二，情形似乎有點不對。」薛江流道：「怎麼？」

仇天涯道：「前天我用飛鴿傳書，吩咐關外的兄弟盡快把曼陀羅花運來這裏，可是直到如今，却還是音訊全無。」薛江流皺眉道：「難道被臥龍教發現了？」鍾老六鍾晚鈴搖頭道：「不會。『摘星行動』除了咱們七人和唐舵主外，暫時還未有人知道。」

薛江流道：「你認爲另有原因？」鍾晚鈴道：「我暫時尚未能確定。」薛江流道：「可否用其他毒藥代替『銷魂蝕骨水』？」鍾晚鈴沉吟道：「威力相等的，只有『血海魔焰』。但我怕這會惹起正教中人的不滿。」

陽照天道：「如果取消這着呢？」薛江流道：「幫中兄弟死傷必多。」思慮良久，道：「好，便用『血海魔焰』！」

* * *

薛江流、陽照天和鍾晚鈴換了一身勁裝，帶備應用工具，便即躍進地道。地道僅有兩尺高，三人俯伏爬行，均感吃力。然而他們只感興奮，絕對不感疲倦。因爲他們將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救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他們的老大——駱逸飛！

陽照天忽然道：「咱們爲甚麼要在白天行動？」鍾晚鈴道：「因爲沒有人會在白天劫獄。」薛江流道：「所以這時的防守必定較爲鬆懈。」

地道盡頭，便是一塊石壁。薛江流道：「不愧是『黃泉鐵獄』！老四，可有辦法弄開這道石牆？」陽照天嘿嘿一笑，道：「一塊石頭可也攔不倒我！」自懷中取出一團泥膠，貼在石壁上，道：「你們退後五尺！」

鍾晚鈴眉毛一揚，道：「江西烽火門的火器？」陽照天笑道：「正是烽火門的『雪泥鴻爪』。」薛江流道：「陽老四，你從哪兒弄來這東西？」陽照天得意之極，道：「烽火門的掌門人是我的小舅子，我要多少便有多少。」

薛、鍾二人退開之後，陽照天便用火摺子燃着了「雪泥鴻爪」，然後抽身急退。

只聽嗤嗤數聲，一塊尺許厚的石牆，突然飛了出來。陽照天伸手接住，道：「咱們走！」薛江流心道：「果然是雪泥鴻爪，不著痕跡。」

三人走進監獄，忽感不對。陽照天失聲道：「咱們掘錯了地方！」鍾晚鈴歎了口氣，道：「是啊，這裏不是老大的囚牢。」眼前所見，竟是一條陰暗的甬道，而自己處身的，却是甬道的轉角處。

此時他們的說話聲，已然驚動了獄中守衞。只見十多人自甬道的盡頭走了過來，口中大叫：「有人劫獄啊！有人劫獄啊！」

薛江流取出一顆「花雨流星」，用力擲了出去，說道：「咱們這裏走。」「花雨流星」飛出數丈，隨即爆開，裏面射出無數寒星。只聽得慘叫悲嚎連綿不斷，那些守衞一個個都已身中暗器，倒地翻滾，看來是難以活命的了。

三人從左方的通道離開，奔了十多丈，面前陡然現出兩條分岔路。薛江流道：「大家分頭行動吧！陽老四，你和鍾老六從這裏走，我由那條路去。」

鍾晚鈴道：「你孤身犯險，若是稍有閃失，咱們明月幫……」薛江流淡淡一笑，道：「我雖然武藝低微，但自信也有把握全身而退。倒是你們兩個，我實在有點擔心。」

陽照天道：「薛老二，我雖是粗人，但也知道感恩圖報這句話。老大於我有恩，我就算拚了這條賤命，也要把他救出來！」鍾晚鈴微笑道：「我的武功固然差勁，計謀却還可以。雖然不能力敵，但也可以智取。」

薛江流道：「那我就放心了。」伸手在陽照天和鍾晚鈴的肩膊上各自拍了一下，道：「一切小心！」說罷便從東首通道竄了過去。

* * *

陽照天和鍾晚鈴走出不到十步，甬道兩旁突然閃出三條大漢，

當先一人，正是四指神捕蓋天南，而跟在後面的，則是他的兩個得力助手，鬼手凌霄客和鐵拳柳追月。

蓋天南不由分說，倏地飛身而起，凌空撲擊鍾晚鈴，凌霄客、柳追月大喝一聲，合取陽照天。

鍾晚鈴衣袖一揚，手中已多了一對鋼爪，手腕一挺，分襲蓋天南左右兩脅。蓋天南食指戳出，在鋼爪上一點，借力翻出，落在鍾晚鈴背後，左掌拍出，疾取他的背心。

鍾晚鈴上身向後一仰，右手鋼爪攻向蓋天南胸膛，左手鋼爪則按向他的面龐。蓋天南哼了一聲，右手食指再度戳出。鍾晚鈴大叫一聲，左腕中招，鋼爪登時落地。蓋天南左掌去勢突變，由前拍改爲上擊，啪的一响，鍾晚鈴右臂又中一招。

陽照天聽得同伴叫聲，一驚之下，左胸登時中了凌霄客一掌。鍾晚鈴叫道：「陽老四，別理我，救老大要緊！」

陽照天右掌切出，正好擊中凌霄客的下頷，心中一喜，冷不防又被柳追月的鐵拳擊中。他只感眼前金星亂竄，體內五臟六腑如要翻轉一般，吸了口氣，奮力逼退二人，便即拚命狂奔。

蓋天南叫道：「追！」

陽照天暗道：「鍾老六，對不住了！」一咬牙，拿起手中圓球，便擲了出去，正是唐家堡的「花雨流星」！

蓋天南叫道：「唐家堡『花雨流星』！」氣沉丹田，雙掌運勁推出，那圓球尚未爆炸，去勢便已被掌風阻遏，反而朝陽照天飛了回去。砰的一聲，圓球爆開，成千上萬的暗器，盡數釘在他的身上。

狂號聲中，蓋天南嘆了口氣，搖了搖頭。柳追月也搖了搖頭。凌霄客冷冷的道：「自取滅亡。」

* * *

薛江流在甬道中奔了一會，始終不見守衞狙擊，不禁暗暗納罕：「這裏號稱天下監獄之首，雖在白天，守衞照例也不應如此鬆懈。莫非其中有詐？」再行數步，便見到一道鐵梯直通向下面。

他緩步拾級而下，耳中突然聽到下面有人說道：「駱幫主，飯送來了！」他心下大喜，急奔而下，一掌將那送飯的擊斃，便推開鐵門，鑽了進去。

「老大，薛老二來……」話未說完，「砰」一响，鐵門已然關閉。

「薛二當家，你好！」

薛江流聽到這把低沉而冷酷的聲音，體內血液刹那間就像已全數凝結一般。

* * *

太原。

風雪已止。

「黃泉鐵獄」依然如常一樣，屹立在平原當中，彷彿是一隻盤據深山、擇人而噬的蠻荒野獸；而監獄前寬四丈、高六丈、厚五尺的鐵門，就是這隻野獸的血盆大口。厚厚的雪塊蓋在鐵獄上面，將從裏面散發出來的殺氣，盡數掩藏。

表面看來，一切都是十分平靜，然而明月幫的幾位當家，已知血戰即將爆發。

仇天涯瞪着鷹隼一般的眼睛，監視着「黃泉鐵獄」外面的一舉一動，右手握着的鐵槳，已被汗水濕透。

猛聽得軋軋聲响，鐵門霍地打開。他雙目一亮，陡地一聲大喝：「進攻！」埋伏在草叢的二十多名幫中好手，立時衝了出去。

仇天涯燃起衝天炮，用力擲上天空，嗚的一响，衝天炮在半空爆開，迅即化爲一陣藍煙。姜仲猛、唐滿天見到信號，立時帶領手下，飛撲出去。

明月幫兩大當家、一個舵主及六十多名幫衆奔了不到十丈，離獄門差不多三丈之處，突然聽到一聲長嘯，一團黑影從黑獄中疾飛而出，落在衆人面前，高鼻闊額，雙手各得四指，正是「四指神捕」蓋天南。

這一着遠超衆人意料之外，仇天涯呆在當地，竟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瞥見蓋天南腰畔的頭顱，悲叫：「陽老四！」一聲怒吼，掄起手中鐵槳，衝天而起，直劈蓋天南頭頂百會穴。

鐵拳柳追月站在鐵獄門口，朗聲道：「明月幫的朋友，我勸你們還是趕快離開吧！『黃泉鐵獄』並不好闖！」

「可惜現在已經遲了。」凌霄客陰冷的聲音在他背後响起：「外面的狐羣狗黨快點負手就擒，如有違抗，格殺勿論！」

姜仲猛怒道：「明月幫中，豈有貪生怕死之輩！」明月幫幫衆也齊聲叫道：「寧死不降！」

凌霄客哼了一聲，道：「殺！」左手一揮，監獄內湧出十多個勁裝武士。

唐滿天哈哈大笑，道：「憑你們幾個酒囊飯袋，就想殺我幫中六十高手？」凌霄客冷然道：「不用他們出手，單我一人，就已足夠。」

唐滿天大怒，衣袖一拂，「翻天血霧」急射而前，直取凌霄客。凌霄客暗地冷笑，解下長袍，便要將雨霧籠在其中。不料「翻天血霧」飄出兩丈，去勢突變，改爲襲擊一衆勁裝武士。轉瞬之間，那十多人已被掩沒在血霧之中。

唐滿天縱聲大笑，道：「黃泉鐵獄，原來是浪得虛名！」話剛說完，血霧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他

笑容頓斂，說道：「『絕地罡風』，果然名不虛傳！」

其時武林中有兩大暗器世家，亦即江湖中人所稱的「南唐北漢」。「南唐」就是蜀中唐門，「北漢」就是恆山漢家。漢、唐兩家自百多年前便已結怨，而「絕地罡風」正是漢家窮三十年時光製成，用以尅制「翻天血霧」的厲害暗器。

凌霄客冷冷的道：「我知道你心中定是非常奇怪，爲甚麼他們會有『絕地罡風』，是不是？」唐滿天冷笑，心下却也有些奇怪。

祇聽凌霄客道：「因爲我本來就是漢家中人，漢家四公子漢凌霄，便是我。」

* * *

蓋天南眼見仇天涯飛身撲到，微微一笑，全身陡地往左方挪開半丈，「砰」一聲，鐵槳在雪地上掃開了一道尺許深的大坑。

仇天涯心道：「好快的身法！不過比起老大，却尚差一大截！」急拔鐵槳，橫揮出去。蓋天南大喝一聲，右拳呼的一聲擊出，迎向槳沿。仇天涯一怔，心想：你的拳頭莫非也是鐵鑄的不成？却見蓋天南拳到中途，突然化爲鶴嘴，在槳身啄了一下。

仇天涯頓感全身劇震，虎口如欲裂開，連忙吸一口氣，調勻內息。不料蓋天南的鶴嘴又再攻攻到，他連忙手腕一側，以槳鋒迎上。

蓋天南道：「明月幫第七當家，武功果然不弱！」猛地化鶴嘴爲虎爪，抓住槳沿。仇天涯用力爭奪，竟然紋絲不動，不禁大駭，右脚飛出，逕取蓋天南左膝。

蓋天南左手食指點出，戳向仇天涯脚背臨泣穴。仇天涯招式已經用老，無法收勢，惟有硬生生往外移開半寸。噗的一響，脚背中招，雖未點中穴道，但已感疼痛難當。

蓋天南左掌疾揚，口中喝道：「撤槳！」仇天涯出掌硬接，蓬的一聲，兩掌相交，他祇覺胸口氣血翻湧，身子晃了一晃，竟然沒有撤槳。

蓋天南怔了一怔，掌上加了兩成力道。仇天涯雖感頭暈眼花，但咬緊牙關，堅不撤槳。蓋天南暗讚：「好漢子！」掌上又再加多兩成功力。

* * *

此時「黃泉鐵獄」外的七十多人已經動起手來。唐滿天以暗器輕功迎戰凌霄客的鬼手，姜仲猛則力拚鐵拳柳追月。

凌霄客武功博雜，拳槍劍棒，無不精通，兼且雙掌劇毒無比，觸者莫不喪命，故此在江湖上已罕逢敵手。偏生姜仲猛輕功精妙，每到危急之際，便即騰挪閃避，鬥了半天，始終未分勝負。

凌霄客冷冷的道：「唐門中人，原來祇懂捱打。」唐滿天大怒，一揚手間，三顆「霹靂雷霆」疾射而出。如果凌霄客罵的是他一人，唐滿天倒也不會動怒，偏偏他連整個唐門也給罵上了，他可實在無法再忍。

凌霄客雙掌輕輕拍出，以太極勁將「霹靂雷霆」的去勢減弱，跟着手指一撥，兩顆「霹靂雷霆」分射左右兩方，餘下那顆則倒飛向唐滿天。

唐滿天左袖一揚，又一顆「霹靂雷霆」射出。祇聽得「砰」一聲巨響，四顆「霹靂雷霆」同時爆炸，兩名明月幫好手閃避不及，竟被炸成粉碎。

唐滿天四顧之下，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明月幫的六十高手，已死了超過一半，而「黃泉鐵獄」的武士，却還剩下十二個之多。

他當機立斷，叫道：「大家撤退！」

* * *

蓋天南掌上已用上了八成力道。仇天涯全身如要爆裂，暗道：「我命休矣！」不料蓋天南倒也有點佩服他這種寧死不屈的精神，大喝一聲，右手一甩，將他擲出數丈。

仇天涯在半空一個觔斗，穩穩落地，已然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可是他勇猛過人，抖擻精神，又再撲向柳追月，與姜仲猛聯手對敵。

姜仲猛原是福建蒲田少林寺出身，因青年時犯了殺戒，才被逐出寺門。後來駱逸飛創立明月幫，即被招攬旗下，成爲幫中第五當家。少林七十二絕技他雖未曾涉獵，但兩套入門功夫「金剛神拳」和「須彌掌」，倒也練得純熟非常，加上膂力驚人，和柳追月的鐵拳，恰恰鬥了個旗鼓相當。如今突然加上了一個仇天涯，局面登時大變。

柳追月雖則年紀較輕，氣力佔了優勢，然而內力不純，時間一久，每出一拳，即頻受姜、仇二人牽制。

鬥了一會，猛地聽得唐滿天高呼撤退。二人心意相通，舉掌分襲柳追月腰脅。柳追月提氣上躍，避開攻勢。姜仲猛一聲大吼，雙掌朝天擊出，柳追月出掌相迎，砰的一聲，四掌相交，柳追月被震飛丈許。

姜仲猛、仇天涯逼退鐵拳柳追月，立時跟隨唐滿天朝東北方向急退。

蓋天南殺了三個明月幫高手，便即騰身直撲唐滿天。他早知姜仲猛和仇天涯皆是有勇無謀之輩，今次突襲「黃泉鐵獄」，定是由唐滿天指揮，所謂擒賊先擒王，若能拿住

他，這一干人等便不愁不手到擒來。

唐滿天聽得背後風聲颯然，已明就裏，左手疾揚，一道金光飛出，迅即纏住十丈開外的一株大樹，吸一口氣，全身乘風飛起，竟如空中滑翔一般，轉眼已抛離蓋天南數丈。原來他使的正是「唐門三絕」之一的「金蠶柔絲索」。

他飛出七八丈之後，倏地一個回身，打出無數寒星，內裏不但有唐門秘製的「霹靂雷霆」、「七色蘭花」，更有尋常暗器，如鐵菩提、金錢鏢及毒蒺藜等。蓋天南奔跑正急，已是無力閃避，危急中脫下外衫，舞起一股勁風，護住全身要害。砰彭數响，「霹靂雷霆」撞中勁風，立時爆開，其餘暗器亦紛紛落下。蓋天南祇是中了三枚鐵蓮子，而且並非要害，所受僅是輕傷。

唐滿天又再滑出兩丈，停在樹幹之上，見到如此情況，不禁暗叫可惜。這招「霹靂滿天」是他苦練七年方成的絕技，想不到竟然如此輕易被人破去。

凌霄客叫道：「追！」接着補充道：「不論生死與否，總之一個也不能放過！」柳追月道：「最好還是生擒！」

凌霄客冷冷的道：「明月幫中，個個都是寧死不屈的好漢。」柳追月道：「你既說他們是好漢，爲甚麼還要追殺他們？」

凌霄客冷冷的道：「因爲我不是好漢，你也不是。咱們祇是普普通通的一個捕頭，職責便是捉拿犯人。他們來這裏劫獄，就是犯人。」

柳追月接口道：「所以咱們便不能任由他們逃走，是不是？」凌霄客點了點頭。

唐滿山站在樹幹之上，又再灑出一大叢鐵蓮子，分射十二勁裝武士。然而今次的準頭却奇差，每一顆皆離目標半尺便已落地。

其中一個勁裝武士怔了一怔，哈哈大笑，道：「唐滿天，你的暗器功夫可差勁得很啊！我勸你還是……」一句話未說完，脚下雪堆中驀地噴出一團烈火，晃眼便將他裹在其中，其餘武士竟也無一倖免。

蓋天南臉上變色，道：「唐滿天，想不到你竟用這等歹毒暗器！」唐滿天道：「你們要趕盡殺絕，我們自不能束手待斃。何況唐門暗器之中，最歹毒的也不是『血海魔燄』。」

蓋天南沉聲道：「今日之事，我絕不會就此罷休！鐵拳、鬼手，咱們走！」

慘叫聲响徹原野，悽厲之處比起身中「花雨流星」者，竟彷彿有過之而無不及。烈燄當中，一塊塊血肉自衆武士身上落下，不到片刻，已然腐爛見骨，但却仍是狂呼不已。

姜仲猛、仇天涯覩此慘狀，不禁駭然變色，心中均想：「我幫雖不是名門大派，但總非邪魔外道，今日用上了這等陰毒手段，恐怕有點兒不對。」

唐滿天也搖了搖頭，半晌方道：「五當家、七當家，咱們走罷。」

姜仲猛沉吟道：「老二、老六失陷鐵獄，如今生死未卜，却如何是好？」唐滿天道：「兩位當家均非等閒之輩，料來定無危險。咱們還是返回總舵，跟三當家從詳計議爲是。」

* * *

駱逸飛在囚室內練了一會功，算算時間，已將近午時，暗道：「祇要今日得脫此困，我駱逸飛定當尋出眞兇，以雪陷身監牢之辱。有仇不報，非君子也！」

忽聞外面有人叫道：「駱幫主，飯送來了！」駱逸飛認出是昨日那人的聲音，便道：「有勞兄台。」外面那人似乎略感意外，連道：「那裏那裏。」放下木盤，便即離去。

駱逸飛打開鐵門，移進飯菜，跟着立時關上鐵門。匆匆吃過午飯，翻轉木盤，果然見到一條鑰匙嵌在其中。他趕快拔出鑰匙，插入脚鐐的匙孔中，但聽察的一聲，脚鐐應手而啟。

他解下脚鐐，暗道：「這見鬼的鉛球墜了我十多天，今日看我不把它弄個稀巴爛！」拾起鐵鏈，奮力一揮，轟隆一聲，鏈尾鉛球竟將石牆撞出一個尺許深的大坑，但鉛球却仍是完好無缺。

他哈哈一笑，道：「好傢伙！」一聲斷喝，鉛球又再擲出，今次竟將石室破開了一個差不多三尺見方的大洞。

監獄的守衛聞聲而至，不由得大驚失色，叫道：「駱逸飛逃獄啊！駱逸飛逃獄啊！」

駱逸飛嘻嘻一笑，道：「你們放心，我手下從不傷無名之輩！」飛身竄出囚室，右手食指戳出，已經封了一個守衛的肩井穴，左足抬起，另一人登時被踢得翻了一個觔斗。

駱逸飛運指如風，不到十招，便已把十多個守衛一一點倒，除了一個被封了膻中穴之後妄想衝穴，結果七孔流血而死之外，其餘皆是輕傷。

他微微一笑，道：「你們若想保住性命，便千萬別再衝穴，否則結果就會如這位仁兄一般。三個時辰之後，穴道自會解開。」拍拍雙手，循東首甬道走了過去。

甬道盡頭，便是一道鐵門。他

伸手敲了敲，心道：「看來至少也有四寸厚。」雙掌合什，陡地大喝一聲，掌力如排山倒海般湧出，砰的一響，鐵門倒下，現出一道石梯。

他心下冷笑，暗想：「你們用這樣差勁的鐵門，就想困住我，可太小覷我駱逸飛了！『黃泉鐵獄』，看來也不外如是！」拾級而上，到了梯級盡頭，又是一條甬道。他沿着甬道前行，不到百步，砰的一聲，上面突然落下一道鐵柵，將去路隔住。

他伸手抓住鐵柵，奮力一抬，然而鐵柵仿有千斤般重，竟然抬之不動。他皺了皺眉，運足十成功力，終於將它抬起。可是離地不足兩寸，駱逸飛氣力不繼，鐵柵又再落下。

他喘了口氣，緩緩調勻內息，腦海中猛地靈光一閃：「鐵柵我抬不動，石牆却攔不倒我。」雙掌呼的一聲拍出，在石牆上開了一個大洞，再出數掌，便已在鐵柵和石牆之間，開了一個兩尺寬的缺口。

他從缺口處鑽了過去，繼續前行。走了一會，陡見眼前一花，已多了兩個錦衣青年。他微一遲疑，說道：「兩位莫非是鐵拳柳追月與和鬼手凌霄客？」左首那人淡淡的道：「在下正是柳追月。」另一人冷然一笑，道：「在下凌霄客。」

駱逸飛道：「你們好像祇是捕頭，並非獄官。」柳追月道：「那又如何？」駱逸飛道：「這裏並不是捕頭出現的地方。」凌霄客冷冷的道：「但我們已經出現了。」

駱逸飛點了點頭，道：「很好。」打量二人片刻，道：「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柳追月道：「駱幫主過獎了！」

凌霄客忽然道：「在下的年紀似乎比幫主還大幾歲。」駱逸飛道：「但我出道比你們早。」柳追月笑道：「英雄出少年這句話，和出道先後並無關係。」駱逸飛哈哈大笑，道：「所以我剛才讚的不是你們，而是我自己。」

凌霄客一怔，道：「說得好。」

駱逸飛道：「說得好沒有用，打得好才有用。」柳追月道：「你認爲你打得比我們好？」駱逸飛一笑，道：「要不要試試？」

凌霄客道：「最好！」霍地飄前數尺，雙手分拿駱逸飛前胸神封、乳根、乳中、神藏四穴，肩膊肩井穴。

駱逸飛喝道：「好一招華山派『虎爪擒拿手』！」背負雙手，左足斜退「隨」位，凌霄客一招迅即落空。他陡地雙腿連踢，閃電般踢出一十八腿。駱逸飛笑道：「好精妙的崑崙派『雷電十八腿』！」說罷抽身飛退二丈，一十八腿又即落空。

凌霄客道：「你就是這樣祇守不攻？」駱逸飛笑道：「你是後輩，我讓你十招。」凌霄客臉色變得煞白，重重哼了一聲，攻勢更急。

柳追月道：「駱幫主既自承前輩，應該不會介意我們兩個後輩聯手吧？」駱逸飛道：「柳兄請便。」柳追月雙掌一錯，猛地揮拳直擊駱逸飛面門。駱逸飛右足斜退兩步，移至「退」位，避開柳追月的拳風，跟着再退至「屯」位，凌霄客的雙掌僅僅在身前半寸之處滑過，並沒傷到皮肉。

鬥了片時，駱逸飛叫道：「十招已過。兩位留神了！」右掌輕輕抽出。這一招看似平平無奇，但掌風却已籠罩凌霄客全身上下三十六處大穴。凌霄客刹那間祇感氣息窒滯，大驚之下，連忙飛退數丈。柳追月見狀立時揮掌拍向駱逸飛腰脅，希望能解凌霄客之困。

駱逸飛屈指一彈，正中柳追月臂彎，柳追月頓感半身酸痲。駱逸飛左掌拍出，擊在他的胸膛，內勁一吐，已封了他的神藏穴。縱身上前，雙掌逕取凌霄客額角、小腹。凌霄客舉掌一擋，右足踹出。砰的一響，如中鐵石，趾骨險些折斷。駱逸飛化掌爲指，封了他的璇璣穴，笑道：「兩位慢慢休息，三個時辰，穴道自解。不過我奉勸一句，千萬別妄想衝開穴道，否則必定七孔流血而死。」

他繼續前進，先後經過三道梯級、六道鐵門，終於到了監獄大門前的花園之中。

他打量着四周形勢，暗暗皺眉：「這道鐵門起碼也有五千斤重，看來厚道也不少於三尺，想要把它推開，恐怕不是易事。四周圍牆又足有六七丈高，偏生石牆又滑不留手，根本就無處着力。想要出去，眞是難上加難了。」

「駱幫主，如今你應該知道，『黃泉鐵獄』並非名不符實了吧？」

駱逸飛愕然轉身，微微一笑，道：「原來是『四指神捕』，失敬，失敬。」蓋天南道：「駱幫主過獎。神捕之譽，老夫愧不敢當。」駱逸飛笑道：「我並沒有過譽，蓋先生的確是捕中之神。不過你的兩位手下，武功却實在差勁之至，唉，眞是不提也罷。」

蓋天南淡淡的道：「鐵拳和鬼手的武功雖是差勁，但不知老夫的武功却又如何？」駱逸飛道：「五十招之內，你可和我打成平手。一百招之內，我當略佔優勢。二百招過後，蓋先生必敗無疑。」蓋天南道：「當眞？」駱逸飛笑道：「我雖不是出家人，但也從不打誑語。」

蓋天南道：「駱幫主，請賜招！」駱逸飛朗聲一笑，道：「蓋先生何必客氣？」蓋天南道：「你我雖

是平輩，但我年紀比你大，應該讓你出招。」駱逸飛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放肆了！」雙掌向下一錯，跟着左掌護於胸前，右掌疾拍而出。

蓋天南暗道：「這一掌速度雖快，但無甚掌風，顯然是一記虛招。」當下右掌往上虛托，左掌急打對方右肩。駱逸飛微微一笑，左掌一圈一撥，將敵招化開，右掌化虛爲實，內勁一吐，逕取蓋天南璇璣、紫宮、膻中三穴。蓋天南運氣護身，左掌成鷹爪之形，抓向駱逸飛右肩琵琶骨。這一招以攻爲守，的確是精妙，駱逸飛如不撤招，琵琶骨非被揑碎不可。

駱逸飛讚道：「好一招『鷹爪擒龍』！」却不閃避，亦不撤招，左手食中二指猛地彈出，點向蓋天南左手脈門。蓋天南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惟有換招，化爪爲掌，砍向他的手指。祇聽蓬的一響，蓋天南胸口中掌，然而駱逸飛的雙指也被對方的掌沿掃中。

這一招二人看似打成平手，但蓋天南却知對方實是稍勝一籌，即使剛才自己出盡全力，最多也不過是削去他的兩根手指，然駱逸飛却可以將自己打成重傷。他再也不敢造次，搶先發招，一招「鷹擊長空」，飛身而起，雙手疾取駱逸飛頂門。

兩人在庭園之中翻滾搏鬥，霎眼間已過了三十招。果然如駱逸飛所說，二人仍是勢均力敵。第一招他不過是取得了先手，才能略佔便宜，說到眞實武功，兩人實在是相差無幾。

駱逸飛見招拆招，忽想：「我跟這老頭糾纏作甚？脫困要緊！」提氣縱起三丈多高，雙掌呼的一聲，全力下擊，掌風把蓋天南所處方圓五丈之地，盡數籠罩其中，威力之强之勁，委實不可想像。

蓋天南氣爲之一窒，暗暗駭異：「此人內力之强，世上除了地空方丈之外，恐怕無人能夠匹敵！」可是勢成騎虎，祇得硬着頭皮，拚力硬接。

不料駱逸飛突然收勁，笑道：「多謝蓋先生相助！」砰彭一聲，蓋天南的掌風把他送起數丈，他跟着一個「鷂子翻身」，已然越過圍牆，輕輕落地。

* * *

駱逸飛陷身囚牢超逾半月，此時一旦脫困，狂喜之情委實難以言喻。

他伸了伸四肢，吸了口氣，心道：「這般清新的空氣，很久沒有吸過了。」又想：「老二、老三怎麼不來接應？自己不來，也應派手下來啊。嗯，或許他們知我武功厲害，不用幫手吧。」

此時正下着大雪，他信步而行，任由雪花落在臉上、身上，感受着它的清涼。剛剛踏出平原，便聽到一把女子聲音叫道：「救命啊！救命啊！」他愕然片刻，心想：「荒山野嶺，怎會有人？」循聲奔去，却見前面一片樹林之中，一個女子正在尖聲大叫。

他走近一看，祇見那女子身穿淡紅衣裳，披着一件鮮紅色的斗篷，顏色刺眼之極，長長的頭髮散在肩上，沒加絲毫修飾，圓圓的臉蛋，濃而黑的眉毛，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

駱逸飛怔了一怔，問道：「剛才是妳叫救命嗎？」那女孩點了點頭，神色仍是驚惶不已，伸手指了指面前的一株樹幹。駱逸飛看着樹幹，不明所以。那女孩陡地哭道：「那隻螳螂想咬我！嗚嗚，嗚嗚！」

駱逸飛又是一怔，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道：「小姑娘，剛才我聽到叫聲，還以爲妳……」突然想起在一個初懂人事的姑娘面前，不應說這種話，急忙住嘴。那女孩却嘻嘻一笑，道：「你以爲我被人强姦，是不是？」駱逸飛不禁又是一怔，尷尬一笑，道：「小姑娘，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那女孩忽然說道：「我可不是小姑娘。」駱逸飛笑道：「妳不是小姑娘，難道是老太婆？」那女孩大力吸了口氣，挺起胸脯，道：「我已經是大姑娘了。」駱逸飛微笑道：「妳仍然是個小姑娘。」那女孩道：「你要是不信，我可以給你驗明。」說着便去解衣扣。

駱逸飛坐在地上，倚着樹幹，悠悠的道：「悉隨尊便。」

那女孩格格大笑，道：「你想佔我便宜，我可不上這個當。」忽道：「你說我是小姑娘？」駱逸飛道：「妳的身體是大姑娘。」指了指額角，道：「但這裏不是。」

那女孩道：「我不過略施小計，便把你引了出來，你還說我是小姑娘？」駱逸飛道：「小姑娘通常都有點小聰明。」

他忽然笑了一笑，道：「妳知不知剛才妳若脫下衣服，會有甚麼危險？」那女孩睜着大眼，道：「你會殺了我？」駱逸飛搖頭道：「不是。我會拿妳做老婆。」

那女孩輕輕一笑，道：「想不到你也會說老實話。」

駱逸飛滿以爲此語一出，她定會滿臉通紅，不料對方竟是神色不變。

那女孩道：「你怎麼不問我，爲甚麼要引你出來？」駱逸飛笑道：「妳引我來，自然有妳的用意。我祇想問妳一句話。」那女孩道：「甚麼？」駱逸飛道：「敢問姑娘芳

名。」

那女孩格格一笑，道：「我姓李，名叫映君。掩映的映，君子的君。」

駱逸飛讚道：「取得好，取得妙！名字美，人更美，眞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李映君嫣然一笑，道：「駱幫主過獎，小女子愧不敢當。」

駱逸飛暗暗納罕，心想一個小女孩，怎會知道我的身份？臉上却不動聲色，笑道：「不是過獎。姑娘清麗秀雅之處，可比蘭花，嬌艷可人之處，有若玫瑰。然而比蘭花多了一份親切，比玫瑰却又多了一份飄逸。總之……總之美麗之處，實在難描難畫。」

李映君格格嬌笑，道：「想不到駱幫主不但武功了得，連說話也這般令人歡喜，難怪那麼多女子爲你傾倒了！」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妳可是其中之一？」李映君神秘一笑，道：「這個我暫時還不能告訴你。」駱逸飛嘆了口氣，道：「妳不用告訴我，我也猜到答案。」

李映君道：「你眞有這等本事？」駱逸飛苦笑道：「其實我根本就不懂討女孩子的歡心，否則怎會至今尚是孑然一身？」李映君道：「你不懂，我可以教你。」

駱逸飛不願多談，扯開話題，道：「妳一個女孩子來到荒山野嶺，不怕壞人麼？」李映君道：「你不用擔心，我的武功很好。而且我知道你就在附近。」駱逸飛道：「我不會隨便救一個素未謀面的人。」李映君道：「但我是個大姑娘，而且是個美麗的大姑娘。」

駱逸飛一笑，道：「玫瑰是有刺的。」李映君道：「但你說過，我不只是玫瑰。」駱逸飛道：「那麼便是有毒的玫瑰吧！」

李映君道：「你說我會害你？」駱逸飛道：「先父曾經說過，女孩子最喜歡害人，特別是美麗的女孩子。」李映君道：「我是美麗的大姑娘，不是美麗的女孩子。」

駱逸飛不想再聽那些纏夾不清的談話，笑了一笑，便起身離去。李映君道：「喂，你去哪兒？」駱逸飛道：「妳又不是我老婆。」李映君一怔，道：「當然不是。」駱逸飛道：「妳不是我老婆，我爲甚麼要告訴妳？」說着向東北方走去。李映君叫道：「前面有危險啊！」

駱逸飛不再理她，繼續前行，轉眼便穿過了那片樹林。

李映君咕噥道：「早知如此，我便不來了。」解下背包，取出一個瓷瓶，拔開瓶塞，捉住樹幹上那隻螳螂，擰下牠的手脚，放進瓶中，跟着連牠的頭和身軀，也一併放了進去，說道：「尚差二十三隻，便湊夠數了。」

* * *

駱逸飛轉入山路，心中轉念：「那女孩子引我出來，難道眞的是爲了向我示警？究竟是誰在幕後指使她的呢？聽她說話，似乎帶有南方口音，莫非是武夷派中人？」

武夷派掌門邵七海是他的知交，而且當日武夷派爲臥龍教所攻，若不是得明月幫相助，恐怕便要遭受滅門之厄，因此今次邵七海派人示警，也大有可能。

「然而武夷山和這兒相隔千里，他從何處得來消息？況且今日逃獄之事，根本就不會有人知曉。不過前面縱有刀山火海，我也要闖它一闖。知其不可而爲之，方是大丈夫所爲！」

拐過山坳，面前出現了一塊碎石地。地上鋪滿了碎石，本來並非奇事，然而駱逸飛却怔住了。因爲在碎石地上，這時竟然多了一件絕不應該在這裏見到的物件——一張大床。

這張床長一丈、闊八尺，大得幾乎可以容納十個人，而且床邊鑲滿了金箔和寶石，氣派着實豪華。床上半躺着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衣飾華麗，唇紅齒白，十足是個紈袴子弟。床邊還有兩個美艷少婦，一站一跪，正在替他按摩。

只聽那青年悠悠說道：「尊駕想必是明月幫的駱幫主吧？」駱逸飛哈哈一笑，道：「想不到我的名字居然如此响亮。不錯，我便是駱逸飛。」

那青年道：「我姓程。」

駱逸飛道：「原來是臥龍教四大堂主之一，程觀玉程堂主，失敬，失敬。」

程觀玉道：「我不但喜歡觀賞美玉，還愛觀賞美女。」駱逸飛笑道：「你的嗜好倒是不錯。」程觀玉冷冷的道：「可惜你沒有妻子，也沒有女兒，否則我定當觀賞觀賞。」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我沒有妻子，程堂主却有，不但有，而且很多。單是你身伴兩位，就已是人間絕色，佩服，佩服。日後如有機會，我定當一一觀賞，一一品評。」

程觀玉臉色一沉，道：「尊駕是一幫之主，說話應得留心一些。」駱逸飛笑道：「尊駕是臥龍教一堂之主，說話更要留心一些。」

程觀玉道：「俏玉，妳跟清玉去會一會他。」綠衣少婦應道：「是。」和跪在地上的藍衣少婦走到駱逸飛面前，道：「請駱幫主賜教。」

駱逸飛笑道：「賜教甚麼！相夫教子之道，我可不會。」藍衣少婦大聲道：「請駱幫主賜教幾招！」

駱逸飛搖頭道：「嘖嘖嘖！看妳外

表那麼溫柔美麗，怎地說話如此粗魯？動刀動槍，豈不有損兩位的清純外貌？」

程觀玉喝道：「別跟他多說！」綠衣少婦俏玉當即拔出腰畔佩劍，逕挑駱逸飛咽喉。藍衣少婦清玉解下腰間綢帶，揮向他的左臂。

駱逸飛道：「大家素不相識，動手動脚，豈不有傷和氣？」上身一側，避開長劍，右掌拍出，震開綢帶。俏玉格格一笑，道：「你說我向你動手動脚？」手腕一旋，揮劍斜劈駱逸飛右胸。清玉手臂一振，綢帶急打駱逸飛雙眼。

駱逸飛見俏玉笑語嫣然，不禁心中一蕩，道：「不對，姑娘用的是長劍，不能說是動手動脚。」俏玉道：「駱幫主的手中却沒有兵刄。」駱逸飛笑道：「姑娘說我動手動脚？唐突佳人，我怎麼敢啊？」左掌在劍脊一拍，逼開劍身，右手食中二指戳出，「嗤」的一聲，已將綢帶割斷。

俏玉格格嬌笑，道：「江湖傳聞駱幫主喜歡油嘴滑舌，我本來不信，如今却非信不可了。」駱逸飛笑道：「妳放心，我只會對美女油嘴滑舌。」

程觀玉眼見愛妾和旁人打情駡俏，再也忍耐不住，從床上飛身而起，揮掌直劈駱逸飛頂門，掌力雄勁，隱隱帶有風雷之聲。

駱逸飛正是要激怒他出招，當下雙掌高擧過頭，準備硬接這一掌。

不料程觀玉掌到中途，突然改變方向，擊向俏玉額角。駱逸飛吃了一驚，想不到他竟會先殺己妾，連忙收掌，要將俏玉推開。這時性命攸關，已顧不得男女有別，因此雙掌所推的却是她的胸膛。

掌剛及胸，駱逸飛已覺如中針氈，急忙飛身後退。然而清玉雙掌已經等着他，「蓬」的一聲，駱逸飛背心中掌，但清玉也給他的護體眞氣震飛數丈。

程觀玉在半空一個觔斗，穩穩落地，淡淡的道：「駱幫主，你道我這般容易動怒？」駱逸飛只好苦笑，說道：「這次我輸得口服心服。」俏玉格格嬌笑，道：「你對我毛手毛脚，得些教訓，也是好的。」可是笑聲旋即止遏。

程觀玉緩緩收回右掌，冷冷的道：「妳這小婊子。」駱逸飛搖頭嘆道：「要不是妳傷了我，我倒可以救妳一命。唉，天意！」清玉道：「駱幫主死在我們掌下，也是天意。」程觀玉道：「你已中了我煉製多年的『化血腐骨水』，不出兩個時辰，便會全身潰爛而死。」

駱逸飛道：「我當眞非死不可？」程觀玉道：「此毒無藥可解。」駱逸飛道：「你自己也沒有解藥？」程觀玉搖頭道：「沒有。」清玉道：「駱幫主若不想多受痛苦，最好便立時自行了斷。」駱逸飛朗聲一笑，道：「腸穿肚爛的滋味，我倒想試試。」

程觀玉一怔，道：「很好，我們在這裏陪你。」駱逸飛哈哈大笑，道：「不用。」陡地冲天而起，幾個起落，已然不知去向。

* * *

駱逸飛斜倚着一塊大石，心中暗駡自己愚蠢：「枉我身爲一幫之主，這般淺陋的江湖伎倆，居然也看不破！換了是鍾老六，那程觀玉不死上三次才怪。」此時雙臂已經開始痲木，他嘆了口氣，心道：「難道我眞的便要葬身於此？」

忽聽得一把女孩子的聲音笑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駱幫主，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小鬼頭，下來吧！」李映君從樹幹上躍下，笑嘻嘻的道：「就快死了，你還要笑？」駱逸飛道：「如今不笑，日後可沒有機會。」李映君道：「你就這樣坐以待斃？」駱逸飛道：「『化血腐骨水』根本沒有解藥。」李映君道：「沒有解藥，我也有辦法救你。」

駱逸飛笑道：「甚麼辦法？」李映君道：「我不懂解毒，却可以叫你中毒更深。」駱逸飛道：「以毒攻毒？」李映君拍手道：「駱幫主好聰明。」駱逸飛嘆道：「聰明就不會遭人暗算了。」李映君笑道：「你有的是小聰明，不是大聰明。」

駱逸飛縱聲大笑，突然道：「不行。」李映君愕然道：「怎麼？」駱逸飛道：「我早說過美麗的女孩子最喜歡害人。」李映君道：「可是你剛才還是被一個美麗的女孩子騙了。」駱逸飛道：「所以我不能第二次受騙。」李映君笑道：「你已經死定了，我還騙你作甚？」駱逸飛道：「或許我中的不是『化血腐骨水』，而是尋常的毒藥。」李映君道：「沒有解藥，尋常的毒藥也可以要了你的命。」

駱逸飛一怔，道：「妳說的話倒也有點道理。」

李映君却道：「可是我忽然之間，又不想救你了。」駱逸飛道：「爲甚麼？」李映君笑了笑，道：「不爲甚麼。想我救你，除非你答應我一件事。」駱逸飛道：「請說。」李映君道：「我要你娶我做老婆。」

駱逸飛怔住，半晌方道：「妳的話總是教人意想不到。」李映君道：「我想嚐嚐身爲幫主夫人的滋味。」駱逸飛道：「我可以不答應？」李映君搖頭道：「不可以。」駱逸飛惟有苦笑，道：「妳可不要後悔，我最喜歡就是到處拈花惹草。」李映君道：「我對自己很有信

心。」駱逸飛道：「我對自己却信心不大。」

* * *

駱逸飛愁眉苦臉的道：「還要再吃？」李映君道：「再吃六顆。」駱逸飛道：「我已吃了十顆藥丸，再吃下去，我怕……我怕會給那些藥丸鯁死。」

李映君噗嗤一笑，道：「瞧你這副狗熊模樣！三十幾歲，還像個小孩子！」駱逸飛道：「要我吃也行，不過妳得先給我親個嘴。」

李映君怔了一怔，沉吟道：「先吃藥，後親嘴。」駱逸飛搖頭道：「不行。先親嘴，後吃藥！」李映君皺了皺眉，道：「這樣罷，先吃一半，再親嘴，親嘴之後，再吃剩下那一半。」駱逸飛道：「一言為定。」

李映君將三顆藥丸塞進他的口中，給他吞了下去，便即俯身在他嘴上印了一下。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妳知我一定會守信？」李映君道：「如今你全身上下，除了一張嘴之外，沒有一處可以動彈，我要逼你吃藥，你也沒有辦法。」駱逸飛道：「既然如此，妳為甚麼願意親我？」李映君道：「因為我喜歡。」駱逸飛笑道：「妳喜歡？」

李映君將餘下藥丸一并送入他的口中，道：「半個時辰之後，這些丹藥的毒性便會發作，到時你的功力盡失，就如普通人一般。」駱逸飛道：「要是遇到臥龍教中人，我豈非同樣沒命？」李映君道：「所以我會替你裝扮一下。」駱逸飛微笑道：「扮成妳的丈夫？」李映君點了點頭，說道：「不用擔心，七日之後，功力自可恢復。」

* * *

這一日邯鄲城中忽然出現了一對青年夫婦，男的橫眉大眼，虎背熊腰，模樣威猛之極；女的却腰肢婀娜，步履娉婷，彷彿是個大家閨秀。他們自然是駱逸飛和李映君了。

兩人走進一間客店，駱逸飛道：「掌櫃的，麻煩你給我們預備……」望了望李映君，道：「……一間上房。」掌櫃的道：「是，是。請問客官高姓大名？」駱逸飛道：「我姓雲，雲中步。」掌櫃的失聲道：「原來是丐幫雲幫主伉儷，失敬，失敬！阿富，帶兩位客官到東廂那間大房。」店夥阿富應了一聲，道：「兩位請隨我來。」

進了客房，駱逸飛付了賞錢，便即關上了門，上了門。

李映君道：「你那雲大哥的名頭，倒也响亮得很。」駱逸飛道：「說到丐幫幫主雲中步，江湖上誰不敬重三分？」接着他坐在床上，笑吟吟的道：「這張床很好，在上面躺它七日七夜，倒也不壞。」

李映君臉上一紅，道：「要躺你自己躺。」駱逸飛道：「夫人，妳惱甚麼啊？」

李映君道：「我惱你對那個俏玉瘋言瘋語。」

駱逸飛拊掌笑道：「妳終於吃醋了，很好，很好！」

李映君道：「我若不是吃醋，那你便有危險了！」

駱逸飛道：「為甚麼？」

李映君道：「除非我在外面偷漢子，否則怎麼不吃醋？」

駱逸飛打量着她，問道：「妳到底有多大年紀？」

李映君道：「十六。」

駱逸飛道：「十六歲的小姑娘，怎會懂得這許多？」

李映君笑道：「或許我早熟吧！」

駱逸飛若有所思，嘆了口氣，道：「的確早熟得過了頭。」

李映君忽然道：「你真的打算在這兒躭上七日七夜？」駱逸飛攤了攤手，道：「我也沒有辦法。」李映君道：「你不怕有人偷襲明月幫總壇？」

駱逸飛道：「鍾老六智計過人，我向來放心。」

李映君道：「好吧，以後咱們便躭在這兒。」說完在駱逸飛臉上親了一下，道：「我出去一會。」駱逸飛撫了撫臉頰，叫道：「妳就這樣留下我不理？要是臥龍教的人來了，我怎麼辦？」

李映君道：「那你怨自己倒霉好了！」扮個鬼臉，從窗口竄了出去。

駱逸飛給她弄得哭笑不得，又感饑腸轆轆，暗道：「如果他們要來，我躲在這兒也沒有用。」拔下門閂，開門出去。

信步而行，來到街角一間麵店前，他走進麵店，覓了個位置坐下，吩咐店家，要了一碗牛肉麵。

正當他低頭吃麵之際，店外突然闖進一個彪形大漢，重重坐在鄰桌，大聲道：「小二，快給我來兩碗牛肉麵！」

駱逸飛暗道：「此人中氣充沛，內力不弱。」祇聽那大漢嘻嘻一笑，道：「這位大姑娘長得好標緻，來！來！坐在這裏陪大爺吃麵！」跟着便聽到一把略為低沉而且沙啞的聲音道：「請你放尊重些！」顯然那大漢正對她有所行動。

駱逸飛搖頭心下想：「此人內力雖好，但眼光太差。單聽聲音，便知這姑娘是個粗魯的山野村姑。」可是忍不住還是抬頭看去。一看之下，不禁大感意外。但見東首角落的一張桌旁，正坐着一個絕色美女，看模樣不過十七八歲年

紀，一張瓜子臉，雙眸明澈如水，嘴唇薄而帶有光澤，身穿白衣，衣上繡了幾隻色彩斑爛的蝴蝶。

那少女皺了皺眉，嘴唇一張，露出兩排皓齒，說道：「你再動手動脚，我可不客氣了！」那大漢笑道：「妳說在床上對我不客氣？好得很啊，哈哈！」一手便向她的粉頰摸了過去。

駱逸飛尋思：「你真是自討苦吃，那姑娘的武功，祇怕遠遠在你之上。」祇見那少女上身急仰，左臂疾揚，砰的一响，那大漢已中了一掌。

那大漢怒道：「妳這小蹄子不識抬舉，看我不把妳撕成他媽的兩爿！」順手拿起旁邊一張長櫈，便向她砸了過去。那少女抓起桌上佩劍，連劍帶鞘朝木櫈劈了過去，喀察一聲，木櫈斷成兩截。

那大漢又驚又怒，拋下爛櫈，拔出腰間九環刀，砍向那少女頭頸。那少女拔劍出鞘，一招「大浪淘沙」，架開鋼刀，跟着一招「有鳳來儀」，逕取他的眉心。那大漢抬刀一擋，右脚踹出，踢向少女小腹。那少女輕輕一個閃身，蓬的一响，一張木桌被他一脚踢翻，桌上碗碟撒了一地。

麵店原來不大，兩人鬥了不到十招，裏面的桌椅碗筷，已經盡數被他們打碎。驀然間砰彭一聲，大漢胸口中了一劍，破門而出。那少女步出店外，道：「還不快滾！」那大漢悶哼一聲，蹣跚而去。

麵店老闆哭喪着臉，說道：「這位女俠，妳壞了小人的店鋪，還趕走了所有客人，我可要血本無歸啊！」那少女微微一笑，道：「不見得罷？裏面好像尚有一位客人。」說着指了一指，那人正是駱逸飛。

那老闆呆在那兒，正沒理會處，却見那少女自懷中取出一錠白銀，拋了給他，道：「拿去吧！」那老闆喜出望外，連道：「多謝女俠！多謝女俠！」

忽聽一人冷冷的道：「姑娘竟敢在這裏撒野，膽子倒是不小。」

那少女道：「誰？」

長街盡頭閃出四個黑衣青年，其中一人冷冷的道：「臥龍教玄武堂的堂主座下四大弟子，方一掌。」另一人道：「凌一刀。」

佩劍那人道：「蔣快劍。」

帶刀那人道：「戚快刀。」

麵店老闆聽到四人的名號，登時嚇得抱頭鼠竄。

那少女道：「他是你們的朋友？」

凌一刀道：「不是。」

蔣快劍道：「這裏是玄武堂勢力範圍，姑娘無端生事，也太不給臥龍教面子了。」那少女秀眉一蹙，道：「你待怎地？」

方一掌道：「留下右臂。」那少女道：「如果我不肯呢？」

戚快刀道：「留下人頭！」倏地揮刀砍向那少女左肩。

那少女左手劍訣斜引，長劍一擋，順勢在刀背滑上，逕削戚快刀手指。戚快刀縮手放刀，左掌拍出，擊向她的胸膛。那少女臉上一紅，退後兩步。戚快刀伸左手抄回鋼刀，反手刺出，使的却是劍法中的「毒龍出洞」。

那少女手腕一振，發出六點金光，正是雪山劍法中的一招「雪花六出」。戚快刀提刀擋格，噹的一聲，兩件兵器已閃電般碰了六次。

蔣快劍猛地拔起兩丈，右手一動，已多了一柄三尺九寸長的青鋼劍，呼的一响，直劈那少女頭頂百會穴。那少女抽身疾退，挺劍急刺蔣快劍小腹。方一掌陡地欺身上前，自背後抓向那少女雙肩。

那少女上身前傾，右腿反踢。方一掌被逼後躍避開。蔣快劍在半空一個觔斗落下，右手長劍激射而出，指向那少女額角。那少女揮劍急擋，將長劍擊飛。不料眼前一花，臉蛋已給蔣快劍摸了一下。她粉臉飛紅，罵道：「下流！」左掌拍出，在蔣快劍臉上打了一記耳光，可是蓬的一响，背心也已中了方一掌一掌。

那少女喉頭一甜，險些便要吐血，全身電旋，長劍在方一掌左肩開了一道七寸長的傷口。

駱逸飛在麵店內冷眼旁觀，暗忖：「這姑娘的身手倒也不錯，對付三個酒囊飯袋，相信已綽綽有餘。不過那凌一刀倘若出手，情況却怕會大不相同。嗯，她的劍法輕靈翔動，辛辣之餘隱含王者風範，確是佳妙，却不知屬於何門何派？」

正轉念間，忽見她遭人輕薄，不禁大怒，心道：「他媽的，要是我內力尚在，非叫你這小子四肢齊折不可！」

* * *

凌一刀冷然一笑，道：「看來我非出手不可了。」陡地縱出三丈，右脚踢出，喝道：「蔣師弟，接劍！」地上青鋼劍給他一踢，立時如箭離弦一般，射向蔣快劍。凌一刀跟着掄起手中柳葉刀，便往那少女右腰砍去。去勢看似緩慢，但那少女的胸、腹、雙腿，已盡在這一招掌握之中。

那少女心中一凜，不敢怠慢，一招「三潭映月」送了出去。噹噹噹三响，刀劍相交三次，最後一次長劍更被砍斷。凌一刀手腕一抬，持刀上削那少女下顎。那少女閃身欲避，然而凌一刀手腕一轉，刀鋒在半空一劃，已割破了她身上衣服。

凌一刀一聲長笑，右臂疾迴，

以刀背砍向她的後頸。方一掌左手抓出，逕奪她手中斷劍。蔣快劍提劍點向她背心至陽、靈台二穴，戚快刀揮刀剁她雙膝。

正在此時，斜刺裏突然飛來四塊薄瓷片「嗤」的一聲，玄武堂四大弟子的右腕同時中招，接着噹噹三響，三件兵器先後墮地。

凌一刀臉上變色，朗聲道：「何方高人，可否現身一見？」叫了數聲，不聞回應。環顧四周，除了麵店中的大漢外，再沒有其他可疑人物，便抱拳道：「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駱逸飛淡淡一笑，道：「你們的武功太過差勁，打不過人家，便用上那些下三濫的無恥手段，想來那羅堂主的本領也不會高到那裏去。眞不知諸葛教主怎會找他當玄武堂堂主的，下次見到他，非問個明白不可。」

方一掌道：「兄台可是姓雲？」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你倒識得我雲中步！」玄武堂四人登時躬身道：「參見雲幫主。」駱逸飛冷笑道：「丐幫雖然比不上臥龍教，但你們四個想在我面前殺人，却也休想。」

凌一刀道：「既然如此，在下四人就此告辭。」

駱逸飛道：「請便。」

四人走後，那少女斂衽一禮，道：「多謝公子相救，但你不是雲中步。」

駱逸飛笑道：「姑娘怎知我不是雲中步？」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公子眼界不錯，可惜手勁太弱。」說罷轉身離去。

駱逸飛叫道：「尚未請教芳名？」

那少女道：「我姓郭。」

＊　＊　＊

「你的腦袋裏面又在打壞主意了，是不是？」

駱逸飛怔了一怔，道：「第一，妳怎知我在打壞主意？第二，爲甚麼加上一個『又』字？」

李映君嘻嘻一笑，道：「你的眼睛老是在那位郭姑娘身上轉來轉去，還不是打她的主意？昨日在樹林裏，你便是用這種目光瞧着我。」

駱逸飛哈哈一笑，道：「我祇是抱着一種欣賞珍寶的心情去看她，心中未必便是打她的主意，而且我從來也沒有這樣睜着眼睛看妳。」

李映君扁了扁嘴，道：「你這臭小子，難道騙我一騙也不行？」

駱逸飛嘆了口氣，道：「已經是老夫老妻了，我何必騙妳？」李映君白了他一眼，道：「甚麼老夫老妻？是老夫少妻！」

回到客棧，已經將近未時。

駱逸飛問道：「剛才妳去了哪裏？」

李映君道：「你一定要知？」駱逸飛道：「夫妻之間，不應存有秘密。」

李映君眨了眨眼，道：「我去通知諸葛青鋒，叫他派人抓你。」

駱逸飛吃了一驚，道：「那四個傢伙便是諸葛青鋒派來的？」

李映君一本正經的道：「不錯。」突然伏在床上，哈哈大笑。

駱逸飛一怔，隨即笑道：「妳這小靈精！」李映君笑道：「剛才我去了山中採藥。」

駱逸飛道：「妳想採藥毒殺親夫？」

李映君笑問：「是又怎樣？」

駱逸飛道：「不怎麼樣。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好得很啊！」

李映君輕笑數聲，道：「殺你有甚麼用？殺了你我豈非當不成幫主夫人？」解下背包，取出一隻瓷瓶，道：「我採的藥，便是用來煉這瓶補酒。」

駱逸飛道：「妳採的甚麼藥？」

李映君道：「活的藥。」

駱逸飛大感奇怪，道：「藥也有死活之分？」

李映君道：「怎會沒有？有些昆蟲也可以用來製藥。」

駱逸飛道：「蜘蛛？蜜蜂？」

李映君道：「都不是，是螳螂。」

駱逸飛還待再問，李映君却道：「你坐在這裏別動，我要練功。」拔開瓶塞，將裏面的液體咕嘟咕嘟的盡數喝下，接着盤膝而坐，雙掌放在大腿之上，緩緩閉上眼睛。

祇見她原本紅潤嬌艷的臉龐，漸漸轉爲蒼白，後更變得幾近透明一般，模樣就正如晶瑩通透的白玉。

駱逸飛瞧着那些在肌膚下微微顫動的血管，心中忽感寒毛直豎，暗忖：「她練的武功怪異如斯，恐非中土人士所創，看來跟東海滄浪劍派的滅魔心法倒也有些相近。希望她練成之後，不是這般怪模樣吧，否則要我對她一輩子，豈不糟糕？」

＊　＊　＊

天色漸暗，李映君的臉色已由蒼白轉爲青綠，就好像一塊樹葉一般，在夕陽的光芒映照之下，更顯詭異。

駱逸飛隱隱感到一股腥臭撲鼻而至，不禁心中一凜，尋思：「莫非我的身份已經被人識破，所以他們要下毒害我？」猛地瞥見李映君雙掌漸呈鮮紅，就像快要滴出血來似的，不由得大吃一驚，心想：「她練的難道是毒掌功夫？」

再過一會，她的臉色又再回復紅潤，睜開雙眼，長長吁了口氣。

駱逸飛忍不住問道：「老婆，妳練的是甚麼功夫？」

李映君道：「『八毒螳螂掌』。」

駱逸飛道：「東海萬鯊島的『八毒螳螂掌』？」

李映君微微一笑，道：「你倒識貨。」

駱逸飛皺眉道：「這般歹毒的武功，練來作甚？」

李映君道：「我花了五年時間，才將這瓶藥煉成，怎能不練？這套掌法雖毒，但用來對付奸邪之輩，却是再好不過。」駱逸飛點頭道：「那也說得是。」

李映君忽然說道：「你出去幫我打四桶水來。」

駱逸飛道：「幹甚麼？」

李映君道：「你且別問。」

駱逸飛一笑，道：「夫人吩咐，爲夫豈敢不從？」打開房門，步往天井，那裏開了一個大井。不到片刻，他已先後提了四大桶清水進房。

李映君將清水倒進澡盆，道：「我要洗澡，你先出去一會。」

駱逸飛笑道：「不行。如今我武功全失，沒有妳在身旁，豈非危險得很？」

李映君道：「如果有人殺你，我自會出手。」

駱逸飛搖頭道：「那時我怕自己已經沒命了。」

李映君嗔道：「你出不出去啊？」

駱逸飛笑道：「我怕黑。」

李映君臉色一沉，似乎便要發作。

駱逸飛忙道：「好，我出去。」

＊　＊　＊

駱逸飛在亭院中漫步，心下盤算：「招大哥能當御前侍衛總管之職，武功自是非同小可，究竟有誰能夠在三招之內取他性命？就算是少林地空方丈，祇怕也在所不能。而且據薛老二所說，招家並無打鬥痕跡，可見兇手武功之高，已到爐火純青之境。其實若非如此，四大門派又怎會一口咬定，兇手一定是我？」

又想：「唉，我跟招大哥雖是生死之交，但若要突施偷襲，三招之內也未必可以取他性命。偏生他中的是『沉星碎月掌』，而這套載於『玄天神譜』內的武功，天下又祇祇有我懂，他們便認定我是兇手。難道世上眞的祇有我懂得『玄天神譜』內的武功？」

忽然想起江湖上的傳聞：「自古相傳恆山漢家有一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神奇武功，和早已失傳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武學同出一轍，都是能將敵人的招式還施敵人身上。招大哥和我相交多年，懂得我的武功，亦非絕無可能。若果傳言屬實，則兇手便可能是漢家中人了。」

轉念又想：「不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武功講究敵愈強，己愈強，就算招大哥會『沉星碎月掌』，功力也不足以置自己於死命。」苦思良久，始終茫無頭緒。

是時已近戌末亥初，晚風吹過，他祇覺寒冷徹骨，隨即飢餓起來，當下從懷中取出乾糧，聊以充饑。

正在此時，忽感屋頂似是有人走過。他心中一動，急忙走到自己房外，敲門道：「老婆，妳洗完澡沒有？」

李映君叫道：「你別進來，我正在穿衣服。」

駱逸飛暗道：「要裝便裝得像一點。」笑道：「大家老夫老妻，還怕甚麼羞？」用力一推，木門應聲而開。他嘴角微露笑容，心道：「李姑娘畢竟機伶過人，倘若落了門，我便推它不動了。」向內望去，祇見李映君衣衫半敞，秀髮微濕，顯是剛從水中出來，未及穿衣。

駱逸飛臉上一熱，反手關上了門，朝她使了個眼色，坐在床上，道：「老婆，這麼冷的天，怎地還用冷水？妳不怕冷麼？」

李映君俏臉飛紅，趕快結好鈕扣，道：「你眞的不知？如果能夠經常用冷水洗澡，就可以保持皮膚的嬌嫩，就算到了四十歲，看來還是和二十歲一般無異。」

駱逸飛不知此言是眞是假，說道：「是眞的嗎？我倒是第一次聽見。老婆，妳餓不餓？我這裏有兩個饅頭。」李映君點了點頭，在他手中拿了一個。

駱逸飛道：「三個月後，十年一度的武林大會又要召開，到時天下武功第一的稱號，又不知會落在誰的身上了。」

李映君咬着饅頭，道：「你說地空方丈不會再是天下第一？」駱逸飛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十年前諸葛青鋒名列第五，但到今時今日，他的武功已不在蓋天南之下，和我亦在伯仲之間，三月之後，難保他不會戰勝地空方丈。」

李映君道：「那麼高明？」駱逸飛長長嘆了口氣，道：「這斷身在監牢，怎能出席武林大會？他外表光明磊落，想不到行事如此卑汚！唉！眞是枉我和他相識一場！」

李映君吃了饅頭，漸感溫暖，道：「大哥，這等卑鄙小人，想他作甚？來，我替你搥搥背。」提起

拳頭，輕輕捎他肩膊。

駱逸飛忽道：「他走了。」李映君道：「那人是誰？」駱逸飛道：「我也不知。我祇知他在監視着咱們的行踪。」笑了一笑，道：「妳的手勢倒也不差。」

李映君哼了一聲，一拳便打在他的腰眼。駱逸飛大叫一聲，痛得幾欲暈倒，叫道：「妳想幹甚麼？」李映君笑道：「我要謀殺親夫！」用力一掌將他推開。不料駱逸飛身子倒下，後腦正中枱角。

李映君見他不言不動，叫道：「喂，你弄甚麼玄虛？」叫了幾聲，心中漸感慌亂，伸手在他臉上拍了幾下，叫道：「大哥！大哥！」祇見駱逸飛倏地張開眼睛，叫道：「妳又中計了！」一手抓住她的肩頭，將她按在床上。李映君笑道：「你這小騙子！」

駱逸飛凝視着她的明眸，突然俯身過去，吻她的珠唇。李映君初時尚要掙扎，然而在他那濃烈的男子氣息之下，雙手已漸漸放下。

* * *

此時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駱逸飛坐在床上，輕撫着李映君的柔髮，道：「咱們如今便回總舵，告知幫中兄弟咱們的事。」李映君喜道：「你不是騙我？」駱逸飛微笑道：「我怎會騙妳！」

二人盥洗完畢，李映君說道：「如今你已經不再是明月幫幫主，返回總舵，我怕會有危險。」駱逸飛也覺得她說得不錯，但卻道：「我可以小心點。」李映君沒有辦法，祇得道：「好吧，咱們一起去。」

驀地聽得嗤的一聲，一柄短刀自窗外飛至，插在桌上，刀柄上纏着一張字條。李映君解下字條，攤開一看，說道：「明月幫可能有危險。」駱逸飛一驚，道：「甚麼危險？」李映君道：「明月幫準備於今日午時，闖進『黃泉鐵獄』。」駱逸飛怔了一怔，道：「他們不是已經將我救了出來嗎？」李映君道：「我也有點不懂。」

駱逸飛心念一動，怒道：「蓋天南這傢伙眞不是東西！」李映君道：「你說蓋天南故意放你走，然後誘明月幫劫獄？」駱逸飛道：「正是！他想來個一網打盡。哼，他爲了領功，竟然勾結臥龍教，眞是豈有此理！」李映君道：「既然如此，你還不快去阻止他們？」駱逸飛道：「不錯！」

* * *

平原依然平靜，除了偶爾傳來幾聲鷹號之外，一切都沒有絲毫改變。「黃泉鐵獄」仍然屹立風中，靜候着獵物的到來。鐵獄外面，此時卻忽然多了數十具骸骨和散在地上的血肉。幾隻餓鷹見到死屍，在空中盤旋了一會，便即飛下搶奪。

「咱們來遲了。」

李映君問道：「難道他們已經走了？」駱逸飛點了點頭。李映君瞧着禿鷹啄食着地上的血肉，不禁噁心，道：「這些人的肌肉怎麼會跟骨骼分離？眞是恐怖。」駱逸飛道：「他們中了唐門的『血海魔燄』。」

李映君道：「他們是你的手下？」駱逸飛搖頭道：「不是，他們是『黃泉鐵獄』的守衞。放毒的才是我的手下。」李映君皺眉道：「怎麼用這般陰毒的武器？」駱逸飛嘆了口氣，道：「或許是爲了掩護我逃走，他們才埋下這許多噴火器。但這又何必！」

李映君道：「如今咱們怎麼辦？」駱逸飛道：「我看還是盡快掩埋這些屍體，以免……」忽然隱約聽到一陣脚步聲，忙道：「快快伏下！」兩人伏在地上，扮作死屍。

過了一會，三個道士緩緩走近，一個忽然叫道：「咦，師兄你看，這許多死屍！」另一個道：「是『黃泉鐵獄』的守衞！」又一人道：「他們怎會弄成這個樣子？」先一人道：「他們似乎是中了唐門的『血魔』甚麼的。」最先那人道：「師兄，你是說『血海魔燄』？」那人道：「正是！」

一人忽然道：「明月幫爲了救那個他媽的駱逸飛，竟然用到這樣歹毒的暗器，眞是卑鄙！」另一人道：「咱們趕快回去稟告師傅！哼，這次我怕他們難逃公道！」

駱逸飛大感焦急，心想萬一他們告知恆山掌門，恆山派勢必聯合四大門派聲討明月幫，那時就算自己武功已復，恐怕也對付不了，當即當機立斷，急縱而起，揮掌朝三人攻去。李映君見他突然發難，也即躍起相助。

此時駱逸飛的功力雖祇恢復了一成，但仍在那三人之上，加上李映君的幫助，不到十招便已殺了一人。再過片刻，駱逸飛左掌上揚，右掌在肘底穿出，砰的一響，硬生生將另一人震死。餘下那人不敢戀戰，虛擊一掌，便轉身飛逃。

駱逸飛喝道：「吃我一掌！」飛身而起，右掌疾拍而出，將那人擊得飛出數丈。那人倒在地上，掙扎着爬起身，繼續前奔，轉瞬已不知去向。

駱逸飛大感可惜，忽然想起一事，不由得叫道：「不好！」李映君問道：「甚麼事不好？」駱逸飛道：「如今我化裝成雲大哥的模樣，倘若那傢伙稟告掌門，豈非連累了他？可能丐幫也有危險。」

李映君道：「那麼咱們怎麼辦？」駱逸飛道：「趕快去丐幫總舵。」李映君道：「丐幫總舵在哪

兒？」駱逸飛道：「在杭州。」李映君道：「那麼咱們快點去吧！」駱逸飛躊躇道：「可是這許多屍體……」李映君道：「一把火燒了他們，豈非乾手淨脚？」

駱逸飛道：「好辦法！」取出火刀火石，生起了火，被「血海魔燄」薰過的屍體，極易燃燒，轉眼平原已化爲一片火海。駱逸飛道：「咱們走吧。」

脱困出獄　復被誣栽

當日傍晚時分，二人已到了濮陽。

駱逸飛吁了口氣，道：「咱們已離開了臥龍教玄武堂的勢力範圍。」李映君臉現鄙夷神色，道：「看你害怕成這副狗崽子模樣！堂堂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居然會怕人家一個小小堂口。」駱逸飛苦笑道：「女孩子家，說話斯文一點！」李映君道：「我是你老婆，不是女孩子！」

駱逸飛一笑，道：「其實我也不是怕玄武堂。」李映君道：「你怕的是玄武堂堂主？」駱逸飛默然點頭，半晌方道：「羅冬樺的武功鬼秘莫測，在四大堂主之中，可居首位。單是一套『五行絕滅劍法』，已經罕逢敵手。若在平時，一百招之內勝他自無問題，但如今我內力未復，即使合我二人之力，祇怕也難以抵擋。」李映君道：「他眞的這般厲害？」

駱逸飛道：「我們雖然從未碰頭，但薛老二却跟他交過手。」李映君道：「結果如何？」駱逸飛道：「兩敗俱傷。薛老二中了他兩劍，躺了整整三個月。」李映君道：「羅冬樺呢？」駱逸飛道：「他中了薛老二一掌，相信也得躺上一個月。」李映君道：「那麼羅冬樺的武功豈非尚勝一籌？」駱逸飛點頭道：「除了天下五大高手之外，祇怕已無人能敵。」

李映君忽道：「不對，不對。」駱逸飛一怔，道：「甚麼地方不對？」李映君道：「甚麼天下五大高手？如今你祇算半個。」

* * *

這時二人已換回本來面目，李映君本想再替他改頭換面，但駱逸飛却怕再次累及旁人，怎也不肯，她也祇好作罷。

前行數里，已踏進了一片墳地。

李映君微感害怕，道：「大哥，咱們找個地方休息，明早再上路吧！」駱逸飛笑道：「妳怕？」李映君道：「我怕甚麼？祇是如今天色已黑，萬一遇上埋伏，我怕你應付不了。」

駱逸飛心想倒也有理，道：「好吧！」

可是地處荒郊，根本就沒有人居住，找了許久，才在里許之外找到一座荒廢了的義莊。

駱逸飛似笑非笑的道：「在這裏過一晚，妳怕不怕？」李映君道：「從來祇有鬼怕人，沒有人怕鬼。」駱逸飛笑道：「很好，咱們進去吧！」推開莊門，走了進去。李映君硬着頭皮，隨着他踏入莊內。

走過前院，便是停屍之處。李映君道：「咱們在這裏休息吧，別進去了。」駱逸飛搖頭道：「不行。妳看天邊烏雲密佈，轉眼便會下雨，咱們非進去不可。」用力推開面前的木門。

祇見裏面放滿了大大小小的棺木，有些已經開始腐爛，顯是停放已久。駱逸飛打着火摺子，拾起地上一段木頭，點起了火。火光映照之下，才知那裏地方極大，棺木少說也有一百多具。可是到處舖滿塵垢，屋樑上更結滿了蛛蜘網，加上陣陣陰風，倍增恐怖。

李映君嚇得打了個寒顫，說道：「大哥，這裏……這裏不是睡覺的好地方！」駱逸飛正要說話，眉毛驀地一揚，道：「這裏的確不是好地方。」飛身而起，一脚便踢開左首一具棺材的棺蓋。呼的一聲，一具白衣屍體直挺挺的豎了起來。

李映君一聲尖叫，幾乎暈倒。

駱逸飛右掌當胸擊出，正中他的胸口，肌肉登時被擊得陷了下去。駱逸飛手掌跟着上削，切向他的咽喉，「噹」的一響，如中鐵石，他心頭一凜，叫道：「辰州殭屍功！」急退丈許，擲出火棒。

火棒正中殭屍前胸，眼見他全身瞬即着火，然而仍是行動自如。

此時李映君已知眼前之人並非鬼魅，心中一定，當即揮掌拍出。駱逸飛拾起地上門閂，以掌力將它削成一柄木劍，用力一晃，疾取他的雙睛。那人雙手一抬，挾住劍身。駱逸飛手腕一側，以木劍劍鋒削他掌心。這一着勁透劍身，登時將他雙掌彈開，長劍振起，劍勢仍是不變。那人怪叫一聲，自棺材中躍起，劍飛出數丈。

猛地聽得砰彭數聲，又有數具殭屍自棺中躍出，攻向駱逸飛和李映君。李映君左掌平放胸前，右掌切出，攻向面前一具殭屍的左腰，「砰」的一響，那殭屍竟然茫無知覺，左手一抬，手掌已擊中李映君右肩。

駱逸飛叫道：「映君，攻他們雙目！」長劍輕晃，一招「劍挑北斗」，逕點殭屍左目。那殭屍眼睛一閉，劍尖刺中眼皮，竟是不能再進半分。駱逸飛左腿踹出，將他踢飛數丈，撞斷了兩根木柱。那殭屍在地上一躍而起，好像並未受傷。

駱逸飛左手中指反指向後，點中一具殭屍的眉心，左肘跟着一撞，將他撞出數步，飛身而起，在半空一個旋轉，長劍順勢橫揮，「嗤」的一聲，劃中他的雙睛。那殭屍厲聲慘呼，終於倒地而死。

李映君沒帶兵刃，祇以雙掌應戰，轉眼已身陷險境。駱逸飛叫道：「映君，接劍！」把木劍拋了給她。李映君接過長劍，叫道：「那麼你自己呢？」駱逸飛笑道：「我還有這雙手。」左手急送，五指直指面前殭屍的胸膛。

那殭屍身子一彈，左足飛起，點向駱逸飛左腕。駱逸飛右手五指合攏，成鶴嘴之形，啄向他的脚背。「啪」的一響，那死屍脚背中招。可是他的右掌也倏地拍出，印在駱逸飛胸膛。

駱逸飛退後兩步，吐出一口鮮血，苦笑道：「好精妙的辰州言家殭屍拳！」那殭屍桀桀一笑，道：「厲害吧？」駱逸飛乘他說話分神，右手食指點出，凌空點中他的右眼，左足急抬，將他踢飛丈許，道：「也不怎麼厲害！」那殭屍去勢甚猛，「蓬」的一響，又將另一根木柱撞斷。

駱逸飛掌勢不斷，轉瞬便將六根木柱劈斷，叫道：「此地不宜久留！」縱身撲出窗外，落入院中。李映君也跟着衝了出去。祇聽得喀喇喇一聲巨響，整座義莊已經塌下。

駱逸飛哈哈一笑，道：「你們這些殭屍雖然厲害，但也要給我埋……」話未說完，「砰」一聲，十多具殭屍已經從義莊中飛掠而出。

駱逸飛臉色一變，道：「果然不愧是殭屍門弟子。」其中一具殭屍冷冷的道：「駱逸飛，我勸你還是俯首就擒吧！免得掌門師兄難做。」駱逸飛哼了一聲，道：「言百鈞這老小子眞不是東西！我們相交十多年，他竟然要派人來對付我。」那殭屍道：「殭屍門隸屬臥龍教，我們祇是聽命而爲。」駱逸飛道：「蔡展威，你眞的要跟我過不去？」那殭屍蔡展威道：「教主有命，豈敢不從！」

祇見他陡地飄前丈許，雙拳直上直下，急攻駱逸飛。羣屍見蔡展威動手，亦都紛紛上前，分襲駱、李二人。

李映君右手五指一緊，長劍上指，一招「劍指華山」，逕取衆屍眼睛。不料劍到中途，已被其中一屍抓住，「啪」的一聲，木劍斷爲兩截。

李映君拋下斷劍，默運玄功，暗道：「今日便要你們試試『八毒螳螂掌』的滋味！」輕叱一聲，雙掌捲起一陣熱風，疾拍出去。一屍首當其衝，小腹登時中掌。眼見他五官溢血，皮膚逐漸裂開，跟着雙睛奪眶而出，倒地身亡。

其餘衆屍大驚，然而自幼久經訓練，也絲毫不懼，不過攻勢也沒有那麼急遽了。

駱逸飛力戰蔡展威等五屍，初時祇是戰到平手，但時間一長，「沉星碎月掌」的威力已漸次展露，因而逐步取得上風。他驀地一聲斷喝，雙手探出，使出「天羅摘星手」絕技，勢若奔雷，眨眼間已擒住了一屍的雙肩，使勁甩出，「砰」一響，那殭屍飛出數丈，撞倒了一堵石牆，然後摔在地上，眞的成了一具死屍。

駱逸飛攻勢未了，提氣一縱，雙腿連踢，正是「三十三路掃月腿法」中的「月上梢頭」。「蓬」的一響，兩屍同時中腿。駱逸飛手掌急揮，將他們推出數丈。饒是他們有殭屍功護身，也被駱逸飛的掌力擊得五臟全裂，七孔流血而死。駱逸飛左肘後縮，撞中正欲從後突襲的殭屍的肋骨，他隨即右手反拿，一招「鐵爪擒龍」，已抓住那屍的腰眼，左足後踢，將他踹得倒出三丈多遠，破牆而出。

這幾下兔起鶻落，蔡展威祇覺眼前一花，四個同伴已經一一身死，心中不禁駭然色變，暗想駱逸飛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

駱逸飛嘆了口氣，道：「我已經三年沒有殺過人了，你又何必逼我再開殺戒？」蔡展威冷笑道：「你三年沒有殺過人？那麼招清平呢？」駱逸飛沉聲道：「招清平並非爲我所殺！」蔡展威冷冷的道：「世上除了駱幫主之外，還有誰會『玄天神譜』的武功？」駱逸飛道：「至少還有飛天太保『紀無憂』！」

蔡展威縱聲大笑，道：「紀老怪失踪已有多年，料來已經死了，難道鬼也會出來殺人？」駱逸飛哈哈一笑，道：「你們不也是鬼麼？怎麼又出來殺人？」蔡展威哼了一聲，道：「紀老怪和招清平向無仇怨，怎會殺他？」駱逸飛道：「對啊！我和招大哥不但向無仇怨，而且是生死之交，怎會殺他？」

「你殺他便是爲了招夫人沈秋心！」

駱逸飛一怔，道：「言百鈞？」一條白影自牆中破洞飛入，落在地上，白眉白髮白衣白靴，正是言家殭屍門掌門言百鈞。

駱逸飛怒道：「我駱逸飛雖非正人君子，但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跟招清平相交多年，怎會做出這種事來？」言百鈞道：「此事江湖上無人不知，你不必狡辯！」駱逸飛怒極反笑，道：「有何憑據？」言百鈞道：「招夫人親口所說，難道還會有假？」

駱逸飛大怒，喝道：「言百鈞，你說我是殺人兇手，我也不來怪你，但你牽扯上招大嫂，我却饒你不得！」雙掌平推，掌風如排山倒海般湧出。言百鈞全身急旋，出掌輕撥，借力打力，將掌風橫送出去，轟隆一響，擊倒了一堵石牆。

駱逸飛右手探出，抓向言百鈞腰脅，使的正是「天羅摘星手」。言百鈞雙掌一錯，以腐屍爪迎戰。此時二人功力相若，本可打成平手，但加上一個蔡展威，駱逸飛便略顯下風。

鬥了一會，駱逸飛虛拍一掌，跟着倒縱出去，拉住李映君，便即躍出義莊，向着南方急奔。蔡展威正欲追趕，言百鈞却擺了擺手，冷冷的道：「前面已經有人等着他。」

* * *

駱逸飛拉着李映君發力狂奔，轉瞬又再踏進了那片墳地。李映君嗔道：「你怕甚麼？他們根本不是你我二人的敵手。」駱逸飛道：「妳的毒掌固然了得，但我和言百鈞畢竟是友非敵，他雖對我不仁，我可不能對他不義。」

李映君道：「你便這樣任由他誣揑你？」駱逸飛攤了攤手，臉露苦笑。

猛聽得轟隆一聲巨響，四周墳墓盡數爆開，數十具殭屍自泥土中飛越而出。

駱逸飛道：「殭屍門似乎已傾巢而出。」李映君道：「咱們怎麼辦？」駱逸飛道：「先發制人！」急縱而起，撲向衆屍。李映君勁貫掌心，疾向身前殭屍攻去。

駱逸飛雖然身懷「玄天神譜」所載的精妙武功，畢竟內力未復，勉强支持了大半個時辰，背心終於中了一掌。那邊李映君仗着毒掌功夫，却還可以應付。

天上烏雲漸漸滙聚，驀地裏白光一閃，一條白影隨着電光從天而隆。駱逸飛失聲叫道：「郭姑娘！」那人身穿白衣，明眸薄唇，身形婀娜，正是在麵店中曾有一面之緣的妙齡少女。

那少女手中握着一柄長劍，劍鞘金光閃閃，顯是以黃金打就。她雙脚甫落地面，右手已經拔劍出鞘，閃電刺出，嗤的一聲，劍尖從一具殭屍的左眼插入，自他的後腦穿出，原來那柄竟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駱逸飛心念一轉：「她手中那柄莫非是『斷玉神劍』？」祇見那少女身隨風舞，劍如電閃，出手之快，竟是不弱於駱逸飛，加上寶劍之助，羣屍莫不望風披靡。

雷聲響處，雨如連珠般急墮而下。那少女長劍橫揮，逼退衆屍，倏地衝天而起，還劍入鞘，呼的一聲，將寶劍擲了出去，寶劍飛出十多丈，插在一株樹上。落地之時，手上却已多了一柄銀色軟劍。

駱逸飛大吃一驚，尋思：「這柄不就是『碧水軟劍』？它和『斷玉神劍』都是羅冬樺所使的兵刃，怎麼會落入她的手裏？她的劍法怎麼突然厲害了這許多？」心神恍惚之下，竟又中了一掌。他連忙收攝精神，一招「電閃雷轟」，右掌疾拍而出，擊中一具殭屍的額角，祇把他震得腦漿迸裂而死。

狂風暴雨之中，那少女的劍招也如風雨一般，飄忽不定，無孔不入，鬥了一會，墳地中的「死屍」已死了十之七八，其餘也多已身受劍傷。那少女陡地運劍如飛，將劍招化爲漫天花雨，急灑而下，慘叫聲中，餘下衆屍立時中劍身亡。她將軟劍繫回腰間，躍起半空，自樹上拔下「斷玉神劍」，再輕輕躍下。

駱逸飛抱拳道：「多謝姑娘相救。」那少女道：「我祇是報你昨日相救之恩，別無他意。以後咱們便各無虧欠，兩不相干。」

駱逸飛一怔，道：「妳怎知我便是昨天那個大漢？」那少女一笑，道：「你的容貌變了，武功却沒有變，況且你的易容術也不怎麼高明。」駱逸飛道：「姑娘剛才使的，可是『五行絕滅劍法』中的『庚金劍法』和『癸水劍法』？」

那少女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道：「你知道的倒也不少。」駱逸飛道：「敢問姑娘跟羅冬樺羅堂主如何稱呼？」那少女嘆了口氣，道：「原來你還是猜不到。」駱逸飛愕然，道：「猜不到甚麼？」那少女道：「羅冬樺並非姓羅，而姓郭。」說罷轉身而去。

駱逸飛望着遠去的背影，心中一片混亂：「她說玄武堂堂主是郭冬樺，不是羅冬樺？昨日她自稱姓郭，難道竟是郭冬樺的女兒？如果不是他的女兒，怎能拿到他的兩柄寶劍？」想起她的絕世容顏，不由得癡了。

李映君道：「她很美，是不是？」駱逸飛嘆了口氣，道：「豈祇美？簡直非人間可見。」環顧四周，道：「咱們還是盡快離開這裏爲上，否則地上這些死了一次又一次的死屍要是忽然跳起來，豈不糟糕？」

李映君驚道：「你別嚇我！」駱逸飛道：「我不是嚇妳。他們給妳打得七孔流血，眼睛跌了一地，難道會就此罷休？哼哼，妳小心他們要挖了妳的眼珠抵數。地上那些眼珠子說不定還會跳起來，整天跟在妳身邊，瞪着妳……」

李映君伸手掩着雙耳，尖叫道：「別再說了！」駱逸飛哈哈大笑，道：「好，我不說。」挽着她的手臂，道：「好老婆，咱們走吧。」

* * *

到了黃河北岸，天邊已微露曙光。

駱逸飛和李映君在木搭的碼頭上，足足等候了一個時辰，却仍是見不到一艘船隻經過。駱逸飛沉吟道：「怎麼辦呢？要是給恆山派搶先一步，丐幫毫無防範，定必大是危險。」

李映君道：「你懂不懂水性？」駱逸飛搖頭道：「不懂。不過這裏河水湍急，就算懂水性也沒有用。」

李映君道：「相傳當年達摩大師一葦渡江，你難道不能學他一學？」駱逸飛哈哈大笑，道：「一葦渡江？我可不是和尚。以前若想一板渡河，倒是可以的，如今內力未復，却怕有所不能。」

再等了半個時辰，終於見到一艘大型漁船緩緩泊岸。

駱逸飛氣運丹田，朗聲道：「在下二人有事正欲渡河，不知這位大哥可否行個方便，載我們一程？」甲板上一個大漢叫道：「我們剛從渤海打魚歸來，要運貨到附近市集擺賣，請兩位等一等吧？待我們把全部鮮魚運到岸上，便可以載你們過對岸。」駱逸飛拱手道：「有勞兄台。」

過了半個時辰，漁船上的大漢們終於將魚獲盡數移上碼頭，由岸上接手的販子搬上木頭車，運往市集。那大漢叫道：「兩位可以上船了！」駱逸飛和李映君踏過跳板，上了漁船。那大漢打開前艙的木門，道：「兩位請進。」

二人走進船艙，祇見裏面雖然破破爛爛，但倒也寬敞得很。駱逸飛道：「兄台怎生稱呼？」那大漢道：「我姓鐵，旁人都叫我鐵頭七。」駱逸飛道：「原來是鐵兄。」鐵頭七道：「這位是大嫂吧？」駱逸飛笑道：「鐵兄好眼力。」鐵頭七縱聲笑道：「果然是郎才女貌！」李映君嘆嗤一笑，道：「是郎醜女貌。」鐵頭七哈哈大笑，道：「大嫂好會說笑。」

駱逸飛道：「在船上工作的，都是你的手下？」鐵頭七道：「不是。他們是我的兄弟，親兄弟。」李映君瞠目結舌，半晌做聲不得。駱逸飛道：「那十多位大哥，都是鐵兄的兄弟？」鐵頭七笑道：「兄弟不用奇怪。我們打魚人家，沒有這許多人手，如何工作？」李映君伸了伸舌頭，道：「厲害，厲害。」

鐵頭七道：「你們在這裏休息一會，恕老哥失陪。」說罷轉身步出船艙。

駱逸飛忽道：「這位姓鐵的說話倒是文雅得很。」李映君道：「或許他不是普通的漁家吧。」駱逸飛默然半晌，驀地叫道：「不對！」李映君問道：「甚麼不對？」駱逸飛道：「我記得剛才搬魚的其中兩個大漢，眼珠都是海藍色的。」

李映君兀目不懂，道：「那又怎樣？」駱逸飛道：「他們似乎是西域波斯一帶的人氏。試問他們既是兄弟，怎會種族不同？」李映君皺起眉頭，也是苦思不得其解。

駱逸飛道：「咱們快走，這裏可能有危險！」可是甫出艙門，頭頂却突然落下一張漁網，將二人裹在其中。

鐵頭七哈哈大笑，道：「駱逸飛，想不到你也會落在我的手上！」駱逸飛用力掙扎，可是愈是掙扎，漁網便愈收得緊。鐵頭七道：「你不用白費氣力了，我這張並不是尋常的漁網！」他身旁一個大漢道：「幫主，咱們怎樣處置這小子？」鐵頭七道：「把他交給教主他老人家發落吧！」他口中的「教主」，自然是臥龍教教主諸葛青鋒了。

駱逸飛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是誰？」鐵頭七縱聲大笑，道：「我便是長河幫幫主鐵南星。」駱逸飛眉毛一揚，倏地哈哈大笑。鐵南星一怔，道：「你笑甚麼？」

駱逸飛道：「想不到堂堂一個長河幫，竟會依附臥龍教，仰人鼻息！」鐵南星大怒，鐵拳霍地擊出。掌到中途，突然想起諸葛青鋒的吩咐，左掌急忙拍出，硬生生把右拳擊歪，「砰」的一聲，拳頭打中船板，在船身開了一個大洞。

駱逸飛捧腹大笑，道：「你就算是高興，也不用打自己的船啊！再打下去，我怕整隻船非給你打沉不可！」鐵南星悶哼一聲，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阿三、阿四、阿七、阿八，你們看着這兩個小傢伙，千萬別給他們走脫。」那四人躬身答應。鐵南星瞪了駱逸飛幾眼，便即回入船艙。

漁船逆流而上，朝洛陽方向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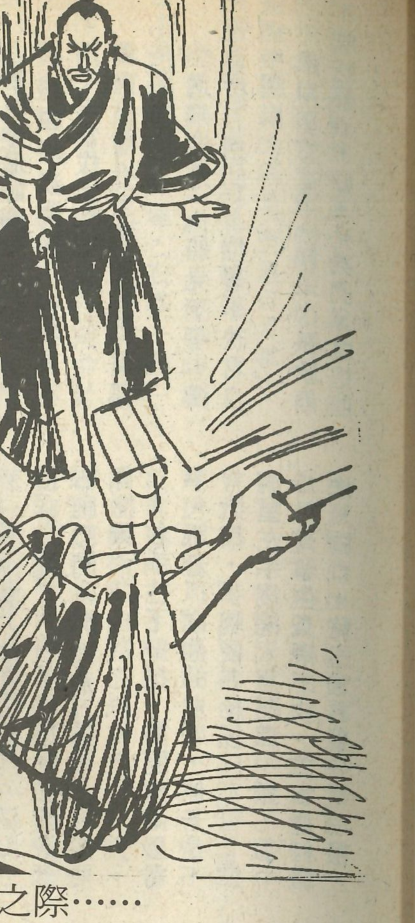
駱逸飛見那四條大漢坐在甲板，目不稍瞬的盯着他們，心中不斷轉念，却始終無計可施，暗道：「要是鍾老六在這裏的話，咱們必定可以脫困。」轉念又想：「鍾老六智計過人，怎會中他們的鬼計！」以肩膊撞了撞李映君，低聲道：「映君，妳可想到辦法脫困？」

李映君沉吟道：「辦法倒是有的，不過他們會否中計，可就說不定了。」

駱逸飛道：「儘管試一試吧！」

李映君提高聲音，道：「四位大爺，你們可否拿些飯菜給我？我很肚餓啊！」其中一人道：「不行，幫主吩咐過我們，無論如何，一步也不能離開。」

李映君道：「大爺，求你行行好吧，我真的捱不住啦！」另一大漢道：「阿七，你便到後艙拿碗白



丐幫洪長老力戰恒山四道士，危急之際……

飯給他吧，餓壞了這小妞兒，我可捨不得。」

李映君媚笑道：「還是這位大爺好。大爺，你不如放我出來吧，困在這裏，氣悶得緊。」那大漢笑道：「我放妳出來也行，但妳怎樣報答我？」李映君嫣然一笑，道：「你要怎樣便怎樣吧！」

那大漢大樂，當下便要解開漁網。先前那大漢阿七却道：「你可知道若是擅自放了她，會有甚麼後果？」

阿三想起鐵南星的毒辣手段，不禁寒毛直豎，道：「阿七，多虧你提醒我，否則我非給幫主五馬分屍不可。」

李映君見計策不成，不由得嘆了口氣，低聲道：「大哥，咱們還是自盡了吧，也免得多受侮辱。」

駱逸飛搖頭道：「未到最後關頭，我絕不會就此輕生。」

後艙板門此時突然打開，一個痲臉大漢自艙中步出，道：「幫主叫你們進去吃飯。」阿三道：「阿七、阿八，你們進去吃飯吧，我和阿四留在這裏看着他們。」痲臉大漢道：「你們四個一塊去吧，這裏交給我好了。」阿三一怔，道：「阿九，你怎看得住他們兩個？」

痲臉大漢縱聲大笑，道：「你太小覷我了！」陡地急躍而起，扯開身上布衣，轉身落下時，已由一個滿臉痲子的魁梧大漢，變為一個瘦削的青年書生。

那四個大漢大吃一驚，叫道：「你搞甚麼鬼？」那青年哈哈一笑，道：「我根本就不是阿九。」

阿七大聲道：「你將阿九怎麼樣了？」

那青年笑道：「那醜小子早已給我擲落河中，餵王八了。」四個大漢齊聲怒吼，揮起鐵拳，便向他打了過去。

那青年冷冷一笑，道：「憑你們這些三脚貓功夫，也想跟我動手？」衣袖一揚，那四人長聲慘呼，胸口突地多了一個血洞。

駱逸飛笑道：「好高明的暗器功夫。」

那青年道：「駱幫主過獎。」右手五指揮動，駱逸飛祇覺眼前一花，漁網已被撕開兩爿。

艙內衆人聽到聲響，連忙出外察看，見到那陌生青年，紛紛喝道：「兀那小子，你躲在我們船上幹甚麼？」

鐵南星望着地上破網，倏地震天價響一聲怒喝：「他媽的，是那個狗養的兔崽子壞了我的漁網？」

那青年冷冷的道：「這張網是我撕的，但我却不是甚麼兔崽子。」

鐵南星怒道：「胡說八道！我這漁網連駱逸飛也撕不開，你這賊

小子又怎撕得開！」

那青年道：「普通人自然撕不開，但我不是普通人。」

鐵南星道：「你不是普通人，難道是玉皇大帝？」

那青年淡淡一笑，道：「當然不是。我姓漢，名凌煙，是恆山漢家的二公子。」

此語一出，鐵南星、駱逸飛、李映君等盡皆動容。恆山漢家是江湖有名的暗器名家，與蜀中唐門合稱武林兩大世家，各據一方，分庭抗禮。自從昔年絕滅七殺教崛起蒙古，幾成中原武林大患，至武當派慘遭滅門之禍，漢家死傷無數之後，他們的聲勢已大不如前。然而經過三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家的元氣又已逐漸恢復。過去漢家中人多數盤據河北恆山一帶，想不到如今這漢凌煙竟然南下至此。

鐵南星愕然半晌，喝道：「咱長河幫跟恆山漢家素來各不相犯，今日之事，你最好別管！」

漢凌煙淡淡的道：「路見不平，漢某自當拔刀相助。」

鐵南星哈哈大笑，道：「這兒可不是路啊！」

駱逸飛笑道：「船見不平，漢兄也會拔刀相助。」拉着李映君自破網中躍出。

鐵南星怒道：「你這小賊敬酒不吃吃罰酒，好，兄弟們，就把他們通統倒入河中，一個不留！教主的話，我也祇好不理了！」駱逸飛喝道：「姓鐵的，先吃我一掌！」

鐵南星不知他內力未復，那敢硬接，急忙一個轉身避開，自腰間解下一條軟鞭，疾向駱逸飛纏去。駱逸飛食指點出，在鞭尾輕輕一捺，軟鞭登時倒捲回去。鐵南星氣注丹田，勁運雙臂，大喝一聲，軟鞭又再揮出。駱逸飛微微一笑，上身微側，食中二指又在鞭尾輕輕一捺，軟鞭又再倒捲回去，不過這次勁道和速度却更爲厲害。

鐵南星怔了一怔，喝道：「好傢伙！」左掌拍出，鞭身運勁一掃，呼的一响，軟鞭再度送出。他跟着勁注鞭身，將軟鞭抖得筆直，驀地刺向駱逸飛咽喉。駱逸飛雙掌一合，將軟鞭夾在其中，霍地凌空飛起，雙掌沿鞭身滑了過去，跟着左手抓住軟鞭，右掌拍向鐵南星胸膛。

鐵南星上身急往後仰，使出一招「鐵板橋」，右手戟指點向駱逸飛右腕脈門。駱逸飛心道：「我偏要你撒鞭。」右手往下一拍，震開鐵南星右手，跟着抓向他的左手，他若是不肯撒鞭，手腕便非給揑碎不可。鐵南星左手後縮，避開那一抓，手中却仍是拿住長鞭不放，右掌逕打駱逸飛胸口。駱逸飛右手一格一撥，將掌力盡數卸開，打向鐵南星的左手。

鐵南星大叫一聲，鬆手放鞭。駱逸飛奪過長鞭，奮力揮出，擊向鐵南星腰脅。鐵南星雙手拍出，想把長鞭抓住，不料鞭身熱如焦炭，祇炙得他哇哇大叫，駱逸飛右脚飛出，把他踢了一個觔斗。

他連忙一躍而起，叫道：「阿七，取劍來！」

漢凌煙哈哈一笑，道：「不用叫了，你的手下早已給我收拾得一乾二淨。」

鐵南星大吃一驚，四顧之下，祇見一衆手下都已倒在地上，也不知是生是死。駱逸飛笑道：「鐵幫主，你的屬下的武功可差勁得很。」

鐵南星哼了一聲，道：「駱逸飛、漢凌煙，今日之仇，我必定會報！」飛身落入河裏，轉眼已不知所踪。

駱逸飛拱手道：「多謝兄台相救。」

漢凌煙道：「駱幫主不用客氣。」

李映君笑道：「漢公子的本事可帥得很。」漢凌煙微笑道：「姑娘過奬了。」

駱逸飛問道：「兄台可眞是恆山漢家二公子？」

漢凌煙一楞，道：「駱幫主何出此言？」

駱逸飛道：「你既是漢家中人，便接我一掌！」右掌輕飄飄拍出。

漢凌煙斜退兩步，避開掌風，道：「駱幫主何以突然翻臉？」駱逸飛一言不發，「沉星碎月掌」連綿擊出。

李映君叫道：「喂，你搞甚麼鬼啊？」

駱逸飛道：「這件事與妳無關，妳最好站在一旁。」

漁船上地方原本不大，如今加上橫七豎八的屍體，更是狹窄之極，二人若非輕功了得，恐怕不出十招，其中一個便要被逼下水中了。

一百招過後，二人仍是打成平手。駱逸飛眼見時機成熟，便道：「再接我一招！」左肩一沉，左掌倏地拍出，右掌虛拍一記，緊隨左掌攻前，一先一後，分襲漢凌煙胸腹，正是「沉星碎月掌」的一記殺手「力捲山河」。

漢凌煙祇感全身如墮漩渦，根本就無法自拔，危急之中，雙掌連忙往旁一分，再向外一推，雄渾無匹的掌力，登時倒送回去。駱逸飛縱上半空，轟隆一聲巨响，整艘漁船竟被擊成碎片。三人在半空落下，各自站在一塊木板之上。

駱逸飛怒道：「果然是你！」剛

才那一掌雖然凌厲，但反擊之力却絕不足以擊毀整艘漁船。如果招清平臨死所發的確是「沉星碎月掌」，則漢凌煙自有把握將他擊斃。

他雙掌往下一拍，木板登時貼着水面滑向漢凌煙，右掌一圈一送，使的正是一招「陽歌千鈞」，五點寒星自袖中射出，分打駱逸飛雙睛、胸膛、膝蓋。駱逸飛揮掌下拍，木板帶着他往旁滑開丈許，暗器登時全數落空；左脚倏地踢出，在左首一塊木板上一踏一挑，整塊木板立時朝漢凌煙腰脅飛去。

漢凌煙上身微側，左掌拍出，木板去勢爲掌風所阻，反向駱逸飛胸口射去。駱逸飛右足一點，陡地衝天而起，右手抓出，竟在半空將木板抓住，左掌劈出，將木板分開兩片，然後脫手擲出，前後夾攻漢凌煙。他待身形落下，伸脚在河面一具浮屍上一點，又再躍起，雙掌凌空拍向漢凌煙頭頂百會穴。這一下三面夾擊，漢凌煙縱有天大本事，也必難以活命。

豈料漢凌煙雙足陡地發力，喀喇一聲，脚下木板斷成數截，他即落入河中。駱逸飛一怔之下，連忙飄身而下，凝神找尋他的踪影。可是河水帶着黃泥，污濁不堪，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影子。

猛聽得嘩啦一聲，漢凌煙自水中飛躍而出。駱逸飛肩膊微動，一十八掌霍地連環攻出。漢凌煙拂動衣袖，以佛家流雲袖法化解了這一十八掌，跟着右掌一招「虎虎生風」電送而前。駱逸飛伸臂一格一拗，反拿他的右手關節。漢凌煙手臂暴長，戟指點向駱逸飛肩膊肩井穴。駱逸飛運氣閉穴，右掌劈出，砍中他的左腰，可是自己左肩也感熱辣辣一陣疼痛。原來他雖然封了穴道，但對方的指力也已在他肩井穴旁戳了一個血洞。

河水湍急非常，漁船的殘骸和河面的浮屍隨着洶湧的巨浪順流而下。駱逸飛、漢凌煙在急流中博鬥，情況比在陸地上更爲凶險。

苦戰良久，二人身上都已傷痕纍纍。漢凌煙驀地一聲長嘯，滿天雲霧急擲而出。駱逸飛心中一凜，暗道：「是漢家的『九天神霧、十地魔雲』！」雙掌急拍而下，擊起河水，浮屍登時彈起，伸手一抓一擲，已將兩具屍體送了出去，跟着雙掌又再下拍，須臾之間，已將十具死屍擋在面前，然後吸一口氣，全身暴退十丈。猛聽砰彭一聲巨响，雲霧遇到死屍，頓時發生爆炸，河水也被震起十多尺高。

駱逸飛吁了口氣，然而雖避過了這雷霆一擊，放眼望時，漢凌煙已然不知去向。

他心下暗感可惜，突然想起李映君，不禁脫口叫道：「映君！」可是耳中除了聽到湍急的水流聲外，便再沒有其他聲响，原來李映君早已沒了踪影。

他呆在那裏，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會，暗想：「映君機伶過人，怎會有危險？駱逸飛，你可太過緊張了！」當下躍上對岸，繼續朝杭州進發。

翌日申牌時分，已近合肥。駱逸飛在山道上急步而行，心中大是焦急：「給『殭屍門』和『長河幫』躭擱了這許多時候，不知丐幫有否危險？雲大哥雖說是天下五大高手之一，但雙拳難敵四手，在四大門派的圍攻之下，恐怕也討不了好處。唉，映君這小鬼頭不知去了哪裏，眞是叫人擔心。」

急奔了一會，忽感脚下碰着一件物事，低頭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是一具全身赤裸的男性屍體。他暗感奇怪，蹲下察看，見那人大約三十餘歲，身材健碩，死去不過半天左右。又見他面色慘白，體內血液彷彿已流光了一般。

駱逸飛運勁於掌，用力切出，掌力過處，一隻右掌應聲而斷，却見斷處果無血液流出。他祇感一陣寒意自心中升起，尋思：「莫非是吸血鬼？」細算日子，今日果然是月圓之時。可是轉念又想：「世上怎會有吸血鬼，這多半是武林中人所爲，故弄玄虛而已。」

繼續前行，走了約莫一個時辰，合肥終於在望。他心中暗想：「明日午時之前，我準能趕到杭州。」突感背後有人跟踪，連忙停下脚步，喝道：「誰在後面鬼鬼祟祟？」一把低沉的聲音道：「駱幫主，是我。」

駱逸飛心中一喜，轉身看去，眼前陡地現出一張清雅脫俗的瓜子臉，他微微一笑，道：「郭姑娘，妳好。」那少女溫柔一笑，道：「駱幫主，叫我冬樺吧！」駱逸飛大吃一驚，失聲道：「妳……郭姑娘……妳便是臥龍教玄武堂堂主，郭……郭冬樺？」

那少女輕笑數聲，道：「有點意想不到，是不是？」駱逸飛苦笑道：「姑娘年紀輕輕，居然能夠躋身臥龍教四大堂主之列，的確有點意想不到。」

郭冬樺道：「能夠成爲玄武堂堂主，我也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駱逸飛道：「可是『英雄豪傑』四大高手的年紀都比妳大，怎能是妳的徒弟？」郭冬樺格格一笑，道：「你怎知我年紀不大？或許我已經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婆呢？」駱逸飛哈哈大笑，道：「七十多歲的老婆婆，那有姑娘這般美？」

郭冬樺俏臉微紅，笑道：「駱幫主謬讚，小女子愧不敢當。」頓

了一頓，道：「其實也不怎麼稀奇，四個都是帶藝投師的。」駱逸飛點頭道：「原來如此。」郭冬樺道：「那日我命令他們與我爲敵，便是想引你出手，看看你是不是駱逸飛。後來我見你內力全失，却不想乘人之危。」駱逸飛微笑道：「姑娘心腸眞好。」

郭冬樺一笑，道：「你別讚我了，我當時只是不屑跟一個內力全失的人動手，別無他意。」駱逸飛道：「可是前晚墳場之中，妳何以突然挺身相救？」郭冬樺道：「咱們雖然是敵非友，但你終究救過我一次。」駱逸飛道：「其實當時妳根本就沒有危險。我救不救妳，也沒多大關係。」郭冬樺搖頭道：「無論如何，你總是救過我，我不能欠下你的人情。」

她瞧着駱逸飛肩上傷處，問道：「是誰把你傷成這個樣子的？還痛不痛？」駱逸飛微笑道：「只是輕傷，不礙事。這一指之仇，日後定會跟漢凌煙算個清楚。」

郭冬樺道：「漢凌煙？恆山漢家公子漢凌煙？」駱逸飛道：「正是這小子。」郭冬樺道：「你和他有仇？」駱逸飛道：「大內侍衞招清平之死，可能與他有關。」郭冬樺道：「你估計他先殺招清平，後嫁禍於你，是不是？」駱逸飛道：「大有可能。」

郭冬樺點頭道：「好吧，你死了之後，我自會到恆山找他。」駱逸飛愕然道：「我死了之後？」郭冬樺抽出腰間「斷玉神劍」，擲了給他，道：「發招吧！」駱逸飛道：「妳眞的要跟我動手？」郭冬樺道：「教主有命，小妹不得不從。」拔出纏在腰間的「碧水軟劍」，道：「請駱幫主賜招。」駱逸飛苦笑道：「這又何必？」

郭冬樺道：「既然如此，小妹只好先發招了。」左手劍訣斜引，右手握劍平平刺出。駱逸飛豎劍一擋。不料郭冬樺手腕一沉，長劍下削駱逸飛雙足。駱逸飛擋了個空，急忙收招，舉脚往劍尖踢了過去。郭冬樺陡收內勁，軟劍登時如綢帶一般，朝駱逸飛小腿捲了過去。駱逸飛連忙躍起半空，手中「斷玉神劍」築起一張劍網，疾往郭冬樺頭頂罩了過去。

郭冬樺長劍一振，連揮數下，竟將劍網破開，手肘一送，倏地持劍自破網刺入，直取駱逸飛眉心。駱逸飛長劍回擋，立時將破網補好，噹的一聲，「碧水軟劍」刺中劍脊。駱逸飛揮劍一撥，擊開長劍，左拳奮力拍出。郭冬樺纖腰向後一拗，駱逸飛立時從她身上掠過，落在地面。她跟着轉身一劍，指向他的後頸。

駱逸飛身子一側，左手一抬，竟將軟劍抓住，右手劍反手刺出，逕點郭冬樺胸口璇璣穴。郭冬樺不理敵招，左掌運勁疾拍而出。駱逸飛感到背後勁風颯然，已明就裏，大驚之下，連忙鬆手收劍，躍開數步。

郭冬樺柔聲道：「多謝駱幫主劍下留情。」駱逸飛嘆了口氣，道：「大家無仇怨，何苦性命相搏？」郭冬樺上齒咬着下唇，一言不發，手中劍又再如毒蛇般刺出。

駱逸飛使出「玄天神譜」所載的「殘星劍法」，只守不攻。鬥了一會，郭冬樺叫道：「你眞的不肯還手？」駱逸飛道：「我不想傷妳。」郭冬樺道：「你再不還手，我怕你會命喪當場。」

駱逸飛淡淡一笑，道：「妳想傷我，也沒這麼容易。」話剛說完，左臂已着了一劍，登時血流如注。郭冬樺笑道：「怎麼樣？」駱逸飛道：「我剛才說話分了神，才會中招。」手腕一抖，長劍中宮直進，逕取郭冬樺胸口。劍到中途，倏地分爲三劍，分擊郭冬樺上中下路。

郭冬樺笑道：「好一招『殊途同歸』！」長劍一豎，三劍同時砍中劍身。不料劍尖一動，劍突地化爲九劍，郭冬樺身上三十六處大穴，立時盡數裹在劍影之下。郭冬樺驀地全身急旋，掀起一陣勁風。駱逸飛只覺眼前紅光一亮，九劍盡皆落空。郭冬樺停下步伐時，手中已換了一柄火紅長劍。

駱逸飛道：「『赤火神劍』？」郭冬樺點頭道：「正是『赤火神劍』。火能尅金，你手中拿着金劍，自是非輸不可。」紅影晃動，挺劍直指駱逸飛胸口膻中氣海。駱逸飛嘆了口氣，拋下長劍。

劍尖剛剛刺入胸口，郭冬樺突覺心中有不忍，急收長劍。不料這一下用力過猛，胸口登時如遭雷擊，喉頭一甜，吐出一口鮮血。

駱逸飛道：「多謝姑娘。」郭冬樺口唇一動，想要說話，可是哇的一聲，又再吐出一口鮮血。駱逸飛走上前道：「郭姑娘，妳傷得怎樣？」郭冬樺退後兩步，道：「你別管我。咱們……咱們以後還是別見面，否則終有一天我會殺了你。」

駱逸飛道：「今日妳饒我不殺，我這條命已是妳的了，妳要是喜歡的話，隨時都可以來取。」郭冬樺咬了咬下唇，道：「你孤身上路，危險得很，這柄『斷玉神劍』，就留給你傍身吧！」說罷放下劍鞘，轉身飛奔而去。

駱逸飛拾起地上寶劍，回入鞘中，長長嘆了氣，搖了搖頭，繼續南下。

* * *

踏進合肥城中之時，已然入

黑。駱逸飛知道這裏是朱雀堂的所在地，因此行動更加倍小心。走了一會，面前突然有輛轎子經過。轎中人見到駱逸飛，立時令轎夫停下脚步，說道：「這位可是駱逸飛公子？」聲音輕柔動聽，原來竟是女子。

駱逸飛頓時提高警覺，道：「我在下正是駱逸飛。」那女子道：「我家主人吩咐，務必要請公子駕臨敝莊。」駱逸飛道：「請教貴莊莊主大名？」那女子道：「未經主人允許，請恕小女子不能見告。公子到了敝莊，自會知曉。」駱逸飛心下納罕，不知此人是友是敵，說道：「貴莊主人邀請在下前去，未知有何貴幹？」那女子輕輕一笑，道：「我早就說過，未經主人允許，一切不便多說。」

駱逸飛笑道：「那麼姑娘芳名，也是不肯說的了？」那女子笑道：「小女子自幼由主人收養，根本就沒名沒姓。」駱逸飛道：「那麼妳的主人怎麼叫妳？」那女子道：「他叫我麗玉。」

駱逸飛心念一動，暗想：「莫非是程觀玉的侍婢？但白虎堂的勢力並不及此，他怎會在這兒了？」笑道：「果然是人如其名。」麗玉笑道：「駱公子取笑我了。」駱逸飛搖頭道：「我這可不是取笑。我雖然見不到妳的容貌，但單憑聲音，已知姑娘定是絕色美女。」

麗玉格格嬌笑，道：「駱公子眞會逗人歡喜。」拍了拍掌，路旁一條小巷中，立時轉出一乘轎子，她跟着道：「請公子上轎。」駱逸飛道：「我習慣步行上路。」麗玉道：「難道公子信不過我？」駱逸飛道：「姑娘的話，我豈敢不信！」麗玉道：「那麼你爲何不敢上轎？」駱逸飛道：「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掀開轎帷，坐進轎中。

* * *

駱逸飛坐在轎內，只覺奔行如飛，轎夫顯然都是身負武功，過了大約一盞茶工夫，轎子終於停下。轎帷開處，登時見到一張嬌美的臉孔。他連忙站起，說道：「這位可就是麗玉姑娘嗎？要妳親自招呼，在下眞感過意不去。」麗玉笑道：「我只是主人身畔的一個丫頭，招呼公子，有何不當？」

駱逸飛踏出轎外，抬頭一看，見自己已到了一座極大的莊院外面。莊門上面掛着一幅橫匾，寫着「攬玉山莊」四個金漆大字，兩旁並掛了一副對聯，右聯寫的是「搜羅天下美玉」，左聯寫的是「飽覽人間絕色」。他忍不住笑道：「貴莊主人跟我，倒是志同道合。可惜我欲搜佳人，而偏不可得。」麗玉抿嘴笑道：「公子何必過謙！只要公子開口，你要多少便有多少。」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不知姑娘可是其中之一？」麗玉微笑道：「我只是一個小小丫環，公子怎會放在眼內？」駱逸飛笑道：「只要是美女，丫環侍婢也沒關係。」

正說話間，莊門已經緩緩打開，一個青衣麗人在門後說道：「小女子昭玉是這裏的總管，奉主人之命，請駱公子進莊。」駱逸飛道：「有勞姑娘。」

穿過一個足有十畝寬闊的花園之後，駱逸飛即見到一列亭台樓閣，跟着便是幾重房屋。昭玉帶着他進入正廳，在賓位坐下，一個垂髫小環立時奉上清茶。昭玉道：「主人很快便會出來，請公子稍候。如今恕少女子失陪。」說罷回入內堂。

駱逸飛獨個兒坐在廳中，只覺渾身不自在。等了一會，內堂走出一個錦衣青年，唇紅齒白，正是程觀玉。

駱逸飛道：「果然是你。」程觀玉淡淡一笑，道：「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能擁有這許多年輕姑娘？」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你別神氣，我總有一天會把她們一個一個的弄走。」程觀玉哼了一聲，道：「你有這等本事？」駱逸飛道：「你想不想試試？」

程觀玉道：「哼！可惜毒你不死。」駱逸飛笑道：「你毒不死我，自己却死了一個愛妾。」程觀玉道：「這賤人死不足惜。」駱逸飛道：「她只是跟我調笑了幾句。」程觀玉道：「這已是死有餘辜。」駱逸飛嘆了氣，不禁爲麗玉擔心。

程觀玉道：「是誰救了你的性命？」駱逸飛道：「一個善於用毒的小姑娘。」程觀玉冷冷的道：「以毒攻毒？」駱逸飛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程觀玉道：「你的運氣果然不錯。」駱逸飛笑了一笑，不置可否，却問道：「你怎會住在這裏？黃河以南似乎不是白虎堂的勢力範圍。」程觀玉道：「我在未入臥龍教之前，本就居於此處。」

駱逸飛點了點頭，說道：「程觀玉，上次我差點死在你的手上，今次我可要報仇了。」程觀玉嘿嘿冷笑，道：「備刀！」昭玉從內堂出來，手中捧着一柄紫金九環刀。程觀玉拿起兵刃，道：「請進招。」

駱逸飛笑了笑，解開手中布包，取出「斷玉神劍」，道：「你有金刀，我也有金劍。」程觀玉見到此劍，登時臉上變色，喝道：「這柄『斷玉神劍』，你到底從何處得來？」駱逸飛道：「這劍是玄武堂堂主親手所贈。」程觀玉怒道：「胡說！冬樺怎會把它交給敵人？」駱逸飛笑道：「我和她是朋友，和你才是敵人。」

程觀玉一聲怒吼，掄刀便朝駱

逸飛劈去。這一招使出來，自己空門登時大露，竟是如同拚命的打法。駱逸飛挺劍一擋，刀劍相交，紫金刀立時開了一個缺口。程觀玉手腕一翻，揮刀斜削駱逸飛左臂。駱逸飛移身拗步，避開刀勢，提劍上挑程觀玉咽喉。

程觀玉回刀反擋，左手五指如彈琵琶，逕點駱逸飛面門。駱逸飛知道「鐵琵琶手」的厲害，連忙抽身急退，瞬即退出丈許。程觀玉飛撲上前，揮刀急砍，如風馳電掣一般，轉眼已劈出十六刀。駱逸飛接一刀，退一步，接了十六刀，已將近退到門口。

程觀玉陡地叫道：「昭玉，快關上大門！」昭玉應道：「是。」將聽前木門關上，並下了門。程觀玉獰笑道：「駱逸飛，我看你還能退到哪裏！」駱逸飛道：「程堂主何必苦苦相逼？」程觀玉哼了一聲，道：「今晚我非殺了你不可！」揮動紫金九環刀，又再進攻。

本來程觀玉的刀法講究穩重剛勁，綿密沉雄，緩慢中不減其威，剛猛中不減其飄忽，純是以慢打快的路子。可是這時他心浮氣燥，一味搶攻，快則快矣，但原意已全失，戰不多久，破綻已經大露。

駱逸飛抖動長劍，陡地飛身而起，一招「星落長空」，逕點程觀玉眉心。程觀玉抬刀一擋。駱逸飛左掌驀地自劍底穿出，一招「天河倒瀉」，已然印在他的胸膛。

程觀玉眼前一黑，倏地飛退五丈，右手一抖，刀上一個鋼環突然飛了出來，射向駱逸飛前胸紫宮穴。這一着大出駱逸飛意料之外，一時竟忘了閃避。鋼環轉瞬已經及胸，危急中祇有往後一個觔斗，嗤的一聲，鋼環貼胸而過，劃破了胸前衣服，尚幸未有受傷。

不料鋼環飛出數尺，倏然拐了個彎，打向駱逸飛後頸大椎穴。駱逸飛長劍急反斬，「噹」的一響，鋼環斷開兩截，跌在地上。

程觀玉臉色微變，手腕一振，刀上餘下的八個鋼環同時飛出，分襲駱逸飛的迎香、肩貞、廉泉、璇璣、大椎、靈台、至陽等多處穴道。駱逸飛舞動寶劍，祇聽得叮叮噹噹數聲響處，鋼環已盡數套在劍上。用力一揮，鋼環登時倒送回去。

程觀玉拔起半空，避開鋼環，大喝一聲，紫金九環刀脫手飛出，直奔駱逸飛胸膛。駱逸飛縱聲長嘯，運勁將寶劍擲出。祇聽錚的一響，寶劍將紫金刀砍成兩段，餘勢不衰，噗的一聲，插進程觀玉的小腹。程觀玉慘叫一聲，翻倒在地。

駱逸飛嘆了口氣，道：「我爲求自保，祇好用此殺着，程堂主，眞正對不住了。」程觀玉伏在血泊

中，咬牙切齒的道：「你這小雜種，你搶了我的冬樺，我死了也不放過你！」駱逸飛恍然大悟，原來他所以大失本性，全是因爲郭冬樺。程觀玉道：「冬樺，我死在妳的劍下，也……也死而無憾了。」臥龍教白虎堂堂主程觀玉，終於死在這「斷玉神劍」之下。

駱逸飛拔出他身上長劍，揩抹乾淨，回入鞘中，當下便想離去。却聽昭玉說道：「駱公子，你這樣便想一走了之？」

駱逸飛怔了一怔，道：「姑娘想替他報仇？」昭玉道：「你害死了他，我們一衆姊妹可不能跟你善罷甘休。」駱逸飛道：「我不想再多傷人命。」昭玉道：「但你已殺了他。」駱逸飛道：「那妳想怎樣？」昭玉道：「你殺了我們的丈夫，我們便要你做丈夫。」

駱逸飛又是一怔，道：「這個可使不得。」昭玉道：「爲甚麼？」駱逸飛問道：「妳們有多少人？」昭玉道：「莊內女子，共有七十六人。」駱逸飛苦笑道：「七十六個姑娘，我可吃不消。」昭玉格格一笑，道：「駱公子的身體，可比程堂主强壯得多。」駱逸飛搖頭道：「再强壯也沒有用。」昭玉道：「難道公子不懂採陰補陽之術？」駱逸飛苦笑道：「這種道家仙術，我確是不會。」昭玉回眸一笑，道：「你不會，我們可以教你。」

「不敢當。」

「駱公子，你眞的忍心丟下我們不理？」麗玉道。

駱逸飛道：「麗玉姑娘，我不是……」昭玉道：「你既然不是不理，我們以後便是你的夫人了。」駱逸飛搔了搔頭，實不知如何是好。麗玉道：「駱公子，天色已晚，讓我服侍你休息吧！」

* * *

駱逸飛躺在床上，心中思潮起伏，想起這幾日的遭遇，不禁大是迷惘。麗玉倚着他的胸膛，柔聲道：「公子，你在想甚麼？」駱逸飛道：「我怎樣也想不到，可以在一日之內，突然多了七十六個妻子。」麗玉道：「那你想是不想？」駱逸飛笑道：「如此如花美眷，我怎會不想！」突然嘆了口氣，道：「可惜天亮之後，我便要離開這裏。」

麗玉急道：「你不能拋下我們！」駱逸飛道：「我不是拋下妳們，而是要趕往杭州。」麗玉道：「你有要事？」駱逸飛點頭道：「這件事關乎整個丐幫。」麗玉大感奇怪，道：「丐幫的事，跟公子有甚麼關係？」駱逸飛道：「丐幫幫主是我的知交，這件事我實在不能不理。何況它本是因我而起。」

麗玉不再多問，默然半晌，突然道：「公子，我可否跟你一起去？」駱逸飛愕然道：「妳想跟我上路？不行。此行凶險難測，我怕妳會有性命危險。」麗玉道：「我的本領雖然不及公子，但輕功却也不弱。而且一路上的起居飲食，公子也可以不用操心。」駱逸飛微微一笑，道：「好罷，但一切得聽我的吩咐。」

二人換好衣服，步出大廳，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婦奉上清茶，道：「請駱公子用茶。」駱逸飛笑道：「清玉姑娘，不見數日，妳可愈長愈美啊！」清玉大感尷尬，道：「那日之事，請公子別放在心上。」駱逸飛搖頭道：「妳在背後暗算我，我一生一世也會記住。」忽然把她摟在懷裏，親了個嘴，笑道：「好好！」清玉臉上一紅，道：「駱公子，你以後可不能再提那日的事了。」

駱逸飛縱聲大笑，道：「那日的事，我以後再也不會記起；但今日這一吻，我却永遠牢記於心。」回頭對麗玉道：「咱們走罷。」清玉道：「公子要去哪兒？」駱逸飛道：「我們要到杭州一行，快則十日，遲則一月，妳們留在這裏，主持大局，千萬不要離開。」

一切交代清楚，駱逸飛即與麗玉動身上路。一路無事，這日終於到了杭州。

* * *

駱逸飛道：「麗玉，咱們先到丐幫馬長老家一行。」麗玉道：「他家在甚麼地方？」駱逸飛道：「就在前面不遠的青蓮大街。」

到得門前，却見外面掛着兩個大白燈籠。駱逸飛心下一驚，用力敲門，叫道：「馬長老，馬長老！」大門開處，裏面現出一人，鬚長三尺，臉色紅潤，正是丐幫何長老。

他甫見駱逸飛，登時臉色大變，怒道：「你還敢來這裏？」駱逸飛一怔，笑道：「何長老，我可沒有得罪你啊！」何長老道：「我帶你看一件物事。」

三人走進屋內，祇見原本是大廳的地方，現已變爲一座靈堂。靈堂中央放着一具棺木，棺後長桌上放着一塊靈牌，牌上的黑字竟是「丐幫九袋長老馬公宗元之靈」。

駱逸飛大吃一驚，失聲道：「馬長老……馬長老怎會突然身故？」突聽背後一人冷冷的道：「駱幫主不但武功精湛，裝傻的本領也是一流。」駱逸飛愕然回頭，見是洪長老，便道：「洪長老何出此言？」洪長老怒道：「你還裝甚麼蒜？馬老弟便是死在你的掌下！」駱逸飛此驚眞是非同小可，顫聲道：「馬長老和我交情不錯，我怎會殺他？」麗玉也忍不住喝道：「你別寃枉我家公子！」

洪長老怒道：「妳這丫頭是甚

麼東西，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駱逸飛道：「她是我的……」麗玉搶着道：「我是駱公子的侍婢麗玉。」何長老道：「原來你是麗玉姑娘。」駱幫主，此事證據確鑿，你也無須否認。」駱逸飛道：「有何證據？」何長老倏地揭開棺蓋，道：「請看。」

駱逸飛見馬長老身上血漬斑斑，連忙解開他的上衣。祇見他的胸前共有七處劍傷，成六角之形，其中一處劍傷在六角形正中，每處劍傷都是長一寸闊兩分。駱逸飛心中一動，道：「是漢家的『七星滙聚』！哼，漢凌煙這狗賊當眞可惡，下次給我撞見，我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

何長老冷冷的道：「你再看看他的眉心。」駱逸飛凝神一看，不禁脫口叫道：「『天璇指』！」何長老道：「他的眉毛隱透紫藍之色，顯是中了『玄天神譜』的『天璇指』！」駱逸飛全身如墮水窖，喃喃道：「這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一個肥胖老丐步入靈堂，道：「駱幫主，如今鐵證如山，你也不用抵賴了。」駱逸飛苦笑道：「周長老，連你也說我是兇手？」

洪長老大聲道：「除了你之外，還會有誰？」何長老道：「你先用『天璇指』殺死馬長老，然後再以一式『七星滙聚』嫁禍給恆山漢家。哼哼，難道我便看不出？」

駱逸飛道：「我還是剛剛踏入杭州，試問怎能殺他？」周長老嘆道：「片面之辭，如何能信？」駱逸飛道：「麗玉姑娘可以做證。」洪長老怒道：「這臭丫頭跟你本就蛇鼠一窩！」麗玉大怒，喝道：「你說話得小心點！甚麼蛇鼠一窩？」駱逸飛道：「三位長老，馬長老確非爲我所殺，你們若是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洪長老怒道：「多說甚麼？駱逸飛，你先吃老夫一掌！」說着雙掌往外一撥，然後緩緩平推而出，使的正是丐幫的鎮幫絕技「逍遙神掌」。

駱逸飛暗暗點頭，思忖：「這一招『無風起浪』法度謹嚴，雄渾有勁，確是已得上任幫主趙匡的眞傳。」移掌往下一封。四臂碰在一起，駱逸飛旋即抬臂往內圈出，疾抓洪長老臂彎。洪長老全身急退，右腿橫掃出去，腳尖點向駱逸飛左腿環跳穴，左手食中無名三指朝天，插向他的雙目，招式狠辣之極。

駱逸飛笑着搖頭，道：「洪長老，你用這等毒辣招數，未免有損丐幫名門正派的風範。」陡然移形換位，挪開數尺，舉掌上削洪長老肩膊。洪長老重重哼了一聲，沒有理會他的譏諷，繼續揮拳猛擊。

何長老凝神觀鬥，暗道：「當年趙老幫主曾經說過，『逍遙神掌』是正派中的無上掌法，若以浩然正氣馭之，劍威力始能盡數發揮，直達無堅不摧之境。如今洪長老所使的掌法狠辣有餘，而剛正不足，表面看似嚴謹非常，但實則外强中乾。我怕他五十招不到，便得敗在駱逸飛掌下。」

果然，「砰」的一響，洪長老已中了駱逸飛一招「沉星碎月掌」。猶幸駱逸飛不想多傷無辜，祇是使了一成力道，否則洪長老非立斃當場不可。何長老見好友吃虧，連忙加入戰圈。

此時丐幫兩大長老合戰駱逸飛，情況立時發生變化。駱逸飛原本盡佔上風，但如今却祇能略佔優勢，加上自己本就無意傷敵，相較之下，銳氣便有所不及，苦戰了數百招，依舊打成均勢。

麗玉在旁大爲焦急，忍不住叫道：「公子，我來助你！」駱逸飛道：「麗玉，妳快離開這裏，不用理我！」麗玉急道：「你把我當作甚麼人？自從跟你見面之後，我已發誓與你同生共死！」拔劍便向洪長老背心刺去。

不料麗玉的長劍刺出不到一半，便突然感到一股巨力，將長劍扯了開去，跟着聽到周長老道：「麗玉姑娘，妳何必定要送死？」麗玉道：「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你們傷害駱公子。」周長老道：「我們祇是要把他擒下，至於是否要取他性命，却要在丐幫開大會公開決定。」

麗玉大聲道：「你們是甚麼東西，竟有權決定駱公子的生死？」周長老道：「殺人抵命，本就天公地道。或許我們會念在他曾爲武林盡過一分力，而饒他不殺。」麗玉道：「馬長老根本並非爲公子所殺！」周長老搖頭道：「妳是他的家眷，不能爲他作證。」

麗玉道：「那麼你們怎樣才能信他？」周長老道：「除非我們找到眞兇。」麗玉道：「你們爲甚麼不讓駱公子親自捉拿兇徒，得雪沉冤？」周長老道：「縱虎歸山，我怕會禍及他人。」麗玉怒道：「你這臭叫化，今日我便替公子殺了你！」挺劍直取周長老眉心。

周長老側身閃開，右掌輕輕拍出。麗玉迴劍斬向他的右腕。周長老手肘一抬，手腕急翻，食中二指已搭住劍身，順勢推出，削向麗玉右手玉指。麗玉手腕下沉，提劍點向他的左腰。周長老上身一拗，已避開劍尖，左手抓出，用力一屈，錚的一聲，長劍斷成兩截。麗玉五指劇痛，已被他的鐵指掃個正着，嗆郎一聲，兩截斷劍掉在地上。周長老五指連揮，已封了她的肩井、

肩貞二穴。

麗玉怒道：「老叫化，你快殺了我吧。」周長老搖了搖頭，道：「妳的武功本是不錯，可惜臨敵經驗太淺，而且內力太弱。」周長老是丐幫五大長老之首，武功極高，麗玉年紀輕輕而能夠接得住他的兩招，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何長老、洪長老和駱逸飛仍是鬥成平手。洪長老戰了這麼久，漸感不支，身上衣服已被汗水濕透，大聲叫道：「老周，快來幫手啊！」周長老微一遲疑，道：「駱幫主，恕周某得罪！」雙掌成虎爪之形，逕向駱逸飛腰脅抓去。

其時駱逸飛的內力已恢復了八成左右，可是怎敵得住丐幫三大高手合擊？過了數十招後，已先後中了一拳一掌。麗玉空自着急，却是無計可施。

何長老驀地一聲清嘯，右手食指已點中了駱逸飛的神藏穴。周長老左掌翻出，也已封了他的至陽穴。

駱逸飛苦笑道：「周長老，好一招『翻江倒海』！」周長老微笑道：「比起趙老幫主所使，這一招又何足道哉！」駱逸飛道：「久仰趙老幫主大名，可惜我生不逢時，未能趕及見他一面。」何長老道：「趙老幫主仙逝五台山之說，也只是傳聞而已，並不足信。」

駱逸飛道：「如果老幫主未逝，那麼如今也應該有七十歲了吧？」周長老數了數指頭，道：「老幫主比我大五年，今年有七十三歲了。」洪長老大聲道：「跟這狗賊多說甚麼！快去召集本幫兄弟，方是道理！」何長老道：「時間應該定於何時？」洪長老道：「愈快愈好！」周長老沉吟道：「咱們得召集三千人以上，才可舉行丐幫大會。我看最快也要後天。」洪長老道：「好，就後天巳時吧！」

駱逸飛道：「你們眞的要將我公審？」周長老道：「幫規如此，我也無能爲力。」何長老道：「馬老弟無辜枉死，難道我們就這樣算數？」駱逸飛道：「你們既不想馬長老無辜枉死，就不能讓眞兇逍遙法外！」洪長老冷笑道：「眞兇就在這裏。」

駱逸飛嘆了口氣，道：「你們硬要說我是兇手，我也沒有辦法。」

陽光已經照射在紫竹林上。竹林後面是一片平地，平地中央築了一座丈高的木搭平台，平台上面放着六張交椅，分別坐着洪長老、何長老、周長老、駱逸飛、麗玉五人，中央一張却始終空着。

是時丐幫弟子已紛紛到場，洪長老點算人數，已有二千之多，相信再過半個時辰，幫衆便會齊集，屆時的丐幫大會必能依時召開。

周長老道：「幫主不在這兒，實在有點美中不足。」駱逸飛忍不住問：「雲大哥如今身在何處？」周長老道：「幫主向來行踪飄忽，我也不知他身在何方？」何長老忽道：「前日我得到一個五袋弟子的消息，謂幫主曾在邯鄲城出現。」

駱逸飛心道：「那個可不是甚麼丐幫幫主。」可是這話却不便出口。他本想將恆山派即將興師問罪的事告知三大長老，然而此時自己就算說了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更何況恆山派是否眞的會採取行動，還是未知之數，因此他只是靜觀其變，以候時機到來。

鈴聲一响，巳時終於到了。

周長老站在台上，拱了拱手，道：「衆位兄弟能夠依時赴約，周某甚感高興……」話未說完，台下已有人叫道：「丐幫有事，就算是爬也要爬來這兒！」又有人叫道：「長老有命，我們怎敢不來啊！」

周長老氣沉丹田，朗聲道：「我們召開今次丐幫大會，目的就是爲了剛剛去世的馬長老。」聲音响亮，登時將台下的嘈雜聲壓了下去。

駱逸飛自忖：「周長老的內力已臻化境，雖然稍遜於地空方丈，但在武林中已少有人及，我若非因緣際會練成了『玄天神功』，恐怕功力亦難與他匹敵。」

只聽周長老繼續說道：「馬長老的死訊，大家想必已經知道，至於他的死因，你們却未必曉得。」台下一個弟子道：「敢問周長老，馬長老爲何無端身故？」另一人道：「他是不是得了急病？」一個年輕弟子道：「馬長老武功通神，身體精壯，怎會有甚麼急病？」又一人叫道：「他媽巴羔子的，馬長老定是遭人暗算！」

周長老道：「從馬長老的屍首看來，他顯是遭人殺害，至於是否暗算，却尚未可知。」

台下又有聲音响起：「他媽的，當然是暗算！那些狗崽子怎能殺得了馬長老。周長老，到底是那個王八下的毒手？讓我抓他出來，剁成肉醬！」「馬長老也不是敵手，你這傢伙有甚麼辦法抓他出來？」「你奶奶的！我就先把你的卵蛋抓出來！」

洪長老坐在椅中，陡地吼道：「你們靜一點，行不行！」此語一出，台下頓時鴉雀無聲。

周長老微微一笑，道：「諸位兄弟，請大家冷靜一點。我們三人細心檢查馬長老的屍身，發現他曾遭受兩次致命的重擊，它們便是『天璇指』和『七星滙聚』。」

周長老頓了一頓，續道：「相信只要是稍有江湖閱歷的人，都知

道『天璇指』是記載在『玄天神譜』內的精妙指法，而『七星滙聚』則是恆山漢家的劍招。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兇手若非明月幫幫主駱逸飛，便是恆山漢家中人。」

場中千多名丐幫弟子聽到此言，登時羣情聳動，均想明月幫和恆山漢家都非善與之輩，萬一傾全力來犯，則丐幫定必吃虧不少。有些已經感到一陣懼意。更有些膽小的正在打着怎樣退出丐幫的主意。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心下轉念：「我入丐幫時曾經發下毒誓，不得叛幫，否則必遭五雷轟頂，因此自己出幫是不行的了。如果觸犯幫規的話，大則千刀鑽體，小則驅逐出幫，嗯，我便犯一條小規，讓他們把我驅逐出幫，那時就算明月幫來犯，我也不怕了。」

周長老道：「周某略懂醫理，細看之下，却發覺那一招『七星滙聚』是馬長老死後才被人加上去的。可想而知，兇手除了駱逸飛之外，便不能再是別人。」他說着右手一伸，道：「在我右邊這位朋友，便是明月幫幫主駱逸飛；在那邊的，則是他的婢女麗玉。」

丐幫弟子頓時嘩然。「周長老，這斷既然是謀害馬長老的兇手，你們爲甚麼讓他舒舒服服的坐在椅中？應該叫他在馬長老靈前磕頭才是！」「甚麼磕頭！咱們得在馬長老的靈前，把他千刀萬剮！」「咱們快去挑了明月幫爲馬長老報仇雪恨！」「先殺駱逸飛，再挑明月幫！」「不對，不對！先殺駱逸飛，再拿那妞兒做老婆！」「我看是當着這小子面前，把那婆娘姦了再說！」你一言我一語，言語愈來愈猥瑣。

何長老咳嗽一聲，忍不住道：「說得夠了。駱逸飛畢竟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咱們雖然把他擒獲，可也不能說這等侮辱言語，牽涉到他婢女的話，你們還是收回吧！」駱逸飛淡淡一笑，道：「多謝何長老。」

周長老續道：「不過話得說回來，究竟駱逸飛爲甚麼要殺馬長老呢？是公仇還是私怨？又或是爲他人所陷害呢？凡此種種，咱們却尚未查明。」

「兇手當然是他！難道還會是咱們嗎？」「不是咱們，是他！是公是私，咱們如今問個明明白白，不就行了？」

駱逸飛道：「我和馬長老相識十多年，交情非淺，怎會殺他？再說，我若要殺他，隨時可以下手，他必定不會防避，何須用到『天璇指』，以洩露自己的身份？」場中一個八袋長老冷冷的道：「敢問駱幫主一句，世上除了閣下之外，還有誰懂得『玄天神譜』內的武功？」

東北角突然傳來一道冷酷的聲音道：「還有一人。」跟着一團灰影如風飄近，落在台上，白髮白鬚，却是一個老丐。

此人一出，台下三千多名丐幫弟子登時抱拳說道：「叩見賽長老。」台上三大長老亦拱了拱手，道：「請賽長老上座。」

原來這個老丐姓賽名如山，爲丐幫的執法長老，更是丐幫第三十七任幫主陸天南的得力助手，當時位居大長老之一。此時他輩份之高，在武林中已無人能比，連前任幫主趙匡也比他矮了一輩，少林寺地空方丈更比他矮兩輩。他雖已年逾九旬，但仍然是精神健旺。

只見他向大長老擺了擺手，仍是站在台上，朗聲道：「據老夫所知，懂得『玄天神譜』的，並不只駱幫主一人。」台下那八袋長老道：「請問賽長老，還有誰學會『玄天神譜』？」賽如山道：「紀無憂。」

洪長老道：「紀前輩失踪多年，即使未死，也未必會謀害本幫長老。」賽如山淡淡一笑，道：「紀無憂雖然生死未卜，但也難保他不會收徒，他徒兒與駱幫主結怨，亦非沒有可能。」那八袋長老道：「但賽長老之言，只屬推測，未必是事實。」賽如山冷笑道：「你如此一口咬定，想必你便是兇手。」那八袋長老吃了一驚，忙道：「我怎會殺害馬長老？」

賽如山不再理他，說道：「我剛才所說的話，只是想證明一點，就是駱幫主並非便是唯一的疑兇。」

定策比武　勝得其所

何長老道：「那麼賽長老認爲應該怎樣處理今日之事？」賽如山道：「我看……」

話未說完，四周突然傳來數下爆炸聲音，轟隆轟隆數聲響處，連綿里許的紫竹林，已被炸成粉碎。竹林後一面黑色大旗隨風飛舞，旗幟的正面繡着兩個青色大字：「恆山」，背面繪着一隻張牙舞爪的金鷹。

洪長老怒氣勃發，喝道：「誰敢在丐幫大會中撒野！」此時場中已多了百多個青衫道士，其中一個手捧方天畫戟的中年道士朗聲說道：「恆山派掌門離塵居士駕到！」洪長老怒道：「他媽的，皇帝出巡嗎？這麼大的架子！」另一個手握青鋼劍的青年道士冷冷的道：「洪長老，你說話得放尊重些！」

洪長老呸了一聲，道：「我洪金鋒活了偌大年紀，從來都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誰敢管我！」那握劍道士道：「百多年前立派以來，從來沒有人敢在我派掌門前無

禮！」洪長老冷笑道：「我偏要在離塵老雜毛面前無禮，你待怎地？哼，你這牛鼻子如此囂張，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兩！」急縱而起，掠出數丈，落在他的面前，伸手便向他肩膊按去。

中年道士掄起手中鐵戟，逕朝他的胸膛扎了過去。洪長老衣袖一拂，不知何時，右手已多了一根尺許長的短棒，運勁架住鐵戟，右腳飛起，腳上布鞋竟然射了出去，「啪」的一聲，打中中年道士的左邊臉頰。布鞋在空中拐了個彎，又已回入洪長老腳上。

中年道士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倏然喝道：「還不佈陣？」持劍道士冷笑道：「我早就想教訓教訓這老叫化！」輕輕一躍，落在洪長老的右首。兩個分別手持柳葉刀和長槍的道士亦已飛身躍起，落在洪長老的左首和背後。

洪長老微微冷笑，道：「久聞恆山派『千蛛奇陣』精妙無匹，世上無人能破，今日老夫倒要見識見識。」中年道士哈哈大笑，道：「洪長老，恕敝派得罪了！」陡地雙手持戟，飛身而起，疾往洪長老劈落。洪長老暗吃一驚，尋思：「來得好快！」想以一招「鐵鎖橫江」硬接，可惜對方攻勢實在太過快速，簡直是迅雷不及掩耳，惟有使出「雪地驚鴻」，持棒點向他的胸口，實行以攻爲守。

豈料中年道士身在半空，全身突然往旁一扭，原本劈向洪長老的一戟，竟改爲劈向持劍的道士。這一着更是出乎洪長老意料，對方去勢突改，自己的短棒立時刺了個空。中年道士持鐵戟在劍上碰了一碰，又再縱出，雙腿急揚，拑向洪長老右臂。持刀道士舞動柳葉刀，霍地劈了出去。其時洪長老的短棒已然不及收回，上身空門畢露，而持刀道士的一招，便是攻向他的左胸。

洪長老右手陡鬆，鐵棒落下，他的右腳立時揚起，將鐵棒踢得飛了出去，擊射持刀道士的小腹。持刀道士無暇傷敵，廻刀反擋。中年道士的雙腿，却已纏住了洪長老的右臂，當下便要運勁扭斷他的臂骨。

正在此時，鐵棒飛到離持刀道士身前一尺之處，突然停了下來，跟着斜飛出去。持刀道士登時擋了個空。洪長老左手伸出，已然抄住鐵棒，往中年道士的腿彎戳過去。中年道士連忙倒縱出去，落在持劍道士背後，左掌拍出，擊在他的後心。持劍道士借着這一掌之力，飛躍而出，挺劍疾刺洪長老右腋。持刀道士一聲斷喝，提刀斫向洪長老左脅。持槍道士一抖長槍，逕取洪長老背心至陽、靈台二穴。

洪長老身形一晃，右手多了一根短棒，雙手往外一圈，一招「推窗望月」，已然格開了一刀一劍，左腳倒踢出去，「砰」的一聲，震開了持槍道士。他隨即拔起兩丈，全身如陀螺般急速旋轉，右腳跟着橫掃出去。

何長老臉現笑容，道：「老洪的『旋風腿法』可愈練愈棒啦！那個傢伙非吃虧不可！」賽如山却皺了皺眉，道：「待會他們使出『千蛛奇陣』時，我怕洪長老難以抵擋。」

只聽「啪啪啪啪」四聲響處，四個道士的臉上，都已着了一招。中年道士怒氣勃發，道：「吐絲！」持劍道士揮動長劍，舞起一團金光，轉眼間他的身影已隱沒在劍光之中。持刀道士急舞柳葉刀，也已化爲一團銀光。中年道士喝道：「結網！」金光、銀光立時往洪長老逼了過去。

何長老吃了一驚，道：「賽長老，你……你說他們剛才並沒有佈陣？」賽如山點了點頭，冷冷的道：「『千蛛奇陣』密如蛛網，若是佈成，他豈有還手之機？」駱逸飛道：「請問賽前輩，此陣可有破解之法？」賽如山默然半晌，道：「要是駱幫主跟敝幫雲幫主聯手，內外夾攻，此陣或許可破。」駱逸飛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賽如山道：「明刀明槍，便祇一法。」嘴角陡露笑容，道：「至於暗箭傷人，周長老以爲如何？」周長老道：「幫主既不在此，咱們也祇好效法奸徒所爲了。」

這時兩道耀眼光芒已經將洪長老全身掩蓋。賽如山暗地拿起四顆鐵蓮子，扣在掌心，蓄勢待發。猛聽得中年道士叫道：「收網！」長槍畫戟，同時飛擲出去。賽如山右手一揮，四顆鐵蓮子亦已急射而出。錚的一响，金光銀光瞬即消失，地上却多了四件斷折了的兵器。

洪長老躍回高台，已然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抱拳道：「多謝賽長老相救。」剛才賽如山若不出手，洪長老此時恐怕已被分屍四爿了。那四個道士瞧着地上兵刃，再看看落在身旁的鐵蓮子，面面相覷，均感駭然變色。他們誰也不敢相信，一顆小小的鐵蓮子，竟然能夠擊下自己的兵刃，不但擊下，而且更將它們擊成兩截。可是欲待不信，却又不能。

賽如山嘿嘿冷笑，道：「人說『千蛛奇陣』無人能破，今日一見，原來也不外如是。」

「賽長老枉稱武林名宿，暗施偷襲，未免有損丐幫威名。」

四個道士抬着一乘大轎，正緩步走入場中，而這句話，便是從轎中發出。

賽如山淡淡一笑，道：「貴派

搗亂敝幫大會在前，破壞杭州勝景在後，我怕貴派僅剩的半點威名，也非一掃而清不可。」轎中人悶哼一聲，道：「這一大堆爛竹堆在這兒，難道也算勝景？如今我把它炸了，豈非更好！」洪長老怒道：「你這牛鼻子本來就是庸俗之人，怎會懂得欣賞風景？」

轎中人冷冷的道：「洪長老，剛才你見識過敝派的『千蛛奇陣』，覺得如何？」洪長老臉上變色，道：「以四敵一，勝了也不光采，若是單打獨鬥，他們還不是一個一個死在我的掌下？」

轎中人冷冷笑道：「好大的口氣！賽長老，你說敝派搗亂丐幫大會，恐怕有點不對。我們祇不過想貴幫暫停大會而已。」

賽如山道：「不知離塵居士强行阻止敝派大會進行，是何道理？」

離塵道：「我正想向你們要一個人。」

賽如山道：「誰？」

離塵道：「雲中步。」

場中三千多個丐幫弟子盡皆嘩然：「我們幫主的大名，豈能任人胡亂呼喝！」

「你是甚麼東西，快給老子滾出來！」

「轎中的牛鼻子老道，看我不撕爛你的狗嘴！」

離塵存心在衆人面前賣弄本領，潛運內力，陡地仰天作嘯。嘯聲過處，那些正在污言穢語的丐幫弟子頓時目眩身搖，喉嚨彷似被人揑住一般，再也發不出聲來。恆山衆弟子臉現得色，均想：「咱們掌門的『驚天雷鳴』威力驚人，豈是你們這些臭叫化所能抵擋？不用多久，你們便得不支倒地。」

驀地聽得高台上响起一陣清亮的笑聲，連綿不絕，轉眼已將嘯聲蓋過。那些丐幫弟子祇感全身精力回復，鬱悶盡消。

離塵大吃一驚，喝道：「誰在發笑？」

駱逸飛笑道：「離塵掌門，難道連我的笑聲也認不出？」

離塵哼了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個朝廷欽犯，駱逸飛，你縱容手下使用『血海魔燄』這等歹毒暗器，實在罪無可恕，今日咱恆山派便要替天行道，除此惡魔！」

駱逸飛縱聲大笑，道：「這裏是丐幫的地方，此事可不由得你作主。」緩緩站起，道：「何況憑你這牛鼻子的本事，也殺不了我。」

丐幫三大長老駭然變色，心想咱們每隔半個時辰便複點他的穴道一次，他怎能這般輕易衝穴成功？原來七日之期早已屆滿，駱逸飛的內力不但全部恢復；而且李映君的毒藥本有補益之效，加上它的幫助，功力更有所增加，要衝開穴道，簡直就易如反掌。

賽如山沉聲道：「駱幫主既由敝幫所擒，你們便不能傷他分毫！」離塵冷笑道：「駱逸飛行動自如，怎能說是被丐幫所擒？」

駱逸飛道：「我祇是站在這裏，可沒有走動。『行動自如』這句話，恐怕說錯了。」

離塵道：「危在旦夕，你居然還在胡言亂語。」

駱逸飛笑道：「我在胡言亂語，勝過你在這裏瘋言瘋語。」

離塵大怒，喝道：「貧道今日便先殺駱逸飛，再殺雲中步。」

洪長老怒道：「老雜毛，你先吃我一掌！」雙掌用力一合，向前直推而出，正是「逍遙神掌」中的一招「遨遊四方」。喀喇一聲，大轎被掌風擊成粉碎，四個抬轎道士被震開數步，但離塵也已自破轎飛出，疾往駱逸飛撲去。

駱逸飛哈哈大笑，驀地飛身上前，一掠五丈，揮掌便向離塵砍去。離塵祇覺眼前一花，駱逸飛已到，心下大是駭異：「這廝輕功之高，似不在當年『飛天太保』之下！」又覺掌風如刀，刮得自己隱隱生痛，知道對方內力驚人，當下忙使一個「千斤墜」，落在地面，一招「霸王舉鼎」，雙掌向天拍出。

駱逸飛雙掌在空中劃了個弧形，廻斬離塵脈門。離塵五指急彈，逕點駱逸飛掌心。駱逸飛手指合攏，想要抓住離塵。不料離塵內勁疾吐，已擊中駱逸飛手掌。駱逸飛借力倒飛出丈許，在空中一個盤旋，又再飛了回去，右手食指點出，戳向離塵人中。離塵急向後仰，雙掌一合，已然挾住駱逸飛的手指，發力前推，一股掌力頓如海嘯般洶湧而出。

駱逸飛左掌斜拍，將掌風擊歪。祇聽一聲慘叫，一個恆山派道士已被掌風擊中，頭骨爆裂而死。駱逸飛笑道：「道長的掌法可既準且勁！」右手三指拂出，打向離塵手背。離塵連忙收掌，喝道：「丐幫窩藏欽犯，其罪當誅。恆山派弟子聽令，凡是丐幫中人，一律格殺！」中年道士躬身道：「遵命！」右手一招，百多個青衫道士立時蜂湧而上。

駱逸飛在半空中一個觔斗，左腳輕風一股踢出，正是「三十六路掃月腿法」中的第十七招「月落烏啼」。離塵祇覺眼前人影一晃，胸口一痛，已經着了一腳。駱逸飛笑道：「道長，打架時千萬不可說話。」話未說完，右腳又已飛出，却是一招「月滿西樓」。

離塵大怒，右掌呼的一聲拍出，逕往駱逸飛脚背打去。誰知這

一記祇是虛招，駱逸飛右腿一動，離塵的左肩又已中了一脚。

離塵怒氣勃發，倏地取出懷中日月雙輪，向駱逸飛砸了過去。駱逸飛抽身急退，雙輪過處，地面登時現出兩道淺坑。台上周長老見狀，連忙解下腰間「斷玉神劍」，擲向駱逸飛，叫道：「駱幫主，接劍！」

中年道士抖動畫戟，運勁刺出，「錚」的一聲，已然絞住寶劍。周長老怒道：「他媽的，你這牛鼻子當眞可惡！」提氣飛縱出去，伸手便抓寶劍。中年道士用力一送，將「斷玉神劍」擲出十多丈遠，晃眼已不知去向。

周長老大急，正想撲去搶劍，不料青影閃動，持刀、持劍、持槍的三個道士已經把他圍住。中年道士大聲喝道：「吐絲！」

持刀、持劍道士登時舞動手中兵刃，化爲兩團光芒，持槍道士則站在周長老背後壓陣。周長老心道：「我可沒空跟你們糾纏。」不待那中年道士說出「結網」二字，已然急拔而起，在半空滑了出去。

駱逸飛空手對敵，依然不露敗跡。離塵鬥了一會，漸感焦燥，又想交手已過三十招，他仍是足不點地，輕功之高，委實可驚可佩，右手鐵輪橫持胸前，左手鐵輪陡地脫手飛出，直奔駱逸飛小腹。

駱逸飛聽得風聲勁急，知道厲害，不敢空手硬接，又見它的去勢已將自己的上中下三路盡數封鎖，當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全身急旋，抖起一股勁風，將自己裹得密不透風。但聽「噹」的一聲，鐵輪撞中風牆，斜飛出去，插入了一個青衫道士的後腦。那道士一聲慘呼，登時斃命。

離塵見自己既失了兵刃，又再誤殺了一名弟子，不禁驚怒交集，怒喝道：「駱逸飛，道爺今日跟你拚了！」和身撲上。恰在此時，周長老已經撿回寶劍，飛擲而出，叫道：「駱幫主，接劍！」

駱逸飛手臂暴長，抄住長劍，一聲龍吟，已然拔劍出鞘，察察察三聲，頓時將離塵逼退。離塵喝道：「你這『斷玉神劍』從何得來？」

駱逸飛道：「這是臥龍教玄武堂堂主親手所贈。」

離塵老哼了一聲，道：「臥龍教、明月幫，全都不是好東西。」

駱逸飛哈哈一笑，道：「我這柄劍却是好東西。」將劍鞘用力擲了出去，插在遠方一個土丘之上，左手揑着劍訣，右手長劍中宮直進，點向離塵胸口。

離塵大怒，暗想：「你這臭小子這樣小覷道爺！」自古劍走偏鋒，除了是對付武藝低微之人外，從來就不會這般使法。離塵心中極怒，持輪打橫一封。豈料劍影晃動，已經化爲三劍，分指他眉心、膻中和會陰三穴。離塵臉色微變，上身急仰，鐵輪下擋會陰穴，左手五指屈曲，用力一彈，震開中路一劍。然而劍勢連綿不斷，又已化爲九劍，這招正是駱逸飛的成名絕技「殊途同歸」。

高台上賽如山、洪長老和何長老正在凝神觀戰。洪長老忽道：「憑他們百多個臭雜毛的力量，難道就能敗咱三千之衆？」台下中年道士挺戟一刺，已然殺了一個丐幫四袋弟子，喝道：「你們這些烏合之衆，如何是咱百多精英之對手。」

洪長老怒氣上衝，飛撲下台，叫道：「我非殺了你這牛鼻子老道不可！」中年道士冷笑道：「敗兵之將，何足言勇！」

賽如山道：「何長老，隔開他們四人。」

何長老捋鬚微笑，道：「好辦法。」手執青竹杖，提氣直撲出去。

洪長老右手憑空一抓，地上一柄鋼刀竟然躍了起來。他抄住鋼刀，喝道：「看刀！」呼的一聲，刀鋒逕奔中年道士額角。中年道士見他竟能凌虛抓物，這招「擒龍功」確是非同小可，大驚之下，氣勢登餒，雙手持戟向上一抬，架住鋼刀，叫道：「吐絲！」洪長老哈哈大笑，道：「何長老已經跟你那兩個不知是師兄還是師弟動了手，他們沒功夫幫你啦！」

中年道士叫道：「清泉師弟！」却見那持槍道士正在跟一個丐幫八袋長老過招，亦已無暇援手。中年道士大驚失色，唯有硬着頭皮，孤身應戰。

賽如山在台上大聲叫道：「大家祇可傷敵，不可胡亂殺人，以免結下深仇！」離塵却怒喝：「恆山弟子祇管殺人，不用留手！」

這時駱逸飛的劍招已經化爲二十七劍，離塵揮動手中鐵輪，竭力抵擋，已大感吃力，可是仍忍不住呼喝。

洪長老單戰中年道士，已是大佔上風，左掌劃了個弧形，陡地奮力推出，正是「逍遙神掌」的一招「東海漫遊」。掌到中途，突然聽到賽如山的說話，連忙收了兩成力道，喀喇一聲，中年道士肋骨斷了三根，飛出數丈，暈死過去。

駱逸飛手腕一振，二十七劍倏地化爲八十一劍，暗忖：「我看你這老道士還能支持多久！」長劍晃動，八十一劍同時遞出，嗤嗤連聲，離塵的道袍上，已多了八十一個破孔。

駱逸飛縱出數丈，自土丘中拔出劍鞘，再躍回場中，回劍入鞘，笑道：「離塵道長，得罪了！」離塵

臉色灰敗，衣袖一揚，兩叢鐵砂驀地射出。駱逸飛萬料不到一個成名多年的一派掌門，竟會以怨報德，暗施詭計，愕然之下，鐵砂已然及身。猛聽得洪長老吼道：「他媽的賊牛鼻子，眞是豈有此理！」一具青衫道士的屍體倏地飛至，擋在駱逸飛身前，「嗤」的一聲，鐵砂撞中屍體，立時散發出焦臭，原來竟是含有劇毒。

駱逸飛倒縱出丈許，說道：「多謝洪長老相救！」洪長老道：「我最是看不起那些卑鄙小人，就算是別人，我也一樣會出手。」離塵臉上變色，道：「洪長老，你說誰是卑鄙小人？」洪長老嘿嘿冷笑，道：「我說的既不是自己，亦不是駱幫主。卑鄙小人是誰，你這老雜毛自然心中有數。」

離塵怒氣上湧，道：「洪金鋒，你敢譏刺道爺？」揮舞手中鐵輪，向着洪長老推了過去。洪長老陡地解下背上布袋，從裏面取出一根長約三尺的火紅色鐵棒，喝道：「離塵老道，讓你嚐嚐這『烈火棒』的滋味罷！」輕輕一抖，運勁刺出，迎向鐵輪中心。「砰」的一聲，鐵棒撞中鐵輪，鐵輪的去勢登時受阻。離塵驀地感到輪身熾熱難當，連忙將之抽回，在空中拐了個彎，劈向洪長老左腰。

洪長老手腕一挺，「烈火棒」上指離塵面門。離塵刹那間祇感一陣熱風撲臉而至，一驚之下，上身忙向後仰，鐵輪的去勢却是不改。洪長老左手食中二指點出，在鐵輪上重重一捺，鐵輪頓時停了下來，沒法再遞進半分。他的「烈火棒」却已由前點改爲下壓。

離塵左掌拍出，「砰」的一響，擊在地面，全身登時借勢向旁移開兩尺。洪長老倏地變招，手臂下沉，「烈火棒」再由下壓改爲斜削，心想：「我看你如何再避！」

畢竟離塵是恆山派掌門，並非庸手，袍袖揮出，已然捲住棒身，奮力內奪，左手一記「長空掌」劈了出去。洪長老拍出左掌，迎了上去，「蓬」的一響，被震出數步，離塵的半截衣袖，亦已被「烈火棒」燒斷。

洪長老若非仗着手中奇門兵刄，此時可說已輸了一招。他臉色微微一變，運氣調勻內息，身形晃動，「烈火棒」再度遞出。

賽如山背負雙手，尋思：「離塵居士的武功已盡得上任掌門凌觀道長的眞傳，步履矯健，不疾不徐，每步跨出，都是沉穩得當。練武中人最重基礎，洪長老的下盤便不及他的堅固。嗯，這一掌剛猛凌厲，可見他的內勁確是不弱。洪長老內力雖然不差，但年紀終究較長，時間一長，恐怕後勁不繼。」

駱逸飛縱回高台，道：「賽長老，你看情況如何？」賽如山道：「對方雖然人數較少，但既得掌門允許，毫無顧忌，其勢大是不弱，我怕在一兩個時辰之內，未必便能將他們擊退。」駱逸飛道：「若有需要，我可以發出訊號，召集明月幫的兄弟。」

賽如山微微一笑，搖頭道：「不用駱幫主操心。要是爲了丐幫而連累到貴幫兄弟，我可過意不去。何況直到如今，我仍是不知恆山派爲何突然上門挑釁。」

駱逸飛臉現苦笑，終於將明月幫劫獄等事告知賽如山，並道：「今日之事，原是因我而起，賽長老要是不肯讓敝幫出手的話，我可眞是過意不去了！」賽如山哈哈大笑，道：「爲救幫主，就算用上些卑鄙手段，又算得是甚麼！如此熱血漢子，老夫倒想結識結識！」駱逸飛道：「爲了我一己之事，而令到貴幫跟恆山派從此決裂，難道賽長老竟毫不介意？」

賽如山道：「天意如此，駱幫主也不用太過內咎。」駱逸飛道：「我從來不信天命之說。」賽如山點頭道：「我也聽過貴幫的一句口號。」駱逸飛眉毛一軒，道：「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賽如山道：「即使並非天意，丐幫跟恆山派，遲早也有決裂之期。」駱逸飛甚感奇怪，道：「莫非貴幫跟恆山派早有夙怨？」

賽如山道：「其實也並非甚麼夙怨。早在三十年前，前任陸老幫主就已經說過，恆山派掌門雲光上人野心勃勃，似有稱霸武林之心。可惜當時蒙古絕滅七殺教雄霸江湖，恆山派勢力薄弱，根本無力抗衡。後來絕滅七殺教敗亡，恆山派安居漢北，原氣已復，自此便不斷籌劃控制武林的大計。再加上現任掌門離塵居士剛愎自用，心胸狹窄，視各派如無物。其他較小幫會祇要稍加招惹，便非被殲滅不可。據我估計，近十多年來，被恆山派消滅的幫派，已不下二十之多。」

駱逸飛愕然道：「眞的如此多？」

賽如山道：「恆山派若想統治武林，便得先行芟除那些野草弱枝。他們每次行動，都借替天行道爲名，其實却是爲了一己之私。駱幫主，如果明月幫圖霸武林，第一步是甚麼？」駱逸飛沉吟道：「剷除各大門派，先平南、後滅北。」賽如山問道：「爲甚麼要先南後北？」

駱逸飛道：「當今盤據南方的門派並不多，勢力較强的祇有浣花劍派，滄浪劍派和南海劍派，倘能將之逐一消滅，再圖北上，則可無後顧之憂。」賽如山道：「然後呢？」駱逸飛道：「既滅各大門派，

便得對付南唐北漢兩大世家。跟着進攻丐幫、臥龍教，最後剷除四大門派。」

賽如山微笑點頭，道：「駱幫主的計劃倒也周詳，可是離塵居士却另有打算。」駱逸飛正想發話，突見台下一個五袋弟子身陷險境，連忙飛躍出去，五指拂出，擊下正要砍落他頭頸的彎刀，左脚踢出，把那正在進攻的道士的神藏穴封了。他隨即縱回高台，說道：「請問賽長老，那離塵老道却又作何打算？」

賽如山道：「他用的是昔年唐太宗李世民的計策。」駱逸飛道：「遠交近攻？」賽如山道：「正是。如今南方三大劍派已跟恆山派交好，將來恆山派若然侵越其他門派，他們必定坐視不理，絕不會插手其間。本來恆山派應該先行對付清涼劍派、括蒼劍派、太白劍派，雁蕩劍派等等十三劍派，偏生駱幫主給了離塵居士一個上佳藉口，他於是便改變計劃，先圖丐幫。但總而言之，即使沒有劫獄之事，恆山派也會在雞蛋裏尋骨頭，招惹我們。」

駱逸飛道：「照長老所言，恆山派的野心確是不小。看來咱們得先發制人了。」賽如山道：「恆山派雖然野心非小，終究力量未足，祇要咱們稍稍挫其銳氣，離塵居士必定不敢再輕舉妄動。」

驀地聽得西北角上傳來兩聲慘叫。二人循聲望去，原來持劍和持刀兩個道士又被何長老的青竹杖打中，傷勢顯是不輕。

駱逸飛臉露微笑，道：「離塵老道的徒弟，看來都是些膿包。」賽如山却搖頭道：「恆山四大弟子，絕非善與之輩。」駱逸飛道：「但他們已有三人受了重傷。」賽如山道：「他們根本不是四大弟子。」駱逸飛大奇，道：「難道恆山四大弟子另有其人？」賽如山道：「我本也以爲他們便是恆山四大弟子，但想那四大弟子武功卓越，怎會如此容易落敗？」

正說話間，遠山突然傳來一把慈祥的聲音：「阿彌陀佛，大家原是武林同道，何必苦苦相拚！」聲音嚮處，場內正在性命相搏的道士乞丐，都禁不住停下手來。

駱逸飛縱聲大笑，道：「大師的『擎天佛號』果然不同凡響。」山後的聲音說道：「雕蟲小技，難當幫主之譽。」駱逸飛笑道：「大師何必過謙？」賽如山朗聲說道：「地空方丈既已來到，何不現身相見？」山後那聲音道：「原來賽長老也在這裏。賽長老聲音雄渾，功力已臻化境，眞乃可喜可賀。」

祇見山間突然閃出一面黃色大旗，旗的正面繡着「嵩山少林」四字，背面繡着一個斗大的「禪」字。旗幟後面，跟着一大羣僧侶，都是身穿黃袍，顯是少林派年長一輩的高僧。當中一人身披大紅袈裟，正是方丈地空。

賽如山飛身下台，與三長老迎上前去，道：「未知大師駕臨，有失迎迓，還望大師恕罪。」地空回禮道：「四位長老不用客氣，老衲不請自來，原有一事相詢。」忽道：「怎麼不見葉長老？」周長老道：「葉長老身有要事，現在遠赴漠北。」賽如山道：「請教大師，到底欲詢問何事？」

地空道：「數日前恆山派三位道長途經『黃泉鐵獄』，在外面見到遍地屍骸，顯是爲『血海魔燄』所傷，未知是否屬實？」駱逸飛提氣一縱，落在地空面前，道：「大師所言，確是事實。」地空道：「請問駱幫主，『血海魔燄』爲何人所放？」駱逸飛道：「爲敝幫中人所放。」

地空道：「『血海魔燄』乃妖邪之物，原非正派人士所用。」駱逸飛道：「晚輩知道。」地空點了點頭，又道：「那三位道長無端遇襲，幫主却又知否？」駱逸飛道：「晚輩知道。」地空一怔，道：「行兇者爲丐幫雲幫主，却不知是否屬實？」駱逸飛道：「行兇者並非丐幫幫主，而是晚輩。」地空愕然道：「此話怎講？」

駱逸飛道：「當日晚輩爲了逃避仇家，改扮成雲幫主的模樣，偶然路經該處，見到三位道長。我爲了維護幫中兄弟，祇好殺人滅口。」

「一派胡言，何以入信！」話剛說完，東南角上已多了七十多個尼姑，其中一個手執拂塵，大約六十歲，便是峨嵋掌門慧倫師太。

駱逸飛道：「晚輩所言句句屬實，可不是胡言亂語。」慧倫冷冷的道：「此事明明是雲中步所爲，你無須爲他辯護。」駱逸飛道：「當日恆山派三位道長遭遇突襲，兩人身死，一人背上受了重傷，未知是也不是？」離塵道：「不錯。」

駱逸飛道：「道長可否將傷者抬出來，讓大家看看他的傷勢？」離塵一愣，道：「你怎知他不能行動？」駱逸飛淡淡一笑，沒有回答。

離塵招了招手，兩個道士用擔架將一人抬了出來。祇見他雙目緊閉，臉色暗青，似乎昏迷未醒。那二人將擔架放在地上，其中一道士把傷者上半身扶起，解下他的上衣。衆人登時見到傷者背上的紅色掌印，掌印上的肌膚向外翻開，像是曾遭烈火焚過一般。

駱逸飛道：「大師可知他背上中的是甚麼掌？」地空道：「似乎是駱幫主的『沉星碎月掌』。」駱逸飛

道：「大師好眼力。凡是中我『沉星碎月掌』者。兩日後必定毒發昏迷，七日後即全身如被猛火焚燒，十日後必死無疑。」地空合什道：「善哉，善哉！請駱幫主救他一救！」

駱逸飛淡淡的道：「救他不難，但解藥放在敝幫總壇，我得回去拿取。」慧倫冷笑道：「好一招金蟬脫殼之計。」離塵道：「今日放虎歸山，我怕後患無窮。何況駱逸飛跟雲中步素來交好，雲中步也未必不曉『沉星碎月掌』。」

洪長老怒道：「幫主的『逍遙神掌』天下無雙，殺人何須用上別人武功！」離塵道：「雲中步不想招惹麻煩，用上他人的武功，也不稀奇。」洪長老冷笑道：「幫主為人光明磊落，行事絕不會偷偷摸摸！」離塵道：「我怕未必。」洪長老大怒，便要上前動手。

賽如山道：「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幫主為人如何，世人皆知，洪長老何必動怒？」慧倫也道：「離塵道長，你身為一派宗主，說話也應有分寸。」離塵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地空道：「阿彌陀佛，駱幫主，請你將貴幫總壇的所在告知，讓老衲派遣門下弟子前去拿取解藥吧。」駱逸飛道：「解藥放在一個極秘密的地方，沒有我的帶領，旁人絕對無法找到。」離塵寒着臉道：「駱幫主真的不肯救他？」駱逸飛攤了攤手，道：「不是我不肯救他，但你們硬是不准我離開，我也沒有辦法。」

慧倫道：「駱幫主，不是貧尼信不過你，祇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地空道：「幫主真的沒有辦法？」駱逸飛嘆了口氣，道：「恕晚輩無能為力。」地空道：「既然如此，我看不如……」話未說完，離塵突然飄前數尺，舉掌一拍，「啪」一聲，躺在擔架上的道士，登時頭骨爆裂而死。縱使地空、賽如山、駱逸飛等武功絕頂，猝不及防之下，也已救援不及。

離塵厲聲道：「駱逸飛，清虹的性命為你所害，你得記住了！」地空合什道：「阿彌陀佛，道長何必如此？」

卻聽得西方一把清亮的聲音道：「離塵道長，令徒明明為你所殺，你何以硬把賬算在他人身上？」離塵怒喝：「誰？」「華山慕容朗」。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慕容兄。一別經年，慕容兄依然是快人快語，字字中的。」

祇見一個四十多歲的青衫書生率領着五十多個藍衣青年，正飄然而至。

離塵怒道：「慕容掌門，你既然應邀前來，便得以駱逸飛為敵，怎麼如今卻又幫着他說話？」慕容朗哈哈一笑，道：「我這是幫理不幫親。何況道長本來就不是我的親人。」

離塵悶哼一聲，道：「清虹為駱逸飛所傷，十日後便會毒發身亡。我為了令他免受痛苦，才不得已出手。說到真兇，仍然是駱逸飛。」慕容朗輕搖摺扇，說道：「『沉星碎月掌』並非無藥可治。」

離塵道：「駱逸飛越獄傷人，我豈能輕易讓他離開？」

慕容朗道：「你既怕他逃走，為甚麼不跟他同去取藥？」離塵一怔，無話回答。

慕容朗朗聲道：「邱掌門，貴派今回好像仍是遲了一些。」正南方百多位黑衣男女邁步進場，其中一個頭頂微禿的中年文士抱拳道：「真對不起，敝派又遲到了。」地空微笑道：「其實我等也是剛剛到。」慧倫含笑道：「不錯，我們也不過早到了半個時辰而已。」崆峒派掌門邱虎嘯勉强一笑，神色甚是尷尬。

賽如山淡淡一笑，道：「今日四大門派同時駕臨，實令丐幫生色不少。」

慕容朗道：「賽長老不用口是心非了。我想你心中必定是在大歎倒楣，不知丐幫如何得脫此難。」

賽如山哦了一聲，道：「慕容掌門認為丐幫今日將有大難？」

慕容朗點頭道：「我確有此意。」

邱虎嘯忍不住道：「慕容掌門，你好像搞錯了。」

慕容朗道：「我搞錯了甚麼？」

邱虎嘯道：「今日的正主兒是駱幫主和明月幫，不是丐幫。」

慧倫道：「恒山派三位道長既然不是雲幫主所殺，咱們四大門派也就不應難為丐幫。」

慕容朗道：「敢問師太，剛才咱們已經證實了，恒山派那三位道長之中，有兩位是為駱幫主所殺，另一位則是為離塵道長所殺，那麼咱們是否應該對付明月幫和恒山派呢？」

離塵大怒，喝道：「慕容掌門，你為甚麼老是和我過不去？」

慕容朗笑道：「我祇是打個比方。今日之行，本來就是為了對付明月幫和丐幫，如今已証實丐幫與此無關，但咱們計劃已定，可不能隨便更改。何況，嘿嘿，離塵道長早有消滅丐幫之意。」

離塵籌劃多年的大計，竟給這華山新任掌門一語道破，不禁有點兒老羞成怒，說道：「慕容掌門，我派久居恒山，不問世事，豈有消滅丐幫之意？」

慕容朗大笑，半晌方道：「恒山派真的不問世事？不見得吧？倘真如道長所言，則今日何以有五派聯手對付丐幫之舉？」

離塵道：「我本無意作此一舉，然丐幫欺上門來，我豈能坐視不理？」

慕容朗悠悠說道：「貴派是否確有消滅丐幫之意，我也不便多說，總之大家啞子吃餛飩，心中有數。」

離塵强忍怒意，不再理他，對地空說道：「劫獄之事本與丐幫無關，但丐幫幫主和駱逸飛一向交好，今日倘若放走他們，我怕彼幫反會助明月幫與我等為敵。」地空眉頭一皺，想要說話，却聽得慕容朗笑道：「我早知你不肯放過丐幫。」

離塵怒不可遏，正要發作，地空合什道：「阿彌陀佛，未知賽長老可肯答允，貴派絕不插手此事？」

賽如山還沒回答，洪長老已經大聲道：「恒山派傷了我幫十多人，此事豈能就此善罷甘休！」

離塵冷笑道：「你待怎地？」

賽如山道：「洪長老之言倒也不錯，我們丐幫平白無端傷了這許多人手，豈能就此算數？至於劫獄之事，明月幫為了拯救幫主，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也是無可厚非。」

慧倫忍不住道：「賽長老這話就不對了。駱幫主是否真兇，此刻尚言之過早。」

洪長老道：「就算駱幫主確是真兇，他既為我幫所擒，也當由我幫處置。」

離塵怒道：「他殺了我三個徒弟……」

慕容朗插口道：「是兩個，不是三個。」離塵瞪了他一眼，續道：「……我非拿他抵命不可！」

慧倫道：「賽長老，貴幫是決意相助駱幫主的了？」

賽如山道：「一言既出，決無反悔。」

「丐幫仗義援手，敝幫上下，均感大德。」

不知何時，四周山間都已佈滿人羣。眾人定睛一看，原來都是明月幫的幫眾，細數之下，沒有一萬，也有八千之多。而剛才發話的，正是明月幫第二當家薛江流。

駱逸飛縱聲大笑，道：「薛老二，你來得正是時候。」

薛江流道：「幸好及時趕到。」

慧倫勃然道：「你們竟想以多欺寡？」周長老微笑，說道：「你們剛才難道不是以多欺寡？」

慧倫道：「貧尼手下雖多，可還沒有一個出手。」

慕容朗道：「要是明月幫的朋友遲上半刻方到，我怕師太已經出手了。」

薛江流道：「慕容掌門說得不錯。」

慧倫柳眉倒竪，喝道：「今日貧尼可要大開殺戒了！」話畢帶領門下弟子，朝遠方明月幫幫眾衝了過去。峨嵋派此舉正合離塵之意，他立時朗聲道：「慧倫師太，貧道願助貴派一臂之力。」說罷即與眾門人趨前相助。

薛江流正要應戰，已聽得姜仲猛叫道：「薛老二，你傷勢初癒，還是由我迎戰吧！」不待薛江流答應，已率領着三千之眾上前迎擊。

駱逸飛道：「薛老二受了傷？傷勢重不重？」

薛江流道：「我中了諸葛青鋒一掌，猶幸沒有傷及筋骨。」

駱逸飛奇道：「你跟諸葛青鋒動過手？是何時的事？」

薛江流道：「算來已是五日前的事了。」當下便將當日誤入監牢之事告之駱逸飛。

駱逸飛道：「獄中那人便是諸葛青鋒？」薛江流點頭道：「正是。」

＊　＊　＊

黯淡的燈光從通風口射進囚室之中，照在一張冷酷無情的臉上。

薛江流祇覺自己的聲音有點苦澀：「諸葛青鋒？」

那把鐵一般冷的聲音說道：「除了老夫之外，還會有誰。」

薛江流道：「你怎會在這裏？」話剛出口，已覺自己問得愚蠢。

諸葛青鋒嘿嘿一笑，道：「這裏住的本來是駱幫主，如今他既然不想再住了，老夫就祇好勉為其難，代替他的位置。」

薛江流心頭一震，道：「你將老大怎麼樣了？」

諸葛青鋒道：「他？他已經離開了『黃泉鐵獄』。」

薛江流怔了一怔，隨即大喜，說道：「鍾老六的『摘星行動』果然成功了。」

諸葛青鋒驀地縱聲狂笑，道：「你們的『摘星行動』的確成功，陽照天已經成功地死在自己的『花雨流星』之下，鍾晚鈴也已被擒。」

薛江流冷笑道：「你道我會相信你的鬼話？」

諸葛青鋒道：「你不能不信。」

薛江流道：「為甚麼？」

諸葛青鋒道：「你既然可以落在老夫手上，鍾晚鈴為甚麼不能被擒？」

薛江流一怔，心中隱隱覺得自己已跌入了一個深不見底的陷阱，他竭力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道：「鍾老六縱使遭擒，也會有脫困之法。」

諸葛青鋒道：「陽照天呢？」

薛江流淡淡的道：「為救老大

脫險，我們早置生死於度外。」

諸葛青鋒道：「可惜你們的老大在前天已經越獄逃走了。」

薛江流不知他所言是眞是假，祇道：「老大若要離開，『黃泉鐵獄』就算再嚴密十倍，也休想困得住他。」

諸葛青鋒哈的一笑，道：「也許是罷。可是今次駱幫主越獄成功，却全是我的幫忙。」

薛江流冷笑道：「你會相助老大？」

諸葛青鋒道：「要殺駱幫主，便先得讓他離開『黃泉鐵獄』。」

薛江流道：「就算老大不在獄中，你也殺不了他。」

諸葛青鋒嘿嘿冷笑，道：「駱幫主雖然未死，但中了程堂主的『化血腐骨水』，也離死期不遠。」

薛江流道：「老大神功蓋世，豈能爲你毒水所傷？」

諸葛青鋒冷冷一笑道：「想來蓋天南如今已跟貴幫的朋友鬥得不亦樂乎。嘿嘿，若非得他相助，老夫豈能一舉殲滅明月幫。」

薛江流大怒，說道：「蓋天南枉稱捕中之神，竟然也會勾結外人，破壞王法！」

諸葛青鋒冷然道：「你們糾黨劫獄，難道不是破壞王法？擅入鐵獄者，殺無赦，蓋天南就算殺盡貴幫兄弟，也沒有甚麼不對。何況駱幫主始終要死，死在我的手下，總好過死在劊子手的刀下。」

薛江流怒道：「蓋天南，你這狗賊，不報此仇，我薛二誓不爲人。」

諸葛青鋒哈哈大笑，道：「你轉眼即成厲鬼，當然是誓不爲人了。」

薛江流冷冷的道：「你未必勝得了我。」

諸葛青鋒哼了一聲，道：「三十四年前居庸關一戰，大俠薛忠不也是敗在老夫掌下？」

薛江流冷笑道：「先祖功力通神，早已無人能敵，怎會敗在你的掌下？就算是家父的武功，也勝你百倍！」

諸葛青鋒道：「薛江流，你這小子武功博雜不精，三百招之內，老夫定可取你性命！」

薛江流呸了一聲，道：「簡直是一派胡言！」仰天發嘯，揮拳劈出。

* * *

明月幫和峨嵋、恆山兩派展開混戰，霎時間殺聲震天，响徹四野。

駱逸飛眼見幫中兄弟已有多人受傷，忍不住喝道：「慧倫師太，妳再不停手，我可要不客氣了！」

慧倫揮舞拂塵，高呼酣戰，對駱逸飛的話，竟是不聞不問。

駱逸飛拔劍出鞘，飛身縱入人羣之中，長劍連晃，以劍尖刺穴，轉眼已有數名峨嵋女尼中劍倒地，動彈不得。但他旨在制敵，非在殺敵，出招恰到好處，衆人雖然穴道被封，却沒有受傷。

賽如山嘴角含笑，讚道：「駱幫主以劍刺穴，勁透穴道而敵不傷，確是難得。」

周長老道：「更難得者，却是駱幫主武功雖高，但劍中却不帶殺氣，雖見己幫遇險，也絕不肯妄下殺手。」

地空垂首低眉，道：「善哉，善哉！駱幫主宅心仁善，眞乃武林之福。」

祇見駱逸飛身形起伏，彷如兔起鶻落，奇快無比，一套「殘星劍法」尚未使完，峨嵋、恆山兩派已有五十多人倒在地上。慧倫左掌護胸，右手舞起塵拂，叫道：「擒賊先擒王，離塵居士，還不動手？」萬縷柔絲疾向駱逸飛頭頂罩落。

駱逸飛提氣急退，長劍刺出，逕點慧倫右手合谷穴。慧倫左掌倏出，以食中二指挾住劍身。恰在此時，駱逸飛背後的離塵也已攻到。

駱逸飛右腕微側轉，以劍鋒削向慧倫手指，左手舞動劍鞘，帶着一股勁風，朝離塵壓了過去。

麗玉嘿嘿冷笑，大聲道：「慧倫師太、離塵道長，你們枉稱武林名宿，竟然聯手圍攻駱公子一人，可笑啊可笑！」

何長老道：「駱幫主位居天下五大高手之列，他們若不聯手夾攻，絕非其敵。」

賽如山道：「他們這樣亂砍亂殺，終非了局。大師的『擎天佛號』，可否再用上一用？」

地空沉吟道：「慧倫師太有神功護身，『擎天佛號』恐怕未必管用。」說罷雙掌合什，猛地一聲大喝，道：「阿彌陀佛！慧倫師太、離塵道長、駱幫主，你們請停手罷！」

賽如山跟着縱聲長嘯，喝道：「慧倫師太、離塵道長、駱幫主，你們還不停手！」兩道聲音一剛一柔，已然傳到三人耳中，三人眼前一黑，內力竟然提不起來。

地空微笑道：「賽長老這一喝倒也非同小可。」

賽如山道：「剛柔相濟，始能奏功，倘若祇我一人，却怕成不了事。」對慧倫、離塵道：「你們這般苦鬥下去，難道眞要全場浴血方止？」

周長老道：「你們五派雖然高手如雲，但在丐幫和明月幫一萬之衆當中，你們未必便能佔到便宜。」

地空道：「未知周長老有何妙計，可以解決此事？」

周長老道：「三戰定勝負。你們若是勝了，丐幫從今不再干涉明月幫與你們五派之事；你們若是敗了，當日劫獄殺人之事，也就不得過問。」

邱虎嘯點頭道：「周長老此計大妙，倒可免使咱們多受損傷。」

慕容朗却搖頭道：「此計不好。」

周長老道：「慕容掌門有何高見？」

慕容朗道：「我們五派聯手，決戰三場，豈非有兩派要淨看熱鬧？倒不如五戰三勝。」

地空道：「五場拚鬥，我怕太耗時光。」

慕容朗道：「如今不過申時，時間尚早。」

駱逸飛調勻內息，朗聲道：「慕容掌門既說五場，咱們就打五場吧。大師不用多說了。」

地空道：「這樣對貴幫未免不公。」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大師難道以爲我幫無人？」

地空合什道：「老衲豈有此意？」

慧倫此時已將眞氣納入正途，道：「大師，他們既然堅持下去，咱們也不便多說。」地空道：「既然如此，便以五場定勝負。」慧倫道：「周長老，你劃下道兒罷。」

周長老朗聲說道：「在場諸位掌門、幫主聽着，今日咱們以比武解決這件事，各人須得遵照下面三項規矩。第一、每場比武的人選由雙方自行決定，或是個人，或是陣式，並無一定限制；第二、無論是人或是陣式，都只可出戰一場；比武點到即止，只決勝負，不判生死。」

慕容朗道：「就是這些規矩？」

周長老道：「規矩並不在多，只在公允與否。」慕容朗笑道：「說得好。」

賽如山道：「地空方丈，第一場你們哪一派出戰？」離塵道：「今次的行動由我派發起，自然是由我派首先出戰。」駱逸飛道：「道長久戰不歇，難道不怕內力不繼？」薛江流冷笑道：「或許道長愈戰愈勇吧。」

離塵陰陰一笑，道：「對付你們這些狐羣狗黨，幾個轎夫便已足夠。」回頭道：「清心、清沛、清言、清正，你們整日抬轎，武功也許疏忽了，今日就在這裏練一練吧！」

那四個道士躬身道：「弟子遵命。」踏前數步，道：「那位前輩肯賞臉賜教幾招？」駱逸飛、賽如山等面面相覷，均感意外。何長老尋思：「這四個道士面貌生疏，道號更不見於經傳。看他們的衣飾，似乎是離塵的徒孫輩，但若是老道的徒孫，武功再高也不會高到那裏，如此出戰，豈非自動認輸？」

駱逸飛却想：「這老道果然狡猾！他們既是後輩，就算是輸了也不會丟了恆山派的威名，但要是贏了，恆山派便大大的露了臉，而且不論我幫或是丐幫出戰，以前輩的身份輸陣，今後只怕沒有顏面再在江湖上立足。」心念電轉之下，終於打定主意：「這裏年紀最輕的便是我，看來我是非出戰不可的了。此事本因我而起，就算是冒一冒險，也是應該的。」正想發話，周長老已經步了出去，說道：「老夫年紀老邁，久乏活動，正想藉此機會，鬆鬆筋骨。」

駱逸飛道：「周長老，此事還須愼詳計議。」何、洪二長老也道：「恆山派只怕另有陰謀。」周長老目中神光湛然，道：「賽長老、駱幫主，以下四場，還要倚仗你們，這四個道士，便交給老周吧！」賽如山道：「『恆山四劍』，絕非善類，你可得小心。」周長老心頭一凜，點了點頭，緩步出場。

洪長老大感奇怪，道：「他們便是恆山四大弟子，『恆山四劍』？」賽如山道：「『正心沛言、恆山劍』，功雖未達爐火純青之境，但劍法之精，已不在離塵之下。」

洪長老道：「老周有多少取勝的機會？」賽如山道：「一成也沒有。」

清正、清心、清沛、清言四人雙手握劍，劍尖指地，道：「有僭了。」呼的一聲，已然分據周長老四方。周長老右手握着判官筆，左手成拳，脚步不丁不八，並不進攻。

清正道：「周長老，看招！」左掌在劍柄一拍，長劍在空中劃了個半圓，朝周長老頭頂劈落。周長老身形晃動，已然掠開五尺，判官筆疾往劍身砸落。清正左掌拍出，擊在劍柄之上，劍身驀向左方刺去。

周長老攻勢落空，暗忖：「我在他的右方，他刺左方幹甚麼？」原來清正所使的招式就是爲了擾亂敵人心神，清心的長劍，已經向周長老背心刺了過去。

周長老左足支地，陡然一個轉身，手中判官筆順勢揮出，「噹」的一聲，砍中長劍，濺起點點火花。他跟着持筆往清心額角劃了過去，使的正是「破陣筆法」第一式。

清心挺劍迎上，「噹」的一聲，又再閃出無數火花。周長老一筆既出，二筆已至，判官筆已朝下劃落。清心往左方一閃，手持長劍，直往判官筆的筆尖刺了過去。不料周長老右手好像突然脫力一般，招式去了一半，已然垂了下來。清心一劍登時落空。

周長老哈哈一笑，脚下一個跟蹌，似欲摔跌，但判官筆却已向清心的胸膛斬去。清心氣貫丹田，左掌猛地拍出。然而離筆身差不多半寸之處，判官筆倏地拐了個彎，由橫斬改爲直劈。

衆人只見周長老運筆如風，轉眼已刺了一十下，在空中寫了一個「醉」字。清心劍法雖精，可惜終究缺少臨敵經驗，給他連番攻擊，已然逼得有點手忙脚亂。

周長老手腕一轉，「破陣筆法」第二式正要使出，清沛、清言二人的長劍，却已分從左右攻至。周長老握筆往左方一撇，往右方一捺，已然擋開敵招，驀地抽身倒飛出去，判官筆向後點向清正眉心，使的乃是「破陣筆法」第六式。

這一招異軍突起，大出清正意料之外，橫劍一封，霍地斬出六劍。周長老拔起半空，揮筆往他頭頂百會穴點落，招式依然不變。清心、清沛、清言三人齊聲大喝，劍分襲周長老胸膛、小腹和兩腿。

周長老猛地吸一口氣，又再升起兩尺，在半空劃了兩個「十」字，擋開兩劍，跟着右脚踢出，踹開餘下一劍。清正一聲怒嘯，長劍飛出，勢若奔雷，直指周長老胸口。

周長老揮動判官筆，將長劍砸飛數丈。清正冲天而起，抓住長劍，奮力再度擲出。周長老心下納罕：「從來只有擲暗器、擲石灰，怎會有人擲劍？」揮筆橫擋。可是判官筆剛剛碰到長劍，劍尖忽然射出一股凌厲無匹的劍氣，直指他的膻中大穴。

敵招變起俄頃，丐幫中人都不禁爲一呆，駱逸飛心道：「劍上射出劍氣，原本不難，難就難在長劍離手之後，劍氣方才射出，此人的武功委實邪門。」

周長老吃驚非小，連忙往後一個翻身，落在地面。然而脚方點地，清心、清沛、清言的三劍又已刺到。

周長老揮筆在身前劃了個半圓，擋住對方劍招。可是長劍雖是擋住，劍上透出的劍氣，却仍是向着他奔去。此時清正手握長劍，正向周長老背心斬落。

周長老四面受敵，除了引頸就戮之外，已別無它法。豈料耳中驀然聽到一把低沉而略帶沙啞的女子聲音道：「斜退『明夷』，再轉『歸妹』。」周長老不暇細想，立時退向左下方的「明夷」位，呼的一聲，清正的長劍在他的右手耳畔掠過。他隨即再踏上左上方的「歸妹」位，三道劍氣立時落空。

清心、清正、清沛、清言四人大感意外，左手劍訣一引，劍氣如風掃出。

賽如山雙眉掀動，道：「周長老怎地會『馮虛御風』？」話聲極低，除了駱逸飛內力精湛之外，旁邊各人都沒有聽到。

駱逸飛心頭一震，道：「剛才周長老所踏的古怪步法，難道便是『馮虛御風』輕功？」賽山道：「當年『馮虛御風』叱咤江湖，我曾多次目睹，決計不會認錯。」駱逸飛道：「『馮虛御風』失傳已久，周長老從何處學得？」賽如山沉吟道：「我也不知。但剛才周長老所走的，只是『馮虛御風』中最粗淺的步式。如果練到最高境界，不僅無須認清伏義六十四卦方位，更可在空中滑行，彷如飛鳥。」

駱逸飛道：「眞是如此神妙？」賽如山道：「當年我曾經見過一人用此輕功，飛渡黃河。」駱逸飛大感興趣，問道：「此人是誰？」賽如山道：「『中原四妖』之一，『一陣風』天塵道人。」

駱逸飛道：「『中原四妖』？」賽如山道：「十年前，他們位列邪派十大高手。」駱逸飛啞然失笑，道：「怪不得我從未聽過他們的字號，原來是十年前的陳年舊事。」

二人回顧場中，始知局勢已經有所改變。

「恆山劍」的攻勢愈來愈是急遽，彷如狂風暴雨一般，此招未已，別招又起，刹那間劍光閃爍，縱橫不定，周長老在劍氣圍襲之下，雖然還能依靠「馮虛御風」閃避，但身子已如雨中浮萍，搖晃不定。

只見「恆山四劍」的劍氣不斷加强，且隱隱透着寒意。場中內力較差的人，已經有些抵擋不住。

周長老眼中所見，已經不再是四個道士的身形，而是一道一道的劍光，就像是一個密不透風的蛛網，正在逐步收緊，他竭力支撐了一會，又聽到那聲音道：「還不快使『萬丈霞光』！」

周長老眼見情況危急，已經無暇細想，立時將判官筆抛上半空，雙掌朝中一合，左掌往外一圈，右掌運勁推前，大喝一聲，同時發勁。只聽「嗆郎」一聲，四劍齊斷。

那聲音跟着道：「再使『破陣筆法』第二十三式！」周長老躍上空中，抄回判官筆，往下連點四下，登時封了四人的肩井穴。

周長老翻身落地，抱拳道：「承讓！」

慕容朗鼓掌道：「周長老神功蓋世，確是令人佩服。」離塵冷冷的道：「周長老剛才走的步法，似乎並非丐幫武功。」周長老道：「不錯，那套確非本幫武功。」駱逸飛笑道：「咱們剛才可沒有說過，不許使用別派武功。」

離塵道：「這套步法精妙無比，恐非周長老所會。」賽如山道

：「道長這話是何用意？」離塵道：「我怕有人私下指點！」薛江流道：「離塵道長，你說話得有個分寸。周長老是前輩高人，不來和你計較，但你若再胡說下去，只怕這裏人人都容你不得！」

離塵怒道：「你這小子想用人多唬我，我可不怕！」駱逸飛道：「道長說周長老得旁人指點，始能獲勝，究竟有何證據？」離塵一愕，道：「我尚未找到證據。」洪長老哈哈大笑，道：「離塵老道，你既然沒有證據，還在這裏歪纏甚麼？」

地空道：「無論如何，我方總是輸了一陣。離塵道長，勝敗本乃兵家常事，你也無須介懷。」

離塵臉色鐵青，右脚一抬，挑起幾顆石子，直向「恆山四劍」飛去。只聽「噗」的四响，四人的穴道已被解開。

慕容朗讚道：「道長好功夫！」「恆山四劍」步回恆山派門人之中，只感羞慚不已。

慕容朗輕搖手中摺扇，步入場中，道：「第二場便由我華山慕容朗出戰，却不知貴方何人願意出場指教？」

薛江流手握鐵扇，縱身躍了出去，道：「明月幫二當家薛江流，向慕容掌門討教幾招。」

慕容朗笑道：「『討教』二字，可不敢當。薛二當家憑着一把鐵扇，獨挑長江海沙派，至今猶成佳話，手底武功，必定非同小可。聽聞令尊退隱深山，已決定不再復出，未知是眞是假？」

薛江流莞爾一笑，道：「家父終日處身溫柔鄉中，焉有復出打算？」慕容朗縱聲大笑，道：「薛先生不但掌法精妙，對付女人也有一手。若有機會，倒要請他指點幾招。」

慧倫道：「慕容掌門，咱們是在比武，不是談天說地！」

慕容朗收了摺扇，道：「薛二當家，請！」摺扇在掌心轉了個圈，陡地點向薛江流左腋淵腋穴。薛江流打開鐵扇，向慕容朗的紙扇砸了下去，跟着順勢推出，削向慕容朗臂彎。

慕容朗身子一側，背對薛江流，摺扇逕點薛江流腰脅京門穴。薛江流收攏鐵扇，架開對方紙扇，反打慕容朗手腕陽谿穴。慕容朗右肩一聳，手肘向後一縮，揮扇橫擊薛江流肩膊巨骨、天髎二穴。薛江流沉肩拗步，避開敵招，左掌突然運勁拍出。

慕容朗暗道：「『長天掌法』！他終於使出『長天掌法』！」當下凝神接招。

薛江流扇招愈出愈快，每招所掀起的熱風，均刺得旁人肌膚隱隱生痛，但掌法却愈使愈慢，慢得幾乎像是靜止不動似的。然而慕容朗却知道「長天掌法」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個「慢」字。招式愈慢，掌力便愈是雄渾，掌風所籠罩的範圍也就愈廣，敵人也就愈難抵抗。

只見薛江流左掌輕輕一撥，緩緩向前推了出去。這一招看似輕描淡寫，但已將慕容朗上下左右的退路盡數封鎖。慕容朗反手握扇，倏地向自己胸口戳落。

薛江流不明所以，停招不發。慕容朗扇剛及胸，手腕猛地一翻，飛射薛江流面門。

駱逸飛嘆道：「『酒入愁腸』，高招，高招！」招式雖然略有不同，但本意却一樣，的確是「詞劍」中的「酒入愁腸」。

薛江流上身往後一仰，張開鐵扇接住，將對方的劍招擋住；左手五指朝天，向慕容朗喉頭插了過去。慕容朗閃身避開，挺扇向薛江流胸腹之間的日月穴砍了過去，却已變成「詩刀」中的「月明星稀」。

薛江流舉扇在慕容朗的紙扇上一搭，跟着一引，把紙扇帶在外圍，左手成刀，向慕容朗右肩劈去。慕容朗心頭一震：「原來他把大俠薛忠的『落霞刀法』也一併學會了！」急左手成虎爪之形，朝薛江流左掌奮力抓落。

薛江流左掌去勢陡變，中指改向慕容朗左手掌心勞宮穴點去。慕容朗五指收攏，化爲鶴嘴，啄向薛江流左手手背。薛江流左手急縮，右手鐵扇橫削慕容朗胸膛。慕容朗摺扇一豎，格住鐵扇，左手在扇面一托。薛江流祇感一股內力從扇身逼過來，連忙運勁相抗，「砰」的一響，兩股內力相碰，二人同時向後躍開丈許。

薛江流收攏鐵扇，再度上前進攻。慕容朗以扇作刀，劈向薛江流。

地空低首唸佛，於場中的拚鬥，似乎漠不關心，然而二人的一舉一動，他却是盡皆了然於胸。

慧倫道：「大師，我方輸了一陣，今回戰勝的機會，却有多少？」地空道：「慕容掌門防守謹嚴，一時之間，絕不至於落敗。」邱虎嘯道：「大師說慕容掌門暫時不會落敗，莫非以爲他沒有機會取勝？」

地空道：「薛二當家身兼大俠薛忠和怪俠薛傳堃二人之所長，『長天掌法』和『落霞刀法』，俱已得其神髓，慕容掌門想要取勝，恐非易事。」

洪長老觀戰片刻，忍不住問周長老：「老周，剛才你走的步法，可妙得很啊！是哪兒學來的？學了多久？」

周長老淡淡一笑，道：「這步法我是剛剛學會的，從哪兒學來，

我也不知。」洪長老一怔，道：「此話怎講？」周長老道：「剛才情況危急，我正不知如何應付，耳中突然聽到一把沙啞的女子聲音，暗中指點。」

駱逸飛心頭一凜，暗道：「難道是她？」

薛江流和慕容朗鬥了差不多五百招，始終不分勝負。薛江流霍地繞着慕容朗疾奔，愈奔愈快，轉眼已化爲一道白光。慕容朗瞧着眼前身影，祇感煩燥難當，於是閉上雙目，以免受其影響。耳中聽着的步法密如追風，速度之快竟像是足不點地一般。他凝神傾聽，摺扇驀地閃電刺出。

衆人祇聽得「噗」的一聲，薛江流身形隨即靜止，原來慕容朗的摺扇已經刺穿了薛江流鐵扇的扇面。以木製的紙扇扇骨，居然可以刺穿鐵鑄的扇面，內力之精，的確非同小可。薛江流左掌拍出，將兩把摺扇擊飛，摺扇越過人羣，晃眼已不知去向。

二人還欲再鬥，地空已經說道：「兩位就算再鬥足七日七夜，也未必可以分出勝負。依老衲之見，今日不如來個和局吧。」駱逸飛笑道：「大家武功各有千秋，判成和局，也可免傷和氣。」

慕容朗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薛二當家，日後若有機會，我定要再次討教。」薛江流微笑道：「在下自當撥冗相陪。」

賽如山道：「第三場貴方不知以何人出戰？」邱虎嘯手執銀槍，道：「崆峒派掌門邱虎嘯，特向丐幫何長老請教。」衆人不禁都是一怔。周長老道：「邱掌門，每陣由何人出場，自當由雙方自行決定。」地空也道：「邱掌門，這樣祇怕不合規矩。」

却見何長老雙手捧着青竹杖，走了出去，說道：「邱掌門既然決意跟我對敵，我也不便推却。」擺了個架式，道：「請進招吧！」

邱虎嘯銀槍一抖，陡地刺向何長老咽喉。何長老斜身避開，青竹杖橫劈邱虎嘯腰背。邱虎嘯銀槍反手揮出，擋在背上，右腿驀地飛出，踹向何長老雙膝，招式不但快，而且狠。何長老縱起避開，青竹杖當頭劈落。邱虎嘯雙手持槍，向上一擋。「噹」的一聲，二人退開數步。

駱逸飛漸覺情況有點不對，說道：「他們顯然是在生死決鬥，那裏是甚麼『祇決勝負，不判生死』？他們若非有深仇大恨，決不會如此捨命相拚。」周長老搖了搖頭，嘆道：「老何祇不過是一時之失，邱掌門何必定要苦苦相逼？」

駱逸飛道：「周長老，莫非你知道此中因由？」周長老道：「我也不甚清楚，祇知老何在六年之前，曾經失手誤傷了邱掌門的女兒，以致她終生殘廢，武功盡失。老何爲此內咎不已，並曾親上崆峒山請罪。可惜邱掌門偏不領情，還說除非何長老自斷四肢，否則決不會就此善罷甘休。」

駱逸飛道：「如此無理要求，何長老自必不肯答允。」周長老搖了搖頭，道：「這次你就錯了。」駱逸飛愕然道：「何長老竟然應承？」周長老嘆道：「他非但應承，還立時用行動表示。」駱逸飛道：「結果怎樣？」周長老微笑道：「何長老結果還是何長老。」駱逸飛道：「你救了他？」

周長老苦笑道：「我的武功本就跟老何相去不遠，老何若是下定決心自斷四肢，我根本沒法阻止。幸好在危急關頭，賽長老突然出現。」駱逸飛點頭道：「當日何長老沒有自斷四肢，今日邱掌門自然要挑他決鬥。」

當二人的視線轉回場中時，邱虎嘯和何長老已然鬥了三十多招。何長老祇守不攻，左肩已着了一槍，如今仍是血流如注。

祇見邱虎嘯舞起三朵槍花，手腕一挺，陡向何長老面門戳去。何長老霍地向後一個觔斗，雙腿運足十成功力，踹了出去。嗆郎一聲巨響，邱虎嘯的銀槍已被踢飛，直往天空飛去。

邱虎嘯左掌翻出，內勁疾吐，「蓬」的一響，何長老中掌倒地。

洪長老見狀趕忙飛身上前，扶住何長老。但見他臉色慘白，嘴角溢血，傷勢顯是不輕。

洪長老喝道：「邱掌門，你下手忒也狠毒！」

邱虎嘯恨恨的道：「我祇恨一掌震他不死！」洪長老怒氣上衝，忍不住便要破口大罵，却聽何長老哇的一聲，吐了好大一口鮮血。洪長老叫道：「老何，你覺得怎樣？」何長老搖了搖頭，苦笑道：「老洪，我這是罪有應得，你別再跟邱掌門過不去了。」

周長老暗暗嘆息，朗聲說道：「第三場邱掌門勝。」

峨嵋掌門慧倫師太一手執着拂塵，一手握着長劍，輕輕躍進場心，說道：「此時也應該由貧尼出手了。」

洪長老自腰間抽出「烈火棒」，正欲上前接戰，忽聽賽如山道：「洪長老，你有把握戰勝慧倫師太？」洪長老怔了一怔，道：「沒有。」賽如山道：「你既沒有把握，難道想拿駱幫主的性命作賭注？」洪長老道：「葉長老不在這裏，除了我之外，無人是慧倫師太的對手。」

賽如山道：「那麼駱幫主呢？」駱逸飛笑道：「我也未必是慧倫師太的對手。」洪長老道：「駱幫主還要應付地空方丈，此時不能出手。」賽如山道：「我呢？」洪長老大喜，道：「賽長老若然出手，咱們的勝算可又多了幾分！」

賽如山抱拳道：「丐幫執法長老賽如山，請師太賜教數招。」慧倫還了一禮，道：「賽長老請亮兵刃。」賽如山道：「我習慣空手對敵。」慧倫柳眉一揚，道：「既然如此，貧尼得罪了！」挺劍疾刺賽如山左胸。

賽如山右掌橫揮，掌心未及劍鋒，掌上的勁力已將長劍震半尺。慧倫右腕急拗，揮劍迴刺賽如山左肩。賽如山左掌豎起，迎上劍尖。

慧倫不禁一愕，心想對方怎會以血肉之軀抵擋利劍？猛見賽如山手掌下移，五指分開，正要挾住劍身。她趕忙抽回長劍，左手舞動拂塵，朝他右手臂彎掃去。

賽如山上身微側，右掌切向慧倫左腕，左手奪她手中長劍。慧倫潛運內力，拂塵的柔絲突然倒飛回去，疾刺賽如山右手手背。賽如山不避不格，運勁封住掌上穴道，故意讓拂塵捲住手掌。慧倫眼見對方中招，不禁一喜，然而忽感拂塵上傳來一股內勁，直向自己掌心攻至，連忙運功相抗。

賽如山逼退了慧倫的劍招，左掌倏地拍向她的左肩。慧倫本欲制人，如今左手反爲旁人所制，惟有回劍擋格。賽如山左手食中二指點中劍脊，用力一捺，慧倫頓感右腕一震，幾欲鬆手，不由得心下一驚。賽如山五指再度掃出，這次慧倫有了防避，長劍緊握。

賽如山左掌奮力斬出，逼向慧倫右肩。慧倫挺劍迎上，不料眼前一花，對方掌上勁風陡變，改襲慧倫右手腕骨。慧倫閃避不及，右手中掌，長劍落地。賽如山攻勢未止，五指如戟，已點中她的左手脈門。慧倫穴道受封，拂塵登時鬆開。

賽如山拾起長劍、拂塵，雙手遞給慧倫，道：「多謝師太手下留情。」慧倫接過長劍、拂塵，苦笑道：「敗在段大俠的『幻影飄渺掌』之下，貧尼也算心服口服。」賽如山淡淡一笑，道：「假使我不使出段大俠的武功，要勝過師太，祇怕不易。」

慕容朗笑道：「賽如山却也不用過謙。慧倫師太武功雖然精深，但也未必勝得過賽長老的丐幫絕學。」慧倫師太臉上一熱，慕容朗之言不無道理。慧倫和賽如山均未列入天下五大高手之列，可是賽如山沒有躋身其中，並非因爲武功不行，而是因爲他淡薄虛名，根本沒有爭勝之心；慧倫不入其中，却的確是因爲武功稍弱。換言之，即使賽如山不用「幻影飄渺掌」，時間一久，也必能戰勝慧倫。

駱逸飛道：「地空大師，如今祇剩下咱們二人了。」地空合什道：「阿彌陀佛！駱幫主，難道咱們眞是非比不可？」駱逸飛道：「貴派可肯放在下一條生路？」地空道：「此事關乎數十條人命，老衲恐怕不能袖手不理。」

駱逸飛仰天一笑，道：「既然如此，大師何必客氣？」地空微一遲疑，道：「駱幫主，請先發招。」駱逸飛道：「大師想比兵刃，還是拳脚？」地空道：「刀劍無情，還是比比拳脚吧。」

駱逸飛放下「斷玉神劍」，自高台上一躍而下，雙手一拱，陡地往外一翻，平推而出，直逼地空胸膛。地空袍袖一拂，已將駱逸飛雙掌封在一丈之外；右手食指一豎，向着對方左肩輕輕一抹。

賽如山暗道：「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拈花指』！」

駱逸飛右掌橫移，竟將力能分金破石的指勁擋住。地空淡淡一笑，道：「駱幫主的『缺月掌法』沉穩剛正，棄魔道而揚正道，確比前人高明。」食指屈進掌心，中指點出，指中眞氣逕射駱逸飛右臂。

駱逸飛笑道：「我的『缺月掌法』雖然威力不凡，但比較大師的「須彌神掌」，始終大有距離。」雙掌重疊，陡地朝指風一推。祇聽「噗」的一聲，指風撞着鐵掌，反向地空射了過去。

地空手掌一合，把指風挾住，指風在掌中盤旋衝突。駱逸飛單腿支地，往左急旋，右肘運勁撞出，正是「天王肘」第三式「驚濤駭浪」。這招源自「霸王肘」的「濁浪滔滔」，駱逸飛將之加以改進，剔除原來陋處而成。內勁一浪緊接一浪，彷如波濤般洶湧而出，當世能夠抵擋的，祇有寥寥數人而已。

地空右掌向外一圈，奮力硬接。「砰」的一響，二人各退五步。然而駱逸飛雙足尚未站穩，第二道勁風已隔空襲至。地空舉袖一擋，再向外一拂，將攻來的內勁倒送出去。是時第三道內勁又已及身，「砰」一響，兩道勁風碰在一起，地空、駱逸飛二人又再各退丈餘。

駱逸飛縱聲長嘯，右肘疾收，左肘却已撞了出去，正是「天王肘」第一式「潮湧無聲」。其時二人相距幾逾三丈，駱逸飛左肘剛出，地空立感勁風已到了胸前，尋思，「駱幫主的內力，似乎已大有增進，與雲幫主相較，恐怕還要稍勝半分。」

祇見地空上身不動，破舊的僧衣却像是充了氣一般，鼓起半尺多

高。「啪」的一響，勁風擊中僧衣，利那間消失無踪。駱逸飛右手食指點出，「嗤」的一聲，一道眞氣激射而出，直指地空人中。地空心頭一凜，暗道：「『天璇指』！」左掌急拍而出，迎向指勁。不料指勁將及地空手掌，陡地一分爲二，分打地空左右肩貞穴。

地空一怔，猝不及防之下，祇有擧袖擋格。一聲裂帛，兩片衣袖飛上半空，可是天璇指勁也已被逼散。

駱逸飛道：「敢問大師，剛才硬接我一掌時，所使的可是少林絕技『彌勒禪功』？」地空道：「駱幫主猜得不錯，老衲所練的，正是『彌勒禪功』。」駱逸飛嘆了口氣，道：「在下輸了。大師內力精湛，晚輩望塵莫及。」地空搖頭道：「輸的應該是老衲。剛才你要是再加一指，老衲豈有不輸之理？」

慕容朗忍不住道：「大師沒有受傷，駱幫主也沒有受傷，比武應該繼續。」

邱虎嘯道：「兩位既然不想再比，不如判個和局罷。」他把何長老打至重傷，初時雖感痛快非常，但見對方默然承受，毫無怨言，不禁略感不安。又覺他年紀老邁，身受掌擊，恐怕不易復原，心下更是內咎。他不願再見到何長老痛苦的模樣，祇想盡早離去。

離塵道：「不行。駱逸飛認輸在先，應該判我方勝出才對。」剛才四場比試，周長老、賽如山各勝一場，薛江流和一場，何長老敗一場，如果這場變成和局，則少林、峨嵋、華山、崆峒、恆山五派從此不得干涉駱逸飛越獄，明月幫劫獄之事。離塵爲了一己私心，自然大表反對。

慧倫道：「兩位高下未判，不如繼續較量下去，再定勝負。」

駱逸飛腦中盤算，過了好一會，突然說道：「不用再比了。」地空怔了一怔，道：「駱幫主有何高見，還請明示。」駱逸飛道：「大師的『彌勒禪功』，晚輩根本破不了。再鬥下去，徒然虛耗時間。這場較量，晚輩認輸便是。」

周長老沉吟道：「如今雙方各勝兩場、和一場，成了和局，問題始終解決不了。」慕容朗道：「既然打成平手，不如再比一場。」

離塵忽道：「久聞少林『十八羅漢陣』無堅不摧、無敵不破，是天下一等一的陣法，貧道是非常佩服的。」地空一怔，道：「多謝道長誇奬。」離塵道：「未知貧道有否機會，可以在此一睹此一陣法呢？」

慧倫道：「不錯，最後一戰，請大師以『十八羅漢陣』迎敵。」地空大感遲疑，心想「十八羅漢陣」威力極大，對方絕對應付不了，如此比試，未免勝之不武。

丐幫三大長老暗暗擔憂，均想：「駱幫主武功再高，也破不了『十八羅漢陣』，看來咱們是輸定的了。」

賽如山道：「準備『殺狗大陣』，我要親自指揮。」周長老遲疑道：「『殺狗大陣』煞氣太重，而且未必破得了『十八羅漢陣』。何況這樣做，對少林派太過不敬。」賽如山道：「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咱們也顧不了這許多。」

正在此時，正西方突然傳來一把渾厚的聲音，說道：「『神州飛步』想向少林十八羅漢討教幾招，不知可不可以？」

駱逸飛大喜，朗聲道：「雲大哥，你終於來了！」那聲音道：「丐幫有事，我豈能不來！」話剛說完，場中已多了一個虎背熊腰的粗豪大漢。他是如何到來，衆人竟是誰也不知。

駱逸飛笑道：「不見多月，大哥的輕功可眞叫人吃驚。大嫂呢？」雲中步道：「南海劍派遇到强敵，雪雁正趕往援救。」

丐幫三大長老和三千幫衆見到幫主，連忙躬身施禮。

地空道：「『雲中閒步、落日鵬飛』，兩位幫主既然聯手，少林派便以『十八羅漢陣』迎戰罷。」

衆人見十八個中年僧人緩步出場，便即退後數丈，讓出一塊方圓十丈的空地。賽如山低聲對雲中步、駱逸飛二人道：「速戰速決，莫失先機。」雲中步道：「多謝長老指點。」駱逸飛微笑道：「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賽長老的說話，我必定緊記於心。」二人併肩步出，立於場心。

十八名僧人迅速散開，十二人盤膝而坐，六人雙手合什，垂首而站，佈成五丈見寬的方陣，將雲、駱二人嚴密包圍。

駱逸飛和雲中步對望一眼，同時發動攻勢。

眞兇落網　洗脫罪名

「十八羅漢陣」共分爲三個小陣，每陣六人。對付一般敵人，第一小陣已經綽有餘裕，其餘十二羅漢，不過掠陣而已。若是久戰不下，第二小陣才會加以援手。正因爲這個緣故，賽如山才着他們速戰速決。祇有在第二小陣尚未出手之前，先將第一小陣制伏，二人才有取勝機會。

可是二人身形甫動，六羅漢已經閃電出手，發掌分襲他們前胸、後背和額角，動作不但快，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

駱逸飛暗吃一驚，無暇多想，右手「天璇指」，左手「沉星碎月

掌」，右脚「掃月腿法」同時使出，施用一個同歸於盡的打法。雲中步運功將全身要穴關閉，雙掌向外急翻，正是「逍遙神掌」中的「萬里江山」。

六僧向後疾退，跟着再度撲前，僧袍飄動之中，攻向駱逸飛的三僧，轉而分擊雲中步右腰、左脅、後腦；攻向雲中步的三僧，則逕取駱逸飛下頷、左肩、小腹。

駱逸飛心道：「先發制人，如果我再被他們取得先機，怎能取勝。」左肩向後一縮，右掌由下而上，向外一翻，使出一招「天崩地裂」，綿密的掌勁，登時將三僧的攻勢擋住。他隨即右腿一撩，往右方搶出半尺，左掌劃出，掌沿如刀，急斬三僧胸膛。兩招之間，已將守勢變爲攻勢。

雲中步雙掌一圈，向前推出，逼退二僧，足上使勁，陡地飛上半空。原本坐在西北方的三個僧人，也跟着飛了上去。雲中步突感勁風趨近，不待對方逼至，「水天一色」、「笑指天南」已然先後劈出。三僧向下一沉，避過掌風，雙腿橫掃，已擊中雲中步雙膝和左足足踝。

雲中步有眞氣護身，沒有受傷，可是銳氣不免稍挫。「呼」的一響，已然落回地面。

三僧和駱逸飛過了十來招，尚未分出高下，西南方三僧見狀，連忙加入戰圈。五招不到，「砰」的一聲，駱逸飛左胸中掌。

麗玉暗暗擔心，道：「賽長老，你得想辦法救救我家公子！」賽如山道：「大家公平決鬥，旁人怎能相助？我看一切聽天由命罷。」周長老安慰她道：「駱幫主和雲幫主都是天下五大高手之一，未必便破不了『十八羅漢陣』。」

薛江流道：「無論如何，敝幫蒙丐幫相助，實是不勝感激。」姜仲猛凜然道：「五大門派雖然高手如雲，明月幫中，却也不盡是酒囊飯袋。待會要是咱們輸了，頂多便是決一死戰！」

* * *

駱逸飛中了一掌，微微一驚，所使招式，已易爲守勢。忽聽耳邊一人說道：「斜退『明夷』，用『飛星傳恨』。」他聽到這把聲音，心下不禁暗喜：「果然是冬樺！」左足往自己左下方急退，右掌拍出，一招「飛星傳恨」，立時擊中一僧。

那聲音接着道：「進『泰』位，使『驚濤駭浪』。」駱逸飛滑向左上方，右肘向後一撞，正中另一僧的背心。

「轉『蒙』位，使『星移物換』。」

駱逸飛搶往右方，左掌斜拍，右拳後擊，「砰彭」，二僧中招。三招之間，四名僧人已先後中招。

雲中步見兄弟連傷數人，精神一振，雙掌翻飛，「馳馬長城」、「笑踏山河」、「飛越關山」、「浪跡天涯」、「遠涉南洋」、「縱橫七海」六招連環拍出，六僧肩、額、臂、腰、腹、背分別中掌。

其餘六僧見狀，立時撲入戰陣。駱、雲二人祇覺滿目所見，盡是僧袍；耳中所聽，皆是呼呼勁風。在這十八個少林高僧的圍攻之下，就如置身波濤洶湧的大海，在巨浪衝擊之下，隨時也會有沒頂之厄。

駱逸飛奮力逼退二僧，想要脫却衆人的包圍。可是二僧剛退，另外兩人已即時塡補了這個空間。他極目望去，彷彿見到成千上萬的僧人擋着自己的去路，縱使費盡心力，也難以突圍而出。苦鬥了三百多招，漸漸已有些支撐不住。

雲中步的武功和他相去不遠，但因所習的是名門正宗的內功心法，根基牢固，雖然力戰半天，依然疲態未露。

是時已是戌末亥初，四野一片漆黑。丐幫幫衆早已架起孔明燈，以作照明之用。

慕容朗抬頭觀星，驀地歌道：「織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薛江流接着唱道：「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慕容朗鼓掌道：「唱得好，唱得好！」薛江流微笑道：「慕容掌門的歌聲，可也不壞！」慕容朗縱聲大笑，道：「歌喉分不出高下，不如再以絲竹較量。」回頭道：「心濤，備琴。」言罷一個十三四歲的書僮，已經捧了一具七弦琴出來。

慕容朗陡地飛身而起，掠出十數丈，自地上抓起一塊百多斤重的大石，再躍回衆弟子之中。他將大石放下，七弦琴置於其上，道：「請薛二當家指點。」盤膝坐地，右手食指一撥，錚的一響，聲如萬鐘齊鳴。薛江流道：「琴音不錯，內力更在琴音之上。」

慕容朗道：「謬讚，謬讚。」十指揮動，雄渾的琴音之中隱隱然藏着干戈之聲，利那間就如有千軍萬馬，衝進場中，正與敵人浴血火拚。然而戰爭雖然慘烈，但琴音竟能不帶絲毫殺氣，反而透着一股莊嚴肅穆的氣象。

* * *

駱逸飛本來已感不敵，這時聽到琴聲，不知爲何，精神竟爾大振，招式使動之餘，於漢不經意之間，漸跟音樂配合。琴聲快，出招則快；琴音緩，出招則緩。眼中見到的，已不再是少林寺的僧人，而是侵越漢土的蠻夷外族；腦中祇想

到的是爲國捐軀，保衞疆土。

在這種浩然正氣的支持下，駱逸飛立時勇氣大增，左手一劃，右掌向前劈出，「砰」的一響，一僧胸口神封穴中掌，飛出丈餘，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他接着全身一旋，左掌反拍，擊中另一僧的左肋。那僧跟蹌後退，「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駱逸飛補上一指，封了他的璇璣穴。

雲中步自幼習武，不諳音律，但聽到慕容朗所奏，擧手抬足之間，居然跟音韻配合得絲絲入扣。他驀地大喝一聲，鐵拳如風掃出。面前僧人雙掌交叠，欲待封住拳勢。不料琴音倏地轉急，那僧未及擋格，胸口已然中招。

慕容朗運指如飛，琴音愈來愈快，衆人祇聽「砰彭劈啪」數聲響起，另外五僧亦已受創。

離塵見華山掌門竟然暗地相助敵人，不禁大怒，喝道：「慕容掌門，請你快快停手！你的琴聲吵耳得很！」慕容朗專心撫琴，沒有回答。

洪長老哈哈大笑，道：「老子活了偌大年紀，今日才知甚麼是對牛彈琴！」離塵一聲悶哼，袍袖拂出，「嗤」的一響，十多顆鐵疾射了出去。

薛江流冷冷的道：「道長請勿搗亂！」右掌急拍，將暗器盡數震下。却聽錚錚數響，七弦已斷。

慧倫道：「這琴聲令人心煩不已，慕容掌門還是少彈爲妙。」原來割斷琴弦的暗器，正是她剛才所發。

琴音突然止遏，駱逸飛不由得爲之一呆。「嗤」的一聲，駱逸飛左肩中指，觸動舊患，鮮血立時狂湧。雲中步陡覺脅下一痛，亦已着了一掌。

薛江流自懷中取出一枝以綠玉製成的笛子，道：「慕容掌門的琴技果然不俗，可惜陽剛之氣太重，難怪爲慧倫師太所不喜。」說罷擧起笛子，放在唇邊，緩緩吹動。

笛聲輕柔舒緩，既似蝶舞花中，又像魚游碧海。衆僧受笛聲影響，招式漸漸放緩。駱逸飛手腕一翻，食指點出，戳中了兩僧的淵腋穴。雲中步左腿橫掃，把他們踢飛丈許。

這時十八羅漢之中，已有四人穴道被封，六人身上負傷，幾已不成陣勢。駱逸飛得郭冬樺暗中幫忙，轉眼又再制服了三名僧人。雲中步使開「逍遙神掌」，亦已擊傷多人。

駱逸飛驀地聽得郭冬樺道：「快使『羣邪辟易』！」當下縱身而起，雙掌奮力拍出。賽如山見狀大驚，叫道：「使不得！」可是處身五丈之外，已經援救不及。

原來衆僧的內力已被薛江流的笛聲壓下過半，偏生「羣邪辟易」是殺敵絕招，中者輕則四肢齊折，重則肝腦塗地。駱逸飛乍聽指點，不思後果，已然使了出來，待聽到賽如山加以喝止，才驀地驚覺。他不想傷及無辜，急忙收招。如此一來，等如將盡數掌力，擊向自身，武功再高，也恐怕難以活命。

衆人見他收招，不由得驚呼出聲。

雲中步眼見形勢危急，倏地運足十成掌力，拍出一掌。兩道掌力碰在一起，齊向東北方空曠之處射去。轟隆一聲巨响，地上已多了一個三尺來深的大坑。

可是他爲了救人，無暇禦敵，背心已着了一掌。喉頭一甜，咯出一口鮮血。駱逸飛翻身落地，想起剛才情形，不禁冷汗直冒。衆僧合什道：「兩位幫主仁義過人，貧僧等輸得心服口服。」解了同伴的穴道，退回地空身旁。

剛才慕容朗和薛江流以音韻暗助，場中高手無人不知。要是他們因此獲勝，五派中人誰也不會心服。可是如今賴以獲勝的，不是武功，而是俠骨仁心，少林派雖然敗了，衆人也覺敗得其所。

地空合什道：「我們既然輸了，自當退出此間。駱幫主大仁大義，想必不會是殺害招侍衞的兇手。究竟誰是眞兇，倒眞費煞思量。」

駱逸飛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眞兇遲早會有落網之日。」

慧倫道：「希望駱幫主早日尋得眞兇，洗脫罪名。敝派就此告辭。」

賽如山道：「山路黑暗，何不明早離去？」

慧倫朗聲一笑，道：「如今是走，明天也是走，何必多躭擱？」

少林、華山、崆峒三派陸續離去。離塵祇好道：「駱幫主、雲幫主，兩位果然是仁者無敵，老道自愧不如。」說罷率領門下弟子，朝西北方而去。

薛江流道：「這老道倒說了一句人話。」

雲中步嘆了口氣，道：「離塵道長也並非奸邪之輩，祇可惜迷戀權勢，誤入歧途。」

駱逸飛笑道：「大哥何必爲這老道歎氣，來來來，咱們去『臨淵樓』喝個痛快。」

雲中步微笑道：「如今已是亥時，『臨淵樓』怎會招呼客人？」

駱逸飛笑道：「丐幫幫主駕臨，他們怎敢不來招呼！」

雲中步哈哈大笑，瞧見周長老身旁的麗玉，說道：「周長老，她是你的女兒吧？可漂亮得得。」

周長老搖頭道：「我那有這般

標緻的女兒，這位麗玉姑娘，是駱逸飛的丫環。」

雲中步笑道：「兄弟果然好眼光。」

駱逸飛道：「麗玉，快來叩見雲大哥。」

麗玉臉上一紅，垂下了頭。麗玉斂衽一禮，道：「婢女麗玉，拜見雲幫主。」

雲中步忙道：「不用多禮。」

駱逸飛道：「洪長老，何長老的傷勢怎樣？」

洪長老道：「老何給打斷了一根肋骨，我已經替他駁好。」

姜仲猛自懷中掏出一盒藥膏，道：「我有一盒『淸毒斷續膠』，療效不錯，就送了給丐幫吧！」

丐幫中人素知福建少林的「淸毒斷續膠」是傷藥中的至寶，聞言不禁大喜。洪長老伸手接過，道：「多謝姜五當家。」

何長老睜開眼睛，說了聲多謝。姜仲猛道：「不用客氣，何長老還是多作休息，別再說話，以免震動傷口。」

正說話間，一隻白鴿自西南方飛至，在雲中步頭頂盤旋不去。雲中步微覺奇怪，抓住白鴿，却見鴿腿上纏着一張紙條，他連忙解下紙條，放下白鴿，展開紙條看了一會，說道：「我得趕往南海一趟。」

賽如山道：「幫主夫人抵敵不住？」

雲中步點了點頭道：「敵人神出鬼沒，防不勝防，南海劍派已有半數弟子遇襲受傷。」抱了抱拳，便向南方奔去，倏然之間，影踪不見。

駱逸飛見雲中步離去，也不再多作逗留，說道：「我等就此別過，三十日之內，定必生擒殺害馬長老的兇手，送給丐幫治罪。」

賽如山、洪、周兩位長老抱拳道：「請。」

駱逸飛和薛江流、姜仲猛等明月幫三大當家率領着幫衆，乘夜望淮南總舵進發。山路崎嶇，到了破曉之時，衆人才不過走了十里多的路。

駱逸飛爲免打擾附近百姓，早已吩咐衆人散歸各縣，祇留下數十原居淮南的幫衆跟他們繼續上路。

到了巳時，各人俱已餓餓不堪，便在路旁一間小茶館歇息，叫了些饅頭糕餅，聊以充饑。

駱逸飛道：「薛老二，你本非諸葛青鋒之敵，當日到底如何得以脫身？」

薛江流道：「我得以僥倖不死，全靠唐家堡的『花雨流星』。」

＊　＊　＊

薛江流恨他言中辱及先祖父親，不禁大怒，右掌運勁拍出，逕取諸葛青鋒胸膛。諸葛青鋒左掌輕格，右掌打出。

薛江流見他擧掌拍到，本欲伸手擋格。然對方掌勢飄忽，似虛似實，他恐防有詐，唯有閃身避開。

諸葛青鋒右掌在薛江流的左腋下擦過，他接着五指一曲，反拿薛江流後腰。薛江流左手後擋，食指戳出，點向他的掌心。諸葛青鋒五指運勁一拂，將薛江流的左手彈開，右腕輕旋，逕抓他的小腹。薛江流右掌斬出，以「落霞刀法」迎敵。

薛江流得乃父眞傳，武功本是不弱。諸葛青鋒縱然是天下五大高手之一，百招之內，也不易將之擊倒。可惜這囚室方圓不到一丈，薛江流的「落霞刀法」和「長天掌法」皆不易見其威力，反而給諸葛青鋒的「天龍十六抓」佔盡上風。

鬥了一會，諸葛青鋒雙手抓出，急拿薛江流左右琵琶骨。薛江流伸臂欲格，不料諸葛青鋒此記祇是虛招，右手霍地易爪爲掌，「砰」的一聲，已擊中對方胸口。

薛江流眼前一黑，幾欲吐血。諸葛青鋒一聲獰笑，右掌又再拍出。薛江流想要後退，可是背心已碰到石壁，他心念電轉，倏地取出懷中僅剩的一顆「花雨流星」擋在自己胸前。諸葛青鋒大吃一驚，掌勢急變。

薛江流冷冷的道：「在這斗室之內，閣下可有把握避開這顆『花雨流星』？」

諸葛青鋒哼了一聲，道：「沒有。」

薛江流道：「既然如此，請讓路。」

諸葛青鋒道：「你道老夫必會答應？」

薛江流點頭道：「當然。」

諸葛青鋒道：「老夫從來不受別人威脅！」

薛江流道：「任何事情總會有第一次。」

諸葛青鋒又是一聲悶哼，道：「請便！」

薛江流道：「我不能由鐵門出去。」

諸葛青鋒道：「你想怎樣？」

薛江流道：「轟開石牆。」

諸葛青鋒無奈，祇得發掌砍開石牆。

薛江流自破牆中躍出，沿通道疾奔。奔了一會，眼前突現一人。他立時停下脚步，喝道：「誰？」那人叫道：「薛老二，想不到咱們竟有機會相見！」

薛江流大喜，道：「是鍾老六？」

驀地見他渾身鮮血，不禁一驚，問道：「鍾老六，你怎地弄成這個樣子？」

鍾晚鈴道：「我被蓋天南擒

住，囚在石室，剛才乘守衞不覺，衝了出來。不料途中碰到幾個捕頭，給砍了三刀，斷了一指。」

* * *

駱逸飛右掌劈出，砍下桌子一角，道：「我駱逸飛今日向天發誓，若不手刃蓋天南，爲陽老四及衆兄弟報仇，必如此桌！」問道：「你們怎知丐幫有難？」

姜仲猛道：「那日薛老二和鍾老六回到洛陽分舵不久，唐舵主便帶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進來。我問她有甚麼事，她說恆山派即將進攻丐幫，請我們快快前去杭州報訊。」

駱逸飛道：「那姑娘怎生模樣？」

姜仲猛道：「圓臉薄唇，雙目靈動，十分惹人好感。」

駱逸飛暗道：「想不到今次救我性命的，又是映君。」待衆人飽餐後，便即啓程。

* * *

衆人到達淮南，各自散去。駱逸飛、薛江流、姜仲猛、麗玉等四人則返回總舵。

到了聚義廳，便見到一個中年胖子和一個妙齡少女自後堂步出，正是洛陽分舵舵主唐滿天和李映君。

李映君飛奔上前，撲入駱逸飛懷裏，道：「大哥，你終於回來了。」

駱逸飛大感尷尬，輕輕將她推開，道：「映君，我來爲妳引見幾位兄弟。」

李映君笑道：「我早知他們是誰。」

唐滿天點了點頭，道：「這小姑娘見聞廣博，單看形貌，已知我們是誰。」

麗玉道：「駱公子，這位姑娘怎生稱呼？」

李映君搶着道：「我叫李映君，是他的妻子。」

駱逸飛微笑道：「麗玉，還不叩見夫人？」

麗玉施了一禮，道：「婢女麗玉，叩見夫人。」

薛江流、唐滿天齊道：「恭喜老大娶得佳偶。」

姜仲猛哈哈大笑，道：「駱老大暗中成婚，莫非想省了我們這一餐？」

駱逸飛笑道：「我自幼家貧，可眞沒有家當大排筵席。」跟着正色道：「我是代罪之身，怎能如此鋪張？待他日洗脫嫌疑之時，再行補辦婚宴吧！」

正在此時，鍾晚鈴已到了聚義廳。駱逸飛大喜，道：「鍾老六，你的傷勢已經復原了？」

鍾晚鈴道：「那些捕頭刀法雖精，內力却弱，將養了四日，我的傷勢已經康復。」頓了一頓，說道：「恭賀老大結婚之喜。」駱逸飛微微一笑，道：「你已聽到了？」

李映君一手拉着駱逸飛，一手拉着麗玉，道：「大哥、妹妹，咱們到院子賞花去。」

駱逸飛苦笑道：「老二、老五、老六、唐舵主，你們慢慢談吧，夫人有命，我可不敢有違。」

傍晚時分，薛江流、姜仲猛和唐滿天已然離去。鍾晚鈴乘李映君和麗玉到廚中造飯，對駱逸飛道：「老大，你和大嫂到底如何認識？」

駱逸飛也不隱瞞，便將當日如何身中劇毒，蒙李映君相救等經過一一說了。

鍾晚鈴皺眉道：「大嫂來歷不明，請老大小心提防。」

駱逸飛一笑，道：「你疑心映君有害我之心？」鍾晚鈴神色凝重，緩緩點頭。

駱逸飛道：「兄弟未免多疑，如果映君眞要害我，當日何必救我？」

鍾晚鈴道：「就是因爲當日她沒有害你，我才擔心。」

駱逸飛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鍾晚鈴道：「我懷疑她想藉此機會，成爲明月幫幫主的夫人，然後伺機將你害死，再名正言順地掌管明月幫。」

駱逸飛心中一凜，道：「映君胸無城府，怎會是這般惡毒的女子？」

鍾晚鈴嘆了口氣，道：「大嫂陰沉機詐，委實不易應付。總而言之，防人之心不可無。」

二人自花園返回偏廳，見飯餸早已預備妥當。李映君笑着道：「大哥、六哥，你們快來嚐嚐，到底是我煮的牛肉好，還是麗玉妹子煮的齋菜好。」

麗玉笑道：「我的烹調手段普通之至，怎及得上夫人。」

駱逸飛笑道：「不用心急，待我親自嚐嚐，再評高下。」

鍾晚鈴向他使了個眼色，笑道：「眞是不巧，我們剛剛吃了些糕點，如今還飽得很。」

李映君大感失望，嗔道：「大哥，你既吃了點心，怎不早說？累我白白忙了半天！」

駱逸飛笑道：「日後機會多的是，妳心急甚麼？」

麗玉道：「駱公子、鍾六爺，你們既然不餓，不如喝杯酒吧！」

李映君道：「大哥，我來替你倒酒。」從麗玉手中接過酒壺，倒了滿滿的一杯給駱逸飛，接着又替鍾晚鈴倒了一杯。

鍾晚鈴呷了口酒，忽道：「老大的杯裏好像有些油漬，不如喝我這杯吧！」將手中杯遞了給駱逸飛，暗忖：「我已嚐過酒中無毒，酒杯再用化毒散抹過，相信老大絕對不會因此中毒。」

駱逸飛正要喝酒，李映君却道：「六哥已經喝過了，不如讓我再斟一杯。」駱逸飛搖頭，笑道：「大家都是兄弟，何必如此庥煩。」舉杯一口喝乾。忽然聞到李映君身上傳來一陣淡淡幽香，腦中一暈，笑道：「映君，妳是不是配了個新的香囊？怎地香氣忽然變了？」

鍾晚鈴聞言大驚，忙道：「老大，你覺得怎樣？」駱逸飛欲待回答，眼前一黑，已經暈了過去。

麗玉大驚，叫道：「駱公子，駱公子！」李映君喝道：「鍾晚鈴，你爲甚麼下毒害死大哥？」鍾晚鈴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妳！」李映君道：「大哥若不是喝了你嚐過的酒，怎會中毒！」鍾晚鈴怒道：「妳這臭丫頭毒害老大，意欲控本幫，難道我會不知？」

麗玉抱着駱逸飛，哭道：「夫人，妳快殺了這此賊，爲駱公子報仇！」李映君喝道：「好！」身形一晃，右掌霍地拍出。鍾晚鈴見對方掌心隱現青光，心道：「『八毒螳螂掌』！」不敢讓她的毒掌碰到自己，連忙躍起避開。

李映君步步進逼，一掌快過一掌。鍾晚鈴傷勢剛癒，功力大減，漸漸抵敵不住。麗玉叫道：「夫人，我來助妳！」搶數步，揮掌劈出。

鍾晚鈴不敢戀戰，手藏衣袖之內，雙掌前推，抽身暴退二丈，轉身奔向大門。李映君拔出駱逸飛腰畔的「斷玉神劍」，運勁擲出。鍾晚鈴聽到背後勁風响起，急忙飛身一躍。「噗」的一聲，寶劍釘在牆上，直沒至柄。鍾晚鈴展開輕功，轉眼已不知去向。

駱逸飛悠悠醒轉，只覺全身乏力，不禁一驚，李映君坐在床沿，道：「駱幫主，這覺睡得好罷？」

駱逸飛嘆道：「想不到我會死在女子之手！」李映君道：「我可眞有些捨不得殺你。」駱逸飛道：「但妳非殺我不可。」李映君搖頭道：「我不會殺你。」駱逸飛道：「爲甚麼？」李映君道：「因爲你是我丈夫。」

駱逸飛道：「妳今日不殺我，日後只怕會後悔。」李映君道：「那是以後的事。」駱逸飛道：「妳無須冒這個險。」李映君淡淡一笑，道：「你爲甚麼逼我殺你？」駱逸飛道：「因爲我不想看到自己一手創下的基業，落入他人之手。」李映君道：「我絕不會謀殺親夫。」

駱逸飛道：「麗玉呢？」李映君道：「她去了買藥。你放心，我也不會殺她。」駱逸飛道：「她知道妳害我，一定不會放過妳。」李映君道：「她不是我的對手。」忽然笑了一笑，道：「唐朝的皇帝都是姓李的。」

駱逸飛一怔，不知她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李映君接着道：「所以我也不姓李。」駱逸飛道：「妳姓唐？」李映君道：「不錯，我不是李映君，是唐映君。」

駱逸飛道：「妳是唐門中人？」唐映君道：「我是蘇州唐家堡中人。」駱逸飛道：「令尊就是唐舵主？」唐映君道：「他是我叔父。家父在年前已經逝世。他生前只想唐家堡的聲威，得以掩蓋蜀中唐門，可惜他辦不到。」

駱逸飛哈哈一笑，道：「令尊辦不到的事，妳却輕而易舉地辦到了。」唐映君道：「也不是輕而易舉。我們花了百兩黃金，才買通了觀玉的姬妾俏玉。若非如此，我怎知你會逃離『黃泉鐵獄』？」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程堂主殺此賤婢，果然殺得不錯。可惜妳毀了自己的淸白，代價未免大了些。」唐映君道：「我不願意幹的事，沒有人可以逼我。」駱逸飛道：「姑娘實在也太瞧得起我了。」

唐映君道：「不達父志，是爲不孝。毒害丈夫，是爲不忠。忠孝不能兩全，我也沒有辦法。不過由始至終，我都是眞心喜歡你的。」

駱逸飛心下暗嘆，問道：「我和鍾老六已經處處提防，爲何仍會着了妳的道兒？」唐映君道：「飯菜裏沒有毒，酒裏也沒有毒，酒杯上更沒有毒。這些只是我用來干擾你們的工具。眞正的毒藥，在我的香囊中。」

駱逸飛恍然大悟，道：「妳爲甚麼不將鍾老六和麗玉也一古腦兒毒倒？」鍾晚鈴道：「你怎知我沒有毒倒鍾晚鈴？」駱逸飛道：「剛才妳一點也沒有提及他，我猜他多半不在這兒。」

唐映君道：「你猜得對。我沒有把他毒倒，是因爲我要以他爲盾。你中毒之前，他喝過你杯中的酒，他日四位當家問起，我便可以將罪名推在他的身上，說他在嚐酒時暗中下毒，到時麗玉也可以作證。」駱逸飛道：「果然是深謀遠慮。」

唐映君道：「說了這麼久的話，你也該休息了。」說罷緊摟着他。駱逸飛聞到她身上香氣，眼前一黑，又再昏倒。

明月幫的四位當家接到幫主中毒的消息，立時趕抵總舵。唐映君自後堂步出，道：「四位當家星夜趕來，小妹感激不已。」薛江流見她臉上帶着淚痕，忙問：「大嫂，老大怎樣了？」唐映君泣道：「大哥中毒之後，已經昏迷了兩日。」

三當家嚴非白道：「大嫂，老大被誰所害？」外面突然有人說道：「是鍾晚鈴這狗賊！」衆人轉身瞧去，只見麗玉拿着一包東西，已經步入廳中。

嚴非白道：「姑娘是誰？」麗玉道：「我是駱公子的婢女麗玉。」唐映君道：「麗玉妹子，所有藥已經買了？」麗玉道：「是那藥店老闆給我的，也不知對是不對。」

嚴非白道：「裏面是些甚麼藥？」唐映君道：「都是些解毒的草藥。」嚴非白解開紙包一看，搖頭道：「沒有用的。這些只是普通的草藥，只可以用來醫治蟲咬、蜂螫，稍强一點的毒。」

薛江流道：「姑娘說下毒的是鍾老六？」麗玉道：「不是他是誰？這狗賊在酒中下毒，害得駱公子昏迷不醒。如果給我找到他，我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

仇天涯聽得咬牙切齒，恨恨的道：「老大英雄蓋世，想不到會栽在鍾晚鈴這王八的手上！」姜仲猛怒道：「咱們就算踏遍整個中原，也要找他出來，爲老大報仇！」

薛江流道：「鍾老六在酒中下毒，是兩位親眼所見？」唐映君道：「那老賊喝了口酒，便藉辭大哥杯中有油，換了自己的杯給大哥，大哥喝了一口，便即昏迷。試問下毒的若不是他，還會是誰？」

薛江流尋思：「鍾老六若要下毒，怎會讓妳們發覺？」說道：「我想看看老大。」唐映君道：「也好。或許你們有辦法醫好大哥。」

六人步進駱逸飛寢室，嚴非白深通醫理，伸手爲他把脈。半晌後，皺眉道：「老大脈息平穩，不似中毒。」姜仲猛道：「老三，你有沒有辦法醫好老大？」

嚴非白道：「盡力而爲。」扶起駱逸飛，雙掌抵在他的背心，徐徐輸進內功。過了一會，打了一個冷顫，道：「毒性奇寒無比，我的內力牽制不住。」

麗玉大急，道：「三爺，你再試一試吧！」嚴非白搖了搖頭，道：「這樣只會加速毒性運行，有害無益。」唐映君道：「那怎麼辦？」嚴非白沉吟道：「毒性雖强，尚未足以致命，讓我觀察十天半月，再作打算。」

唐映君道：「幫中不可一日無主，二哥，你便暫代大哥的位置吧！」薛江流點了點頭，也不推卻。仇天涯道：「陽老四過世，當家之位，應該由誰補上？」唐映君道：「我有一個提議，不知四位哥哥可肯聽聽？」

嚴非白道：「大嫂請說。」唐映君道：「唐舵主智勇雙全，我想以他出任四當家之位。」仇天涯道：「大嫂的建議很是不錯，薛老二，你認爲怎樣？」薛江流和嚴非白對望一眼，嚴非白緩緩點頭，薛江流道：「如此甚好。咱們便立即通知唐舵主，請他接任四當家之位，仍兼任洛陽分舵舵主之職。」

此後駱逸飛或昏或醒，不驚不覺已過了整整一個月。嚴非白觀察多時，始終無計可施。

這天是唐滿天正式出任明月幫四當家之日，四大當家，七大分舵的舵主均已雲集總舵聚義廳。七大舵主分坐大廳兩旁，大當家和唐映君坐於上首，麗玉站在唐映君背後。

薛江流道：「洛陽分舵舵主唐滿天，請接『皎月令』。」唐滿天離座步出，半跪地上，伸手接令。薛江流將一塊白玉雕成的令牌遞給他。

唐滿天正要後退，薛江流手腕一翻，已經扣住他兩手脈門。唐滿天吃了一驚，道：「薛二當家，請讓老唐回座。」薛江流冷冷一笑，道：「你是四當家應該叫我薛老二才對。」

唐映君微感不對，道：「我有點兒頭暈，請恕失陪。」麗玉道：「夫人，我扶妳進去。」唐映君點了點頭。不料腰間一麻，已被拿住要穴。

唐滿天上身一挺，一叢鐵針自腰間射出。薛江流飛身急退，雙袖拂出，將暗器撥飛。唐滿天轉身便逃，竟然不顧姪女生死。

廳外突然現出一人，攔住唐滿天，淡淡的道：「唐舵主，你好。」唐滿天大驚，顫聲道：「幫主，你……你……」駱逸飛笑道：「我是你的姪女婿啊，你怕甚麼？」

薛江流冷冷的道：「嚴老三醫道精湛，怎會不知老大所中何毒？」嚴非白道：「你們本不該用唐家堡的毒藥。」鍾晚鈴在後堂步出，道：「我在這裏藏身一月，你們居然不知，倒也好笑。」

唐滿天暗叫不妙，雙手連揮，十多顆「霹靂雷霆」擲了出去。駱逸飛拔起三丈，避過暗器。「霹靂雷霆」撞在牆上，發生爆炸，半邊牆壁竟被炸碎。

唐滿天手腕一抬，袖中「金蠶柔絲索」劃過長空，繞在圍牆外一棵樹上。呼的一聲，他已然騰空飛起，衣袖一拂，數十顆暗器朝大當家、六大舵主射去。

衆人連忙閃身避開，唐映君穴道受制，無法躲閃，身上已中了五枚毒蒺藜。駱逸飛在半空落下，右手食指急彈，指中眞氣已經射中飛行中的唐滿天，在他前胸穿出。

唐滿天摔在地上，喉頭咯咯作響，跟着鮮血自胸口狂湧而出，雙眼圓睜，已然死了。

駱逸飛奔入聚義廳，摟住唐映君，叫道：「映君！」唐映君微微一笑，道：「明月幫能夠成爲天下第一大幫，確有它的道理。我……我雖然輸了，也……也不算寃枉。」言罷瞑目而死。

* * *

翌日駱逸飛親自葬了唐映君，便想往招府找招夫人沈秋心，質問她何以在言百鈞面前誣衊自己。鍾晚鈴道：「朝廷或許會派人在招府埋伏，請老大步步小心。」駱逸飛一笑，道：「我已經多次誤中奸計，今回一定會小心行事。」

是日戌時，駱逸飛已經到達招府門外。他提氣一躍，上了屋頂，腳踏瓦片，很快便找到了招夫人的臥室。他運勁掀起一塊瓦片，以覷房中動靜。

只見招夫人正在對鏡梳頭，一個十三四歲的婢女說道：「夫人，柳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請妳快一點吧！」招夫人道：「三年也等到了，怎地不能再等這少許時間？」放下木梳，道：「不用催了，如今便去。」

駱逸飛心道：「誰是柳爺？難道是柳追月？」

那小婢說道：「我實在有點擔心。」招夫人道：「妳擔心甚麼？」那小婢道：「我擔心萬一給凌霄客知道了，誰是殺害老爺的兇手。」

駱逸飛心頭一震，心想：「難道她們知道誰是兇手？」

招夫人道：「他們是師兄弟，料來也不會暗中加害。」那小婢道：「他們是師兄弟，妳呢？凌霄客未必便會放過妳。」招夫人道：「他即使知道眞相，也沒有證據。」

駱逸飛心下轉念，尋思：「聽她們二人的說話，招大哥的死，跟招大嫂和柳追月有莫大的關係。難道……難道他們便是兇手？」招夫人離開臥室，反手帶上了門，他忙在屋頂悄步緊隨。

招夫人沿走廊向東廂走去，到了一間客房門前，敲了敲門，道：「柳爺，眞對不起，要你等了這麼久。」推門進去，旋即關上了門。駱逸飛知道柳追月的武功不錯，怕被發現，只是遠遠的監視。

過了一會，房門打開，招夫人和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並肩步出。那青年上身赤裸，招夫人衣領上的扣子，也解開了兩顆。

駱逸飛大怒，暗道：「招大哥死了不過數月，你們便公然在招府幹這無恥勾當，眞是豈有此理！」又見那青年伸手拉着招夫人的衣袖，竟似不許她離去一般，暗忖：「你們這對狗男女合謀害死招大哥，却把罪名推在我的身上，我今日不報此仇，誓不爲人！」一聲大喝，自屋頂急躍而下，說道：「柳追月，你幹的好事！」

柳追月吃了一驚，道：「駱幫主，你……你怎麼知道了？」

駱逸飛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柳追月道：「我這樣做雖然太過，但招夫人正當花樣年華，難道你忍心見她終生守寡？」駱逸飛道：「你倒是理直氣壯得很。招大哥一向視你有如知己，你這樣做怎對得起他？」

柳追月道：「就是因爲我和招兄交情不淺，才會替招大嫂着想。」

駱逸飛怒不可遏，喝道：「你既稱她大嫂，爲甚麼尚要幹這逆倫醜事？」柳追月一怔，道：「駱幫主，請你說明白一點，我柳追月究竟幹了甚麼逆倫醜事？」駱逸飛道：「你殺兄奪嫂，幹的難道不是逆倫之事！」

柳追月臉色鐵青，喝道：「你駡我殺兄奪嫂，有何憑據？」駱逸飛道：「適才你親口承認，莫非如今又要反口？」右掌在劍鞘一拍，「斷玉神劍」即自行躍出。他伸手一抄，挺劍疾砍柳追月胸口。

招夫人尖聲大叫，縮在一旁。柳追月想要解釋，可是敵劍已至，急忙躍開數尺，飛身上了屋簷。駱逸飛輕輕一縱，也上了屋頂，右手一緊，寒光閃動，倏忽間已劈出了七七四十九劍。

柳追月上身赤裸，沒帶兵刃，惟有縱躍閃避。到了第二十三劍時，肩頭一痛，已被劍尖所傷。駱逸飛四十九劍使完，他身上已多了十八處劍傷。

駱逸飛左掌拍出，將柳追月震退兩丈，右手長劍甩出，「噗」的一聲，插入了他的胸口。

柳追月長聲慘呼，彷如斷線風箏般，飛出十多丈，然後重重摔在對面長街盡頭。

* * *

駱逸飛自屋頂躍下，幾個起伏，已趕上了柳追月。祇見他五官溢血，已然死了。

駱逸飛用力拔出長劍，鮮血立時自柳追月胸口狂噴而出。他蹲在地上，用死者穿着的長褲將劍上鮮血揩抹乾淨，當下便想離去。東首藥材店內突然有人說道：「駱逸飛，你爲何斃吾徒兒？」駱逸飛微微一驚，站起身道：「誰？」

「砰」一聲，板門飛開，一人緩步而出，高鼻闊額，正是四指神捕蓋天南。

駱逸飛奇道：「柳追月是你徒兒？」蓋天南道：「鐵拳和鬼手是老夫的得力助手，也是老夫的愛徒。」駱逸飛冷冷一笑，道：「果然是明師出高徒！師傅勾結臥龍教，蔑視王法；徒兒謀殺至交，奪其愛妻，眞是半斤八兩，軒輊難分！」

蓋天南道：「老夫爲向朝廷邀

功，確曾勾結臥龍教。可是鐵拳爲人忠厚，絕對不會淫人妻子！」駱逸飛冷然道：「世間的僞君子，本來就多不勝數。這廝作惡多端，更陰謀嫁禍於我，欲陷我於不義，可說死不足惜！」

蓋天南眉毛一軒，道：「鐵拳有否殺人，此事尚言之過早。就算他確是眞兇，你也無權將他殺害。」駱逸飛朗聲說道：「這人是我殺的，你有本事的話，儘可將我擒下，押返府衙。」

蓋天南道：「你道我不敢拿你？」駱逸飛哈哈一笑，道：「不是不敢，是不能！」

蓋天南爲人雖然喜怒不形於色，此時也不禁勃然大怒，手握厚背鋼刀，呼的一聲，逕向駱逸飛胸膛劈了過去。駱逸飛挺劍刺出，倏地往下一壓。

蓋天南不待對方長劍砸到，招式一變，斜砍駱逸飛下盤。駱逸飛長劍下指，封住刀勢。蓋天南急忙變招，往左方一讓，提刀疾砍駱逸飛肩背。駱逸飛長劍反手揮出，已擋在背上。二人在無聲無息之下，已過了三招。

蓋天南一個轉身，鋼刀攔腰劈出。駱逸飛縱身躍起，右腿疾踢，已踹在刀鋒之上。蓋天南手腕一震，兵器險些脫手；左掌切出，砍駱逸飛足踝。

駱逸飛往後一翻，已上了對面屋簷。蓋天南飛身而起，鋼刀當頭劈下。駱逸飛退後兩步，挺劍刺出。蓋天南提刀在劍身一搭，亦已落在屋簷上。

駱逸飛道：「蓋先生，我已讓了你三招！」蓋天南哼了一聲，道：「誰要你這朝廷欽犯相讓！」駱逸飛一笑，道：「蓋先生叫我不讓，我就不讓。」用力一振長劍，舞起一張劍網，驀地朝蓋天南罩了過去。

蓋天南吸了口氣，向後疾退。劍網罩下，屋簷上的瓦片紛紛裂開。駱逸飛衣袖一掃，抖起一股勁風，瓦礫登時乘風飛射蓋天南。

蓋天南拔起數丈，避過暗器。駱逸飛跟着縱起，長劍斬出。蓋天南無法閃避，唯有提刀擋格。他知對方所使的是柄寶劍，因此已把眞氣佈於刀身。刀劍相交，立時膠在一起。二人在半空降下，落在屋頂。喀喇一聲巨響，屋頂塌下，二人隨即跌進屋中。幸好屋主人離家遠行未返，否則非被瓦片擊斃不可。

駱逸飛和蓋天南刀劍相抵，僵持不下。駱逸飛驀地催動內力，「錚」的一聲，蓋天南手中刀斷爲兩截。蓋天南左掌拍出，勁風到處，半截斷刀激射駱逸飛咽喉。

駱逸飛向後一個觔斗，避開斷刀，可是尚未站穩，另外半截斷刀已經逼近面門。避無可避之下，低頭一咬，竟將斷刀咬住。他接着運氣一噴，斷刀反打蓋天南小腹。蓋天南雙掌斜推，斷刀去勢頓止，「噹」的一聲，跌在地上。

駱逸飛道：「我用寶劍勝你，不算英雄。」回劍入鞘，跨前兩步，右手驀地抓出。

蓋天南上身微側，食指點出，戳向駱逸飛右手脈門。駱逸飛屈指急彈蓋天南手掌。蓋天南右手一收，左掌霍地劈了出去。駱逸飛不退反進，擧掌印向蓋天南的胸口。

蓋天南雙手交錯，挾住他的手腕，跟着發力一扭。駱逸飛運勁疾吐，蓋天南頓感全身一震，駱逸飛趨勢用力一掙，已然脫却了他的掌握；右腿一揚，踹向蓋天南下頷。

蓋天南側身閃避，左手四指抓出，「嗤」的一聲，抓破了駱逸飛的衣衫，並在他的右肩留下了四道血痕。駱逸飛左手食指點出，亦已封了蓋天南左臂的曲池穴。蓋天南頓時半身酸麻，一條臂膀軟軟垂着，已是動彈不得。

駱逸飛右手往外一撥，再緩緩向前推出。蓋天南祇覺勁風撲臉而至，知道對方這一掌已是全身功力的凝聚，不敢硬接，抓起身旁一張木桌，迎了上去。但聽喀喇一聲，木桌斷開兩爿。駱逸飛右掌去勢不變，仍是擊向蓋天南的胸口。

蓋天南咬了咬牙，心道：「今日老夫跟你拚了！」大喝一聲，右掌奮力拍出。兩掌相交，迅即黏在一起。

駱逸飛暗道：「你這老賊害死陽老四，我今日就算耗盡內力，也要殺了你！」潛運內力，自掌心不斷送出。過了一會，突然感到從蓋天南掌下傳來的內力漸轉陰寒，自己的陽剛內勁開始抵擋不住。

他猛地打了個寒顫，心想：「老賊的內勁陰寒無比，再鬥下去，我非吃虧不可。」當下將體內眞氣盡數聚於右掌。在雄渾的掌力之下，寒氣立時消退。

蓋天南尋思：「他知道自己不能長期抵抗老夫的陰寒眞氣，所以全力反攻，希望能夠速戰速決。事到如今，不行險着，如何取勝？」內勁陡然一收。駱逸飛祇覺障礙盡撤，不禁一怔，凝住功力不發。驀地感到對方掌力潮湧而至，「砰」的一聲，自己已向後飛出，撞破磚牆，摔在街中。

他掙扎着站起，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朗聲道：「蓋先生，你這一掌確是了得，可惜還震不死我！」喉頭一甜，鮮血已自唇邊流下。

屋內一片寂靜，駱逸飛叫了數聲，仍是不聞回應。他暗暗稱奇，

飛身躍進屋內，祇見對面牆上，亦已破了一洞。透過牆洞看去，但見蓋天南直挺挺躺在街角，一動也不動。

駱逸飛躍到對街，走近一瞧，才知他已然死了。雙睛怒突，似乎死不瞑目。

駱逸飛心道：「你這奸賊死有餘辜，但念在你也曾多次爲民除害，我就讓你留個全屍。」

正想離去，心中忽地一動：「蓋天南內力深厚，決計不會就此耗盡眞元而死。殺死他的，難道另有其人？」撕開他的衣服一看，不由得脫口叫道：「凌霄客！」

原來蓋天南的胸口，已多了一塊慘青色的掌印，顯然是剛剛中了凌霄客的「滅魂鬼手」。

「蓋天南死在愛徒的『滅魂鬼手』之下，難怪死不瞑目了。」

轉念又想：「蓋天南是凌霄客的師傅，他爲甚麼會下此毒手？」

＊　＊　＊

「駱逸飛，你越獄殺人，膽子眞不小哇！」

不知何時，四周的屋簷上，已多了五十多張鐵胎弓，弓上的利箭正對着駱逸飛。西北方三丈遠處屋簷之上，站着一個身披鎧甲的青年。

駱逸飛眉毛一揚，道：「御前侍衛副總管，秦九歌？」那青年冷笑道：「你倒識得我秦九歌！」駱逸飛道：「你認爲蓋天南是我殺的？」秦九歌道：「江湖上可以殺得了蓋捕頭的，祇有四個人。」

駱逸飛道：「他們是少林方丈地空大師、丐幫幫主雲中步、臥龍教教主諸葛青鋒和我明月幫幫主駱逸飛。」

秦九歌道：「地空大師是佛門高僧，不會妄動殺機。」駱逸飛道：「丐幫幫主此時正遠赴南疆，不可能在此出現。諸葛教主和蓋捕頭交情不錯，也不會無緣無故害他。」

駱逸飛道：「所以兇手祇會是我。」秦九歌冷冷的道：「你可要留下遺言？」駱逸飛搖頭道：「不用。」笑了笑，說道：「留下遺言的，應該是閣下。」

秦九歌也不動怒，冷冷一笑，右手一揮，五十多支利箭已經射了出去。驀地一聲龍吟，金光閃動，地上已多了無數截斷箭。

秦九歌駭然變色，叫道：「『孤鶩劍法』！」駱逸飛哈哈一笑，道：「不錯，正是段大俠的『孤鶩劍法』！」說罷縱身撲上屋簷，提劍直刺秦九歌咽喉。

秦九歌掄起手中斬馬刀，斜砍駱逸飛左肩。駱逸飛長劍去勢忽變，「颯颯」兩聲，已刺中了秦九歌左右肩膊。可惜秦九歌有鎧甲護身，竟然沒有受傷。駱逸飛怔了一怔，對方的斬馬刀已然襲到。

他上身倏地向後一拗，「呼」的一響，斬馬刀自臉上掠過；長劍上指，逕點秦九歌下頷。秦九歌雖然穿了盔甲，但却保護不到頭部。他吃了一驚，想要回刀擋格，可是斬馬刀給帶了開去，一時之間難以收回。危急之下向後急仰，想要避開劍尖。

然而秦九歌却忘記了，自己的下盤功夫本來不佳，這時手中握着一柄四十斤重的斬馬刀，更是站立不穩。祇聽得「蓬」的一響，這個御前侍衛副總管，已經重重摔在地上。

駱逸飛哈哈大笑，說道：「秦副總管這手『燕青十八翻』功夫果然了得，却不知翻了下去之後，還可不可以再次翻回屋頂？」

秦九歌怒不可遏，叫道：「放箭！」

駱逸飛腳上使勁，踹穿屋頂，全身向下直墮。他在屋中站定，四顧之下，才知處身之地，原來是一所客棧的閣樓。他心下轉念：「此刻鎮上遍佈官兵，我武功雖然不弱，也未必抵擋得住。」

又想：「秦九歌怎知我會夜探招府？難道幫中出了叛徒，向官府洩露了我的行踪？剛才跟蓋天南硬拚，內力着實虛耗了不少，萬一朝廷中再有高手到來，我非死在這裏不可。」

正不知如何是好，喀喇一聲，一塊石頭破窗射至。駱逸飛暗道：「發暗器之人內力不弱。」側身避開。石塊飛出兩丈，撞中了牆邊的一個酒罈。酒罈倒下，立時碎成片片。外面的石塊不斷飛至，轉瞬之間，放在牆邊的酒罈已盡數碎裂，罈中美酒流了一地，並沿着木梯流往下層。

駱逸飛暗呼可惜，忽然想起：「敵人若用火攻，我却如何是好？」猛聽得颼颼數聲，十多支火箭已經射了進來。美酒遇着烈火，迅速燃燒起來，整座客棧立時化作一片火海。

過了片刻，客棧四邊的牆壁紛紛塌下。駱逸飛連忙奔往下層，正想衝出去，忽想：「祇怕外面另有伏兵。」猶疑了一會，頭頂的木板被火燒斷，掉了下來。他輕輕一躍避開，暗道：「看來我祇好冒一冒險了。」

衝到門邊，地窖突然有人叫道：「他媽的，哪隻兔崽子在外面放火？想要燒死老夫，可沒這般容易。」

駱逸飛嚇了一跳，心想地窖有人，自己怎會不知？祇聽那人又道：「放火的兔崽子，老夫問你是誰，你怎地不答？好，讓我把你抓

出來，將你千刀萬剮！」話剛說完，牆角的木門已被劈開，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飛了出來。

那老人見到駱逸飛，怔了一怔，道：「你就是放火的兔崽子？」

駱逸飛哈哈一笑，道：「我是被困火海的兔崽子。」那老人瞧了他一會，點了點頭，道：「你叫甚麼名字？」

駱逸飛道：「我姓駱。」

那老人又再瞧了他半晌，吟道：「『壯懷逸興每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你是明月幫幫主駱逸飛？」

駱逸飛笑道：「前輩好眼力。」

那老人問道：「你可知老夫是誰？」

駱逸飛想了一想，道：「前輩是『飛天太保』紀無憂。」

那老人縱聲大笑，道：「你的眼力似乎比我更好，老夫退隱多年，你居然一語道破了我的身份。」

駱逸飛微微一笑，道：「適才劈開木門的『風花雪月掌』早已失傳，除了前輩，尚有何人會使？那一躍看似普通，但速度奇快，當世恐怕也沒有第二個人有此能耐。」

紀無憂道：「他們要捉你？」

駱逸飛道：「晚輩遭人陷害，已成了朝廷欽犯。」

紀無憂點頭道：「原來如此。好吧，老夫就送你出去。」抓住駱逸飛的腰帶，雙足微一發力，立時撞破木門，飛了出去。掠出五丈之後，紀無憂伸手在簷邊一拍，又再飛出數丈。倏忽之間，二人已在百丈之外。

駱逸飛道：「前輩輕功之高，可稱舉世無雙。」

紀無憂笑道：「功夫丟下了三十多年，幸好沒有荒廢。」

駱逸飛抱拳道：「多謝前輩相救，日後如有機會，定當報答大恩。」當下便想離去。

紀無憂道：「那些兔崽子遲早會尋到你，難道你不怕？」

駱逸飛笑了笑，道：「當然怕。不過我實在不想連累前輩。」

紀無憂道：「『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官府雖然不好惹，老夫也要犯上一犯。」淡淡一笑，道：「老夫做了半生小偷，也想轉行當大俠。」

駱逸飛道：「就怕對方人多勢衆。」

紀無憂哈哈一笑，道：「老夫心意已決，你也不用多說了。嗯，剛才你說遭人陷害，究竟是哪隻兔崽子，陷害你？」

駱逸飛道：「便是鐵拳柳追月。」當即將在招府的經歷告知紀無憂。

紀無憂默然半晌，突然說道：「柳追月不是兇手。」

駱逸飛一怔，道：「前輩怎知他不是兇手？」

紀無憂道：「你疑心他是兇手，全是因爲聽了招夫人的一番話，是不是？」

駱逸飛道：「我質問柳追月時，他也曾親口承認。」

紀無憂大搖其頭，道：「他的話含糊得很，不見得便是承認了殺人之事。駱幫主，要是你想和一個有夫之婦幽會，會不會大膽到去她家？」

駱逸飛笑道：「晚輩雖然爲人不羈，也不會勾搭有夫之婦。不過按照常理推測，可能性似乎不大。」

紀無憂又道：「你說他們在房中鬼混，可有親眼目睹？」

駱逸飛笑道：「如此醜惡，相信不會有多少人想瞧。」

紀無憂道：「既然並非親見，你怎能硬指他們是姦夫淫婦？」

駱逸飛道：「可是如今的情況和前輩所說却有所不同。招夫人並非有夫之婦，而是喪夫寡婦。和一個寡婦在她家中幽會，晚輩也有這個經驗。」

紀無憂聞言不禁一怔，道：「話是這般說，但老夫總覺得這是招夫人佈下的假局。」

駱逸飛道：「難道我已中了她的詭計？」

紀無憂道：「大有可能，她或許已知道你將到訪，所以佈下假局，使你相信兇手便是柳追月。」他聽到大批人馬正在逼近，說道：「他們已找到這裏。」

駱逸飛道：「與其硬拚，不如避他一避。」

紀無憂點了點頭，道：「咱們沒有必要跟官府結怨。」

駱逸飛道：「晚輩想獨自再返招府一行。」

紀無憂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此別過。」駱逸飛抱了抱拳，道：「前輩珍重。」

紀無憂哈哈大笑，衣袂飄飄，轉眼已不知所踪。

駱逸飛潛返招府，自後門悄悄竄入。走出數步，驀地聽到一把陰冷的男子笑聲遠遠傳至，循聲前進，却到了招夫人臥房之外。

他暗暗奇怪，心道：「誰在招夫人的房中？」那人笑得甚是歡暢，道：「此人轉眼便遭亂刀分屍，到時我倆大可高枕無憂了！」

駱逸飛吃了一驚，心想：「怎麼會是他？」

一把女子聲音笑道：「待我明天吩咐工匠，趕製一塊新的門匾。從今以後，這裏便得改稱漢府。」那男子聲音笑道：「招府改稱漢府，招夫人肯不肯改稱漢夫人啊？」

那女子媚笑道：「你要怎樣就怎樣吧！」

駱逸飛聽到那男子大笑了一會，跟着便是一陣衣衫嗦嗦之聲。

駱逸飛驚怒交集，暗忖：原來跟招夫人私通的，竟是你這狗賊。你這狗賊連同門師兄弟也陷害，眞是天理不容！招大哥和馬長老之死，多半也和他有關。」

隔了一會，便聽到二人粗重的喘息聲，那女子笑道：「大爺，你就饒了我吧，我眞的吃不消啦！」笑聲極是淫蕩。

駱逸飛怒火難制，忍不住便想衝進房中，手刃這對狗男女，然而經過了剛才的教訓，做事已不再那麼魯莽，心想萬一房中設有機關陷阱，豈不糟糕？還是靜觀其變爲是。

又再過了一會，房門終於打開，一男一女緩步而出。女的是招夫人，男的竟是鬼手凌霄客。二人見到駱逸飛，不禁大吃一驚。

駱逸飛冷冷一笑，道：「意想不到，是不是？」

凌霄客斜身竄出，便想逃走。駱逸飛內力雖然不繼，但武功猶在，拔出「斷玉神劍」，一招「晚秋飛絮」，已點中了凌霄客背心的至陽穴。招夫人嚇得雙腿發軟，動彈不得，顫聲道：「駱……駱幫主……饒……饒命！」

駱逸飛冷冷的道：「你們風流快活之時，可有想到會有如今這刻？」

凌霄客道：「我技不如人，無話可說。要殺要剮，悉隨尊便。」

駱逸飛道：「你這種弑師逆賊，殺了祇會弄髒我雙手。」

凌霄客道：「我沒有弑師。」

駱逸飛道：「蓋天南難道不是你殺？」

凌霄客道：「蓋天南是我殺的，但他不是我的師父。」

駱逸飛怔了一怔，隨即哈哈大笑，道：「爲求活命，連師父也不認了。」

凌霄客傲然道：「蓋天南這老匹夫，怎配當我的師父，不妨對你實說，恆山漢家四公子，便是我！」

駱逸飛奇道：「堂堂一個漢家四公子，怎會投到蓋天南門下？你撒的謊可也太過離譜！」

漢凌霄道：「我因犯了家規，早已被逐出恆山。」

駱逸飛點了點頭，忽道：「漢老先生這着大是高明，你的武功如此差勁，留着不走，不免影響漢家聲譽。」

漢凌霄大怒，說道：「閣下的武功固然是好，可惜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連番中計，仍是懵然不知。」

駱逸飛心念一動，道：「殺死馬長老的，難道也是你？」

漢凌霄道：「豈祇是馬長老，招清平也是我殺的。」

駱逸飛握緊拳頭，祇想揮劍把他斬成肉醬，咬牙切齒的道：「你爲甚麼這樣做？」

「因爲我已勾搭上了他的夫人。」漢凌霄冷冷的道：「招清平一日不死，我一日不能安枕。可笑我倆暗中幽會，這廝兀自半點不知，還把我當作知己看待。那天我乘他不避，將他重創，更逼得他使出偷學得來的『沉星碎月掌』，我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功夫，把掌力送回他的體內，立時便殺了他。如此一來，別人自然不會疑心是我。

「想不到丐幫那姓馬的窮極無聊，不知從哪兒知道了兇手是我。他既然知道了這個秘密，我亦容他不得。

「他的武功比我高，鬥了三百招，我便中了兩掌。可惜他爲人太過忠厚，我向他認了錯，發誓以後不再爲非作歹，他就放我離去。我突施暗算，搶得先機，再使出閣下的『天璇指』，把他擊斃。後來我靈機一動，補了一招『七星滙聚』。這招欲蓋彌彰，武林中人登時以爲是你下的毒手，我也就可以就此逍遙法外了。」

駱逸飛道：「我跟你向無仇怨，你爲何獨要嫁禍於我？」

漢凌霄道：「因爲諸葛教主答應過我，若我能夠將你置於死地，我便是臥龍教的右護法。」

駱逸飛暗道：「諸葛青鋒，總有一天我會找你算賬。」問道：「你怎會使『天璇指』？」

「那是老夫傳他的。」

駱逸飛驚詫不已，道：「紀前輩，你也是他的師父？」

紀無憂自牆角飛入，說道：「他沒有拜我爲師，老夫亦沒有認他爲徒。十多年前，老夫經過恆山，在山脚遇到他。當時他不過十五六歲，我見他天資聰敏，筋骨强健，是塊練武的材料，興之所至，便傳了他『天璇指』。想不到他不肯學好，竟然幹出這等喪盡天良的事！」言罷氣憤不已。

漢凌霄恨恨的道：「若不是我學了『天璇指』，犯了家規，怎會被逐出恆山？你這老賊還有顏面在這兒說我的不是。」

駱逸飛道：「紀前輩不過傳你武功，你怎地便犯了家規？」

漢凌霄道：「漢家中人，絕不可擅自修學別派武功。」

紀無憂哼了一聲，道：「老夫行走江湖五十多年，漢家的規矩，難道我會不知？老夫傳你武功之後，已親自告訴了漢老先生，他亦

答允不再追究。誰知你這淫賊年紀輕輕，竟然搭上了自己的庶母，他媽的，眞是無法無天！妻子可以殺，但你是漢老先生的親子，他怎下得了手？於是便借偷學武功爲名，將你逐出恆山。怎知你這淫賊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

漢凌霄聽他說出自己的醜行，不由得羞憤難當。

駱逸飛道：「原來這狗賊幹過這種逆倫醜事。前輩，我便將他交給你處置吧！」

紀無憂道：「好，我要親自將他押返恆山，由漢老先生發落。」抓起漢凌霄，縱身越過圍牆，朝北面而去。

駱逸飛冷冷的道：「招夫人，妳有甚麼遺言，儘管說吧，或許我可以給你辦到。」

招夫人嚇得跪在地上，磕頭道：「駱幫主，你請念在先夫份上，放我一條生路。」

駱逸飛道：「我就是念在招大哥份上，才要殺妳！」

招夫人道：「一切都是漢爺，不，是漢凌霄這狗賊安排的，和我絕不相干。」

駱逸飛道：「和妳絕不相干？不見得吧？引我誤殺柳追月的，難道不是妳？」

招夫人道：「那祇是一時巧……巧合！」

駱逸飛搖頭道：「那有這般巧的，我可不信。」

招夫人道：「昨天我在偏廳吃過午飯，回到房中，便見到桌上放着一封信。信中言道，你將會在晚上潛入府中。我雖然知寫信之人是誰，但寧可信其有，便在府中佈下了警報的裝置，祇要你踏進屋來，大廳中的銅鈴就會响起。」

駱逸飛道：「好計策。」

招夫人道：「到了晚上，剛巧柳追月受人所託，向我提親。」

駱逸飛奇道：「他向妳提親？」

招夫人道：「有個御前侍衛看中了我，想娶我爲妻。柳追月見我年輕，不忍看着我一世守寡，便答應替他說親。」

駱逸飛心道：「我罵他幹的好事，原來他以爲我指的是提親之事。」不禁大爲後悔。

招夫人續道：「柳追月替那侍衛說了不少好話，祇是勸我改嫁，我却堅決不允。後來丫環替他沖茶，故意弄濕了他的上衣……」

駱逸飛哈哈大笑，道：「好一個一時巧合！」招夫人臉上一紅，道：「我爲求活命，只得這般做。」

駱逸飛見她容顏嬌艷，雲鬢散亂，衣衫不整，不禁心中一蕩，暗暗歎氣：「怪不得這麼多人爲她傾倒，果然是天生尤物。」

招夫人道：「於是我對他說道：『柳公子，眞是對不起，弄污了你的衣服。』柳追月道：『不要緊。』我道：『這樣罷，你到客房中稍歇，身上的濕衣，就脫下來交給小倩洗擦好了。』

丁柳追月遲疑着道：『男女有別，這樣大好。』我笑着道：『柳公子是當世豪傑，難道也拘泥於世俗禮法？』柳追月不再多說，便隨小倩進了東廂客房。以後我和小倩的說話，你也聽到了。」

駱逸飛點了點頭，道：「後來怎樣？」

招夫人道：「後來我進了那間客房，關上了門，對他說：『柳公子，先夫的衣服太寬，恐怕不合你身，麻煩你多留一會，待衣服乾了，再行離開吧！』柳追月道：『剛才妳爲甚麼叫我柳爺？』我道：『是嗎？但是我可不記得了。你是先夫的朋友，叫你柳爺，也沒甚麼不該。』柳追月點了點頭，又想勸我改嫁。

「我用手帕拭了拭額上汗水，說道：『今晚眞是熱得很。』說罷解開了衣領的鈕扣。柳追月也不以爲意，只是大下說辭。我執意不允，打開房門，便要離去。柳追月拉着我的衣袖，還想再說，你已自屋頂跳了下來。」

駱逸飛頹然道：「我竟然誤殺好人。」對招夫人道：「你起來罷。」

招夫人大喜，站起身道：「駱幫主，你肯放過我？」駱逸飛陡地縱聲大笑，道：「柳追月之死，我只是幫兇，眞正的兇手，實在是妳。試問我怎能放過一個如此狠毒的婦人？」

招夫人顫聲道：「駱幫主，駱……駱大爺，你饒了我吧，我甚麼也可以答應你。」突然將雙手放在胸前，緩緩撫動，呻吟着道：「大爺，過來抱我！」

駱逸飛心頭亂跳，頓感脈搏加速。

招夫人見他神色有異，知他已被自己美色所迷，當下拔下了頭上髮簪，讓長髮隨風披散，柔聲道：「駱公子，你說我美不美？」駱逸飛由衷的道：「我見過的美女雖然多，但沒有一個及得上妳。」

招夫人雙手放在他的肩頭，軟軟伏在他的胸前，柔聲道：「其實我很早已喜歡了你，可惜我是有夫之婦，怎能再嫁給你？如今清平已死，咱們大可以就此雙宿雙棲。」

駱逸飛聞到她身上幽香，早已不知身在何處，「噹」的一聲，「斷玉神劍」掉在地上。

招夫人握着他的手，放進自己衣襟之內，撫摸着自己的胸脯，喘息着道：「我的胸脯是不是很柔軟？」駱逸飛模模糊糊的道：「

是。」

招夫人吻在駱逸飛的唇上，右手一拉衣帶，身上衣衫登時沿肩滑落，露出冰雪一般的肌膚。駱逸飛擁着懷中已全身赤裸的美人，熱吻着她的櫻唇。招夫人暗暗歡喜，掙開他的雙臂，膩聲道：「咱們進房去，好不好？」

駱逸飛點了點頭，不由自主的跟着她。怎知右足一抬，碰到了地上的「斷玉神劍」。他低頭瞧去，腦中登時現出一張清秀絕俗的臉龐。

「慢着。」

招夫人一怔，道：「甚麼？」駱逸飛道：「待我拾起地上長劍。」彎身拾劍，驀地金光一閃，招夫人的小腹，已多了一道尺許長的傷口。

招夫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按着小腹，道：「你……你爲甚麼……爲甚麼……殺我？」駱逸飛道：「妳雖然美艷絕倫，但妳比不上她，絕對比不上！」

招夫人道：「她……她是誰？」

駱逸飛嘆了口氣，道：「我也不知她究竟是誰。」

駱逸飛雖然手刃了招夫人，心裏却沒有感到高興。無論如何，柳追月始終是他殺的。

回到總壇，便見到鍾晚鈴迎上前來，將一封信遞了給他，道：「諸葛青鋒已正式下了戰書。」

駱逸飛打開一看，道：「其他四位當家呢？」鍾晚鈴道：「洛陽分舵遇襲，衆位兄弟已經趕往援救。」駱逸飛點了點頭，道：「後日未時，我自會到落雁坡應約。」

鍾晚鈴道：「老大，諸葛青鋒詭計多端，我怕你應付不了。」駱逸飛沉吟道：「那也說的是。既然如此，你和我一起去吧！」

二人連夜上路，趕往落雁坡。到了翌日傍晚，距離目的地已不過三十多里的路。

該處地勢崎嶇頗爲難走。駱逸飛道：「咱們找塊較爲平坦的地方，好好睡一覺吧。」找了片刻，鍾晚鈴突然道：「老大，前面好像有具屍體。

二人走近一看，只見斜坡上伏着一具赤裸的男子屍體。駱逸飛抬頭望天，暗忖：「又是月圓之夜。」右手斬出，切下他一條臂膀，傷口處亦無鮮血流下。

鍾晚鈴駭然變色，道：「『姹女心經』！」駱逸飛怔了一怔，道：「『姹女心經』？」

鍾晚鈴道：「敝業師曾經說過，數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魔女慕容湘湘，練就一身『姹女心經』，武功奇高。可是練此功者，每到月圓之夜，便得補充內力，否則必七孔流血而死。」

駱逸飛道：「怎樣補充內力？」

鍾晚鈴道：「找一個年輕男子，與他交歡，吸取元陽，再用秘門方法，盡收他體內鮮血。」

駱逸飛頓覺寒毛直豎，道：「世間竟有這等魔功！」

* * *

諸葛青鋒縱聲大笑，道：「駱幫主果然準時。」駱逸飛道：「守時是一個好的習慣。」諸葛青鋒道：「犯規也是一個好習慣？」駱逸飛笑問：「我犯了甚麼規？」諸葛青鋒道：「老夫在戰書中早已寫明，雙方只可一人赴約。」

駱逸飛笑道：「明月幫中，便只我一人赴約。」諸葛青鋒冷冷的道：「你身旁的鍾六當家，難道不是人？」駱逸飛閃電拔劍，長劍一揮，鍾晚鈴的頭顱，立時飛出丈外。還劍入鞘，道：「他是鬼，不是人。」

諸葛青鋒臉色微變，道：「你怎知他是奸細？」駱逸飛道：「我夜探招府之事，只有薛江流、鍾晚鈴、麗玉三個人知道。」諸葛青鋒道：「爲甚麼你獨懷疑鍾晚鈴？」

駱逸飛笑了笑，道：「到招府之行，是我的主意；偷入招府，却是鍾晚鈴的主意。」諸葛青鋒道：「那也不足以證明他就是奸細。」駱逸飛道：「他手中扣着的毒蒺藜，便是最好的證據。」

諸葛青鋒道：「或許他要暗算的是我？」駱逸飛道：「諸葛教主武功蓋世，想要暗算你，眞是談何容易！但我只會提防你，却不會提防他。」

諸葛青鋒冷冷的道：「駱幫主果然才智過人。」駱逸飛道：「可是我始終想不到，他爲甚麼要背叛我。」諸葛青鋒道：「不爲甚麼，只因他想當臥龍教的左護法。」

駱逸飛嘆了口氣，道：「爲了一個虛名，便白白犧牲了自己的性命，眞是不値。」問道：「我幫運送曼陀羅花的兄弟無故失踪，想必是被貴教盡數殺了？」

諸葛青鋒道：「這得多謝鍾晚鈴的告密。」

駱逸飛道：「沒有了曼陀羅花，『銷魂蝕骨水』便無法製成。他們逼於無奈，只得用『血海魔焰』。」諸葛青鋒恨聲道：「可惜五大派沒有滅了明月幫！」

諸葛青鋒手握大刀，喝道：「駱逸飛，拔劍吧！」駱逸飛緩緩拔出長劍，以劍尖指着他，道：「請發招。」

諸葛青鋒掄起手中大刀，攔腰斬出。駱逸飛揮劍一擋，「噹」的一聲，濺起數點火花；胸口一痛，退了兩步。原來他和蓋天南硬拚內力，此時尚未完全復原。

諸葛青鋒大刀一轉，當頭砍下。駱逸飛躍開避過，飛身而起，長劍晃動，灑下漫天劍雨。諸葛青

鋒驚道：「『孤鶩劍法』！」見四周的退路已被盡數封鎖，咬了咬牙，抬刀迎上。「錚」的一响，手中拿着的，已剩下一根尺長的刀柄。

駱逸飛翻身落下，長劍刺出，逕點他的胸膛。諸葛青鋒滑開兩丈，鐵棒揮出，棒中射出一股眞氣，直指駱逸飛咽喉。駱逸飛長劍一豎，眞氣擊中劍身，斜飛出去，轟隆一聲，在山坡上留下一個大洞。

諸葛青鋒揮棒斜打駱逸飛肩膊。駱逸飛食指點出，擋住鐵棒；右手挺劍刺向諸葛青鋒眉心。諸葛青鋒倏地左手握棒，右手抓出，竟然抓住劍身，使的正是「天龍十六抓」，內勁疾吐，逕奔駱逸飛右手五指。

駱逸飛虎口迸裂，鮮血長流，眼前一黑，吐出一口鮮血。諸葛青鋒笑道：「駱逸飛，你內力不繼，轉眼便得命喪於此！」

駱逸飛凝神抗敵，不敢分心說話。片刻之間，額頭已然滲出汗珠。左手一翻，五指一緊，登時抓斷了諸葛青鋒手中的刀柄。

諸葛青鋒嘿的一聲，似乎已受了內傷，右掌勁力一吐，將駱逸飛震飛十多丈遠。駱逸飛摔在地上，狂噴鮮血。

諸葛青鋒斜倚山坡，吁吁喘氣，傷勢也是不弱，突然叫道：「郭堂主，妳還不現身？」白影一閃，一人從天而降，明眸皓齒，正是臥龍教玄武堂堂主郭冬樺。

郭冬樺躬身道：「不知教主有何吩咐？」諸葛青鋒道：「殺了他！」郭冬樺搖頭道：「他身受重傷，我不能乘人之危。」諸葛青鋒怒道：「妳敢不聽我的命令？」郭冬樺默然半晌，終於點頭道：「謹遵教主吩咐。」說罷緩步走向駱逸飛。

駱逸飛躺在地上，已是無力招架，心道：「死在冬樺的劍下，總算不枉此生。」

郭冬樺拔出腰畔的「碧水軟劍」，道：「駱幫主，我是被逼而爲，請你原諒。」駱逸飛嘆了口氣，道：「出手吧。」

郭冬樺手中劍驀地脫手飛出，在半空拐了個彎，飛射諸葛青鋒。諸葛青鋒猝不及防，胸口已被長劍穿過。他雙手抓着劍柄，突然說了一句駱逸飛做夢也想不到的話：「教主，妳……妳爲甚麼要殺……殺我？」言罷立時氣絕，雙目圓睜。

駱逸飛驚詫莫名，道：「他爲甚麼稱妳教主？」郭冬樺道：「因爲我才是臥龍教的眞正教主。」駱逸飛道：「那麼諸葛青鋒呢？」郭冬樺緩緩的道：「表面上看，我是玄武堂堂主，他是教主。但實際上我們的身份剛好相反。」駱逸飛道：「爲甚麼？」

郭冬樺淡淡一笑，道：「我是一個女子，武功縱使如何高强，要駕馭手下一班鬚眉大漢，總是有些不便。」駱逸飛道：「他何以甘心受妳驅使？」郭冬樺道：「因爲我的武功比他高，也因爲我們都是慕容湘湘的徒兒。」

駱逸飛愕然道：「妳是魔女慕容湘湘的徒兒？那麼那些赤裸男屍……」郭冬樺道：「都是我殺的。」

駱逸飛想到眼前的美女竟是殺人狂魔，不禁大是痛心。說道：「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郭冬樺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大年紀？」駱逸飛一怔，道：「姑娘年紀輕輕，挺多不過十八。」郭冬樺搖頭道：「我已經三十二歲了。」駱逸飛詫異道：「三十二歲，豈不是跟我同年？」

郭冬樺道：「師傅傳我『姹女心經』之時，我剛好十八歲。我自此潛心修練，每逢月圓之夜，便找一個青年，和他歡好，以吸取其眞陽，爲此之故，我的容貌便不再改變，永遠都是十八歲的模樣。」

駱逸飛道：「妳爲甚麼要練這種邪門內功？萬一被四大門派知道，我怕妳難以應付。」郭冬樺淒然道：「要是能停下不練，我早就不練了。可是師傅臨終時說，若是到了月圓之夜，我不吸取一個男子的眞陽鮮血，便得七孔流血而死，我這是欲罷不能。」

駱逸飛道：「妳既然下了命令殲滅明月幫，爲何又多次救我性命？」郭冬樺笑道：「你知我是玄武堂堂主，怎麼又不殺我？」駱逸飛一怔，不知如何回答。

郭冬樺道：「臥龍教和明月幫，本來就不兩立。我不想殺你，卻不能公然下令停止對付明月幫。試想一想，如果身爲教主而出爾反爾，如何服衆？」

駱逸飛道：「於是妳只好暗中助我，甚至不惜殺死自己的師兄。」郭冬樺低頭道：「我的心意，只盼你會明白。」深情款款，洋溢辭中，駱逸飛不禁大是感動，道：「冬樺，多謝妳！」

郭冬樺突然抬起頭來，道：「沒有人的時候，你可以叫我冬樺，但若在衆人面前，你得稱呼我郭教主。」淒然一笑，道：「在武林中人的眼中，咱們始終是敵人。」

郭冬樺走近諸葛青鋒的屍身，拔出他身上的「碧水軟劍」，抹拭乾淨，繫回腰間，再將手中「斷玉神劍」擲給駱逸飛，道：「駱幫主，今後多多保重，我得走了。」

駱逸飛聞言百感交集，長嘆一聲，嘴邊擠出一絲苦笑，望着遠去的郭冬樺，呆立風中。（全文完）

短篇仙俠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敲竹喚龜

萬象山中　得道成仙

江湖！這無奇不有的江湖，終於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這件事情發生在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傳聞洞中蟄伏着一件稀世奇珍，人間異寶，每逢一年之冬至，必定會大放光芒，一過此期便無聲無息，直待來年冬至，再次出現。

風在呼嘯的吹着，雨在淅淅的下着，這正是仲夏季節，草木雖欣欣向榮，却被雨水打得垂頭喪氣。一個頭帶竹笠，身披簑衣的人，正在官道上緩緩的走着，這個人身形不高，右手拿着一支竹杖，脚穿草鞋，看起來像個漁夫、樵子，或者是莊稼漢，但他步履之間，却是非常輕快，這個人絕非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很可能還是一位武林高手。

雨似乎沒有停歇的意思，風却更大了，這樣大的風雨，官道上找不出第二個行人。本來嘛，沒有很重要的事情，誰會冒着這樣大的風雨向外面跑，這個人，很可能是在趕辦着一件急事，究竟是甚麼急事呢？誰知道！

天色更暗了，因爲天空已被烏雲密密的佈滿，那個人在喃喃自語：「看情形，在幾個時辰之內，這風雨是不會停的了。」

他說得沒有錯，在霉雨季節的時候，一場雨下個兩三晝夜，那是很平常的事情。

他的脚下加快了，那身形就好像在貼地飛行，看樣子，他有着一身很好的輕功，他爲甚麼會突然的加快起步伐來，是因爲他在這樣霉雨季節必須找一個歇宿的地方，以便明日一早再趕路。

天色更暗了，尚未到傍晚的時候，是因爲下雨的關係，天黑得更快，官道邊上現出一座村落，雖然不大，也有十數間房子，看情形可能是一座獨家村，竹籬茅舍，門是掩着的。

那人脚步更加快了，眨眼之間，已經到了那茅舍的門前，他輕輕咳了一聲：「裏面有人麼？」

有房子怎麼會沒有人，裏面當然有人，那人答覆得很怪：「有腿的就自己走進來。」

那人笑了，他說：「我當然有腿，如果沒有腿，我怎麼能從老遠的地方走了來？」

右手輕輕一推，門被推開了，正廳除了一桌一椅而外，全部是空空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人，面朝外，身穿黑色勁裝，外罩黑色大氅，濃眉大眼，腮鬍，形像不怒而

威，他冷冷的說：「請坐！」

那人道：「室中無第二把椅子，你一個人獨霸一方，叫我如何坐法？」

室中人說：「如你不嫌棄，這桌面上也可以坐一坐。」

那人又笑了，未見作勢，身形已輕輕升起，坐在桌面之上，那竹笠始終遮住了臉部。

室中人道：「從哪兒來？」

「很遠的地方。」

「不會沒有目的吧？」

「人在江湖，遍及十方，也可以說是有目的，也可以說是沒有目的。」

「答得好，你進屋之後，不感到這個地方有些怪裏怪氣的嗎？」

「不錯。」

「你感到甚麼地方怪裏怪氣？」

「室中無長物，僅一桌一椅，這不像是住家，但這座宅子的的確確是普通平民的住家。」

「還有呢？」

「屋子裏面的人，不像這屋子裏的主人，以他的氣度、裝束，都不會住這座宅子。」

「我的確不是這屋子中的主人，你還看出甚麼地方有些怪裏怪氣？」

「當然還有。」

「說說看！」

「一個普通平民的住宅，少不了有些牛羊雞鴨，但這裏沒有，若說這屋子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這又不像。」

「爲甚麼？」

「因爲一座很久沒有人住的房舍，必然有些頹敗的現象，至少也該是蛛網密封，灰塵滿佈，但這裏沒有。」

「如果說有人在此之前，已經打掃了呢？」

「看閣下的氣度，絕非是掃地抹桌之人，這祇有兩種可能。」

「哪兩種？」

「一種是原有的主人，被閣下用非法的手段處理了，另一種是這幢宅子的確已經很久沒有人住，被閣下帶來的人打掃清潔了。」

「果然有些見識，那麼這兩種可能，你說到底是那一種呢？」

「前者。」

「何以見得？」

「這屋子裏的桌椅雖少，但並未腐朽，這宅子雖然陳舊，但並未頹敗，不知我說得對是不對？」

「對！對極了。」

「這兩種可能不管是那一種，但這座宅子裏決不止閣下一個人。」

黑衣人笑了，他笑得很怪，突然一仰身之間，人已從木椅中倒翻千層浪，退到了土牆的邊沿，說：「祇是可惜得很。」

那人道：「有甚麼可惜的？」

黑衣人道：「你雖然猜中了此中詳情，但已無法生離此地了。」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一揮手間，竹笠已如鋭刃一般，向黑衣人飛去。

那個人本來竹笠戴得很低，是以看不清他的廬山眞面目，此時竹笠出手，已現出他一副英俊而秀氣的臉，這個人看年紀總在三十上下，生得劍眉星目，氣宇不凡。

黑衣人身形急旋之間，已用他那黑色的大氅，揮落了飛來之竹笠，同時右手在腰間一撩，已抽出一把短刀，刀長不過尺八，但却精芒四射，他冷笑一聲說：「我猜得沒有錯，閣下果然是南山樵子南白雲。」

那人冷冷的道：「你認識我？」

黑衣人道：「我雖然未見過你，但以你的年齡、裝束與氣度上，我看得出來。」

「不錯，我正是南山樵子南白雲，那麼閣下是誰呢？」

「以南白雲的眼光與閱歷，難道還看不出來我是誰麼？」

「你是鐵魔焦無畏。」

「我說得沒有錯吧，你一定猜得出來。」

南山樵子南白雲道：「看來你非法除去了此間的主人，是專爲等着我的大駕了？」

鐵魔焦無畏道：「正是！」

「也是專門爲了要取我之性命？」

「正是！」

「我們有仇麼？」

「沒有！」

「有利害的衝突麼？」

「有！」

南白雲哈哈大笑起來說：「那眞是妙極了，你我都彼此聞名，但却素不相識，這利害衝突又從何而起？」

焦無畏道：「你應知道一件事情。」

「甚麼事？」

「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蟄伏着一件稀世奇珍，人間異寶。」

「此事早已傳遍了江湖，我如何會不知？」

「我今日之所以要殺你，也就是與這件事有關。」

「噢！」

「因爲這種地方除我而外，也祇有你知道得詳細，若能將你除去，此寶物我可垂手而得。」

南白雲再次的朗笑起來說：「你對此事究竟知道多少？」

鐵魔道：「我知道那萬事萬象山是在十萬大山之中，那色聲犬馬洞是在那萬事萬象山的南麓。」

南白雲道：「尚有呢？」

鐵魔焦無畏道：「我尚知道那件人間異寶，稀世奇珍，每逢一年之冬至之日，必然會大放光明，光透雲霄。」

南白雲道：「一日之中，有十二時辰，不知你所說的是在那一個時辰放光？」

「冬至之日的子時之半。」

「冬至子時之半？」

「不錯！冬至子時之半，天心無改移，天心每年祇現一次，而這現天心的時刻，正是在冬至子正之時。」

「除此而外呢，你還能知道些甚麼？」

「我尚知道此寶對人世之影響力。」

「說說看！」

「當鴻濛初始，天地未分之前，則天地藏於鴻濛之處機之內，鴻濛初破，二氣雖分而未立，互爲交姤，一片氤氳，是謂混沌之期。二氣氤氳致久，霍然而分，中開一洞，是名空洞之期，因此空既空，中無一切現象方位之分，亦無黑白之別，故名爲無極之期。」

南白雲道：「不錯！」

焦無畏又道：「無極者乃無之極也，靜極而動，因無而生有，一氣初含，是謂總極之期，此中一點眞機漸形漸大，又霍然而分，色分黑白，質分清濁，道分陰陽，是謂太極之期。」

南白雲道：「也不錯。」

焦無畏又道：「陰陽分而爲兩儀，僅有儀表，而無實權，故云爲兩儀之期，及至兩儀破體而出，各領權柄，而爲陰陽，陽氣輕清，上浮而爲天，陰氣重濁，下凝而爲地，天地始定，而人物生焉。」

南白雲道：「這些都給你說對了，但這與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所產的稀世奇珍，人間異寶，又有何關係？」

焦無畏道：「當然有關係。」

南白雲道：「你說有何關係？」

焦無畏道：「天地人物，既感這太極之氣而生，由此可見天地人物各俱一太極，是以太極者，乃天地人物生命之根源，雖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但物物不離其中。」

南白雲道：「你說的都沒有錯，但此物在人身又算甚麼呢？」

焦無畏道：「此物在人身因教法之異，各有立名之不同，儒謂之至誠，唯至誠可以前知，至誠可以格物，釋曰眞如，唯眞如可以不動，唯眞如可以自在，道曰眞種，唯眞種可以開眞花，結眞果，唯眞種可以養眞性，益眞命。」

南白雲道：「如瑜珈之大力母如，又是如何說法？」

焦無畏道：「大力母如雖亦是太極之所化，但亦已等而下之了。」

南白雲道：「你講得都很對，但此寶對人間世到底有甚麼關係呢？」

焦無畏道：「此物乃太極眞種，萬物眞機，此物如不得出，則天地人物生生不息之機無以連續，宇宙天地必致毀滅。」

南白雲道：「照你所說，此物祇對廣大的天地宇宙萬物有關係，而你想一人獨得，此意爲何？」

焦無畏道：「如我能取得此物，我便可以掌握天地宇宙萬物之生機，而我也將成爲天地宇宙萬物之主宰了。」

南白雲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眞想不到，凡我所知道的，你都已知道了，所不同的是我是爲公，你是爲私，公私難兩其便，所以今天我不能讓你稱心如意了。」

焦無畏冷冷一哼道：「身在武林論武林，武林之中，强存弱亡，我們祇有在手底下分高下了。」

揮起一掌，向南白雲撲去。

南白雲飄身讓過，隨手收回拋出去的竹笠，冷冷一笑道：「看情形閣下今日可是眞的不肯放過在下了。」

焦無畏道：「豈獨我不肯放過你，不肯放過你的人多了。」

南白雲道：「噢！說說看，尚有些甚麼人？」

焦無畏陰笑道：「如果你現在能闖過我這一關，以後你自然就可以知道了。」

語聲了，刀光起，右手尺八短刀，泛起一片刀花，向南白雲的全身各大穴罩去。

南白雲心想：「此人成名江湖已經二十餘年，手中一柄尺八短刀，敗過了不少武林高手，我若不小心應付，定難取勝。」

他主意打定，右手在簑衣中一摸，取出一條軟鞭，此鞭長約七尺，粗如手指，色黑而尖細，似非普通繩索，右手一抖，發出一聲迴天大響，聲震屋宇，樑上的沙塵竟然隨他這一聲爆響之後，紛紛下落，對方的短刀，也因他這一震之勢，停止了進攻。

他冷冷的道：「在未動手之前，我有幾句話，要向閣下說說。」

焦無畏道：「老夫在聽着。」

南白雲道：「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因緣，早晚必報，天道輪迴，本於自然，並非是以霸權形成，閣下一味想以霸權而欲成宇宙主宰，此本有違自然之定律，祇恐天理難容耳。」

焦無畏道：「你是在向我說教了？」

南白雲道：「你錯了，我雖也

曾涉及三教經典，但絕非三教之信徒，是以也無教可說，我之所以如此說者，乃希望閣下能懸崖勒馬，回頭是岸，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非曲直，祇有閣下自己去裁決了。」

焦無畏道：「此事老夫恆情已久，用不着黃口孺子多費唇舌！」

刀芒甫起，短刀已再次的刺出。

南白雲飄身讓過，心想：「閻王叫你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

右手一抖，化出數十道鞭影，向焦無畏全身罩去。

焦無畏左閃右避，方始勉勉強強的讓過了一鞭，口中大叫：「你們給我上啊！」

語聲一了，從另外的六七間房中，一連躍出十數條大漢，齊是身穿老藍色勁裝，手持尺八短刀，將南白雲團團的圍了起來。

南白雲道：「我猜得沒錯，你這裏果然隱伏了不少人。」

焦無畏道：「我鐵魔有自知之明，雖然也曾在江湖上闖下了一個小小的聲名，但與你南山樵子相比，份量可差了一點，所以我不得不加重我的聲勢。」

南白雲道：「你以為十多個人可以奈何我了？」

「能狠不敵衆犬，好手祇怕人多，我看你就認了。」

「看情形你們對我的行踪，早已打探得清清楚楚？」

「有心算計無心人。」

「很好，只是我尚有一個問題，要問問你。」

「你說吧，在你臨死之前，所有的一切問題，都會讓你明明白白，免得死後做一個糊塗鬼。」

「這家屋子裏的主人，你將他們怎麼樣了？」

「他們已到另外一個和平安樂的地方去了，祇有那裏才沒有恐懼，沒有爭鬥，沒有人會殺死他們。」

「你是說他們都死了？」

「不錯，一家七口，同往極樂。」

南白雲嘆道：「眞想不到，一個平平安安與世無爭的家庭，竟然也會被別人摧毀。」

焦無畏道：「他們是因你而死。」

「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正是，所以你也祇有一死，才能贖罪。」

南白雲道：「人世間贖罪的方法很多，但我祇選擇了一種。」

焦無畏道：「那一種？」

南白雲道：「替他們報仇，唯有如此，才能使他們死而無憾，死得瞑目。」

焦無畏陰陰的笑了起來說：「你今天已經是自顧不暇了，還想為別人報仇麼？」

南白雲道：「南某一生做事，祇問當為與不當為，生死事小，氣節事大。」

焦無畏道：「好一個氣節事大，那麼你就試試了。」

他邊講間，突然一聲暴喝說：「上！」

十數個藍衣大漢，各持尺八短刀，以不同的招式，不同的部位，向南白雲招呼。

南白雲展開長鞭，身形在刀光劍影中竄來竄去，極為瀟洒而自然，同時右手長鞭覓機出手，不到一刻工夫，十數個藍衣大漢，已經有七個人死去，因此威力大減。

焦無畏又是一聲暴喝：「擺八刀陣。」此語一出，剩下未曾傷的八個人，各持短刀，分八方站定，同時那焦無畏將右手短刀高舉，指揮陣式的變化，此陣一列，威勢大增，南白雲祇感到週身受着壓力，心下大驚，急將身形貼地一滾，向右陣角翻去，身形未到，已有兩把短刀，迎面砍來。

南白雲穩住滾出去的身形，一式臥龍升天，已躍起了七八丈高下，然後頭下足上，垂直的落了下來。

八個藍衣大漢，將短刀分成八個位，刀光向上，在等着他上當，那知南白雲將接近地面之時，身形突然迴空一旋，右手長鞭向八人掃去。

八人身形急閃之間，那南白雲却趁隙落向地面，貼地一滾之間，已有三個人雙足折斷，倒向地面，原來南白雲手中，此際已多出一把中型地板斧，斧口尚在流着血。

南白雲號稱南山樵子，在這柄板斧上，有極高的造詣，就在其餘的人一怔之間，他已斧鞭並進，又有三個人失了性命。

餘下兩人知不敵，正欲離開，忽聽那鐵魔焦無畏一聲大喝：「沒有用的東西，你們燕山八狠以八敵一，尚落得如此下場，留着你們又有何用？」

尺八短刀閃爍之間，剩下兩人也倒地而死，原來此八人正是燕山八狠紀氏兄弟，以前死去的幾個，人稱長白七豹。這十五人不知如何作了鐵魔的手下，此時八狠已死其五，傷了三個，這種興風作浪的下場，看來也夠慘的了。

鐵魔殺了剩下的兩隻狠，又向前跨了兩步，陰陰一笑道：「南白雲，目下這裏祇剩下我們兩個人可以交手了，我們可以作一次公平的搏鬥，你也不必再怕我們另有埋伏。」

南白雲目光一掃四週道：「這屋子本來就不大，能施展得開手脚麼？」

焦無畏道：「如果你嫌這地方太小，我們可以到外面去。」

南白雲道：「很好！」雙肩一搖，人已竄出戶外。

焦無畏也跟着躍出，那知他在將近門口之時，突然發出一聲慘叫，身形搖搖欲倒。

南白雲大吃一驚，轉頭看去，原來那鐵魔焦無畏的身上插着三把短刀，一把左腿，一把在右腰、尚有一把却插中了他的背心之上，原來這三把刀正是剩下三個受傷的狠擲手飛出。

他們為甚麼要殺焦無畏，當然氣他殺了他們的兩個兄弟，他們為他效命，死傷在敵人的手上，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今却死在他的手中，能使他們心服嗎？

本來以焦無畏的武功，不要說是三隻受傷的狠，就是八狠一齊出手，也不是焦無畏的敵手，但壞就壞在八隻狠死了五頭，傷了三頭，剩下三隻受傷的狠，有誰會去注意，是以焦無畏的死，死在他自己一時大意。

南白雲緩緩的走到他身邊，搖首嘆息，此際忽聽得三隻受傷的狠同時大叫：「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三聲呼叫之中，三隻受傷的狠，竟然用自己的手掌，震斷自己的心脈而死，熱血從自己的口中流了出來。

記氏八狠終於全死了，他們死得很夠義氣，只可惜他們一步走錯，以致遺憾的離開了人世。

南白雲喃喃的道：「他們雖然不明是非，但在忠孝節義的四個字裏，總算是佔了一個字。」

他將他們的屍體，移放在屋後的一個土坑裏，然後用掌力震土，將土坑塡平，然後才回到屋中休息。

＊　＊　＊

外面的雨仍在下着，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他找到了廚下，做了些飲食吃，然後又在另一間房中，找到了牀帳，燃上了油燈，放下簑衣竹笠，便躺在牀鋪上閉目養神。

原來這家宅院中，不知住了幾個人，如今這些人都被人殺了，連屍首都看不到一具，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是一點兒都沒有錯的。

南白雲正在養神之間，忽見房中光芒大作，他急睜眼看去，見牀前站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體態輕盈，朱衣配劍，美麗中透着莊嚴的色采。

南白雲趕緊翻身而起，說：「敢問姑娘何來？」

那女子道：「我乃是碧蘿刹司徒芳菲是也，數十年前，仙緣巧合，得成正果，因凡緣未了，因此再入塵寰。」

南白雲道：「我曾從前輩口中，得知此事，未敢置信，今日看來，當眞有其事了。」

司徒芳菲道：「仙凡兩界，無緣難謀，故人難知，亦難置信，這也不能怪你。」

南白雲道：「姑娘方才所說之凡緣未了，莫非此事與在下有關？」

司徒芳菲道：「當然有關。」

南白雲道：「請姑娘啓示。」

司徒芳菲道：「你知道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之事麼？」

南白雲道：「此洞中有一稀世奇珍，人間異寶。」

「不錯！」

「據聞此寶關係着宇宙天地之存亡絕續，人獸禽虫的生息之機？」

「也不錯。」

「只是在下對這件事知道不多，尚望姑娘多予啓示。」

「那鐵魔焦無畏所說的話句句屬實。」

「現在姑娘可以說說在下與此事之因緣。」

「我當然會告訴你，要不你如何了却這一件宇宙大事。」

「在下洗耳恭聽。」

司徒芳菲停了一下又道：「人生於天地之間，感天地間之靈氣及父母之精血化育而成，因出生之時地差異，而感受的靈愚各有不同，而形成了人的命運。」

南白雲說：「在下也曾聽人說過。」

司徒芳菲又道：「人的命運有先天後天之分，總集其先後天的各種際遇，而成為因緣，你之因緣，先天多於後天，將來亦非凡品，而你之登天之階，全繫於萬事萬象山，聲色犬馬洞這件事情上面，而我之未了之緣，是幫助你完成這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南白雲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司徒芳菲又道：「你既已明白，應該知道如何着手。」

南白雲茫然的搖搖頭。

司徒芳菲道：「天地因緣，節節環扣，如織布之機，如打漁之網，凡一舉一動，盡在其中。你既有此立德之心，可速向萬事象山行去，途中難免魔難，但吉人天相，到時自可解決。」

南白雲道：「姑娘沒有別的指示了麼？」

司徒芳菲道：「行道江湖，如剝繭抽絲，功到自成，祇要立心正直，沒有不成功的道理，我去了，

前程珍重。」語聲剛了，人已隱去，房中光芒也隨之而滅，祇剩下一盞油燈，在微風中搖曳。

南白雲心想：「怪啊，誰說仙道無憑，這不是個眞眞實實的憑據麼？」

他沉思半晌，便安心睡去，一覺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雨也停了，風也止了，大地之上，充滿了一片祥和之氣。

* * *

這座山並不多，這池水也不深，但却是山色蒼翠，水色清碧，山水之間，開放着遍地野花，長滿了蒼松翠柏，松柏香，野花香，混合成了一股清逸之氣，令人心曠神怡，極爲自得。

南白雲的馬因爲山道難行，早已棄了，他祇剩下一斧一鞭隨身。

他不知他已經到了甚麼地方，自與司徒芳菲分別以後，他第二天一早便已上路，整整走了兩個多月，才到了這個地方。

這兩個多月裏，他並沒有遇上甚麼痲煩，甚至連一個奇形怪狀的人都沒有遇上，但他仍記得司徒芳菲臨分別之時的幾句話：「途中難免魔難，但吉人天相，到時自可解決。」

可是這兩個多月來，他却過得很平安，難道是司徒芳菲的話不準，還是魔難尚未來臨？

這地方的確是很美，不但是很美，也很寧靜，身入此中，令人有一種超脫的感覺。

雖然是秋天，但看那蒼翠的山峯，碧藍的天空，潺潺的流溪，那遍地的蒼松翠柏，繽紛的七彩野花，這雖然是人間，但亦像是天上。

南白雲正觀看之間，忽聽到一陣清逸的歌聲。

白雲白，
藍天藍，
山中四季春不殘，
朝看紫霞遍天宇，
晚見靈氣透重關。
綠樹綠，
青草青，
悠悠歲月去無情，
誰云山中無甲子，
回首滄桑三百齡。
碧水碧，
蒼樹蒼，
意馬心猿遍八荒，
人能識得循環理，
一氣中和貫穹蒼。
黃花黃，
紅花紅，
休管得失與窮通，
富貴功名一刹那，
何如一擊警世鐘。
金光金，
銀光銀，
萬道長虹衝太清，
凡夫速立沖天志，
一舉飛昇透蒼冥……

歌聲婉轉，美妙動人，聽得人迴腸蕩氣。

南白雲抬頭看去，見蒼松下，小溪旁，站立着一個青衣少女，淡青色的羅衣，與那千絲青髮，在隨着微風飄曳，更美的是那臉蛋，那身材，有一種超逸而脫俗的美，美得令人生出敬仰之心。

那女子向他看了一眼，啟唇一笑說：「尊客從何處而來？」

南白雲道：「馳聘江湖，隨緣而至，敢問姑娘，這是甚麼地方？」

那女子道：「此地乃山中之山，地內之地，人間無名，仙府有號，名曰方寸山，山中有一洞，名曰涵虛洞，洞中住着一個老人，名曰不老神仙。」

南白雲道：「不知那不老神仙與姑娘又是甚麼關係？」

那女子道：「同心同德，同志同儔。」

南白雲道：「這話怎麼說？」

那女子道：「仙佛無二理，大千總一家，你如果要見見那位不老神仙，我倒可以替你引見一下。」

南白雲道：「正想拜謁。」

那女子又是一笑說：「你跟我來！」嬌軀返身行去。

南白雲隨後跟上，見那女子步履輕盈，若行雲流水，他雖然精於輕身功法，但跟起來仍覺有些吃力，這樣的傍山依水，行了一刻工夫，已經來到一處崖壁之下，這崖壁高約百丈，石面平滑如鏡，寸草不生，崖下有一石洞，高不足六尺，寬不足三尺，猶如屋一般，洞頂刻着三個字：「涵虛洞」。

南白雲道：「姑娘所說那不老神仙就是住在這洞中了？」

那姑娘道：「不錯，祇是你別看這洞口很小，裏面又是別有洞天。」

南白雲道：「噢！」

那姑娘又道：「等一下你進去之後，也就知道了。」接着又叫道：「天道好還，因緣巧台，有不速之客，想拜見不老神仙。」

洞中有人發話道：「請進來！」

那姑娘向南白雲看了一眼，便向洞中走進，南白雲也隨之而到，入洞之後，連轉了兩個彎，眼前豁然開朗，但見竹蓋茅舍，山水亭台，草木花卉，佈置得極爲悠美，天光由頂端射下，原來這裏是一處天然的絕谷，除去那道石門可以進入而外，別無路徑可通。

那女子回首一笑道：「怎麼樣？」

南白雲道：「此處雖名爲洞，實際就是一處山谷。」

那女子道：「不錯，此谷方圓十里，盡含天地萬物，故入口之處，名曰涵虛洞。」

南白雲道：「那麼這方寸山之名，又從何而來？」

那女子道：「人心不離方寸，方寸原在人心，人心不離萬象，萬象原在人心，以人之心神而言，不離方寸之間，以人之心量而言，包羅宇宙萬象，前至於無始，後至於無終，下至於無盡，上至於無窮，前後左右，無邊無涯，此乃須彌納芥子之意。」

南白雲點頭道：「承教了。」

那女子道：「人海浮沉，世道虛幻，能看得破，放得下，方始算得上是大英雄、大豪傑，若看不破放不下，雖是名成將相，富可敵國，那也不過是鏡中之花，水中之月，有幾個能得長久的？」

南白雲道：「姑娘廖廖數語，猶如醍醐貫頂，南某受益匪淺。」

那女子用手一指道：「你看前面那座荷池之中，不是有一座茅亭麼，此亭四面環水，祇有一橋可通，那不老神仙便住在此亭之中。」

南白雲道：「此地當眞是人間仙境了。」

那女子道：「嚴格說起來，此地尚不能算是仙境。」

南白雲道：「爲甚麼？」

那女子道：「練武與修道，雖出於一理，但此中層次各有不同。其基層爲力，力蓄於內則爲勁，勁化於活則爲氣，氣化於無則爲神，神隱於冥則爲虛，虛去其實則爲空，空眞所空則爲玄，玄之又玄則爲妙。這力、勁、氣、神、虛、空、玄、妙八個層次，層層之火候不同，層層之功用不同，層層之境界不同，此方寸山涵虛洞的傳授，雖已超越學之極，但却始是入仙道之門，所以尚不敢稱爲仙境也。」

南白雲道：「宇宙之演化，縱橫交錯，極爲複雜，雖窮畢生之力，亦難得其究竟，但今日聽姑娘寥寥數語，已使在下了然於胸，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此非欺人之語矣。」

那女子微微一笑說：「過獎了。」

南白雲道：「尚未請教仙號。」

那女子道：「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翠字。」

南白雲道：「原來是東方姑娘，失敬了。」

東方翠道：「不敢，你看那不老神仙已經迎出來了。」

南白雲舉頭看去，果見那茅亭通往岸邊的竹橋之上，站着一個二十上下的白衣青年，生得眉目清秀，摺扇輕搖，不但瀟灑而脫俗，更有出塵之表。

南白雲雙手一拱道：「末學後進南白雲見過不老神仙。」

那白衣書生朗聲一笑道：「南兄不必客氣，快請茅亭中坐，以便交談。」

講完返身引路，南白雲隨後跟進，東方翠走在最後，入房之後，便被不老神仙讓在竹椅上坐下。

東方翠親手替他泡了一杯茶。

南白雲道：「不速之客，有擾清修，南某告罪了。」

不老神仙道：「不必客氣，南兄身負重任，挽救宇宙存亡之危機、天地人物絕續之大任，我輩道中人，亦受益匪淺，今日俠駕臨此，亦是前生之緣，如有疑難之處，我當詳爲解說。」

南白雲道：「據聞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藏着一件人間異寶，稀世奇珍，不知道此到底是一件甚麼寶物？」

不老神仙道：「此寶名曰水晶白玉龜，感於天地間之靈氣蘊育成形，前無所始，後無所終，承生生不息之機運，立永續無窮之根基。」

南白雲道：「水晶與白玉，各因承受天地之氣不同，而所形各異，此龜到底是水晶，還是白玉，還是水晶與白玉合成之物？」

不老神仙道：「似水晶之透明，如白玉之無瑕，佔二物之精華，含混元之機樞，雖曰水晶，不名水晶，雖云白玉，不名白玉，實乃鴻元之產物，萬象之宗祖，此所以名爲水晶白玉者，實乃方便說法而已。」

南白雲道：「原來如此，不知後學此去，吉凶如何？」

不老神仙道：「善惡因緣，各有終始，立心爲善，則善神呵護，立心作惡，則惡煞降殃，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南兄立心爲善，不二其心，雖有魔關，亦可順利闖過，無須顧慮也。」

南白雲道：「時日如何？」

不老神仙道：「目前離冬至之日，已經爲期不遠，最好能在三月之內趕到，則大事無礙，你我因緣已了，恕不相送。」

* * *

南白雲起身告辭，從原路退出，又繼續向前行去，未經兩個月，已經到了那十萬大山之中，但見山連山，山套山，山環水繞，煙雲密佈，又是一番景色。

南白雲初來此處，不知那萬事萬象山到底坐落何處，正在猶豫間，忽見一個道者，手把藥鋤，作歌而來：

春往夏復來，
冬臨秋已去。
歲月本悠悠，
四方無着處。

我乃夢中人，
但行夢中路。
此夢何時休？
覺醒迷時住……

南白雲雙手一拱道：「敢問道長，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在甚麼地方，如何走法？」

那道者向他看了一眼道：「閣下是問路的，你要到那萬事萬象山做甚麼？」

南白雲道：「在下爲了了卻一件大事因緣，故而動問。」

道者道：「那萬事萬象山，山勢崎嶇而複雜，且有萬鈞之勢，能壓得人心頭喘不過氣來，那種地方可不是隨便去得，尤其是那色聲犬馬洞，更是光怪陸離，色令智昏，若無道根之人，祇要進入此洞，必然神志昏迷，永世不能超生，是以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

南白雲道：「大義所趨，就是永墜地獄，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道者道：「你一定要去？」

南白雲道：「要去！」

道者道：「若果你一定要去，貧道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南白雲道：「在下洗耳恭聽。」

道者道：「天下的路都是圓的，而不是方的，走幾步必須回頭看一下，若能走得回來，才是眞正的路，若果走不回來，就是走岔了道了。」

南白雲道：「在甚麼方向？」

道者道：「千江皆印月，萬山盡藏金，能不二其志，處處皆是平坦的陽關大道也。」

「敢問道長法號？」

「貧道潛龍子也。」

南白雲拜謝而去。

這道者語詞之中，盡藏玄機，南白雲似懂非懂，不過由此他証實了一件事，那就是修道有成就的人，不在少數，並不如一般流言，視仙佛爲妄談，從前他專心從事武術，祇知道一個人可以將身體練成刀槍不入，出手如風，也可以一躍十數丈高下，更可以將身體練得收放由心，硬如鐵石，軟若絲棉，但要談道仙佛之理，總是令人難以置信。

其實這也難怪，因爲學仙學佛，眞正稍有成就的人，必然是遠市塵，蕩漾於山水雲霞之間，以超然之志向，不願與世人爲伍，再不然就是混跡紅塵，隱去本來面目，或者是從事百工技藝，安份守己，或者是持瓢陋巷，淪爲乞丐，或者是裝瘋賣傻，江湖浪跡，以上這幾種有道之士，都是一般人難以見到與知道的，一般人既然見不着那些有道之士，當然也就難以相信了。

當然，這些有道之士，難免也會超度一兩個凡人，但這些受超度的人，同樣也會隱秘其形藏，人莫之識，是以在一般人的眼中，仙佛之說，總是視爲妄談，豈不知天地人三方一體，精氣神原爲一家，人體同於地，人神同於天，人承天地之元氣，吐納後天之空氣，可以超凡，可以脫俗也。

南白雲雖然未能貫通其中道理，但對仙佛之說，亦已深信不疑，原因是他在赴十萬大山的途中，遇着了不少的奇人。

十萬大山，萬山起伏，他自入山之後，便已迷失了方向，雖曾經那不知名的道者指點，但並未得到確切的方位，他祇是仗着一身絕頂輕功，在山峯層巒中狂馳，太陽已經升起了好高，是中午的時分了，雖然是冬天，由於趕路的關係，熱氣炙得人滿身發汗。

南白雲奔走了一陣，又渴又累，便在小溪邊喝了些溪水，陰涼徹骨，然後在大樹底坐下，取了些乾糧吃了，休息了半刻時辰，正待起身之際，忽聽得耳邊有人冷冷一哼說：「老夫終於找到你了。」

南白雲吃驚的回頭看去，見一鬚眉皆白的黑袍老者，形相怪異的站在他的身後。

南白雲道：「你是在找我麼？」

黑袍老人道：「老夫當然是在找你。」

「你知道我是誰麼？」

「大名鼎鼎的南山樵子南白雲，老夫如何不知。」

「可是在下並不認識你。」

「老夫提起一個人，想你必定會知道。」

「誰？」

「鐵魔焦無畏。」

「這個人我見過。」

「是你將他殺了。」

「你錯了，他是死在他自己的下屬手中。」

「不管是死在誰的手中，但事情總是因你而起。」

「所以你要找我算賬？」

「不錯！」

「閣下與焦無畏又是甚麼關係？」

「師兄弟。」

南白雲恍然的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你是焦無畏的師兄，江湖人稱爲鋼魔丁無忌。」

黑袍老者嘿嘿冷笑兩聲道：「總算你有點眼力，現在老夫要爲死去的師弟報仇！」

南白雲嘆道：「眞想不到，道魔之分，竟然會如此明顯。」

黑袍老人丁無忌道：「這話怎麼說？」

南白雲慨然的道：「魔講私利，道言公義，魔性殘忍，道心慈悲，魔者爲我，道者救人，像你這樣的是非不分，一意孤行，這不是

魔與道分得很清楚了麼？」

丁無忌道：「老夫一生作事，但憑自己的心性而爲，甚麼私利公義，殘忍慈悲，老夫一概不懂。」

南白雲道：「所以江湖同道才替你加上一個鋼魔的綽號。」

丁無忌道：「魔也好，道也好，反正老夫今天這個仇是報定了。」

雙手一起，運力便欲撲出。

南白雲道：「你眞的想報仇？」

丁無忌冷冷的道：「要老夫不報仇也可以，你得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聽說你對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中所蟄藏的人間異寶、稀世奇珍，極爲清楚。」

「不錯。」

「聽說此寶關係着宇宙的存亡，人物的絕續？」

「也不錯。」

「若你能帶領老夫，去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取得那稀世奇珍，人間異寶，讓老夫當上了宇宙主宰，你則可以爲主宰之下的第一人，如此則彼此有利，不知你可願意？」

南白雲仰天長笑起來說：「我也有一個條件。」

丁無忌道：「是甚麼條件，祇要是不太爲難的，老夫一定會答應你。」

南白雲道：「鋼魔與鐵魔，號稱天外雙魔，功力之高，可以說是無堅不摧，心性之細，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丁無忌冷哼一聲道：「不錯。」

南白雲道：「這一點聲譽，也是得之非易，因此在下希望你能好好的愛護這點聲譽。」

丁無忌道：「老夫不懂你的意思。」

南白雲道：「如今鐵魔焦無畏已經死了，假如你這鋼魔丁無忌再死了的話，這天外雙魔豈不是在那江湖上、武林之中，除了名了麼？」

丁無忌氣得哇哇大叫說：「好哇！看我今天不活劈了你！」

雙掌急拍而出，立時有兩股勁風，夾着移山倒海之勢，向他打到。

南白雲飄身後引，旋又向左一拐，右手長鞭亦已抽出。

丁無忌收掌後退，右手反抓他的鞭鞘，同時左掌又再次拍出。

南白雲一抖手間，長鞭迴空而起，鞭梢笑直飛向敵人的雙目，同時身形也向左飄送，讓過了對方一掌之威。

丁無忌的仰身後退，順着緩退之勢，右手大袖一揮，立時有數十道黑芒，向南白雲飛去。

南白雲知道老魔頭喜用餵毒神針，如被此針打中，必致百毒侵身，輕則患五藏六腑皮膚筋骨之疾，重則百毒攻心而死。

他急切間，身形貼地向左翻出，旋又臨空躍起，右手長鞭一招南天垂雲，鞭梢直貫他的泥丸宮，同時左手也就勢拔出腰間的板斧。

南白雲號稱南山樵子，他在這柄板斧上有很高的造詣，就趁那丁無忌閃身讓過南天垂雲這一招之時，他那柄扳斧已如飛花舞雪的一般，向丁無忌的全身上下罩了過去。

鋼魔丁無忌乍見銀光連閃，一時竟然無還手之力，逐步向後退去，只是那南白雲板斧猶如神來之筆，無論你向那個方向閃避，都無法脫出那柄斧的勢力範圍。

南白雲邊打邊大笑道：「老魔頭，你還要爲那鐵魔焦無畏報仇麼？」

丁無忌冷笑道：「你先別得意，如今鹿死誰手，尚在未知之數。」

南白雲道：「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一念回心，得大自在。」

丁無忌怒道：「你少跟我說教。」

南白雲大笑道：「你既不願意聽我說教，當眞是儒子不可教也。」

板斧一緊，威勢更增。

丁無忌突然一聲暴喝，不顧板斧的威勢，雙手猛力拍出，他這兩掌，不但運足了十成功力，而且在掌風之中，還夾着百多枚的餵毒神針，這一招的確是夠毒也夠狠。

南白雲一聲長嘯，身形快速的向上空飛昇，讓那兩股掌風及百多枚餵毒神針從雙足下穿了過去，同時右手長鞭一招長蛇繞頸，將他的頭項匝住，右手的板斧已飛快的劈入了他的胸膛。

丁無忌一聲慘叫，已倒地死去。

南白雲收回板斧鞭，搖頭嘆道：「魔道之分，無非一念，這天外雙魔終於在江湖之中除了名了。」

他正準備繼續行程，忽見人影幢幢，四週竟然圍了有數十人之多。他想：「前途鬼魔重重，看情形不下殺手是不行了。」

當下也不打話，右手鞭、左手斧，向四週的人羣，揮砍過去。他原本存着仁人之心，不願多造殺孽，但這些魔子魔孫，遍地皆是，當眞是令人防不勝防，是以下定決心，以手中的鞭斧，闖魔關、救衆生，因此下手也毫不留情。

那些人不是他的對手，紛紛向後退去，但過不了多久，又引了一大批人來。

南白雲心想：「如果讓他們阻

在這裏，冬至之前，必難趕到那萬事萬象山，我不如邊打邊走，方不誤行程。」

斧鞭起處，和身向前闖去。

南白雲本為武林中頂尖高手，懷着滿腔正義，闖蕩江湖、斬荊披棘，不知經歷了多少魔關，如今又先後得道德之士指點，知忠奸之辨，明仙凡之分，立心不移，豪氣大增，斧鞭起處，羣魔非死即傷，他這樣砍砍殺殺，連闖了數十里之遙，天色已經大黑，他的斧與鞭梢上皆流着血，雖然夜晚他看不到，但他却想像得到。

他凜立於夜色之中，想起剛才搏殺的情形，他還記得，在衝殺的途中，有湘江三鬼、天地雙煞、神州八怪、崆峒四劍、太行七醜，這些人，那一個都是武林黑道中響噹噹的人物，以他一人之力，絕非是衆人之敵，但今天好像有神來之助，使他壯志凌雲，氣壓羣醜。

南白雲想到這裏，不禁搖頭一聲嘆息，心靈中有一種孤寂與落寞的感覺，這是為甚麼？

一個人當太過得意的時候，也必然會有這一種反應，苦盡甘來，樂極生悲，這是一種平衡的道理，是以國無永治或是永亂，人無永樂或是永悲。一治一亂，一樂一悲，迴旋成一個絕對平衡的定律。

搏殺過去了，勇氣也消退了，他感到有些疲累，肚子也餓了，在一塊山石上坐下，摸摸身邊所帶的乾糧，早已在搏殺中丟失，他不由大吃一驚，如今那萬事萬象山尚未找到，而自已先斷去了飲食之需，總不能空着肚子去完成這一件大事因緣，他正愁慮間，忽聽夜色之中，傳來了一聲瑣碎的足步聲，他想：「這些黑道人物，甚麼時候才能趕盡殺絕。」他右手握緊了長鞭，左手的板斧也蓄勢待發，耳際聽得有人一聲嬌笑道：「別緊張，我是給你送飲食來的。」

南白雲轉身看去，見有一個苗條的身形，緩緩行來，雖然看不清對方的面貌，以那身形來判斷，必然是個年輕女子，於是道：「姑娘從何而來？」

那女子道：「我來自虛無飄緲山，空明寂靜洞，特來為你解決一件大事。」

南白雲道：「不知姑娘所說何事？」

那女子道：「飲食大事，你身負重任，沿途更多魔關。而在這萬山叢中，更無可食之物，此事如無法解决，就會擔誤了你一件大事因緣，是以我奉贈一物，以備不時之需。」

南白雲道：「多承關注，不知此為何物？」

那女子一揚手間，飛來一物，南白雲伸手接住，原來是一柄小小的鐵鏟，長不及五寸，寬不足三寸，貌不驚人。

南白雲道：「不知此鏟有何用途？」

那女子道：「此鏟名曰神仙萬里行，凡修道之人，蕩漾於山水雲霞之間，飢餓難免，能有此鏟隨身，可以無礙。」

南白雲道：「噢！」

那女子又道：「若飢餓之時，可用此鏟插入石中，自有清泉流出，其形似水，其冷如冰，雖如清泉，不名清泉，蓋此泉乃神石之英，得地靈之氣，蘊育而成，食之不獨可以療飢，更可以解渴，言盡於此，我去了，前途艱險，祝你順利成功。」

南白雲道：「請姑娘留下芳名！」

隱隱傳來那女子聲音道：「我乃湘江漁隱之女，鍾靈珠也。」

湘江漁隱鍾太和，原為武林一代奇俠，縱橫武林數十春秋，黑道人物聞名喪膽，三十年前突然失踪不見，今日看來，這一對父女，可能已經由武入道了。

南白雲嘆道：「誰說仙道無憑，在在都是憑據。」他手持鐵鏟，尋到一石壁，運勁插入，鏟到之處，入石如泥，接着果有一股清泉流出，隱帶芳香，他伏身飲之，果覺陰寒徹骨，其冷如冰，飲了數口，感到腹中已不再飢餓，便收鏟入懷，鏟出之時，那股流泉也隨之而止。

南白雲此際不但不飢不渴，而且精神大振，他想：「此泉豈但可以療飢解渴，更有強筋壯骨清心明目之功。」於是又拔足向前飛奔而去。

山道崎嶇，黑夜難行，但南白雲却能履險如夷，至子夜時分，又走了數十里之遙，眼前人影縱橫，又現出七、八個人來。

南白雲穩住身形說：「諸位何來？」

其中一人道：「閣下可是南山樵子南白雲？」

「正是在下。」

「據聞閣下對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所蟄藏之人間異寶，稀世奇珍，知道得非常清楚，不知此話可眞？」

「在下也是略知一二。」

「閣下知不知道那色聲犬馬洞中所藏的寶物，到底是一件甚麼東西？」

「水晶白玉龜。」

「甚麼叫做水晶白玉龜？」

「此龜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成，中含鴻元之氣，承宇宙生生不息之機，更關係着宇宙之存亡，人物之絕續。」

「看來江湖中傳言不假，但武林中人紛紛欲得此寶，不知得之後，又有何用？」

「此寶喚得出，則天地可以永存、人物可以長生，如此寶不得出，豈獨人物毀滅，連天地宇宙也不能長久，是以若人能掌握此寶，必可成為天地之主宰，宇宙之宗祖。」

「難怪有如許多的武林人物，趕來萬事萬象山中，看來我們也不是白跑一趟了。」

「諸位也想得到此寶？」

「不錯，要不然我們也不會千里迢迢的來找你南大俠了，不知那萬事萬象山坐落在甚麼地方？」

「這一點在下目前尚無法知道，是以難以奉告諸位。」

「那麼那水晶白玉龜又要用甚麼方式才能將它喚將出來，而加以捕獲？」

「在下也不知道。」

那人冷哼一聲道：「那麼南大俠從老遠跑到這十萬大山之中，又是為了甚麼？」

南白雲道：「當然也是為了水晶白玉龜。」

「你既不知地點，更無喚取的方法，到了此地又有甚麼用？」

「成敗得失，各隨因緣。」

那人冷笑道：「你是在騙三歲小孩子了，我看你還是趁早說出來，否則恐難逃公道了。」

南白雲道：「恕在下眼拙，不知諸位是何方神聖？」

那人道：「我們麼？江湖朋友稱我們為嶺南七條龍，聲望雖不高，但大江大海確也到過了不少，不知道憑我們這一點點名頭，能不能讓南大俠說出那萬事萬象山坐落的地點，及喚取那水晶白玉龜的方法？」

南白雲道：「嶺南七條龍，八面逞威風，武林中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你們胡氏七兄弟的。」

那人道：「那麼閣下是願意與我們合作了？」

南白雲道：「不願意。」

那人面色一變道：「閣下是在迫我們動手了。」

嶺南七條龍胡氏昆仲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以排行為名，講話的人叫胡一龍，七人用七條長鞭，故有嶺南七條龍之稱，同時這七條長鞭合力出手，可以組成一個陣式，叫七龍翻雲陣，無論對方武功多高，祇要一經被困，很難逃得出來。

南白雲道：「事情總是要解决的，如果各位想出手的話，在下在等着呢！」

胡一龍大喝一聲：「兄弟們，擺七龍翻雲陣！」

七條龍各執長鞭，立時將南白雲困在當中，七條長鞭如七條遊龍，滿空飛舞，帶起了一天雲霧，聲勢驚人。

南白雲心想：「看來今日若不施出煞手，恐怕很難闖過這一道魔關了。」

他手中的長鞭一起，以一敵七，同時左手的板斧，趁隙向七人飛砍過去，這雙方一接手間，是以快打快，但見八條鞭影，一道斧光，如羣龍奪珠一般，人影翻飛，鞭影縱橫，斧光如風馳電掣，這樣鬥了整整一個時辰左右，仍是未分上下。

胡一龍冷笑道：「難怪閣下不肯合作，看來眞有兩下子。」

南白雲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你們的七龍翻雲陣雖然厲害，也無奈我何。」

胡一龍道：「至少我們可以阻住你的去路，讓你在冬至之前，到不了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

南白雲豪笑道：「那是你們自己在痴心妄想，識相的速速讓開，革面洗心，回頭向善，即使死去，仍有一個剝復之機，否則就很難說了。」

胡一龍冷笑道：「你如眞有本領闖過此關，也不會要我們讓開。」

南白雲道：「不教而誅，非為上策，我言盡於此，諸位要是再不讓開，休怪我要下煞手了。」

胡一龍大聲叫道：「兄弟們，別聽他胡說八道，我們合力毀了他，再去尋那水晶白玉龜。」

他這一聲大叫，六龍同時響應，七條長鞭，又一齊猛攻上來。

南白雲一聲朗笑，有若龍吟，右手長鞭，格擋着對方的七條鞭，同時左手的板斧，展開了他賴以成名的開山霹靂斧法，斧到之處，隱含着風雷之聲。

嶺南七龍所排列的陣式，威勢頓時大減，而且七人的神情，也頓時緊張起來。

南白雲叫道：「苦海茫茫，回頭是岸，諸位如欲放下屠刀，此時尚來得及。」

胡一龍大喝一聲：「做夢！」呼地一鞭，向南白雲頸項匝去。

南白雲飛快的以自己長鞭勾住對方的鞭梢，兩鞭相接，用力向內一帶，就勢一斧，已劈開了胡一龍的胸膛，當場死去。

胡一龍一死，七龍翻雲陣已不復存在，是以南白雲的斧鞭威勢大增，不一會工夫，那胡二龍、胡三龍、胡四龍三人又相繼死去，剩下的五六七龍，同時一聲大喝，和身滾了上來。

南白雲嘆道：「我本不想多造殺孽，此亦無可奈何也。」斧光再起，剩下的三條也隨即喪命，此時

天色已是黎明時分了。

* * *

南白雲經這一陣打鬥，疲累已極，稍事休息，便又開始向前趕去。

他不知道那萬事萬象山究竟坐落何處，更不知那色聲犬馬洞在萬事萬象山南麓的甚麼地方，當然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喚出那色聲犬馬洞中的水晶白玉龜，但他却知道他一定能夠找到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也一定能夠喚出那水晶白玉龜。

南白雲不但是秉性正直，而且也是個極有恆心毅力的人，多少年來，他所要做的事情，沒有一樣是辦不成功的，因此他抱着極大的信心，從天亮走到黑夜，從黑夜又走到天明，飢餓了，他便用神仙萬里行鏟石取英，累了便躺在大石或草地上休息，山中本多毒蛇猛獸，可是他這一路行來，好像冥冥之中有人保護他一般，竟然連一條小蛇也未遇上。他這樣整整又行了半個月，來到一處地方，雙山夾峙，中空一谷，谷頂煙雲繚繞，谷中百卉生香，古松插雲，枝幹虬繞如龍蛇，奇形白石，屹立如山吐秀，這又別具一番境界。

他想：「天山名山大川，不勝枚舉，尤於山高谷深，無人能入，但其中不知藏了多少洞天福地，若非聖賢仙佛，凡人如何能到達這些地方，又如何能知道這些地方。」

他正想着，忽聽有人說道：「目前離冬至之日，尚有三天，你不爭取時間，却在這裏呆思甚麼？」

南白雲循聲看去，見四週空無人影，他想：「爲何但聞人語，不見人踪，難道又是山魈鬼魅不成？」

那聲音又道：「你不必懷疑，我並非山魈鬼魅，乃是修道之士也。」

這就怪了，他心中想的事情，對方如何能知道，遂道：「你既是修道之士，如何不肯現身一見？」

那聲音道：「我就在你身側的山腹之中，石壁之內，潛修密練，已經三十寒暑，未見天日。」

「山腹之中，石壁之內，你是如何潛進去的？」

「道家自有妙法，我是用大移挪之術，以法闢開山石，進入之後，再以法封閉，是以外表石面平滑如初始，外人是發覺不到的。」

「原來是這樣子的，道長方才指點我趕往那萬事萬象山、色聲犬馬洞，不知如何去法？」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祇要翻過對面的山頭，便是萬事萬象山的南麓。」

「萬事萬象山既是如此之近，道長爲甚麼不自己將水晶白玉龜喚出，這樣豈不省了很多手脚？」

「你錯了！」

「後學那裏錯了？」

「如果我能去喚出那水晶白玉龜，又何用你再跋山涉水，闖了很多魔關而到達此地？」

「難道說以道長多年的道行，竟然不如我一個凡夫俗子？」

「非也。」

「那又是甚麼原因？」

「因緣際遇，各有所趨，此事乃你之因緣，若我强而引之，豈不有違天命？」

南白雲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子的，不知道長尚有何指示？」

那聲音道：「那色聲犬馬洞，已被羣魔封閉，你如果要喚醒那水晶白玉龜，首先必需打開魔關。」

南白雲道：「魔關打開之後，就可以喚醒那水晶白玉龜了麼？」

那聲音道：「魔關打開之後，裏面尚有一層太清禁制，此太清禁制乃是仙家妙法，用來阻止羣魔，以防止他們破壞天地宇宙人物之元機。」

「不知此法是何人所下，又如何破之？」

「此法乃仙寧封所下，當今之世，無人能破去此太清禁制，而喚醒那水晶白玉神龜。」

「這樣說來豈不難了？」

「不難！」

「請道長指示！」

「你祇要誠心默禱寧封仙翁，說明經過，此法自開，倒是太清禁制外面的那一層魔關，可是難闖得很。」

南白雲心下一驚說：「不知道長有何方法？」

那聲音道：「我可以傳你一法，此法名日五行神雷，但能否破除魔鬼之關，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南白雲道：「請道長傳授！」

那聲音道：「此法不能口授，但以心傳。」

南白雲道：「却是爲何？」

那聲音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在天上，宇宙之間，魔佔百分之九十，道祇佔百分之十，你我相互交語，皆有鬼魔旁聽，祇是你看不到，若我以口傳於你，豈不讓魔障也知道了此法，是以要以心傳心。」

南白雲道：「如何個以心傳心法？」

「你必需誠心內守，屏除一切，我以心印之法，印你之心，此謂心心相印，你心中自有感覺，此即以心傳心之法。」

南白雲如法炮製，半晌之後，心中一動，反映出五個字來，他恍然大悟，拜了下去。

那聲音道：「你知道了。」

南白雲道：「知道了。」

「那是甚麼？」

「盡在不言中。」

那聲音笑了起來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祇要因緣所繫，不怕魔關難闖，你去吧。」

南白雲道：「尚未請教道長法號。」

那聲音道：「數十年埋藏山腹，姓名法號早已忘却，你就叫我空谷傳音吧。」

南白雲道：「道長尚未告訴我如何喚出那水晶白玉龜的方法。」

那聲音道：「時至神至，你我緣盡於此，他日有緣再見，再作詳談可也。」

南白雲再拜而去，他本出身於武學之門，一向視仙佛聖道爲虛妄之談，如今自承鯉水晶白玉龜之事，一路上連遇仙緣，始遇武林中高手由武入道亦已仙去的司徒芳菲，繼在方寸山涵虛洞遇到了東方翠及不老神仙，在初入十萬大山之時，又遇到了唱歌的道者潛龍子指引迷津，後又遇上虛無飄渺仙子，空明寂靜洞，湘江漁隱鍾太和之女鍾靈珠贈送神仙萬里行之鐵鏟，解決自己的飲食之需，如今又遇到山腹中道者，空谷傳音，傳授了五行神雷之法，連着五次遇上了奇人異士，使他的信心大增，翻過了山的南麓，果見一棵插天蒼松之下，有一山洞，寬約八尺，高可丈餘，洞中隱隱有流泉之聲。

南白雲心想：「時下離冬至尚有三日，我何不趁此機會，作三日之遊。」

他想完便隨意行去，未及一里，景象大變，但見山谷中樓台殿閣、茶館酒帘、賭場勾欄，一應俱全，那吵雜的買賣聲、商旅的淫笑聲、賭場的吆喝聲、酒帘的猜拳行令聲、茶館的談笑聲，更有市井流氓的打鬥聲，這那裏像是深山大潭之中，明明是一個人物薈集的鬧市。

南白雲雖然心中奇怪，但仍信步的走入一家酒樓之中，向店家要了兩盤菜、一壺酒，便自斟自飲，此際忽聽到一陣吟哦之聲：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跡滅。
孤舟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南白雲循聲看去，見鄰坐的一個白衣儒者，正自把酒吟哦，他雙手一恭說：「這位先生請了。」

那儒者向他看了一眼道：「閣下頭戴竹笠，身披簑衣，腰插板斧，一定是以打樵爲生了，我聞漁樵之中，盡多能人奇士，閣下打從何來？」

南白雲道：「萬里流轉，因緣邂逅，來處即是去處，去處即是來處，尚未請教大名？」

白衣儒者道：「果未出我所料，眞清雅之士，我公治長也。」

南白雲道：「原來是公治夫子，當眞失敬得很，聞公治夫子善於鳥音，不知此話可眞？」

公治長道：「我若不善鳥音，如何能得百鳥報訊，說閣下是南山樵子南白雲，此來是爲了却一件大事因緣。」

南白雲奇道：「原來夫子已盡曉，在下就不必多費唇舌。祇是有一事未明，尚允指示，這深山大潭之中，何來這繁華都市，而夫子適才吟哦之詩，與此情景亦難以配合，不知是何寓意？」

公治長道：「此處名爲萬事萬象山，當然應包羅了人間萬象，雖然是極盡色聲犬馬之能事，而無積雪寒江、孤舟獨釣之情景，但此意境自在心中，身處萬事萬象山，心如獨釣寒江，這個意思你懂麼？」

南白雲道：「夫子寥寥數語，猶如午夜警鐘，在下承教了。」

公治長道：「速去速去！時候到也。」

南白雲道：「不過瞬息之間，如何已滿三日之期？」

公治長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記住！先破魔關，再等子時！」

南白雲告辭離去，來到那色聲犬馬洞口之時，見洞口已被一片黑雲裹住，却不見有半個鬼魔，他想：「這也許是傳言之虛吧！於是手執板斧，向洞中闖去，那知一臨近那洞口之時，但見黑雲之中，現出無數魔影，將他團團包圍起來，一個個生得青臉獠牙，各執長矛，向他猛刺。

南白雲執鞭打去，無奈那些魔影，有影無質，鞭斧所到之處，分而又合，南白雲知道兵刄對這些魔影已無用處，將鞭斧插入腰間，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心中默唸五行神雷眞訣，洞中突然響起了隱隱的雷聲，雷聲中夾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交，八形八卦之中，更有金木交拚，水火既濟，以神黃中土爲主宰，各化生尅之機，那些魔影鬼魅，立時被消滅得無影無形。

南白雲豪氣大增，又向洞中闖遊，此時從洞中又湧出許多禽獸，各式各樣，不下數百種之多，所不同的是獸中無麒麟，鳥中無鳳凰，他想：「鳳爲鳥中之首，麟爲獸中之王，此二者神物也，故不入魔，但這些禽獸，反足夠自己應付的了。」

他又用五行神雷打去，祇是這些禽獸，若有質、若無質；若無形、若有形，單以神雷之力，難以奏功，他靈機一動，取出腰間鞭

斧，然後用五行神雷之眞訣，以心印在鞭斧之上，再揮鞭執斧打去，這一着果然奏效，所到之處，妖魔毀形，不一會工夫，已將那些禽獸消滅盡。

南白雲的身形又深入了一層，突然眼前發出一片碧綠色的光芒。在那光芒之中，現出很多裸體的少女，作美姿妙舞，扭轉俯仰之間，妙相畢呈，尤其雙峯抖動，獨溪流泉的情形之下，再規矩的魯男子，也難經得起挑逗。

南白雲看得心神不定，意志動搖，急將雙目緊閉，半晌之後，弦歌聲起，那種動人心魄的聲音，使得他又睜開雙眼，掃目之下，不但那些裸女增多了，而且笙簫之聲，不絕於耳。

南白雲突然一聲大喝，又執斧鞭打去，但這些裸女並不怕那五行神雷，更不懼那鞭斧，他急切間無計可施，忽聽空靈之中，有人叫道：「盤膝靜坐，閉目垂瞼，神氣內守，文如薰蒸，武如烹煉，必可使羣魔縮影，萬象消除。」

南白雲不知是誰在說話，但已知有人指點，急依法行之，默養太和，恍惚進入無何有之鄉，羣女見艷舞無效，紛紛向他撲來，擁着他的身形不放。

南白雲靈機一動，運用武如烹煉之法，心念一動，靈光外發，數百個裸女，立時化爲無影無形，同時光芒大現，洞中的黑雲已完全退去。

那空靈的聲音又道：「如今羣魔已消，魔關已破，可以在此靜候子時了。」

南白雲向空叫道：「是那位道長指點，盼留法號。」

那人道：「我乃指點你方向之道者，潛龍子是也。」

南白雲忙道：「多承指點，此德此恩，容我面謝。」

已聽不到那人的回聲，他便靜坐洞中，靜待子時，突然光芒大作，猶如白晝。

南白雲一躍而起，向洞中深處闖去，突然有一種無形的阻止，阻止他的身形，他想起此處有仙寧封所下的太清禁制，便拜倒在地，誠心默祝禱，然後再向前走去，果然通行無阻，走至洞底，見一小洞，他想：「這大概就是那水晶白玉龜的蟄藏之所了，但如何才能喚醒呢？」不覺猶豫起來。

南白雲正疑慮間，忽地腦際靈光大現，心想：「敲竹喚龜，竹乃中空之物，如不空不能燃燒，器不空不能存物，谷不空不能傳音，以空應空，空則可出。」

於是放下身心，冥去萬象，不惜於一切，又廢於一切，果然境界大變，感到一團陽和之氣，溫暖如春，身心深處，有一股蓬勃的生機，上升丹田，繼而散佈於全身各處，自己感覺到如脫胎換骨一般，全身舒暢，霍然起立，此時洞中之光已然退去，而自己身上，却已大放光芒，步履之間，輕鬆而飄逸，祇是有一點疑慮，因爲至始至終，他都未見到那水晶白玉龜到底是個甚麼樣子，再向那小洞看去，小洞已然不見，而自己却立身於不知不識之中央，俯首大地，草木欣欣向榮，春風和暢，天地之機運，相互迴旋不絕，人物禽蟲，按時生滅有序，此時半空中有人笑道：「恭喜南兄了却了一段大事因緣，從此上下四方，古往今來，井然有序，人物禽蟲，草木花卉，生滅有時，此乃莫大之功德也。」

南白雲抬頭看去，見靈空之中，站立着不老神仙，在他的身邊的，有再入塵寰的司徒芳菲、東方翠、道者潛龍子、湘江漁隱鍾太和的女兒鍾靈珠、山腹中潛修的道者空谷傳音，以及在萬事萬象山所遇到的古聖公冶長夫子。

他雙手一恭說：「多承提攜，當永銘於心。」大笑聲中，人已隱去。

（全文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上文提要：沙成山與貝海濤單打獨鬥，貝海濤輸得口服心服，但其餘六人則聯手對付他，六人身手皆不弱，却傷得狼狽而走，沙成山也倒地不起，此際大奶奶帶着柳仙兒等人出現，但搜遍沙成山的身體也找不到她想要的東西……丘蘭兒救回沙成山，以爲他已死，雖然如此，丘蘭兒却視他爲精神上的丈夫，傷心之際，學過「移穴走位截脈大法」的沙成山活了……

香消玉殞百花谷　四年綢繆空忙忽

冷若冰哼了一聲，道：「我當然知道你沒有帶在身上，但老頭子那晚臨時把我支開，他交在你手中的又是甚麼？」

沙成山搖搖頭，道：「昨日你們不是搜過我了？柳仙兒搜得眞夠仔細，連我的褲襠也不放過！」

一旁，柳仙兒大怒道：「不要臉！」

沙成山立還顏色的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

冷若冰沉聲道：「沙成山，現在不是彼此互罵的時候，說，老頭子交給你的東西呢？」

沙成山臉無表情地道：「我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因爲我是沙成山。」

冷若冰挫着銀牙，道：「沙成山，別人怕你，我冷若冰可不怕你，何況你一身是傷，無一援手！」

沙成山嘴角一牽，道：「沙成山從不需要幫手，冷若冰，沙成山也有流不完的血。」

一聲浩嘆，冷若冰道：「也罷，我與你化爲干戈爲玉帛，沙成山，你開個價碼出來吧！」

沙成山道：「甚麼意思？」

冷若冰道：「很簡單，我出價買你所帶之物，祇要你答應，立刻皆大歡喜。」

沙成山冷冷沉下臉來，道：「冷若冰，妳不該忘了一件大事。」

冷若冰俏眉上揚，道：「甚麼事？你說！」

沙成山字字鏗鏘的道：「妳忘了我是沙成山，『二閻王』沙成山。」

忿怒的踏前一步，冷若冰道：「你拒絕我的條件？」

沙成山淡淡一笑，道：「不是拒絕，而是根本不可能。」

冷若冰側身指着身邊四個女子，道：「沙成山，跟在我身邊的四個姑娘，黃衣的叫石倩，人最柔媚，青衫的叫洪小小，江湖上的可人兒就是她，穿綠的柳仙兒你認識，她也俱有令男人傾倒的功夫。

「至於這個穿紅衫的，她叫朱小梅，萬中選一的美女，我任你帶走一人，加上我的一筆爲數可觀銀子，沙成山，你應該可以滿足了。」

沙成山鼻孔冷哼，道：「可好，妳身邊的四大美女，原來都是有名的毒蟲，除了柳仙兒這隻毒蜘蛛，另外三人竟然是『虎頭蜂』、『粉面蝎子』與『赤煉蛇』，娘的，任何一人都會要老命。

「秦百年沒有被妳們這羣毒物坑死，尚能與妳們共處四年，算是祖上有德了。」

冷若冰怒罵，道：「沙成山，你眞是個冥頑之徒，不知好歹的東

西！」

沙成山沉聲道：「却也是個忠於自己信義於人的武者。」

冷冷一笑，冷若冰道：「難道你也不爲自己的將來想一想？我的意思是說，你沙成山不想飛黃騰達，揚名宇內？」

她一頓又道：「是人，誰會不往這條路上走？」

沙成山淡淡的道：「冷若冰，妳可否說得更清楚些？」

冷若冰臉色一緩，道：「沙成山，投入我的麾下吧，讓我們共同開創一個新門派，這開山第一功臣便是你沙成山了。」

猛古丁仰天哈哈大笑，沙成山幾乎笑出眼淚來，那面，柳仙兒叱道：「沙成山，你笑甚麼？」

沙成山收住笑，道：「我仍然祇有一句話答覆——因爲我是沙成山。」

他話聲甫落，冷若冰雙臂猛揮，尖聲道：「圍起來，無所不用其極的也要把姓沙的擺平在這百花谷中。」

眞夠快，四個大漢往沙成山的側面包抄。

「虎頭蜂」石倩已叫道：「二妹與三妹一起，我與四妹合力攻他的後路，覷準了出手。」

於是，八個男女分成兩面，相當嚴密的把沙成山圍在中間。

冷若冰脫掉披風，露出一身勁裝，紫色衣衫綠色綢褲，繞頭珠翠簪玉閃動。

她的雙手已握着一對蜈蚣鈎，眞嚇人，那麼美的一張臉突然變得冷酷無情，叫人不敢正視。

沉聲戟指沙成山，冷若冰道：「沙成山，最後再問你，東西交不交出來？」

她雙目厲視，蜈蚣鈎交叉在胸前，又沉聲道：「這次打倒你，便剝下你的皮，刨開你的肚腸，也要把東西找出來，沙成山，此時回頭尚來得及。」

雙眉下垂，一副落魄的樣子，雖然沙成山穿着丘蘭兒爲他新做的新衫褲，但仍然看不出他帶有多少生氣，倒是一雙烱烱的眸芒，正直視着前方。

搖搖頭，沙成山道：「不必了，冷若冰，妳如果眞想搖身一變而成爲『武林大奶奶』，今日就是絕佳機會，妳還猶豫甚麼？」

「飛天蜈蚣」冷若冰一聲厲吼，道：「給我殺！」

第一個撲擊而上的是柳仙兒，烏木簪指向中途，便聞得「嗆」的一聲，套在簪裡的尖刺青瑩瑩的彈射出來，照上面，她便不要命的二十四簪猛烈狂刺。

隨在柳仙兒一邊撲擊的「粉面蝎子」洪小小，一把三尖兩刃刀，一上來便是一輪怒殺。

另一面，「虎頭蜂」石倩與「赤煉蛇」朱小梅揮動手中尖刀併肩圍殺策應。

除了四女之外，四個壯漢皆反手拔出大砍刀自左右側面掠殺。

沙成山臉龐上浮起一抹冷酷的陰影，他知道，此一戰再不能多所顧忌了，「銀鍊彎月」不殺女子的自我約束，怕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此一時刻，自己總不能撒鴨子走人，當然，更不能束手就戮。

狂烈的怒吼，宛如旱天打雷，沙成山狂吼道：「寒江月刄！」

就在他的怒吼裡，祇見酷似一朵充滿毫光的彩雲，快若銀河瀉落也似的自上而下猛的罩來，直待那彩雲下落一半，立刻往四下裡濺射，那無孔不入的極芒交織穿梭，交互電奔不已。

於是，空中響起刺耳如鞭炮聲，便在一片片碎芒點點裡，鮮血却形成條條線狀標射開來。

慘叫之聲尖吭刺耳，撞跌的人影溜地翻滾。

噗嚕嚕衣袂飄飄，一團彩影快得宛似要追回逝去的時光般一下子便穿入那層極光之中，祇聽得一聲女子尖叱之聲傳來：「接我一招『雙鈎曉月』！」

極光驟然往中央縮小，好一陣火花飛濺，便在兩團人影倏忽閃進又退，退又猛撞的剎那間，祇見極光中突然閃出一點銀星，宛似銀河中殞落的一顆流星。

是的，沙成山又使出那招「寒江月落」，祇聽他大喝一聲：「殺！」

淸晰的看到一隻蜈蚣鈎飛上了半天空，另一隻蜈蚣鈎却穿過寒芒一點，狠毒的掃向沙成山的頭上。

「錚」的一聲，沙成山縮頭不及，頭頂上的散髮生被削去一片。

一撮連着頭皮的黑髮在半空飄着，一顆扁平的小小蠟丸就在這團散髮中彈跳着。

閃掠在地上屍體中間的沙成山看到了，他驚異的摸着頭頂又望向空中。

「飛天蜈蚣」冷若冰當然也看到了。

蜈蚣鈎盤掃疾刺，冷若冰仰身直往空中那個小小蠟丸抓去，左臂滴血似已不覺，她滿臉得意之色。

於是，「銀鈎彎刀」如雲極流電般從沙成山的手腕脫離，「颼」聲仍在人們的耳中響，空中傳來冷若冰的悶哼。

悶哼之聲是短暫的，那寬刄的掩月形短刀，有一半扎入冷若冰的腹腔中，然而，她却已握住空中的那粒扁平似花生粒般的蠟丸。

「咚」的一聲落下實地，「飛天蜈蚣」冷若冰反倒尖聲狂笑起來，

對於肚子上扎的「銀鍊彎月」，她竟然看也不低頭看一眼。

冷若冰擧着左手狂烈的叫道：「沙成山，我還是得到我所要的東西了，哈……」

沙成山頭上肉包沒有了，然而他的頭並未流出鮮血來，甚至連皮層也不曾傷着，然而他却一聲雷吼，騰身而起，雙掌一掄猛拍，直往冷若冰攻去。

忿怒的掃出蜈蚣鈎，冷若冰怒叱道：「我們一起上路吧，兒！」

沙成山眞夠狠，他竟反手生生抓住蜈蚣鈎身，右手一掌拍中冷若冰的面門，祇見冷若冰「啊」的一聲，那粒蠟丸彈起兩丈高。

沙成山的左手標着鮮血，雙足猛的彈升，挺胸擰腰，一把便握住那粒蠟丸，倒翻身，人已落在兩丈外。

冷若冰沒有追殺，她根本已無法站起來，然而，她却在頭昏腦脹裡，伸出左手——帶血的左掌覷空亂揮，道：「沙成山，快……快給我看看，我……祇要看一眼便……便滿足了……」

左掌幾乎斷裂，沙成山忍受着錐心的痛苦，輕摸着頭，道：「不，這是我要送入陽城的東西，妳不是貨主，沙成山做不了主……」

冷若冰喘息不已，她口角溢血環視着地上一具具屍體，慘然的又道：「沙成山，我已是個垂死的人了，你難道會怕我把東西帶到陰間去？」

沙成山一陣猶豫，他注視着手掌上的蠟丸不知答應好還是拒絕的對，不過按照行規，沙成山也無權拆開蠟丸。

右手的蜈蚣鈎也拋擲在地上，正跌坐的冷若冰，臉上的肌肉在抽動，她的左手抓着胸前的「銀鍊彎月」，祈求的又道：「沙……成山，你……快拿給我……看……」

沙成山仍然在猶豫不決，便在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厲吼，震得四山廻響不已，一個濃重的蒼勁有力之聲：「給她，叫她死了心！」

沙成山一驚，擧頭望向斷崖，他眞的怔住了。

祇見一個錦袍白髯老人，金剛怒目的站在那裡，偉岸之軀似天神，儀態之威如金剛，敢情正是「武林老爺」秦百年，「虎躍山莊」莊主到了。

此刻，便將死的冷若冰也露出迷惘與驚異之色，她慘然一笑，道：「百年，百年……」

七尺巨軀，偉岸的走過來。

沙成山抱拳道：「老爺子，你怎麼也來了？」

重棗似的面孔上顯得十分沉痛，秦百年撫髯道：「我沒有病，我根本就沒有病，裝病三月祇是爲了今日。」

沙成山迷惘的道：「這蠟丸……」

嘿嘿一笑，秦百年道：「當初我叫你找上易容大師『千面老人』扁奇，把這小小蠟丸用帶髮假皮緊貼在你的頭皮上帶往陽城，果然瞞過一時。」

說着便伸手，道：「給她，也好叫這賤人知道她所追求的是甚麼。」

地上口角溢血的冷若冰喘息着，道：「秦百年，三月臥病，原來祇是個騙局……你……你……難道……」

秦百年冷沉的重重哼道：「冷若冰，苗疆『百毒門』中，妳是甚麼身份？」

冷若冰雙目一暗，道：「你是怎麼知道的？我……」

秦百年怒叱道：「你們眞狠毒，暗中潛入中原武林，妳更直接陰謀到我的身邊，哼……當我半年前發現妳的行動有異，便立刻把我的老伴與兒子送上陽城，一切安排就緒，我才裝病不起，佈下誘殺你們的計謀，果然，妳眞的露出狐狸尾巴來了，哼！」

冷若冰臉色灰暗，雙目呆滯的道：「我們……至少……也恩愛……了四年……」

秦百年重重的道：「起初是的，但當我發現了妳眞正的身份，眞正的目的，所謂恩愛已變得一文不值了！」

沙成山擧着手中的蠟丸，道：「老爺子，這蠟丸……」

秦百年立刻接道：「給她看吧，也好叫她死得瞑目！」

食指一彈，蠟丸飛入冷若冰的血掌中，她用力一搓，裡面露出一張紙條，只見上面寫道：「貪婪之人命不長」七個龍飛鳳舞小字！

好凄厲的一聲慘笑，冷若冰緩緩的閉上了那雙美麗的眼睛，她的手也緩緩的脫離那張紙條！

被拚命爭奪的紙條被山風吹上半天空，沙成山收回「銀鍊彎月」，臉無表情的道：「老爺子，看來陽城我就不必去了！」

激賞的一笑，秦百年道：「是的，是不必再去了！」

就在這時候，從遠處駛過來一輛篷車，秦百年指着篷車，笑道：「我的老伴與兒子就在那輛車上！」

沙成山心中着實不是滋味，他勉强一笑，道：「老爺子，沙某願你一家快樂平安！」

沙成山把左手包紮起來，拉馬上了馬背，秦百年已自懷中摸出一兩銀子，笑着遞過中，道：「這是你應得的，拿着吧！」

沙成山並未拒絕，當初秦老爺

子找他的時候，曾出價五千兩銀子，那是個十分優厚的價錢，然而他只索價一兩，爲的是秦老爺子的身份，他是「武林老爺」，當今武林中人敬仰的老人！

笑笑，沙成山收起一兩銀子入懷，接着又是一聲洪笑，拍馬就走，身後面，秦百年高聲道：「別忘了，『虎躍山莊』有好酒等着你哪！」

沙成山根本沒聽見，他心中正盤算，這一兩銀子怎麼能同丘蘭兒過日子？得另找一樁買賣了！

於是，沙成山拚命打馬，疾快的往沙河岸駛去，他要先回去看看丘蘭兒。

* * *

沙成山一襲青衣跨騎黃驃馬往沙河岸去的半途中，他又遇到了棘手的怪事兒。

夕陽像個大火盆，溜圓的擱在臥虎山頭上，此地距離項城七十里，是個荒僻的大山！

此刻，臥虎山上滿山樹葉泛紅，使人的面孔也似醉酒般的赤紅！

便在這時候，山頭上面正有兩名紫衣女子被五名官差追殺着，兩名女子武功高強，二人各握着一把寒芒激濺的蛇尾尖刀邊殺邊走，一路往臥虎山頂攀去！

兩名女子的左右與後面，五名官差不斷的吆喝着，其中一個老者更是不要命的往兩個女子身邊衝！

那老者年近六旬，臉色褚赤，一對虎目怒睜中狂烈的不時大叫：「抄前攔截，覷準下手！」

兩個女子更尖聲咒罵不休，其中一個年紀大的，更不時往反方向狂斬，且尖聲道：「一羣不知死活的鷹爪狗腿，別以爲姑奶奶怕了你們，如是平日，姑奶奶早就下重手送你上路了！」

沒多久，七個男女已到了臥虎山頂，也立刻展開一場不要命的搏殺……

這裡一面斜坡，三面陡峭，尤其兩側更是深淵，一旦被打落下去，必死無異！

那老者邊殺邊指揮着身邊的四名差役，道：「分進合擊，殺！」

四名差役漸往上衝，面前人影閃晃，四人立被踢落崖下。

其中一個女子尖聲笑道：「方捕頭，你不該惹上我們『無憂門』，今日你死定了！」

老者正是項城衙門的捕頭方寬厚，此刻他揮動手上砍刀，厲烈的道：「老夫不管妳們是個那門派，想在項城境內做案，老夫絕不輕饒，非抓妳們回去治罪不可！」

兩個女子格格大笑，道：「可惜這裡不是項城，你的手下也全死絕，方老頭，你馬上也將追隨你的手下人共赴極樂去了，咯……」

兩柄尖刀從兩個方向挾擊，寒芒成束，撩起「咻咻」之聲不絕於耳！

方捕頭舞動砍刀左攔右劈，口中厲喝道：「竟敢拒捕，罪加一等！」

猛然一聲尖叱，一個年近三十的女子道：「去你的罪加一等，吃姑奶奶一刀！」

「噗」的一聲，尖刀眞快，猝然流光一現，方捕頭狂叫一聲便側身旋去，他的右大腿上生被尖刀刺穿！

另一二十出頭女子尖聲笑道：「大姐幹得好！」

她「好」字出口，尖刀平掃，「咻」的一聲，冷焰暴展，雖未掃中方捕頭脖子，却在他的臉上切開一道三寸血口，鮮血迸濺，皮開肉綻，方捕頭又是一個側旋！

高吭的尖聲四山廻鳴，就在這凄厲的狂叫聲裡，突然一團青影，流雲般的撲到了臥虎頂！

眞快，青影一下子便擋在方捕頭前面，來人正是沙成山！

兩個女子皆身穿紫衣，眼看着就要得手，忽見有人撲來，一怔，年長的女子冷冷道：「朋友，來攪局的？」

沙成山冷冷道：「沒這個意思！」

年輕的女子尖聲道：「看你也不是官家人，何苦爲這些鷹犬爪牙們攪是非，快走開，免得惹禍上身！」

臉無表情，來人淡淡的道：「官差也好，鷹犬也罷，他們還是得奉命行事，如果沒有他們，天下豈不大亂？到那時，誰聽誰？」

年長的女子怒叱道：「敢情你一定要插手我們之間的事了？」

那人搖搖頭，道：「我祇是爲二位求個人情，放你們走人，算了！」

兩個女子對望一眼，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忽聽得身後捕頭沉聲喘道：「這位老弟，你既然惹上了『無憂門』，千萬不能輕易放過這兩人！」

他喘了幾口氣，又道：「尤其是她二人身上劫得的東西極爲重要……」

沙成山冷冷一瞪眼，道：「劫的東西？甚麼東西？」

年長的女子尖刀怒指沙成山，叱道：「看你來時身法不俗，應是道上朋友，彼此既然同吃江湖飯，你最好少插手管閒事！」

沙成山淡淡的道：「無憂婆婆還好吧？」

直視着沙成山，年輕的一個女子詫異的道：「你……你還認識我們門主？」

微微一笑，沙成山道：「無憂門能在江湖站牢脚跟，這全是花門主的威望，可惜她的門下不少人爲非作歹，壞了『無憂門』規……」

年長的立刻道：「既是無憂門朋友，我便老實告訴你，這次項城的案子也是奉門主指示辦的，朋友，你請退一邊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現在，我要你們放下東西走人！」

太出意外了，年長的女子怪聲尖吼道：「甚麼？你……你竟然不賣我們當家的帳？」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不必多言，再不行動，妳們一定會後悔！」

年輕的女子尖刀自下上撩，猛的往沙成山肚皮上切去，口中大吼，道：「姑奶奶送你上路吧！」

沙成山臉皮一緊，就在尖刀距離肚皮半尺不到，他突然冷叱着揮出左臂，虛空裡一片如刃的掌風宛似鋼鋒一樣的強猛，「轟」的一聲，這年輕女子如遇巨杵撞砸般身子平飛而去，好一聲尖吭大叫，年輕女子直往山崖下落！

年長的在年輕的跌落山崖刹那間，尖刀已往沙成山側面殺過去。

但是，還未來得及夠上部位，見同伴被對方一掌震落山崖，驚叫聲尚未出口，沙成山的右掌猛拍上身，「啊」了半聲，便也滾落到山下谷中了！

緩緩的回過身來，沙成山對方捕頭道：「好啦，你可以把傷包紮起來回去了！」

方捕頭一把拉住沙成山，他雙眉一揚，讚道：「兄弟，眞是好功夫，老夫開眼界了！」

沙成山笑笑，道：「沒甚麼，如果我是你，盡早綑了行李回家鄉，因爲『無憂門』你絕對惹不起！」

方捕頭忙又問道：「閣下援手之德，方寬厚不敢或忘，高姓大名，請示下，如何？」

沙成山笑笑，道：「有必要嗎？」

方捕頭忙笑頭，道：「有，因爲我手下四個差役已死，回去之後，大人一定追問，閣下可以不去，但却得留個名兒來！」

沙成山搖搖頭，道：「同官家打交道，總是麻煩的事！」他緩身後退欲走，方捕頭橫身一攔，道：「就算方某高攀吧！」

沙成山一笑，道：「我還是那句話，回去之後快辭去差事吧！」

方捕頭這才明白，人家插手，當然不願留名，怕的也是惹上「無憂門」！

方捕頭重重的點點頭，道：「好，方某就依閣下的意見，回去便辭去差事！」

他一頓又道：「閣下不願示名，方某却不願失禮，我就住在方家集以西三里地的槐樹坡，我掃榻以待，萬望兄台前往小住！」

沙成山笑笑，道：「希望有那麼一天！」

於是，沙成山走了，他忘了兩個被他掌風擊落山崖下面的女子，身上尚帶着方捕頭欲取的東西！

望着沙成山離去，方寬厚忘了痛苦的哈哈笑起來……

他瘸着腿忍着痛，繞道到了山谷中找到兩個女子的屍體，當然他也找到了女子身上劫得的東西！

這件案子在兇手已死，無從追究之下草草結案，不兩日，方捕頭以年邁爲由回到了方家集！

沙成山離開臥虎山，他眞的未留下名號，因爲他是「二閻王」沙成山，而沙成山就是這種作風！

六天行程，黃驃馬馱着無精打采的沙成山到了沙河，遠遠的，沙成山又看到那條小船——那條「玫瑰毒刺」丘蘭兒獨居的小船！

然而沙成山只是怔怔的望着。

他想到了丘蘭兒，也想到了自己，兩個無根的漂萍，如果眞能凑在一塊，是否就能「落地生根」？

一念及此，沙成山的臉上浮了一層癡呆的笑意，於是他摸摸口袋，然後他苦笑了！

是的，如今袋子裡銀子無多。

第二次替「武林老爺」秦百年保得一趟鏢，所賺只有一兩銀子，裡面却又含着無比的辛酸與諷刺。

如果再把實情道於丘蘭兒知道，她更會大叫一聲「寃枉」了！

沙成山仍然端坐在馬背上，他只想遠遠的看一眼小船上的丘蘭兒！

看看丘蘭兒那俏麗的影子，也許這時候她已經吃過晚飯睡下了吧？也許……也許她……

太多的也許，却換不到丘蘭兒的出現，他想見丘蘭兒，又怕見丘蘭兒……咬咬牙，於是沙成山離開沙河，往東五十里，那地方有個方家集，且在那兒混些日子再作打算。

摸着黑天，沙成山來到了方家集，小鎮一片寧靜，街頭有一家客棧門口掛了隻舊紗燈。

有個年輕人正在往燈裡面添加香油，見沙成山騎馬而來，側頭笑問：「客官住店吧？」

點點頭，沙成山翻身下馬，道：「馬拉上槽加好料！」

便在這時候，從店裡又走出個年輕伙計，他接過沙成山的黃驃馬笑道：「麥麩子加黃豆，夠好了吧？」

沙成山「嗯」了一聲，對另一伙計道：「給我個房間，再弄壺酒送去！」

那伙計立刻往裡面走，在櫃枱上取了一盞小銅燈，笑瞇瞇的對沙成山道：「客官，小子先引你到房間，馬上為你送吃的！」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跟在伙計身後走，他被帶到一間側廂房裡，伙計笑問道：「你來點甚麼下酒的菜？」

沙成山道：「這時候已是二更天，店裡有甚麼來甚麼，我不挑嘴！」

伙計剛走出門，便聞得一聲沉喝，道：「丁掌櫃呢？」

有個伙計回應道：「巴總管，我們掌櫃已經睡下了！」

姓巴的重重喝問：「給我找的人呢？怎麼一點回音也沒有？」

兩個伙計面面相覷，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姓巴的又粗聲喝道：「我們東家交代，只要有人願意去，一夜出資一兩銀子，本地人不願意幹，外地人不知道，他們一定肯的，你們要多問問！」

有個伙計忙笑道：「我幹一個月才三兩銀子，看守一天便是一兩，要不是我膽子小，娘的皮，王八蛋不幹！」

姓巴的又問：「這點事情都辦不好，別惹得我們東家不高興，你們這客棧還開不開了？」

只聽得另一個伙計道：「剛剛來了一位客人，我看他眉宇間一股子冷兮兮的帶着煞氣，不知他幹不幹。」

一聲笑，有個伙計道：「老三，你糊塗了？人家是騎馬的，不想想，騎馬的人還會去給別人看大門？別糟改了！」

姓巴的怒聲道：「你們沒有問，怎麼會知道別人不幹，這年頭騎馬充闊佬的人物比比皆是，誰知道他有沒有銀子？」

二門的暗角處，突然傳來一句話：「這位老兄的話對，我就很需要銀子！」

三人猛回頭，只見暗角走出個人，一副懨懨的模樣，雙目內陷，走路懶散！

是的，沙成山走來了。

姓巴的雙手分開兩個伙計走上前，他上下仔細的看了沙成山幾眼，道：「朋友，你剛才說需要銀子？」

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我是很需要銀子！」

姓巴的指着自己鼻尖，笑笑道：「要銀子可以，我得先問你，膽子夠不夠大？」

沙成山暗自想笑，輕聲道：「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小！」

姓巴的一拍手掌，道：「我們東家姓方，他要找個看大門的，三進大宅無人住，總得找個看宅子的。你如果夠膽大，看一天一兩銀子，怎麼樣？」

沙成山立刻想起方捕頭，難道是他要……

心念至此，才想到方捕頭告訴過他自己住在方家集，笑道：「你的東翁可是叫方……」

姓巴的立刻道：「我們東翁叫方剛，住在集北半里多地！」

沙成山聞言，搖搖頭，回身便往內走！

姓巴的一怔，立刻錯步擋住沙成山的去路，道：「原來你沒膽量！」

沙成山見姓巴的身手不凡，剛才那錯步閃身，動作俐落，顯見是個會家子，便立刻引起他的好奇，道：「三進大宅在甚麼地方？」

姓巴的指向西，道：「槐樹坡下，你如果想賺銀子，我就帶你去！」

沙成山全身一震，他血脈賁張，張口說不出一個字！

姓巴的冷然一哂，道：「算了，算了，我尚未細說，你就嚇得似丟了魂落了魄的樣子！」

姓巴的正要走，沙成山猛然聲道：「站住！」

姓巴的濃眉一揚，回身道：「幹甚麼？」

沙成山重重的道：「帶我去，這個差事我幹了！」

瞪着一雙豹目，姓巴的又上下看了沙成山一眼，他實在看不出沙成山有那一點夠得上枱盤，思忖一陣子，他重重的點點頭，道：「這可是你自願的？」

沙成山淡然的道：「不錯，是我心甘情願的！」

姓巴的一拍巴掌，對一旁目瞪口呆的兩個伙計道：「給他算帳，多少銀子記在我的帳上！」

一個伙計看了沙成山一眼，道：「你不怕鬼？」

沙成山笑笑，道：「人若窮得沒飯吃便會被人叫成餓鬼，你想想，鬼還會怕鬼嗎？」

另一個伙計道：「可是你還騎着一匹寶馬呀！」

沙成山苦笑一聲，道：「唐朝有個秦二爺，落魄的時候照樣當鐧賣馬，我比秦瓊走時運，就在我要賣馬的時候及時有了工作，哈……」

姓巴的臉無表情，道：「乾脆，你也牽着你的馬去！」

沙成山點點頭，有個伙計已把馬牽到了店門口！

沙成山坐上馬，笑對姓巴的道：「帶路！」

姓巴的一怔，道：「我走路你騎馬？」

沙成山淡淡的道：「怎麼？不可以？」

(未完・四)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幗國英雌義感天　堅守承諾不毀約

上文提要： 杜天龍有感於鏢難護，便去拜訪「過關刀」雷慶，雷慶夠義氣，便帶着兩個弟子同行一齊護鏢，車出函谷關二十里，在一片松林裏又遇到前晚上的黑衣人，以白銀十萬兩、明珠一顆為代價，相商留下柳三夫人……黑衣人臨死前才露出面貌，竟然是河東雙雄之一的向彪，不料他失踪多年重出江湖連成名兵器梨花槍也不用，卻改用「蛇頭判」……

杜天龍只覺得那一掌很怪，暗中運氣試驗，除了稍感胸前「神封穴」上有些寒意之外，又無不適之感，自未放在心上，回顧了夫人和王人傑等一眼之後，緩緩說道：「沒有事，人家已經走了，過了這一段山區，夜宿藍田。」

杜夫人歐陽鳳似有些放心不下，顰了顰柳眉兒，低聲說道：「你真的沒有事麼？」

杜天龍笑一笑道：「沒有事。」

歐陽鳳未再多問，心中卻暗自奇道：「夫君未受傷害，那黑衣人在此現身，用心何在呢？」

心中疑竇重重，人卻轉回篷車。

鏢車保持原來佈置，繼續向前行去。

杜天龍仍是一馬當先，開道而行。

走過了林中一段，杜天龍過於警覺，不放心開道的趟子手，能夠查出敵踪，只好以總鏢頭之尊，領先而行暗查敵踪。

雷慶一提韁，和杜天龍並肩而行，道：「兄弟，我越想越不對，那黑衣老小子難道吃飽撐着了，坐在那裏晒了半天日頭，開咱們這個玩笑，你是不是受了暗傷不方便講，或是答應了人家甚麼條件？」

杜天龍笑一笑道：「多謝大哥關心，小弟實在未受傷害，不過……」

雷慶接道：「不過甚麼？」

杜天龍道：「那人揚手一掌，有一股冷風透過兄弟的身軀，說了一句要我多想想，就轉身而去，兄弟運氣相試，並未覺出有甚麼嚴重的傷害，所以未放心上……」

雷慶低聲接道：「兄弟，那一股透體寒意，現在還存身上麼？」

杜天龍搖搖頭道：「除了『神封穴』寒意未消之外，全身再無不適之處。」

雷慶默然了，他也想不出是怎麼回事，如若那黑衣人發出的內家掌力，此刻杜天龍早已應該受傷不支，能不倒下去，那就證明了杜天龍內功能夠拒抗那黑衣人的掌力。

他老於世故，閱歷豐富，感覺中這事情有些不對，不過又無法說出那裏不對。

杜天龍好好的，總不能硬說他受了很重的內傷。

鏢車行過峽谷山區，竟是平靜無波。

事情有些奇怪，也出人意外，但杜天龍卻有了不適的感覺，只覺內腑寒意陣陣，直透體外。

但他盡量忍耐着，未說出來，憑仗精修二十餘年的深厚內功，壓着傷勢，不讓它發作出來。

一路上車馬急趕，上燈時分，車馬無損的進了藍田。

這時，杜天龍已無法壓制逐漸發作的傷勢，全身發冷，冷得直打寒顫。

強吸一口眞氣，低聲道：「人傑，住在藍田客棧，我先走一步。」

拍馬向前馳去。

王人傑認爲是總鏢頭有些內急，也未在意。

行入藍田客棧，店小二接過車馬，安頓好柳家母女，各人也漱洗妥當，開上了晚宴，仍然不見杜天龍。

杜夫人歐陽鳳有些沉不住，低聲問道：「人傑，總鏢頭呢？」

其實人人心裏都在念着這件事，只不過沒有說出來。

王人傑舉手招過一個店小二低聲問道：「杜爺來過麼？」

店小二笑道：「杜爺交代過來，他不跟你一起吃飯……」

王人傑吃了一驚，接道：「怎麼，杜爺不在客棧中？」

店小二道：「杜爺沒有出去，在房間歇着。」

雷慶、歐陽鳳、王人傑，急急一齊站起來，道：「在那裏？」

店小二笑道：「杜爺交代過，諸位先用飯，他吃過了……」

王人傑冷冷接道：「小二，在那間客房，帶我們去瞧瞧。」

眼看王人傑一臉冷峻，小二哆嗦道：「在西院上房裏，小的給諸位帶路……」

一面轉身而行，一面接道：「其實，杜爺沒有吃東西，但他交代小的這麼說，小的自是不敢不聽。」

沒有人理會店小二，寒着臉，直趨西跨院。

上房的門掩着，未見燈火。

店小二一推門，裏面竟然上了栓，急急叫道：「杜爺……」

雷慶一上步，越過店小二，一伸手，右掌按在木門上，微微吐氣，內勁迸發，震斷了木栓。

這時，天已入夜，房間裏是一片漆黑。

店小二摸着火摺子，打起紙煤，點上了火燭。

上房中立時一片通明。

轉頭望去，祗見杜天龍盤膝坐在木床，臉上不停的滴下汗珠兒。一頭大汗，但却又有些怕冷的味道，身上不時抖顫着。

歐陽鳳嬌軀一閃，飛步榻前，伸手一摸杜天龍的頂門，入手都是冷汗，心中一震，急急叫道：「天龍你受了甚麼傷？」

杜天龍緩緩睜開雙目，道：「好冷啊！我運氣也抗不住心頭這股寒意……」

歐陽鳳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鼻孔一酸，眼淚差一點落了下來。但她忍住了，在雷慶和王人傑的面前，她不願流下眼淚。

緩緩放平了杜天龍的身子。

王人傑一揮手，低聲對店小二說道：「你出去，沒有招呼別進來。」

店小二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

王人傑順手掩上了房門，低聲道：「夫人，總鏢頭怎麼樣？」

歐陽鳳低聲道：「看起來傷得很重，全身似是都在發冷，不知是何物所傷？」

杜天龍躺下去，就閉上了眼睛。

燭火下，祗見他臉色蒼白，似乎是根本就沒有聽到幾人的談話。

過關刀雷慶見多識廣，輕輕嘆息一聲，道：「這似乎是一種奇毒的掌勢所傷，我記得那攔道的黑衣老鬼，臨走之際，揚手發出一掌，當時也未放在心上，看來，定然是那黑衣人所發出的怪異掌力。」

歐陽鳳道：「大哥見多識廣，能否認出這是甚麼武功所傷麼？」

雷慶伸手在杜天龍臉上按了一陣，道：「對這等江湖上的詭異武功，小兄所知有限，但看天龍這情形，似乎是被一種陰寒的武功所傷。」

歐陽鳳道：「大哥，你看，他傷在何處？」

雷慶道：「似乎是傷在他前胸上。」

歐陽鳳撕開了杜天龍前胸的衣服，果然見前胸之上，有一片淡黑色的痕跡。

望着杜天龍的傷勢，歐陽鳳臉上泛現出凄涼的笑意，道：「傷在這裏了。」

雷慶緩緩說道：「先請個大夫瞧瞧再說，誰也無法說出名堂，找個大夫來瞧瞧，那是唯一的辦法了。」

王人傑道：「我去。」

轉身走了出去。

歐陽鳳再也忍不住了，淚水點點滾了下來，道：「大哥，天龍傷得很重，咱們又找不出甚麼毒功所傷。」

雷慶心中也是一團亂，覺得事情嚴重得很，看杜天龍，祗怕很難支撑下去，如是一兩天找不到療治這傷勢名醫，那將是一個很悲慘的結果，心中這麼想，口裏却不能這麼說，輕輕咳了一聲，道：「弟妹，妳先沉着氣，等人傑找大夫瞧過再說。」

歐陽鳳出身武林世家，又隨着丈夫保鏢爲業，實有着很豐富的江湖經驗，苦笑一下，說道：「也祗有如此了。」

其實，她心中明白，像這等江湖異人的奇毒武功，絕非一般的看病大夫能夠醫得，但她又不得不强自忍下心中的悲苦，裝出一副鎮靜的神色。

鏢車已到藍田，離長安也就不過一天的行程，杜天龍身中毒掌，病發客棧，這護鏢的千斤重擔，毫無疑問的就落在了杜夫人歐陽鳳的身上，她既憂急丈夫的傷勢，又得顧到龍鳳鏢局的招牌，決心先忍下悲痛，把柳夫人送到長安再說。

心裏暗自作了決定，王人傑已帶着個四十出頭，身着長衫的文士走了進來，一面高聲說道：「夫人，這是藍田第一名醫徐大夫。」

徐大夫生得白淨的臉皮，方臉大耳，舉動頗斯文，倒是很像一位飽覽醫書的大夫。

歐陽鳳欠欠身，道：「有勞大夫。」

徐大夫側着身子一抱拳，道：「夫人言重，懸壺問世，理當不辭勞苦。」

口中說着話，人却行到杜天龍仰臥的木榻前，道：「是這位得了疾病麼？」

王人傑跟着徐大夫走了過去，說道：「正是在下的東主，大夫，請仔細的瞧瞧脈象。」

徐大夫點點頭，伸出了右手三個指頭，搭在杜天龍的右腕脈門之上。

這位大夫果然是看得很仔細，足足花了一頓飯工夫，才把完杜天龍兩腕的脈象。

但他的神色却很凝重，起身在房裏踱了一陣四方步，才緩緩說道：「這位杜爺的病很奇怪，腎火不虧，但却又像中了陰寒，就病理上說，大爲反常……」

王人傑低聲接道：「大夫，咱們東主，是被一種陰寒的掌力所傷。」

徐大夫哦了一聲：「這就難怪了，在下不解武事，我祗能開一個旺火去寒的藥方子，最好是諸位快些趕到長安，那裏地方大，也許能找到名醫。」

要了筆硯，開一個藥方子，連診金也不收，匆匆而去。

王人傑吩咐店伙計買藥煎煮，回頭對歐陽鳳道：「夫人，我看總鏢頭吃了這服藥，咱們連夜趕路，這一帶平原大道，夜路也不太難走。」

歐陽鳳回顧了雷慶一眼，道：「大哥，你看王鏢頭的意見如何？」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也好，緊趕一些，天亮就可以到了，咱們盡快卸下這個擔子，也好全力爲天龍醫病。」

王人傑道：「長安大地方，名醫如雲，總鏢頭的底子厚，找對了大夫，也許很快就可以……」

祗聽一聲長長的嘆息，打斷了王人傑的話，接道：「你們不用爲我操心……」

立時間，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轉注到病榻之上，因爲，那說話的人正是杜天龍。

雷慶急跨一步，行近木榻，道：「兄弟，你醒過來了，成，人傑說的不錯，你的底子厚。」

歐陽鳳也走近木榻，顧不得室中人多，抓住了杜天龍的一隻手，道：「天龍，你撑着，咱們這就動身，連夜趕到長安。」

杜天龍臉上泛起一個凄苦的笑容，說道：「用不着這麼急了，我撑不過今天晚上……」

歐陽鳳吃了一驚，接道：「天龍，你不能……」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聽我說，我已經感覺內腑五臟，如投在萬年寒冰之中，一兩個時辰，心血就可能凝結起來，這一刻，我該是迴光反照讓我把話說……」

突然打了一個冷顫，口中似是被甚麼東西梗住，竟然發不出聲音。

目睹杜天龍的怪異之狀，祗嚇得歐陽鳳花容失色，雷慶和王人傑也是驚呆當場。

一時間，鴉雀無聲。

良久之後，杜天龍才發出聲音，接道：「鳳妹，很久沒有這樣叫妳了……」

歐陽鳳熱淚如雨而下，滴在了杜天龍的手上。

杜天龍接着道：「不要哭，聽我說下去。」

歐陽鳳再也忍不住了，抽泣出聲，道：「我在聽着。」

杜天龍吁一口氣，道：「我死之後，龍鳳鏢局不用再開下去了，但這一趟鏢，一定要送到，把柳夫人母女交予柳家長福銀號，江湖生涯，原本就難有好下場，我死而無憾，祗是覺得對不起妳……」

歐陽鳳接道：「不要說下去天龍。」

杜天龍目光轉到雷慶的臉上，道：「大哥，這番承你陪我們西行，恩義深重，但這份情意，祗怕小弟無能報答了。」

雷慶道：「兄弟，你這是見外啊！好好的養傷，弟妹這麼年輕，你就這麼忍心這樣拋下她不管麼？」

杜天龍苦笑一下，但他似是在珍惜自己的時間，目光轉到王人傑的身上，接道：「人傑，這幾年，你對我幫助很多，龍鳳歇了業，你也別再吃鏢局子這碗飯了，幫助把鏢局結束，帶點錢，找一個地方住下。」

王人傑道：「總鏢頭，你安心養病，屬下用快馬兼程，到長安去

給你請大夫回來……」

杜天龍緩緩閉上了雙目，道：「人傑，來不及，我就過了這一夜……」

歐陽鳳突然放下了杜天龍的雙手，一躍而起，道：「甚麼人？」

室外面響起了一聲輕笑，道：「八手女飛衞歐陽姑娘，久違了。」

歐陽鳳滿腔悲傷，化了一片殺機，手中扣着一把蝎尾針，冷冷說道：「快報姓名，延誤時間別怪我手中的暗器無情。」

對八手女飛衞一手追魂奪命的暗器，江湖道上，大概還沒有幾個人不生顧忌，室外人立時接道：「兄弟向形，現在，不是時間。」

雷慶接道：「向老大，來替你兄弟報仇麼？」

向形冷冷說道：「兄弟連心，這個仇，向老大祇要有一口氣在，自然是非報不可。」

歐陽鳳道：「你現在來此作甚？」

向形道：「在下奉命來和杜夫人歐陽姑娘談筆交易。」

歐陽鳳道：「甚麼交易？」

一面低聲對王人傑，道：「王鏢頭，柳夏氏母女……」

王人傑低聲回道：「雷氏兄弟，和幾個趟子手，守着跨院，未聞警訊，大概不會有事。」

但聞向形哈哈一笑，道：「自然是有關杜總鏢頭的生死。」

歐陽鳳略一沉吟，道：「你們來了幾個人？」

向形道：「單槍匹馬，而且，未帶兵刃。」

歐陽鳳吸一口氣，道：「好！請到外面坐，如是你們想玩花招，別怪我手中的蝎尾針。」

向形道：「歐陽姑娘放心，向某絕無動手之意，不過，咱們話要說清楚，生意不成仁義在，如是咱們這次交易談不攏，在下希望歐陽姑娘能答允在下能安離此，不得阻攔。」

歐陽鳳略一沉吟，道：「好！你請往外廳。」

過關刀雷慶呼一聲熄去了內室燈火，低聲道：「弟妹，你和人傑去和他談談，我照顧杜兄弟。」

杜天龍突然嘆息一聲，道：「夫人，行有行規，不能爲我破壞規矩。」

歐陽鳳强忍下心中的悲苦，低聲說道：「你放心，我不會不顧江湖上的名望聲譽。」

這時，王人傑已然行出了內室，在廳中燃起了兩支紅燭，大開廳門，一抱拳，道：「向兄請入廳中茶叙。」

一個身軀高大，身穿黑綢子長衫，足登薄底快靴，赤空雙手，未帶兵刃的長髯大漢，緩步入廳。

王人傑一抱拳，道：「兄弟王人傑，龍鳳鏢局中的鏢頭。」

黑衣人欠身還了一禮，道：「兄弟向形，久仰王鏢頭的大名。」

王人傑讓向形落了座位，緊靠在廳壁的木案旁側。

就這座小廳而言，那是一片絕地，祇要向形一有舉動，王人傑祇要守在門口，向形祇有一個逃走之法，那就是擊倒王人傑破空而去。

向形淡淡一笑，道：「杜總鏢頭的傷勢如何？」

布簾啓動，歐陽鳳緩步而出，道：「傷得很重，向老師有何教我？」

緩緩在向形對面一張木椅上坐下。

向形笑一笑，道：「夫人肯這般坦誠相見，咱們就好談了。」

歐陽鳳道：「向老師有何高論，賤妾洗耳恭聽。」

向形道：「向某長話短說，杜總鏢頭身中寒陰透骨掌，那是一種至高的陰寒功夫，如若不能夠早些施救，過了明日午時，縱然是扁鵲重生，華佗還魂，也無法救得杜總鏢頭的性命。」

歐陽鳳道：「向老師的意思是……」

向形接道：「杜天龍殺死了我的兄弟，這筆賬非算不可，但向某不願乘人之危，一事歸一事，杜總鏢頭好轉，向某人自然會找他討還公道，此刻，向某造訪，希望妳杜夫人能答允交出柳夏氏母女，向某奉上解藥，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歐陽鳳沉吟不語，內心之中却是千迴百轉，難作決定。

交出夏秋蓮母女，交還解藥，以救杜天龍，固然是歐陽鳳心中所欲，但她明白，這做法絕難得到丈夫的諒解，這些年來，杜天龍出生入死創出的聲譽，也將付之東流。

向形似是已瞧出歐陽鳳心中的爲難，拂髯一笑，道：「杜夫人，杜總鏢頭的生死，祇在妳夫人一念之間，老實說，我們既然把杜天龍傷在寒陰透骨掌下，就能當場取他性命，非不能也，實不爲也，因爲，我們不願和綠竹堡結下誓不兩立的大仇。」

最後兩句話，說得聲音很低，低得祇有杜夫人可以聽得。

歐陽鳳長長吁一口氣，委屈求全的說道：「向老師，我們的鏢車已到了藍田，明天就可以交鏢，人一送到長安柳記長福總號，我們回頭就走，絕不再問柳家母女的事。」

向形兩道冷厲的目光盯在歐陽鳳的臉上，祇待歐陽鳳的話說完，向形才緩緩說道：「杜夫人，如是你們把人交給柳家長福總號，還有甚

麼條件和在下談交易？」

歐陽鳳道：「我們願意把這次走鏢的代價，奉送諸位。」

向形冷冷說道：「我們曾以更高的代價游說杜總鏢頭，放棄這趟生意，但杜總鏢頭不肯，夫人應該知道，我們這個組合中，不是以搶劫爲生的組合，我們有的是銀子。」

杜夫人茫然了，她確然想不明白，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組合。

爲了丈夫的性命，歐陽鳳忍氣吞聲說道：「向老師，除了交出柳家夏氏母女之外，還有別的辦法麼？」

向形搖搖頭，道：「夫人，在下想不出還有甚麼別的辦法了。」

歐陽鳳長長嘆息一聲，道：「向老師，如果我們夫婦能夠同返洛陽，龍鳳鏢局立刻歇業，賤妾和夫君同隱綠竹堡，不再在江湖爭名逐利。」

向形冷淡一笑，道：「杜夫人，杜總鏢頭殺我兄弟，這是折足斷手之痛，但我向某人忍了下來，未找杜天龍討取我兄弟的血債，夫人可知道爲了甚麼？」

歐陽鳳出身武林世家，又久在江湖上走動，豈不知向形的言下之意，輕輕嘆息一聲，道：「向老師的意思是說，你也不能作主？」

向形道：「換句話說，也就是杜夫人如不答允交柳夏氏母女兩人，咱們根本就沒有商談餘地。」

歐陽鳳臉上泛出哀傷之色，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堅毅之色，冷冷說道：「向老師，龍鳳鏢局和河東雙雄素無過節，對兩位的大名，我們也十分佩服，想不到的兩位竟然會出手劫鏢，我歐陽鳳雖是女流之聲，但對江湖事物，也略有瞭解，拙夫的生死雖然重要，但龍鳳鏢局的招牌，也不能輕易砸破，拙夫的盛譽也不容玷汚，向老師，你請吧！」

向形有些意外的說道：「杜夫人，你想清楚了麼？一個人祇能死一次。」

歐陽鳳咬咬玉牙，冷聲說道：「我想得很清楚，寧叫拙夫名在身不在，你可以請了。」

站起身子，做出一副送客的姿態。

向形一揮手，道：「向某告辭了，不過，在下仍然希望你杜夫人多想一想，一錯成恨，回首百年，夫人……」

歐陽鳳一揮手，接道：「向老師好走，恕我不送了。」

向形看那歐陽鳳右手始終半握着，知她暗器厲害，不敢多留，落於庭院，再一躍，登上屋面而去。

過關刀雷慶掀簾而出，一豎大拇指道：「弟妹，有妳的，處事不讓鬚眉，老哥哥我很佩服。」

歐陽鳳黯然一笑，道：「大哥，天龍的傷勢怎麼樣？」

雷慶嘆口氣，道：「這等歹毒武功，算不得武學正道，無損天龍在江湖上的威名。」

他避重就輕，話說得十分婉轉。

歐陽鳳祇覺鼻孔一酸，熱淚向外衝來，但她却瞪大了兩隻眼睛，硬要把奪眶而出的淚水，給忍住未流下來，一側身，匆匆走入內室。

伸出雪白柔嫩的右手，輕輕按在了杜天龍的額角上，祇覺觸手生寒，似乎是按在心頭上一般，頓覺芳心如絞，再也忍不住心中酸楚，熱淚滾滾，順腮而下，淚珠兒滴落在杜天龍的臉頰上。

但杜天龍似是已暈了過去，緊閉着雙目，對愛妻悽傷淚下，竟茫無所覺。

這時內室中早已由雷慶燃起了火燭，照得一片通明。

過度的哀傷，使歐陽鳳耳目失去了靈敏。

祇聽王人傑的聲音，傳了進來道：「夫人，柳夫人夏氏母女請見。」

歐陽鳳拭去臉上的淚痕，站了起來，道：「請她們在廳中坐。」

整整衣衫，緩步走了出去。

柳夫人仍然是一身白衣，白綾帶束着一頭黑色秀髮，白羅裙下，露下一對白緞子的鞋尖兒，雖然她連日風塵，稍見清瘦，但却無法掩遮住她那一股動人的風韻。

歐陽鳳欠欠身，低聲說道：「夫人請坐。」

夏秋蓮神情很嚴肅，隱隱閃透出一股黯然的愁苦，輕啓櫻唇兒，婉轉道：「聽說，總鏢頭爲我們母女受了重傷。」

歐陽鳳道：「少夫人，這不關你的事，我們吃的是這種飯，刀頭舔血，拿命換錢，夫人，妳付了足夠銀子，我們應該賣命。」

夏秋蓮道：「杜夫人，話不是這樣說，錢雖可貴，但不能買命，中年喪夫，孤寡一門，小妹是身受其苦，不忍再看到姊姊也落得這樣下場。」

歐陽鳳嘆口氣，道：「少夫人，你生於富甲天下的豪門，怎知江湖中事，拙夫雖然身受重傷，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小妹把夫人母女倆送到長安，藍田平川大道，明日咱們早些上路，日落趕到長安，京都大道，人來人往，賊人雖然膽大，量也不敢在這條官道上動手，不管如何，我們也要把妳們母女平安的送到長福總號。」

夏秋蓮淡淡一笑，道：「姊姊，別誤會小妹的意思，我不是自私的全不管別人死活的人，我是關

心杜總鏢頭的傷勢。」

歐陽鳳道：「拙夫傷在一種奇毒的陰寒掌力之下，不瞞少夫人說，拙夫性命危在旦夕，瓦罐不離井口破，這是我們開鏢局子的常事，夫人也不用難過。」

她口中雖然說得十分大方，但內心之中却是悽傷無比。

夏秋蓮黯然一笑，道：「姊姊說的是，小妹不會武功，也不解江湖中事，但先夫在世之日，曾收存了一支千年參王，小妹這裏還餘下一些，讓姊姊收下。」

緩緩送上來一個黃綾布包。

歐陽鳳暗道：千年參王雖然是名貴無比，但未經配製，如何能解去陰寒之毒，當下說道：「這等名貴之物，我們如何能夠收受。」

夏秋蓮緩緩說道：「姊姊，收下吧！小妹不解醫道，實在說，我也無法知道它能不能療治總鏢頭的傷勢，但既稱參中之王，必有它名貴之處，先夫生前視若拱璧，姊姊不妨試試看，這也算小妹盡的一點心意。」

歐陽鳳推辭不得，伸手接過，一欠身，道：「謝謝少夫人。」

夏秋蓮扶在女兒的肩頭，緩步向外走去。

也許是她一雙蓮足太小，走起路來有一種自然的擺動，腰肢臀浪，祇看得王人傑爲之一呆。

就連那過關刀雷慶偌大的一把年紀，也不禁看得心神一動。

走到了廳門口處，柳夫人突然又停了下來，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

那是一隻絕美無倫的手，纖巧的十指，根根如名匠精工雕成的一般，是上天最完美的傑作，世間任何會挑毛病的人，也找不出一點一絲的瑕疵。

突然間，王人傑和雷慶都有呼吸急促的感覺，急急轉過臉去，不敢再看。

夏秋蓮回過頭來，低聲說道：「姊姊，王參見不得鐵銹氣，用沙鍋燒一碗滾水，放在細瓷杯中，把它放入碗中，蓋起，俟滾水涼下來，替杜總鏢頭灌下。」

說完話，也不待歐陽鳳答話，扶着女兒，緩步而去。

望着夏秋蓮的背影消失，雷慶突然長長嘆一口氣，道：「紅顏薄命，這女人太媚了。」

歐陽鳳回顧了雷慶一眼，道：「大哥，千年參王，眞能夠療治寒毒麼？」

雷慶祇覺臉上一熱，急急說道：「天龍傷勢沉重，不管這參王能否醫得，何不試試？」

歐陽鳳道：「大哥說的是。」

雷慶道：「我到廚下去，督促店小二用砂鍋燒水。」

他爲人本極方正，此番在歐陽鳳面前失態，心中甚感難過，急急離廳而去。

但他豐富的閱歷，却又隱隱感覺到那夏秋蓮的太過嬌嬈動人，柳家三東主之死，可能和她有關。

歐陽鳳口雖未言，但她已瞧見了雷慶和王人傑的失常。

對雷慶爲人，歐陽鳳知曉不多，但對王人傑，數年相處，歐陽鳳對他爲人十分瞭解，是一位素不喜愛女色的人。

但今宵，似已被柳夫人那動人的姿色吸引，有些不能自禁。

想起了兩人的失態，再想想那柳夫人夏氏秋蓮，文君新寡，不苟言笑，但却有股自然的妖媚風韻，不論她言行下如何端莊，但都無法掩去那嬌媚情態。一舉手，一邁步，都充滿着莫可抗拒的誘惑。

回頭見夫君，僵臥木榻，急急收住了零亂的思緒，緩緩在木榻旁側的木椅上坐下。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突聞步履聲響，過關刀雷慶親自捧了一個瓷杯，走入室中。

揭下杯蓋，一股蒸騰的熱氣，直冒上來。

歐陽鳳急急打開黃綾布包，裏面是一截大指粗細，兩寸長的黃色參幹。

把參幹放入瓷杯，扣上了杯蓋。

一刻工夫之後，一杯白水已然變成黃顏色，一股撲鼻清香中，挾有濃重的藥味。

雷慶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歐陽鳳端起瓷杯，望仰臥木榻上的丈夫，內心百感交集。

杜天龍沉重的傷勢，已使歐陽鳳感覺到這一杯參水，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不能使杜天龍有所轉機，已然再難有施救的機會了。

但歐陽鳳並沒有存着很大的希望，祇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想法。

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一杯參水下肚，杜天龍臉上立刻泛現出一片紅光，緊接着發出了長長的呻吟。

歐陽鳳睜大着眼睛，望着床上的重傷丈夫，心中仍似有不信。

像靈丹妙藥，不過一盞熱茶工夫，杜天龍突然叫了一聲：「好冷啊！」睜開了雙目。

歐陽鳳呆了一呆，說道：「天龍，你……你……」

杜天龍居然能舉起右手，拭一下臉上的汗水，轉頭回顧。

過度的驚喜，使得歐陽鳳無法忍得下心中的過度歡愉，熱淚像斷綫的珍珠兒，紛紛滾下。

杜天龍呆了那麼一陣，人才似完全清醒過來。

（未完·三）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夜探行宮查究竟　誤會消解送君行

上文提要： 白雲和尚被唐大年與李自成救出來走了，臨走叫他們要多多救助貧苦之人。李自成率領着五千大順農民軍去與大西農民軍的大王張獻忠會面聯盟，地點訂在十二連環峽的古松坡，路上却被一塊巨石擋住去路，玄機子從石上看出眹兆……李自成與張獻忠本已協商好攻打北京，詎料却因爲五個孌童而鬧得不歡而散……

李自成忿怒的道：「這個張獻忠，他……」

玄機子在李自成身邊，低聲道：「我們的盟約立不立沒關係，他們不會攻打老北京的。」

李自成道：「可惡！」

玄機子道：「大王，只不過幾個孌童，何必爲這事生氣，咱們想找，一路上能找更好的。」

李自成道：「娃兒們呀！」

他只是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聽的人可就不一樣了，大家認爲他們的李大王也染上了怪毛病了，要找小男生陪他睡覺不可了。

* * *

張獻忠率領他的五千鐵騎回了陝南鐵佛寺，立刻與他的十萬人馬會合，拉着人馬一路往四川回殺。

張獻忠果然有姦男生的毛病，李自成這是發現五個男生實在俊秀，他想留他們在身邊。

李自成早就想有娃兒在身邊了，他與高貴貞均喜歡小娃兒，他這是愛屋及烏，不料……

李自成的屬下怎麼會想到這些？

於是，他們在大軍回到了長安城，不過兩天，已見玄機子帶着三名美少年去見李自成。

「大王，你瞧瞧，咱們這三個美娃兒，他們那一點比張獻忠的差呀！」

李自成聽得一呆，幾乎叫起來。

那三個白又嫩的小娃兒，看上去柔弱細嫩，含着一股子娘娘腔女人味，一聽面前的人是大順國王李自成，幾乎嚇得腿肚子轉筋一般往地上跪下去了。

三人的跪不像跪，引得李自成哈哈笑了。

「起來，起來，別怕，別怕，你們留在我的身邊吧！」

祇一聽，玄機子就以爲任務完成了，由不得他伸手拉起了地上三個美娃兒。

「快報上你們的名兒來。」

「我叫運兒，我姓王！」這娃兒眼睛特別大，眉毛細細的、長長的，小嘴紅嘟嘟。

「我叫水兒，我姓冷。」這個娃兒白得就像敷過一層粉一般白，白得很細膩。

「我叫來兒，我姓錢。」這個娃兒的聲音比個姑娘的還好聽。

這三人的共同特點乃是長得模樣惹人愛，李自成就看着三人哈哈笑起來。

他笑得邪嗎？笑得淫嗎？沒有人看得出來。

玄機子却忽的又對三個娃兒道：「你們三個不要再姓原姓了，姓……高吧！」

三個娃兒聽得猛一呆。

李自成急問：「軍師，爲甚麼叫他們姓高？」

玄機子道：「大王，前后名叫高……貴貞呀！」

「哈……」李自成道：「叫他們姓李吧，我賜他們李姓，不是很好嗎？」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們的父母家人可願意？」

玄機子道：「他們是屬下派人在災民之中選來的，父母早已亡了。」

三個娃兒雙目見紅，李自成道：「他們三人的名字也很好，三人合起來便是『運水來』，水者財也，會帶給咱們大順國運氣的。」

「哈……」玄機子也笑了：「大王說得好，說得對極了，會帶給大順國好運的，哈！」

玄機子把三個娃兒拉一邊，他對李自成道：「大王，我把他三人帶去加以清理打扮，教些他們應有的禮儀，知道大順國宮內的規矩。」

李自成點點頭，道：「其實他們在我身邊也就夠了，這裡後面也有女人。」

玄機子道：「這些宮女大王不喜歡，屬下祇告訴他們三人應做的事情。」

他把三個美少年領到外面，走到一間淨室裡，關上了門以後，他在室內有交代。

他的交代是如何侍候李大王，尤其是夜來上了床，一旦李大王有動作，不許哭，不許叫，不許胡鬧往外逃，要會扭，要會笑，扭腰擺臀嬌聲低呀低的小聲呼叫，除了這些之外，別的甚麼也不要。

這運水來三人一聽雖然吃一驚，這是跟在李大王身邊呀，以後吃香喝辣穿金戴銀，再也不會在遼天地裡挨餓受凍了。

玄機子見三個人不多問，他又道：「你三人在大王身邊，大王吃肉你們吃肉，大王有甚麼，你三人就會有甚麼，就好像皇后妃子一樣的享福。」

玄機子把他三人當成李自成的妃子了。

他找來了衣匠五個人，取來的是綾羅綢緞，把三個娃兒打扮得說他是男又像女，說他是女又像男，三個娃兒不知道，覺得他們很幸運，因爲他們長得是漂亮郎。

玄機子認爲，天下的大人物免不了有些怪癖，當然李自成不例外。

玄機子也認爲，李自成是受了刺激的人，他在兩次受到刺激之後，不再喜歡女人了，他改爲喜愛男的了。

是的，張獻忠有斷袖之癖，咱們李大王當然也可以有，沒甚麼大驚小怪的。

玄機子當眞以爲李自成有這毛病了。

* * *

運水來三人又被帶進李自成身邊了，這一回李自成看得愉快極了。

「好，眞好俊俏，留在本王身邊吧！」

他忽然又對玄機子道：「在外面多注意，我的心中一直希望着。」他看看三個美極了的少年，又道：「我一直希望自己身邊有十二個娃兒，如今來了三個，你多多的注意，是否再找來九個，湊成十二個，哈……」

玄機子道：「十……二……個呀！」

他心想，不得了，大軍訓練好了，就快攻向北京城了，怎能弄來十二個娃兒供你消遣呀！

心念間，他想了一下，道：「大王，臣盡力去叫他們找來就是了。」

李自成道：「不能把人家有父母的娃兒找來，要找已失怙的娃兒，流落他鄉回不去的娃兒……當然……」

玄機子接道：「更要漂亮聰明美麗的，哈！」

李自成也笑了，他揮揮手道：「你去吧，選個日子本王校閱咱們的大順農民軍，那才是咱們主要的工作。」

玄機子道：「向大王報告，從武關到藍關，又有幾萬人向咱們投誠過來了。」

李自成一聽，道：「官兵也有？」

「有，但不太多，幾千人在災民中。」

李自成道：「編入外圍部隊，分散在各分隊中，如有奸細藏在其中，立斬！」

玄機子點頭，道：「臣早有交代了。」

玄機子匆匆退出，李自成看着身邊的三個美少年，祇聽他們的似硬非硬似軟非軟的言談，就令李自成心悅發笑，愉快不已。

有了這三個娃兒，李自成似乎又找回了往日的那一份開朗心情。

他本來是很愉快的人，齊玉兒却帶給他痛苦，那是幾乎令他發瘋的痛苦。

李自成確實幾乎發瘋。

* * *

就在第二天過午，那位軍師玄機子又來了。

玄機子也帶來了九個美少年，大王的吩咐，他是把雞毛當令箭來辦事的。

江湖上就有許多這樣的事情，祇要是他的頂頭上司打個小小噴嚏，他下面的人就會當成下大雨了。

玄機子出身茅山，又是白蓮教中高人，他却仍然免不了這個陋俗。

他帶來了九個娃兒，大的十二歲，小的才九歲呀。

李自成一見就笑了。

玄機子找了個機會問那運水來三人：「昨夜你們侍候大王了嗎？」

運兒道：「昨夜我們同大王睡在一起。」

水兒道：「大王對我們好得不得了。」

來兒道：「大王香我的身子呢！」

玄機子撫掌笑笑，道：「很好，很好，哈！」

玄機子把九個新來的娃兒重又洗淨打扮，打扮得同運水來三個娃兒一樣的美。

那是個荒年景呀，多少娃兒流離失所無依無靠，玄機子要找十個八個漂亮的娃兒，那太容易了。

他祇不過一天之間，他就把李自成交代的這件事完成了，而且十分圓滿的完成了。

李自成更高興，他開始與這十二金童打鬧在一起了。

他也開心了，他身邊有了自己的娃兒了，他不但同這些娃兒一起吃喝玩玩，而且睡在一起。

當然，他也教他們用刀，都是另外打造的小刀。

李自成在他的行宮中有了歡樂，人們却用異樣眼光在暗中看他，他們的大王不正常，天天摟着變童睡大床，不太像話。

對於這樣的眼光，李自成當然也發覺了，但他祇不過淡淡一笑，就叫你們去談論寡人有疾吧！

* * *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李自成還在同他的兩位軍師，十五名將軍，在商議着如何打進老北京之事。

軍事上的行動總是很機密，李自成總是在半夜三更天的時候進行着。

從時間上算，距離李自成自木白山十二道連環峽回來，已快一個月了。

李自成的人馬也在長安有了正規的作戰訓練，可以說兵強馬壯，等着一搏了。

二更天剛過不久，黑暗之中一條人影閃進了李自成的寶帳行宮內。

這條人影身法之快，幾乎與幽靈一般令人眼睛一花便不見了。

這條黑影在李自成的行宮之中一路的到了內室裡，黑影幾乎要叫出聲了。

祇見黑影站在兩張巨床前面，他面對着大床的十二名美少年，咬着牙也切着齒。

這人在幹甚麼？內室之中燈光收小了，任誰也看不清此人的面貌。

祇不過此人看了每個年輕人之後，本打算轉身而去，但就在這時候，外面傳來了腳步聲。

那腳步聲很重，聽起來好像是幾個人在走，走向這邊而來了。

黑影子轉頭四下看，立刻之間躍到了橫樑上。

此人身法宛如狸貓一般不帶任何聲息。

大門開啓了，進來了兩個人，這其中一人正是李自成，另一人却是軍師何用。

李自成進門發覺十二個年輕人已入睡，他又把何用叫出門外，道：「打從明日起，軍師當他們的先生，教他們讀詩書寫字。」

何用點頭道：「大王交代，屬下盡力而爲。」

李自成又道：「我也叫唐將軍他們輪番教他們武功，我要他們文武全才。」

何用有些吃吃的道：「大王，他們……他們能……能習武嗎？」

「爲甚麼不能？」

「習武之人不懂溫柔了，那會令大王不愉快的，大王對他們的寵愛……」

「哈……」李自成笑了，他不加解說，祇是揮揮手道：「軍師，他們既然睡了，你暫且回去吧，一場軍事會議，我看大家都累了。」

何用立刻躬身而退，匆匆的走了。

祇不過何用却又是走得滿腹狐疑。

* * *

李自成走進門內並不開燈，也不把燈撥亮些，他走近大床前，見床上的年輕人睡得香甜，他微微的笑了。

李自成把錦被爲年輕人們一一的蓋妥，就如同一個父親一般的關愛着這些孩子們。

等到他把每一個年輕人的被子拉妥當，這才喃喃自語的道：「人們必是把我當成了張獻忠一樣，哈……拿你們當成了變童，唉，我怎麼會呀！」

他在卸裝、脫靴，一邊有一張單人床，他坐在床邊上未睡下。

「我多年來多麼想有自己的孩子呀，我與貴貞求了多久還是失敗，我與齊玉兒生了孖生兒子，可是那殘暴的女人，她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她是魔鬼呀！」

李自成說着又站起來，他走近大床再看，一個個粉白透紅的臉上，正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這種微笑，在那樣多災多難的

歲月裡也是一種奢侈的表現。

要知道這十二名年輕人在李自成的身邊，他們所得到的照料，是他們不敢想像的。

原因是李自成要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兒子一般對待。

李自成又怎麼會對他們施以姦淫或褻瀆，那是一般人以為，而李自成祇是淡淡的一笑。

這時候，李自成還出口一句：「我的孩子們，做個好夢吧，咱們父子明天見了。」

說完，他輕悄悄的走回自己的床邊，拉開了錦被，他便倒下去了。

李自成的一切行動，均看在那個黑衣人的眼裡，看得黑衣人……不，應該是紫衣人。

紫色的衣裳，在黑暗中看來，與黑色的衣裳差不多。

緩緩的，自樑上躍下個紫衣女，她，正是張家園子走掉的紫衣女。

紫衣女很守信約，她果然來到長安城，她是來赴約的，來見李自成。

黑暗中，紫衣女對於李自成有了瞭解，原來她本打算在白天明明白白、大大方方的前來這大順國王的行宮求見李自成，因為李自成兩次救過她。

雖然李自成救她，而且也並沒放在心上，但這麼重的義氣，對紫衣女而言就如同天大的恩惠。

紫衣女乃當今女俠紅衣女的小師妹，憑她的聲譽，再是怎麼也要前來回報的。

現在，紫衣女開口了：「大王，別驚慌，是我，是我來見你。」

她聲音細極了，宛似蚊子在李自成的耳邊飛過。

初時，李自成並不在意。

而紫衣女的前來，卻是在暗中潛來的，她本打算看看這位大順國國王是怎麼的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尋歡作樂，找尋刺激。

紫衣女的打算，如果李自成真如傳言一般是個有斷袖之癖的人物，紫衣女就會拂袖而去。

但當他聽了李自成對何用的交代，又見李自成對十二少男的呵護，紫衣女改變了主意。

紫衣女認為李自成是想兒子想得快入迷發瘋了，也立刻引起了她的同情。

最好的同情，最佳的報恩，祇有一條路，那便是決心下嫁李自成。

紫衣女有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她才會低低的啓唇，輕聲的對李自成說了。

「大王，你沒聽到嗎？」

李自成霍然而起，伸手抓住床邊的刀。

他厲叱：「誰？」

「是我，我來了。」

李自成忙把燈挑亮，他怔住了，祇見……李自成一刀在手，膽大氣壯，他低呼：「甚麼人？」

黑暗中，祇見是個女子走向他的身邊而來。

「是你，紫衣姑娘，你……怎麼來的？」

李自成的意思是他的地方防備森嚴，在這原本是督軍府的行宮裏，護衛人員幾乎是內三層外三層，而且近衛還是封存壽他們幾個，紫衣女會闖進他這兒而又不被他的人員發現！

紫衣女已站在李自成面前了，有一股淡淡的紫羅蘭香味飄散在空中，李自成猛的吸了一口氣。

他發覺紫衣女與那日在張家園子的模樣又自不同，她的臉色美艷，打扮端莊，紫衣飄飄，在那沉魚落雁似的神韻裏有着高貴的氣質，便在這種光景中，紫衣女輕悄悄的開口：「你記得我說過的話嗎？」

「我忘了！」

「你忘，是因為你的偉大，但我卻無法忘懷，你兩次救過我的命，而且又是在那種情況之下！」

紫衣女指的是她被張飛虎赤裸裸的吊在木杆子上的那種慘事！

挾恩求報。」

紫衣女道：「我打聽了，知道你很喜歡有幾個孩子，是嗎？」

李自成指指兩張大床上睡的十二個少年，道：「我現在已經有了他們十二人了，我也滿足了！」

紫衣女回頭看看大床，笑道：「他們不是你親生的兒子，他們是別人生的！」

「可是他們已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而我這兒就是他們的家，我也當他們的爹！」

紫衣女道：「那還是不一樣，而且大王不知道外面有人對大王有了批評！」

「哈……」李自成低聲笑了。

紫衣女道：「他們批評的話，大王聽了必然會生氣！」

李自成道：「他們的批評我知道！」

「你已知道了？」

「他們批評我不正常，批評我玩弄孌童，姦淫他們，就像大西國王一樣的毛病，哈……」

「你……真的知道了？」

李自成道：「早就知道了！」他嘆口氣，又道：「江湖上的傳言是可怕的，祇不過我卻不在乎，當我在十二道連環峽發現張獻忠身邊的孌童，我的心中就不愉快，那一次我向他索討，因為我看得出，張獻

忠把那幾個少年人折磨了，那是不太人道的！」

紫衣女突然道：「一個殺人的人物也奢談人道？」她頓了一下，又道：「天下人人皆知你李大王殺人不眨眼，而我約期一月，就是在考慮是否要與你在一起，因為你是個殺人王呀！」

李自成笑笑，淡淡的道：「我是殺人，而且殺了不少人，我的人馬也跟我一樣殺人，可是我却殺的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姑娘行走江湖，當知如今朝綱不振，天災人禍早已民不聊生，如果我不出世，振臂舉義纛，也還會有別人起而為民拚命，你能說我這是嗜殺嗎？」

紫衣女道：「攻城掠地，屠殺百姓，你們……」

李自成道：「姑娘，數千萬大軍攻城掠地，總會有死傷的，那是難免的！」

紫衣姑娘道：「我也以為這樣，所以……所以……」

她開始有了羞怯之心，兒女之態表露出來，又道：「在此屋子裏，你是鰥，他們十二個是孤，均是可憐人吶！」

「哈……」，李自成道：「我可憐嗎？他們也不可憐！」

紫衣女淺淺一笑，道：「那是表面，當你擁枕而眠的時候，你肯定會寂寞！」

李自成點頭了：「我忘不了我的貴貞，我也恨透了那齊玉兒！」

紫衣女道：「我會扮演更好的高貴貞，我不會做出任何令你痛心的事，齊玉兒是瘋女！」

「你也知道？」

「人們都清楚！」

李自成伸出了手，他拉住站在他面前的紫衣女！

紫衣女眞溫順，她輕輕的依偎上去。

「你決心要回報我了？」

「否則我一輩子不安心！」

李自成道：「軍旅生活是很苦的！」

紫衣女道：「我習慣於江湖生活！」

李自成道：「你會後悔的！」

紫衣女道：「我若後悔，我就不會來了！」

李自成道：「難道你不想隆重的舉行大婚之禮？」

紫衣女道：「大王，那是庸俗之人的事，你是大王，我是俠女，我們不在乎那個。」

李自成如果再多說，他就是個渾蛋！

當然啦，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李自成出手了，他輕輕摟抱住紫衣女，輕輕的抱起紫衣女，輕輕的把紫衣女放到小床上。

紫衣女半闔一雙美目，她伸出了雙手，又收回雙手，她想着應該有甚麼她必需要做的！

是的，她忽然挺坐起來，為自己除掉了一身衣衫，自然的拉起了錦被覆蓋在自己的赤裸身上！

紫衣女開始有些喘息了！

李自成也有些出氣有聲，他脫了自己的衣褲，雄偉的模樣再出現了！

當他拉開錦被一角的時候，他發覺錦被之中的人如同玉琢一般美麗。

李自成就罵自己混蛋，怎麼那日在張家園子未曾發現她是那麼的美呀！

一念之間，他像一條大鯊魚一般溜進了錦被之中，大鯊魚是會噬人的，李自成就開始噬人了！

當然，李自成要噬的是紫衣女，而紫衣女並不怕這條大鯊魚，她祇是微微的顫抖幾下，便發出輕微的出氣聲，那不是甚麼痛苦聲，而是高興！

錦被之下有了動作，動作人人會做，細說有些多餘，反正這二人都愉快！

人們在辦這種事的時候都是愉快的。

李自成久未此道了，他似乎又拾回往日的快樂，他同高貴貞就是一雙極美滿的夫妻！

* * *

李自成擁着紫衣女走到外面的時候，所有他的護衛安全人員嚇壞了！

甚麼時候行宮多出一個女子來，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紕漏可大了！

大伙知罪，請罪，李自成祇淡淡的赦了大家的罪，他心中明白，如今這位紫衣女的功夫，比之高貴貞的可就厲害多了！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走來，見那紫衣女在李自成身邊，玄機子立刻走上前，他施禮道：「原來女俠來了！」

紫衣女微帶羞的一笑，李自成道：「昨夜就來了！」

玄機子吃一驚，道：「昨夜？」

李自成道：「我們已是夫妻了！」他這話說得十分坦然，聽的人也覺自然！

祇不過玄機子看看何用，而何用正在往內宮看，二人均露出不解的樣子！

稍頓，何用向李自成道：「屬下是奉大王之命，前來給少年人們教書識字的！」

李自成一聽，指着內宮道：「你去吧，他們都在內宮學習禮儀！」

何用心中眞是迷惘，大王難道又不喜歡孌童了？

玄機子也怔忡的以為李大王又

愛女人了，他見李自成與紫衣女的親密狀，立刻道：「聽大王之言，咱們大順國要大喜了，爲大王與后賀！」

李自成看看紫衣女，道：「這事由你決定！」

紫衣女道：「要賀嗎？拿下老北京再賀吧！」

李自成一拍巴掌，道：「對，對，咱們先拿下了北京城，再來個封后大典！」

玄機子忽的示意李自成，二人走到一邊，玄機子低聲向李自成道：「大王，這位俠女人稱她紫衣女，這種稱呼妥當嗎？」

李自成一怔，道：「我們已是夫妻了！」

玄機子道：「可是大王仍不知道她的眞實姓名，這樣不太好吧！」

李自成道：「這件事我倒是沒有想到。」

玄機子道：「總得問問清楚！」

笑笑，李自成走近紫衣女，道：「我的女人，我想問問你，你的姓名，眞實的姓名是甚麼！」

「嘻！」紫衣女笑着掩口，笑得媚態畢露，笑得李自成雙目一亮，眞美呀！

紫衣女笑着道：「我們都同床共枕了，怎麼到這時候才想起問我的名字呀！」

李自成道：「若是有人問本王，后的名字是甚麼，我無言以對，總不能說你是紫衣女吧！」

紫衣女道：「我叫馬紫瓊，我也是個自小失怙後又喪母的可憐人，我是師父養大的，紅衣女俠乃我的大師姐，她教了我功夫！」

李自成道：「馬紫瓊，這名字很好聽。」

玄機子道：「大王，屬下是來請大王前去校場，大隊人馬已訓練成功了，祇等這最後一校，咱們就可以發動大軍攻向老北京了！」

他看看馬紫瓊，又道：「是否一齊前往，由大王定奪，行宮外有車侍候！」

李自成尚未開口，馬紫瓊已搖頭，道：「我還不宜見人，大王，我回去了！」

李自成看着這美麗的女人往後宮走去，心中着實愉快，他對玄機子道：「此女天生麗質可人，她外剛內柔，正是我最愛的那種女人，哈……」

玄機子道：「大王，十二名少年……他們沒有帶給大王快樂嗎？」

「有，他們令我快樂，祇不過那是另一種快樂，哈……」

玄機子又起了很大的誤會，李自成却不加解釋！

這時候他能多說甚麼？

＊　＊　＊

何用奔入行宮中，他發覺十二個美少年正在吃喝，有兩個宮女在爲十二人端吃的，侍候得無微不至！

何用叫住一個宮女，他小心的問道：「大王對他們十二個少年人好不好？」

「可好得不得了！」

何用道：「好到甚麼地步？」

那宮女道：「照顧他們，呵護他們，他們睡了，大王還站在他們床前看上半天！」

何用道：「大王看過以後呢？」

那宮女道：「看過以後就睡呀！」

何用道：「抱住少年人睡一起，有甚麼特別動作？」

宮女怔了一下，道：「大王獨睡，從不打擾十二個少年人的睡覺！」

「眞的？」何用有幾分吃驚！

宮女道：「如果有少年人叫大王爲父王，大王立刻會大笑，高興得撫掌大笑！

「唔！」何用終於明白了！

何用喃喃的道：「是我們誤會大王了，他不像張獻忠愛孌童，他是把這些少年兒童當成他的孩子一般呵護，他太愛有幾個兒子在身邊了，我們應該早就知道的，應該早就想到這一點的，我們忽略了！」

他對那宮女道：「大王命我教少年人識字讀書，我這才會進入後宮來的！」

那宮女道：「軍師當他們先生，他們幸運！」

何用走到十二少年人中間，他笑開懷了，因爲他發覺這十二個少年人絕不會是受過男人玩弄過的孌童模樣，他們的活潑出自內心，發自眞誠，毫無憂愁，實在可愛！

於是，何用把這十二少年叫到他面前，他果然開始教他們讀書寫字了！

＊　＊　＊

李自成的大軍出發了，經過幾個月的訓練與整備，秋收之後，補給充足，三十幾萬大軍便開發了！

玄機子與何用這兩個軍師，他們把人馬加以分派，總的來說是這樣的。

前鋒部隊兩萬人馬，部隊由神彈上官仁、上官義、上官信三兄弟率領。

前鋒部隊有任務，見山開路過河鋪橋，閃電戰術打擊敵人還兼奪取糧草，收留逃荒的人充實自己！

這也是李自成行軍的作風，祇要有投靠的，一律照單全收，然後整編入伍！

那左翼部隊由神鞭左丘長、左丘發、左丘順三兄弟親率兩萬人馬形成拱橋之勢在距離主力部隊的左

方百里之內快速移動，兼負的任務便是消除小鎮小村的官兵，清除小股官家勢力，並有奪取縣城的任務。

右翼部隊便由神刀金家兄弟擔綱，金包、金山、金川三兄弟率領的這批兩萬人馬移動在主力部隊的右方，任務也是與左翼部隊相同！

至於後軍支援，便由霍大牙、宮覺、于把總、官副將這批人帶領五萬人馬隨行了！

他們不但負支援之責，也兼具運送糧食補給，那霍大牙對宮覺道：「咱們這算甚麼官？」

一笑，宮覺道：「咱們是將軍，至於這將軍官有多大，嗨，我他娘的也不清楚！」

于把總却對官副將笑笑道：「三十幾萬大軍每天的開銷不是開玩笑的，咱們的責任可大了！」

官副將道：「今日幹上後勤將軍，娘的，肯定我家裏墳上的風水不差，哈……」

李自成的千里追風駒早已在宮中侍候了，人們等着這位農民英雄走出來！

李自成久久不見面，那是有原因的！

原來後宮內有了狀況，李自成正在激動吶！

祇聽他緊緊的拉着紫衣女馬紫瓊，千囑咐萬叮嚀的道：「太好了，你可千萬多多小心吶！」

「大王，我會的，我來找你，便是要爲大王生兒子，而且要生好幾個！」

李自成道：「你眞的令本王感動呀！」

馬紫瓊道：「當我確定自己懷了身孕之後，我甚麼也不再想了，祇想好好的把咱們的兒子生下來！」

原來這才不過一個多月光景，馬紫瓊已懷了李自成的孩子，也許這就是天意！

天意如此，李自成不應絕後！

李自成用力的擁着紫衣女，紫衣女也抱着李自成的粗腰，他輕聲的道：「大王，在過去，人們都叫你闖王，流寇，亂殺人，可是我接觸了你以後，才明白你是冤枉的，那些稱你們爲流寇的人，必是心中深深的恨着你們，他們是詬恨，他們是亂說，眞實的情況是各方義軍來投靠，你是人物，是英雄啊！」

李自成道：「我的女人吶，聽了你這些話，比之出征聽到最好的祝福還叫人高興。」

他忽然一聲大叫：「你們都過來！」

不但十二個少年人過來，二十四個僕婦與幾個宮女全進來了。

李自成先是對十二名少年人吩咐：「你們在後宮中要多多讀書，勤練功夫，將來也要奔殺戰場，爲咱們大順國出力報效。」

十二名少年人一齊施禮大聲的應着：「我們都聽從父王的吩咐，一定把書讀好，習好功夫。」

李自成已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兒子了。

他又對那些宮中僕人，道：「后已有身孕了，你們可要善加侍候，等我回來，統統有賞。」

衆下人一聽，齊聲應是，就在這時候，門外校場傳來三聲炮响，午時三刻良辰已到，有人前來催駕了。

催駕的不是別人，玄機子是也。

玄機子奔到後宮門：「大王，吉時已到，出征的良辰不可錯過，上馬吧！」

李自成重重的看看自己的女人，心中眞的是悲喜交集，想着自己遇上的幾個女人，她們都曾帶給自己以歡樂，也帶給自己以悲哀，而眼前這個功高絕的女人……

這個女人會帶給自己甚麼？

只不過李自成肯定的是這個女人絕對不會像齊玉兒一樣生了兒子再下手殺了兒子。

紫衣女絕對不會，因爲她是爲報恩而來。

紫衣女只送李自成到後宮門口便站住了，她臉上露出堅毅的微笑，那意思便告訴李自成，叫他安心的前往攻打老北京，不論在甚麼情況之下，她都會爲李自成把孩子生下來的。

李自成也看出來了，他忽的轉身大步出了後宮，他走得再也不回頭。

他此刻在心中忘了那兒女情長，忘了往日的江湖恩怨，忘了許多的不愉快，全心又投入他的農民軍陣營中，他只有一個心願，率領大順國農民軍，趕走老北京的那個昏庸的皇帝朱由檢。

朱由檢者正是崇禎皇帝也。

李自成躍身上了馬，校場上他拍馬繞場走一遍，大軍立刻歡呼：「大王萬歲！」

長安城的百姓也在遠處觀看這位大順國王的丰采，人們的歡呼聲更是响徹整個長安城。

霍大牙與宮覺二人有些黯然了。

宮覺對霍大牙道：「看看人家的樣子，可不正是大丈夫雄心四海是甚麼？」

霍大牙道：「比起咱們在鳳凰嶺來，那種小鼻子小眼的場面，眞的叫人耳根也紅透了。」

忽聽又是三聲炮响，戰鼓一陣咚咚响，大順國王李自成親率大軍出征了。

人馬分成三路開拔，人馬也自

南城門出城，從外觀上看去，大軍有五萬人騎的是戰馬，另有兩萬人趕着大車，三十多萬大軍不是小數目，一共走到了夕陽西下才全都出了長安城。

* * *

玄機子與何用調度大軍有計劃，前鋒兩萬人馬均是戰馬快速部隊。

神彈上官仁兄弟三人率領的便是前鋒部隊。

李自成的前隊也可以說是打擊部隊，只不過一天之間，人馬就像風捲殘雲一般越過了渭南，逼近了華陰。

華陰乃是潼關的前哨，洪承疇失掉長安以後，他又整頓大軍，分成八路九支，扼守住通往北京要道。

官兵守華陰的總兵叫李子厚，此人未曾讀過書，大字不識一籮筐，只不過此人有功夫，有人說，李總兵的大關刀比關老爺的刀法還厲害，關老爺八十一斤重的青龍偃月刀，李總兵乃六十四斤重的定堂刀也不含糊。

最令人佩服的乃是這李子厚每上陣必身先士卒，只可惜他是個大炮型的粗人，見不得朝中不平之事，尤其是當年他年輕時候，東廠番子幾乎都被罵過，想也知道他若不是一員猛將，早就入朝網當大將軍了。

在那種時代的軍官，有本事的遭人忌，李自成早就想衝鋒陷陣殺個痛快了，他要把忿怒宣洩在戰場上，他也早就想同李子厚與張獻忠在戰場上殺出個結果來。

李子厚的一萬人馬如今扼守要道，也爲潼關的前哨，那洪承疇失了長安，朝中却無人對他攻訐，爲了京城大局，洪承疇重整人馬，坐鎮在潼關。

這一次洪承疇率領了二十萬大軍，佈置在潼關四週，力阻李自成的人馬。

現在，李自成的前鋒部隊由神彈上官仁兄弟三人率領，鐵騎奔雷似的衝到了華陰。

上官仁三兄弟分成了三支大隊，他們打算席捲華陰，再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直撲潼關。

只是他們從來未聽過華陰總兵李子厚是個狠角色，三兄弟眼看圍上華陰了，忽的一大隊人馬自城外林中奔殺過來，隨之戰鼓擂動，火炮四射，人馬衝殺中，只見一個大黑漢舞着一把大關刀威風凛凛猶似天神一般的殺過來了。

神彈上官仁兄弟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人身上，他們的兩萬鐵騎已開始橫衝直闖的衝殺起來。

那上官義大吼：「哥哥，點子是這黑傢伙，先收拾他，再奪城！」

隨着他的吼叫，疾打出三粒鐵丸，却被黑大漢以刀舞得彈飛上半空中去了。

立刻，上官仁兄弟知道此人武功高絕，三人利時拍馬疾分，然後品字形的把黑漢圍住。

黑漢不是別人，正是華陰總兵李子厚是也。

李子厚舞刀生風，刀光霍霍狂殺如奔雷閃電。

上官仁大叫：「射！」

立刻之間，品字形的三兄弟各打出三枚鐵彈，彈丸擊中了李子厚的身上，不料更觸怒了李總兵的忿怒之火，他狂吼如虎，一個拖刀之計，回身暴出一丈有餘的刀芒，就聽「噢」的一聲大叫，上官信的人頭已被斬飛了天又滾落在地上，發出咚聲悶响。

「老三！」這是上官仁的大叫。

「爲老三報仇呀，哥！」這又是上官義的叫喊。

這兄弟二人立刻之間發出了連珠彈，就在鐵彈飛射中，上官仁與上官義兄弟二人拔刀便往李子厚砍過去。

上官義還厲叫：「還我小弟命來！」

上官仁更是狂吼：「殺！」

李子厚身中十一彈，打得他面目全非，頭上起了疙瘩，他却是連哼也不曾，見這二人圍上來，不由心中暗喜，動刀呀，找死！」

李子厚見這兄弟二人殺得近身三尺遠，忽的大吼一聲：「殺！」

他使了個大關刀中最厲害的一招，叫「旋轉乾坤」，只見半空中盤起一道極光成束，就聽得兩聲怪嘷傳來。

「噢！」

只見上官義攔腰被斬成兩段摔下馬來，上官仁背上一刀濺出一片血來。

李總兵一刀得手，身上中的彈也不痛了，他大吼如虎：「殺呀！」

上官仁不及救他的兄弟，自己挨刀幾乎落馬，知道守華陰的是個有眞功夫的人，不由拍馬疾走。

他兄弟三人死二傷一，立刻引起連鎖反應。

要知那時代仍然是兵對兵，將對將的時代，主帥陣亡，兵馬立刻潰敗。

於是，李自成的先頭部隊雖然比之華陰守軍多了一倍，此刻也只好拍馬疾撤。

李子厚奮不顧身的揮刀追殺三十里遠，殺了近千敵人之後才鳴金收兵。

於是，消息立刻傳回潼關，洪承疇撫掌笑了。

於是，有消息也送到了中軍，李自成一聽火了。

玄機子也吃驚的道：「且按兵不動，打探駐守在華陰的總兵是甚麼樣的人物。」

李自成道：「軍師，能一舉殺了我兩員猛將的人，這個人有眞功夫，我要前去會一會。」

玄機子道：「大王，幾十萬農民軍的希望全繫在大王一人身上，不可冒險。」

李自成道：「上官兄弟來自神木縣，他們……」

忽的，從遠處奔來何用，那何用與上官兄弟、金家兄弟、左丘兄弟均是來自神木縣。

何用一見李自成便拭淚，道：「大王，我必殺那個李子厚爲上官兄弟二人報仇。」

李自成也黯然，忽聽一邊的大力士封存壽道：「大王、二位軍師，甚麼樣的李子厚，且容末將出去會一會這傢伙。」

何用拍拍封存壽，道：「咱們都是來自神木縣，你是大王身邊保駕人，不能輕言出陣。」

李自成道：「如果你爲了義氣，本王爲你陣前助陣，存壽，你有這份能耐嗎？」

封存壽一聽，抖着雙臂道：「有大王這句話，存壽雖死無憾。」

何用聽得吃一驚，玄機子道：「聽說那人也是個勇士，他兩膀有力，舞的是六十四斤重定堂刀，你只是一根已被削去一尺的神木棍，一旦交手，你必吃大虧。」

何用道：「還是三思而行，存壽。」

封存壽道：「得大王知遇之恩，便死也光榮。」

正說着，只見有人扶着上官仁來見李自成。

上官仁流淚欲跪，早被李自成扶住。

上官仁道：「我兄弟無能，損兵折將，罪臣特來請罪的，求大王治罪。」

李自成淡淡的道：「勝敗兵家之常，快先治傷，本王會厚喪你兩個兄弟！」

上官仁道：「大王，我必殺那姓李的黑子，爲我的兄弟二人報仇。」

李自成道：「明日我另派人爲先鋒，專爲殺姓李的，你安心。」

上官仁只得退出中軍帳，李自成却又對身邊的侯飛道：「久聞你的輕功了得，本王量材適用，明日你與存壽爲前鋒，率領人馬攻向華陰，如何？」

李自成也非莽夫，他早已習於用兵之術。

善用兵者惜兵，他不打算白白損失兵將。

玄機子忽自懷中摸出一個小白布包，他交在侯飛手中，道：「兩軍陣上，你找個機會打出這包東西，只要中上敵人的人馬，必有奇效。」

侯飛知道軍師的手段，便接過放入袋中。

李自成道：「二位軍師，只不過小小一個華陰縣城，我就折損兩員大將，若是攻向老北京，沿路三千里，那豈不是更要折我的人馬？」

玄機子道：「大王，且等明日一戰，屬下自有破城之策。」

何用帶着幾分傷心的道：「上官兄弟一向謹愼，想不到前鋒一戰死了兩人。」

李自成道：「咱們就聽軍師的，明日一戰再決定，否則，還是用我的手段。」

李自成的手段便是直接了當的席捲過去，那種兵法上少見的蝗虫戰法，憑恃的有兩大特色。

其一便是仗着人多勢衆。

其二便是凶殘的殺戮，那會令敵人喪膽，而喪膽便失去了鬥志。

李自成便常用這一種戰法。

玄機子當然明白李自成說的戰法，只不過一旦使出那種殺法，戰場的人馬調度就困難，將令的下達就會大打折扣，那不是正規作戰。

更重要的乃是進攻老北京，如果像是一羣烏合之衆的殺法，那成甚麼光景，一旦進入老北京，地方大，銀子多，大伙豈不下手搶了，對於部隊的名聲便不好了。

李自成並不考慮這些，他帶軍攻城掠地求的只有兩個字：「勝利」。

是的，任何戰爭，均是爲求勝利而戰，至於手段，戰爭的本質就是殘忍。

李自成以爲，戰爭就是殘忍對殘忍，雙方照上面，你不殺人人殺你。

而戰爭的哲學也正是在殘忍中取得勝利，勝利中產生人性與仁義。

殺戮的行爲多了，便也體會出戰爭的精華是甚麼了！

* * *

現在，戰鼓又响了，華陰城的四週又佈了一萬加强部隊，那是駐守在潼關的洪承疇得知總兵李子厚打了勝仗，心喜之餘便又撥來一萬人馬，加强華陰的佈署。

李子厚也是一身的傷，均是中了上官兄弟的鐵彈子，打得他頭上臉上盡是肉包，只不過李子厚不在乎。

李子厚也是個凶悍的人物，有本事他受排斥，難展自己的抱負，如今是機會來了，他要殺一個成果出來，叫朝中一班怕死之輩瞧瞧。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諸葛明故意在廣來大飯店中奉承張博天，果然引來了褚偉岳，但想混入「通江堡」不行，却可以暫時受聘於「江上廬」，褚偉岳見張博天一招打敗他的貼身護衞，便聘用了張博天……諸葛明與張博天假裝遊江觀風景，派方老丈前去通知高磊與陸地上的包文通與左不同……二人在「江上廬」候命，褚倫出現，張博天見到他繫的腰帶雙眼放光……

龍蛇干戈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十彩腰帶終出世　爲寶忘形大殺戮

立刻，張博天笑道：「在下只覺得，堡主的這條十寶彩帶上面的金片少了一個似的！」

「鐵扁擔」褚倫雙肩一揚，道：「噢！是嗎？」

張博天又道：「聽人傳說，這條十寶彩帶，曾是當年闖王李自成的蟒帶！」

哈哈一笑，「鐵扁擔」褚倫道：「好傢伙！你知道的還眞不少哇！」

諸葛明已知道張博天爲甚麼突然失態了！

他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意念在腦中一閃而過，他人也走到張博天的身後，一拉張博天，低聲道：「大哥！堡主有正事，就要交代下來，咱們不可多事打擾，還是聽命辦事吧！」

張博天當即笑道：「我那個老祖宗張飛，他遺傳下來的毛燥脾氣，我全都有了，甚麼事全都一屁股坐到稀泥裏——一『洞』到底！」

諸葛明及時把張博天拉回來了！

因此，也及時的免去二人的危機。

「鐵扁擔」褚倫冷冷一笑，冷然的望了一眼一旁的大兒子褚偉岳。

褚偉岳冷笑的點點頭……

但父子兩人的「默契」，却逃不過諸葛明的銳眼，心中在電轉，籌思着如何應付面前的形勢。

也就在張博天二人退回原位之後，褚倫已在長桌主位上坐下來。

大和尚淨悟，正坐在褚倫的右手邊，在淨悟一旁，坐的是「漠北雙妖」呂氏兄弟。

褚倫的左手邊，順序是道眞子、「黑手魔」成剛、「中原一邪」魏長風。

諸葛明與張博天「敬陪末座」，坐在褚偉岳的左右兩邊。

跟着褚倫進來的四個大漢與替褚倫抗鐵扁擔的大個子，一列的緊守着前後兩邊的艙門。

「鐵扁擔」褚倫的一雙大金魚眼上下左右的一陣翻動，洋洋自得的一捋長鬚，道：「探子來報，肥羊就在這一兩天裏，來到這裏，那可是你們再也想不到的一大筆財富……」

褚倫發覺每個人的得意樣子，不由微微一笑，又道：「但是，大夥不要忘了，繞着那筆財富四週的，却是相當厲害的殺手，到時候不拿出點眞才實學，就算想全身而退，恐也不易，所以……」

褚倫把話打住，一面對他的兒子施眼色……

於是，褚偉岳笑對諸葛明與張博天道：「二位隨我來！」

諸葛明尚未聽出頭緒，而張博天也正要問對方是誰，却被褚偉岳這麼一招，還眞的有着悻悻之感。

跟着褚偉岳的身後面，諸葛明不悅的問道：「大少堡主，你這算何意？如今我兄弟二人替貴堡辦事，可是出自一份誠意呀！」

冷然一笑，褚偉岳道：「還是那句老話，二位最好不必多言，事情本來敞明着，通江堡把二位請來，全然是利用二人的武功，而利用武功，也就是要二人替我們殺人，其餘的，又有甚麼好去計較的？」

張博天冷笑，諷道：「通江堡已是富甲天下了，何須再爲財殺人？」

褚偉岳一掀艙門簾，領着二人踏到甲板上，就在滿船的五光十色彩燈照耀下，褚偉岳迎着江上明月，哈哈一陣大笑，道：「富甲天下！富甲天下！哈……」

諸葛明及時道：「難道不是？」

褚偉岳望着遠方，得意的道：「通江堡是可以說富甲一方，但我問二位，天底下誰會嫌財多？誰又厭金重？」

突然一個大轉身，迎着諸葛明，又道：「當一個人嫌財多的時候，他就已離死不遠了，同樣的，當一個人厭惡多金的時候，必將是快嚥下他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二位如今爲何替人賣命？」

冷冷一哼，道：「說穿了也是爲財！」

褚偉岳這時候船在江中，已不把張博天二人放在眼裏，說話的語氣完全是主子對奴才的口吻。

諸葛明已有了預感，那就是自己二人是眞的在「人爲財死」！一旦對方出現，打頭陣的，必爲自己與寨主二人，最佳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爲強！

但他仍不敢確定寨主的艙中反應，於是，微笑着問張博天道：「大哥！褚堡主的……你能確認？」

諸葛明比了個腰帶的手勢。

張博天立即又激動的道：「是！」

褚偉岳冷冷的道：「打從今天起，二位最好少多嘴，須知言多必失！」

諸葛明冷冷一笑，施了個眼色。

張博天突然仰天大吼，道：「殺！」

那聲音發自張博天的丹田，出於張博天那渾厚的喉管，直如晴天在打雷，就在江風的吹送中，那聲「殺」！直飄向遠方，尚能聽得一清二楚，因爲江風久久吹不散張博天那股吼叫聲！

褚偉岳大吃一驚，雙掌一錯，立刻迎向仰天吼叫的張博天。

但當他發現張博天並未有任何搏殺的表情時候，不由怒道：「別在這大江上雞毛子喊叫的！」

諸葛明哈哈笑道：「大哥！留點力氣，等着褚大堡主的命令一下，咱們就殺他娘的一個落花流水！」

也就在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對笑中，只見由大艙房中一溜的衝出十多人，爲首的正是「鐵扁擔」褚倫。

只聽他戟指諸葛明二人，道：「誰在大叫？」

褚偉岳當即道：「爹！沒甚麼，粗人發洩而已！」

冷哼一聲，褚倫等人又折回艙中。

這時候該是二更天了，江面上涼風輕拂，正該是睡覺的時光，然而，却有一隻大方木船，順流而下，毫無顧忌的朝着「江上廬」大船衝來。

早有人在「江上廬」的船頭吼叫：「喂！瞎了狗眼了！滿船的燈光看不見呀！」

下錨江中，想躲都不容易！

而「江上廬」大船上的人們，除了操船的幾人之外，全都睡下了，船內的豪華大艙房裏，通江堡堡主「鐵扁擔」褚倫，正在得意的把心中的計謀，一五一十的解說給淨悟禪師六人細聽呢！

正在艙面上陪着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的褚偉岳，也看到了那艘「橫衝直撞」的大方木船，不由的也高聲罵道：「那裏來的不長眼睛的東西，通江堡的大船在此，也敢撞來，眞的不要命了！」

他這裏伸着頭朝着大方船直叫罵，一旁的諸葛明朝着褚偉岳身旁一貼，道：「大少堡主！你該下去教訓那王八蛋了！」

褚偉岳一楞，突然發覺腦後生風，正要偏身躲過，却發覺已被諸葛明死死的拖住上身不放，急切間，暴伸右手，五指箕張的抓向諸葛明。

於是，諸葛明的「飛龍爪」宛若五把短刃般迎向褚偉岳的右手。

雙手中途剛一接觸，就聽褚偉岳悶哼一聲，後腦正被張博天劈個正着。

於是，諸葛明的「飛龍爪」，及時扣住魂已升天的褚偉岳右腕，只一用力，便將一個腦漿剛出腦殼的褚偉岳拋入江中。

一併的排在艙門兩邊的四個光頭武士，一楞之間，似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一般，齊吼一聲，揮動手中大砍刀，圍殺過來。

諸葛明當即笑道：「我偉大的寨主爺爺，殺吧！眼前這一窩全都該殺！」

張博天大笑道：「親愛的大軍師！你總算認淸楚，世上還眞有許多該殺的王八蛋！」

於是，刀聲透着冷焰刃芒，在張博天的揮洒中，撩出一蓬蓬的血雨，而血雨的「絲」聲中，附帶着極爲凄厲的慘叫聲！

諸葛明更是在心中怒火的迸發中，快如鬼魅般的一連劈倒衝來的兩個光頭大漢。

適時的，高磊的大方木船上，一溜的在小錨的鈎搭中，緊緊的貼到這艘大的豪華船邊上。

於是，震天價响喊殺聲，就在這漢江中爆開來！

這眞是出乎「鐵扁擔」褚倫意料之外的事！

因爲，他正要與淨悟等六人作徹夜對飲呢！

於是，就在大方木船上的人，像潮水翻船一般，翻滾到「通江堡」的大船上的時候，船頭上的諸葛明與張博天二人，正好劈死了褚偉岳的四個光頭武士。

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仔細看，發覺高磊與歐陽泰、令狐平、司馬山、上官中全來了，甚至連「陰司判」左不同與包文通二人，也由大方木船的另一艙門，殺上了通江堡的大船上。

於是，張博天笑了！

諸葛明也笑了！

就聽張博天高聲叫道：「大刀寨的孩子們！給我狠着點殺，要死的不要活的。」

諸葛明也高聲道：「財寶就在通江堡裏，大夥殺！」

夜風吹送中，二人的話全都聽得一清二楚。

就在這時候，艙門中衝出了「鐵扁擔」褚倫，跟在他身後的，正是淨悟大和尚六人。

褚倫一衝出艙外，發覺黑鴉鴉的爬上這麼多人來，不由大怒，大喝一聲，揮動手中鐵扁擔，只聽兩聲悶響，當即被他砸死兩名嘍兵。

包文通一見，不由大罵道：「他娘的！吃包二爺一刀！」

「鐵扁擔」褚倫一看來了個虬髯大漢，手中舞着一柄魚鱗紫金刀，心想，這一定是個頭頭，先砸死他，餘下的就不足爲慮了。

立刻，雙臂運力，朝着包文通的刀上砸去，同時身隨扁擔，只要砸飛包文通的刀，扁擔尾部就會疾快而順勢的搗爛包文通的那顆大毛腦袋。

然而，出乎意外的，也是大謬不然的！

因爲，當他的鐵扁擔與包文通的魚鱗紫金刀碰在一起而發出「噹」的一聲大鳴，包文通的刀並未被他的鐵扁擔砸飛，相反的，包文通却及時的雙手緊握刀，大吼一聲，撲砍而上，一束刃芒，就在褚倫的頭上一閃而過，就差那麼幾寸，沒有切下褚倫的頭皮！

一招失算，褚倫立刻處於被動，因爲包文通絕不會允許褚倫再運力揮砸他的那根鐵扁擔。

只見他一刀緊似一刀，逼得褚倫哇哇大叫的盡在招架。

另一面，「陰司判」左不同正迎上淨悟大和尚，兩個人一照面，就聽左不同大叫道：「他奶奶的，你不在廟裏唸阿彌陀佛，却跑到這兒來撒野，準定不是個好東西！」

淨悟本是個殺人起家的，聞言冷笑道：「王八生的！看佛爺送你上西天！」

「陰司判」左不同的大鷹鈎鼻子連連冷哼，一雙夜貓眼像面對死屍一般，散發出窒人的冷芒，冷然一哂道：「好個禿驢，今晚老子算是認定你那一顆大腦袋，左大爺非切下你的大肉頭，拿你的腦漿泡酒吃！」

淨悟一聽，不由大罵道：「他奶奶的！看咱們誰搬下誰的大腦瓜！」

只見他滿臉橫肉一扯，一揮手中戒刀，直欺而上！

左不同狂吼一聲，大馬砍刀幻起一道寒芒，雙臂貫力，雙手甩揮而下，那樣子就像在劈一根大木頭。

如果這時候淨悟要與左不同來個同歸於盡，也許他可以得手，可惜的是淨悟不做此打算，只想架開左不同的大馬砍刀，然後再伺機下手。

就聽「嗆」的一聲，淨悟手中的戒刀生被劈斷，左不同的刀勢不收，順勢下壓，「咻」的一聲，刀芒自淨悟右臂根處一溜的滑下來。

於是，血雨在他那薄如蟬翼的寬大袈裟中向外噴洒而出，只是那條右臂並未落地。

左不同下壓的刀勢連環上撩，淨悟的身子尚未反應過來，竟被左不同來了個開腸破肚。

左不同在淨悟欲倒未倒的時候，暴伸左手，一把插在淨悟的破肚內。

只見他順勢一拉，生生把淨悟的一顆尚自跳動的心，抓在手上！

仰天哈哈狂笑，左不同張口咬了一口淨悟的心，立刻就見血糊糊的一片心肉，在左不同的口中大嚼起來！

他一面左手往口中塞着血淋淋的心吃着，右手的大馬砍刀却不停的劈砍，自船尾一路的砍殺到船中，要是頭上未挽紅巾，只要碰上他，全都難逃一刀之苦。

有幾個眼見左不同這種瘋狂嗜殺的通江堡大漢，被左不同這種氣勢，嚇得一頭跳入江中而逃。

另一面，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分戰武當道眞子與黑手魔成剛，想不到道眞子與諸葛明二人一上手，全都以劍相搏殺，道眞子來自武當，劍術上的造詣自然了得，只是諸葛明的劍法實在，加以諸葛明的飛龍爪，還眞把個道眞子逼得攻少守多。

然而，張博天遇上「黑手魔」成剛，這個關洛道上的梟雄，實在有其了得一面，竟然與張博天來個對殺對砍而了無懼色，只把個張博天急得哇哇狂叫！

「漠北雙妖」呂大艮與呂大元二人，被張博天的四武士逼在船頭，狂殺猛砍，已是困獸之鬥了。

只有高磊一人，在「中原一邪」魏長風的子母雙劍的攻擊中，已有數處在淌血，而魏長風不斷的「嘿嘿」笑，似是高磊已成了他的刀上俎，只等他一劍割了！

然而，高磊也夠慓悍，他臂上一劍正在淌血，一隻袖管快要染濕，大腿上一劍，褲管已破了一尺長，但他皆目欲裂，雙手揮刀，直向魏長風狂砍猛劈。

就在這緊要關頭，由艙門處衝出了左不同。

他一眼看到高磊的模樣，不由大罵道：「讓老小子來撕了你這個王八蛋！」

他話聲落，已抖手把個吃剩一半的人心，砸向魏長風，人也縱身疾撲而上。

魏長風正準備一劍送進高磊的腹中，突然一物砸來，連忙右手劍一擋，却不料點點鮮血洒了他一臉，這才看清是個人心，不由一驚，急忙扭身揮劍擋去，却不由更讓他心膽欲裂。

只見左不同仍在不停的嚼着人心，滿嘴鮮血，而使他想起當年的流寇！

那是當年李自成血洗河南，他的手下就有幾個人吃人肉的，一個個兇悍無比，殘逾猛獸，就是他們這種兇相，有許多官兵見了，丟下兵器就逃。

眼前這個高個子的那副模樣，不正就是當年的流寇嗎？

其實他還眞的猜對了！

當然他也沒有機會再多想了！

因爲左不同的氣勢太狂了，狂得令他難以面對他而能盡展所學。

於是，左不同一連三刀，把魏長風逼退，口中在嚥下心肉之後，厲聲對高磊道：「高二爺！你準備着！只等我把這個王八蛋的腦袋切下來，你就快點趁熱吃，一口氣把他的腦子掏吃乾淨，那可是大補，準把你流的血補過來！」

魏長風乃中原一邪，也殺過不少人，但聽了這個死人相大個子的話，也不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但爲了保命，只有戮力一拚。

於是，左不同的大馬砍刀狂飆中，魏長風已不言不語，只是一個勁的游移攻拒，長短雙劍交替，大有力拚到底不求爭功的磨勁。

左不同冷然一笑，怒喝道：「老子可不是來同你鬥樂子的！」

耀目的冷芒，在船上的十彩掛燈照射下，撩起一長一短兩道刃芒，是那麼的快捷，看上去似乎是同時發出一般「猝」然閃映！

左不同的大馬砍刀尚未收回，而魏長風好似一下子落入阿鼻地獄一般，使他的眼眶散芒中，幻化出一張張厲鬼面孔，一閃而向他撞來，他疾快的一彈而起，躲過了左不同的那一道匹練般長芒，却無法躲過左不同迴旋的一道短芒，於是，左不同的大馬砍刀一閃而撩過魏長風的小肚！

「彭」的一聲，魏長風自半空中跌落下來，然而他再也想不到，竟然會跌在高磊的面前！魏長風的眼珠子都快被他瞪出眶外來了！因爲他看着高磊咬着牙一刀揮來，竟無法攔住！就聽高磊罵道：「去你媽的！」

刀風起處，魏長風的一人頭，生生被高磊切了下來！只是那顆人頭，帶着凸出的眼珠子落入了江中！

左不同一伸手沒有抓住，口中直叫「可惜」！

一長身，左不同發覺大刀寨的人走了一半，心想大概是殺入大艙中去了。

也就在這時候，他發覺包文通與一個粗壯持鐵扁擔的殺在一起，那種忘我的拚鬥，撩起了左不同再一次的野性！

於是，他大吼一聲，道：「包老二！我來助你！」

「鐵扁擔」褚倫眞的遇上兩個煞星了！

就在行動與吼聲的配合中，左不同快得不可言喻的猝然揮出大馬砍刀，褚倫正奮力與包文通拚鬥，兩個人幾乎已到了忘我的地步，對於四週的搏鬥，直如不聞，而褚倫更不知道誰叫「包老二」，只把個鐵扁擔撩起陣陣狂飆呼聲，盡朝着包文通劈砸。

而包文通在幾個照面之後，發覺褚倫的這根扁擔兩端，各伸出尺長的尖刃來，在江上明月照射下散發出懾人的冷焰來，不由把個魚鱗紫金刀舞了個密不透風。

其實，包文通心裏明白，四週的情勢好像在變，變得對自己有利，面前這老小子，可能是這通江堡堡主，如果今晚自己能劈了他，大刀寨自己算是露臉了！

也因此，包文通只是注意着褚倫的每一招式，他在伺機，就如同一頭等候獵物的花豹一般。

也就在這時候，左不同的大馬砍刀，猝然間擊向褚倫的後腦，褚

倫好似腦後長眼，雙手鐵扁擔向上一托，人也向下矮了一截！

「噹！」的一聲，火花飛濺中，褚倫的鐵扁擔橫裏極旋，發出「咻」的一聲，那扁擔兩端的尖刀疾快的掃向包文通與左不同二人。

然而，包文通卻「嘿」的一聲，魚鱗紫金刀奮力一擋，阻住了激流般鐵扁擔的來勢。

褚倫的鐵扁擔一頭受阻，兩端不動，左不同這才看見褚倫的扁擔還有着尖刀，不由罵道：「他奶奶的！就看你老小子耍的這件玩藝兒，就知道你不是甚麼好東西，今晚遇上左爺，老小子！你認了吧！」

他雖說着話，但手中的大馬砍刀可沒有停，只見一輪的狂砍中，又對包文通道：「包老二！咱倆今晚來個活吃人，你先說說看，要吃這老小子那個地方？」

包文通的毛呼呼大胸膛已被汗濕，月光下一閃一閃的像是上了一層油，他雙手抱刀，「哼呀咳」的朝着褚倫狂砍，口中厲聲道：「這老小子皮老肉粗，包老二沒有胃口！」

哈哈一笑，左不同又道：「你等着，我插他個眼珠給你吃！」

「鐵扁擔」褚倫乃一方之霸，漢江梟雄，如今卻正集着力量整別人呢！卻想不到這幫殺胚，還嚷着要把自己當成了點心，他心中的那滋味，如何會好過？

不由得大吼一聲，罵道：「褚爺活劈死你們這羣王八蛋！」

只見他一緊手中鐵扁擔，挑東打西，揮舞有致，扁擔頭上的兩把細刃短刀，爆發出一溜溜的碎芒，在扁擔帶起的銳嘯破空聲中，形同一隻瘋虎般，直欺向左不同與包文通二人。

哈哈一笑，左不同的夜貓眼一揚，鷹鈎鼻下面的人血，就在他的舌頭伸舔中，雙手握緊大馬砍刀，硬砸硬砍向褚倫的鐵扁擔，一面口中叫道：「包老二！你可要認得準，下手狠啊！」

突然，就在左不同的話聲裏，就聽一陣金鐵糾纏而發出清脆的「嘶嘶嘶嘶」聲。

仔細看，那左不同的一把大馬砍刀，奮力的貼着褚倫的那根鐵扁擔，雙方糾結扭纏，似是誰也別想把兵器能輕易抽出去一般。

這只是一句話的時間，然而，這卻是雙方拚鬥中，對包文通而言，是機不可失的一刻！

當然，包文通也看到左不同的這一招，就是要把褚倫的鐵扁擔纏住，好讓自己下手！

對於左不同製造的機會，包文通自己非把握不可！

「咻」！是包文通的刀聲！

那是一聲要命的刀聲！

因爲，就在那聲刀聲中，褚倫施力與左不同糾纏中，也只本能的稍一縮回頭，但卻不料，包文通的那一刀是要砍下褚倫腦袋的，就因爲褚倫這一縮，魚鱗紫金刀才一偏而切下褚倫的腦殼頂蓋來！

包文通的這一刀，直叫左不同叫好！

因爲，齊齊的自褚倫的耳上面，沿着雙眉，片去了一大塊頭骨來！

「鐵扁擔」褚倫的身子在打旋，卻被左不同一把扣住他的脖子，一面叫道：「包老二快來！」

包文通一刀得手，正準備第二刀呢！突見左不同托住褚倫身子在叫，急忙趨前一看！

只見左不同把沒有頭蓋的褚倫那顆頭推向自己，一面急急的道：「快！快掏着就熱吃！」

包文通已經夠狠的，卻不料左不同比他還狠十分，不由一抽鼻子，道：「陰司判！要吃你吃，包老二今晚上對吃人沒興趣！」

突然，他一指遠處的張博天，對左不同道：「走吧！咱們去助寨主一把！」

左不同扭頭遠處看，船尾不遠，就只餘兩堆人在厮殺，不由大喝道：「走！老子還沒殺過癮呢！」

就像兩隻下山猛虎，包文通與左不同二人掄動手中大馬砍刀，狂吼着殺向「黑手魔」成剛！

張博天一看來了包文通與左不同，心中一喜，道：「這個王八蛋有兩下子，我就交給你二人去收拾了！」

於是，張博天丟下成剛，急急的向前面船頭找去！

他在找甚麼？

當然，這事只有他知道！

船上死了快二十名，但張博天卻急急的撲向褚倫的屍體旁，同時他很快的解下褚倫腰上纏的那根十寶彩帶！

張博天高舉着十寶彩帶，迎着江上明月，在「江上廬」這艘大船上面彩燈的照射下，他發出了狂笑，笑聲比他不久前所發喊的那聲「殺」！還要響，還要亮！

因爲，在他想來，原來他的那批寶物，被盜在這「通江堡」，這眞是太令人興奮了！

急速的把那根十寶彩帶縛在腰上，張博天精神大振，一掄大馬砍刀，狂叫一聲，道：「殺！」

跟在他最近的諸葛明與道眞子二人，正殺得難解難分呢！突然間，張博天狂吼着殺來！

氣漩在頭上狂飆般打轉，似流星般的冷焰，急閃而下，道眞子本能的抽身舉劍上撩，卻不料張博天下盤暴伸右脚，正踢在道眞子的屁

股上。

那是可以洞腹裂革的一脚，道眞子應聲而被踢起一丈有餘，就在他幾乎岔氣而下落的時候，他已經知道自己眞的該返回道山了！

因爲，他人尚未落下，就覺腰腹一涼，張博天的大馬砍刀已自下上揮，來了個攔腰斬，當他落在甲板上時候，那不只是肚破腸流，而是成了兩半人，血腸狼藉的洒落一大片，而道眞子，丟下了他的罪惡皮囊，魂靈兒眞的是「返璞歸眞」了。

也就在此時，突然一聲狂叫，諸葛明與張博天回頭望去，卻見歐陽泰等四人，已把呂氏兄弟二人劈砍倒地，四人仍在揮刀，似是要把呂氏兄弟碎屍萬段一般。

艙面上，只餘下包文通與左不同二人搏殺一個「黑手魔」成剛一人了！七八個受傷的嘍兵，正在包紮傷口！

突然間，又有兩個嘍兵，架着一個受傷嘍兵自艙門中走出來！

一看這情形，張博天左手一揮，道：「殺進去！」

於是，張博天一馬當先，衝入大艙中！

「江上廬」的大艙裏，原本十分豪華，如今卻上了顏色，而且只是一種顏色，一種鮮紅的顏色！

大刀寨中，五六十個嘍兵，却只見到三十多人在砍殺，張博天一眼認出來，四個持劍大漢，正就是「鐵扁擔」褚倫的四個衛士，只見他四人背對着，守攻有致，互爲相應，四週二十多名嘍兵，一時間尚無人敢於近身，另外十多人，只在大艙中東摸西找，不知找甚麼！

張博天不由罵道：「人都被殺死光了，你們四個王八蛋還在作困獸鬥！」

一面揮手道：「歐陽泰！你們四個人一人一個！」

衆嘍兵全退出大艙中，却見另一頭目急對張博天道：「寨主！不好了，咱們二三十個兄弟，不知怎麼的，一下子全不見了，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諸葛明當即道：「八成中了機關，快找！」

於是，高磊、張博天、諸葛明與幾個嘍囉，左敲右打，一陣喊叫，但仍然沒有回音。

這時候，歐陽泰四人與對方四名持劍大漢，已狂砍狂殺在一起，張博天不由大怒，道：「殺了你們這羣王八蛋！」

只見他雙手抱刀，一陣狂砍猛劈，生生把四個持劍大漢的手中長劍劈斷！

四個大漢一驚，正欲奪門向艙外衝去，歐陽泰四人那裏會放過！手起刀落，生把四人劈死在艙門口！

諸葛明立即招呼歐陽泰令狐平二人快將隔艙板劈開！

於是，連司馬山上官中也全都不由分說，對艙兩邊的隔艙板加以劈柴般的狂劈一通，他們幹過伐木工，劈木板是本行！

本來，造一件東西不容易，而毀一件東西，也只是舉手之勢，更何況四個大漢一掄劈砍！

終於，在兩邊華麗的隔艙板各被劈開一個大洞，諸葛明當即跳入破洞中查看！

只見沿着艙壁邊上，有兩根巨索，穿過四個滑轆轆，然後連到了艙頂上面。

諸葛明向下看，却有艙面甲板隔着。

於是，他又急急的走向另一面的破洞中查看，只見與剛才看的一面完全相同！

諸葛明透着不解的走出破洞。

張博天急問，道：「怎麼樣？找到了暗門沒有？」

諸葛明在一陣思索後，道：「走！咱們出去看看！」

於是，諸葛明與張博天、高磊三人，又走出大艙房，諸葛明回頭對歐陽泰道：「你四個仔細把大船上搜索一遍！」

諸葛明三人一走出艙門口，却不料左不同與包文通二人還在圍着「黑手魔」成剛，猛砍狂殺！

再看「黑手魔」成剛，人已披頭散髮，雙目通紅，鬚髮怒張，口中仍不停的哇哇大叫，手中大砍刀，仍然着力揮出而了無懼色！

看着三人圍着一個桅桿互相追殺，張博天一聲罵道：「好個狂徒！你那些同黨全都在黃泉路上等着你，你還他娘的死皮賴臉不走！」

張博天大馬砍刀一攔，阻住成剛的退路，就在兩把刀一陣「辟啪」對砍中，包文通與左不同二人的大砍刀，適時的幻化而出！

「黑手魔」成剛的能耐再大，也絕不是這三個「大刀片」的對手，就在閃動着森冷光芒的三把大砍刀，交互砍落中，「黑手魔」成剛的咽喉打結，發出清脆的「咯嗒」聲，他以絕望而不甘心的目光，像一條砧板上跳動的活魚，抖動着他的全身，在承受着大砍刀在他那粗壯而又結實的身上狂亂的砍着。

「黑手魔」成剛在一陣亂刀中，眥目欲裂，大毛嘴巴與雙目同樣怒睜着，甚至手中的鋼刀還緊緊的抓着，他那六尺多高的身子依然站着，彷彿對加在他身上的大砍刀，毫不在乎一般！

甚至左不同一刀切下他的大腦袋，成剛仍然站着不動，正所謂，虎死不倒的樣子！

於是，張博天大吼一聲，暴伸右足，狠狠的踹在成剛的大腿上！

「叭」的一聲！成剛這才倒了下去！

諸葛明一面招呼高磊道：「快找兩個水下功夫好的，摸到船底瞧瞧去！」

高磊立即高聲大叫，找來兩個手下人，一根長索繫在腰上，兩個嘍兵當即跳入水中！

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對望一眼，却聽諸葛明道：「二三十個嘍兵中了機關，這對咱們進攻通江堡，可就大爲不利了！」

張博天也皺眉道：「說的也是！咱們非快救出這些人來不可！」

諸葛明急得直跺脚道：「只怪當時疏忽，沒有高聲提醒大家！」

高磊道：「萬一這些人已死，或是被機關翻下江中，咱們大刀寨可就大傷元氣了！」

張博天道：「我就是擔心這些！」

也就在大刀寨的三巨頭正感不耐的時候，水中的二位已冒出水面來。

高磊一看，急急把繩子往回收，一邊高聲問道：「可有甚麼發現？」

喘着大氣，二人一邊往船上爬，其中一個道：「回寨主的話！底下面有個大木箱子，總有那麼三四丈長寬。」

諸葛明一聽，大叫一聲不好了！人也急急的向艙中衝去，一面又叫道：「快！快把艙板掀開！」

就在那間大艙內，板上鋪着厚厚的蒙古毛氈有斷裂縫。

諸葛明當即又道：「小心點！破開兩塊地板看看！」

如今大廳上，全都聽諸葛明的指示行動，連張博天也只有看着了。

於是，在一陣「叮咚」聲中，正中的地板被劈開兩塊來，立刻間，很深很深的下面，有了人聲！

那是一種無奈的「嗚嗚」聲！

諸葛明立刻叫掌燈來！

於是，一個嘍兵，以繩索拴了一隻燈籠，慢慢的自破地板處放了下去！

一丈！兩丈！直到三丈多處，才看到波波的水紋中，一哄人頭在蠕動！

細看之下，正就是大刀寨的一衆嘍兵！

原來當外面搏殺正趨激烈的時候，爬上來的一衆嘍兵，一鬨而擁殺過去，於是，艙面上二十多名「通江堡」的堡丁與船上人員，一部份逃入艙內！

於是，一衆嘍兵揮刀衝入艙中，却不料地板一翻，原來厚厚的地板上鋪的毛氈，竟然隨着一大塊地板翻轉過去，於是一下子，這衝進來的二十多名嘍兵，全翻入一個大木櫃中……

於是，大廳上的地板又復了原位，只是不久以後，再由外面衝殺而入的，却是在通江堡的人被殺入這艙中，大刀寨的人却跟着撲進來，這才未再中機關。

然而，機關是如何發動的？

諸葛明看着水中大木櫃的二十多名嘍兵，正在拚命掙扎，只有人頭浮在水面，再也顧不得尋找機關，立刻着人放下船上軟梯，先把下面的人全救上來！

所幸這是在大熱天，正好叫這些人冲個涼，如果換在冬天，怕不早已把這些人全都凍僵才怪呢！

由於是突然下翻，有幾個人竟被自己人的刀誤傷。

於是，十多個受傷的人，急急的包紮傷勢，大刀寨死了五個人，其中兩人是被鐵扁擔砸死的。

張博天把大夥全集合在那間原本美侖美奐，富麗堂皇，而今已是破落不整的大廳上，並着人把幾個女的帶來。

七八個美女，早已驚嚇得嗦嗦發抖，臉無人色。

張博天一指這些女的，高聲道：「先把她們送上方木船上，等咱們殺向通江堡的時候，再把她們放掉！」

立刻有嘍兵走來，把這八名女子帶出大廳而去。

突然間，張博天哈哈大笑，道：「再走一步，咱們就是多走那麼一步，每個人全都成了百萬富翁了！」

大廳上鴉雀無聲，張博天極爲得意的又道：「這一步，就是踏向通江堡的那一大步！」

一面，張博天舉起那根十寶彩帶，道：「你們看這根彩帶，它可是大王的蟒帶，這上面十顆寶石中間，鑲着金片，明顯的少了一片！」張博天把那根十寶彩帶舉得很高，附近的人全看到彩帶上是少了一片金色花片，牡丹形的。

於是，張博天伸手入懷裏，緩緩的取出一個黃澄澄的金片子，那是一個牡丹圖案的金片子。

張博天把它往帶上的空位一放，還眞的恰到好處而顯得那條「十寶彩帶」更完整而好看！

當然，這證明張博天並未愚弄大夥，果然而眞的是失去大批寶藏！

張博天開始激動的道：「想不到朝陽峯洞中的寶物，却在這通江堡出現，咱們還有甚麼疑惑的？」

諸葛明當即道：「對！大夥爲的就是今天，咱們打鐵趁熱，這就殺上通江堡去！」

「對！咱們幹了！」整個艙中，全都高聲應着。

於是，諸葛明立刻叫各頭目，把所有的人全都集合在一起，仔細的數一數，除了五個死的，五個重傷的嘍兵以外，尚有六十八人。

諸葛明與張博天等幾個人一商量，覺得以奇襲方式，應該可以攻進通江堡。

於是，立刻着人在這大船上尋找吃的，準備三更造飯，五更攻擊，在一個更次的歇息中，養足精神，準備再一次的搏殺。

當然，諸葛明心裏明白，「江上廬」大船上，全是「鐵扁擔」褚倫的精銳人物，通江堡如今該是兵多將少的時候，只要衝殺進去，不愁通江堡不破！

張博天的心情是興奮的，他小心的把十寶彩帶扣在腰上，一面對高磊道：「二寨主！等咱把寶物尋到以後，就裝在這條船上，開回朝陽峯最近的江面去，然後再把寶物搬回山寨，到了那個時候，這條船算是你的了！」

高磊一聽，笑道：「我的寨主爺，這條船死了那麼多人，怕沒人敢要了。」

哈哈一笑，左不同道：「你們沒人要我左不同要，他娘的眞要是鬧鬼，看我這『陰司判』怎麼收拾他們吧！」

張博天相當高興，對高磊道：「扯帆！咱們這就開往通江堡！」

於是，高磊招呼他那十個手下，立刻起錨拉帆，高磊親自掌舵，朝着老河口對岸的南面，通江堡前的大河道中馳去！

如今的「江上廬」，船上正有人在清洗，更有人找到了機關，而把沉在水中的大木箱子，與船底結合在一起。

有的嘍兵把屍體投入江中，當然，船上貴重的東西，全都集中在大廳的那張大桌上面。

「江上廬」的尾部，拖着高磊的方木船，也因此而使得大船的速度慢了下來，不過通江堡距離那個大河口並不十分遠，尚不足五里路，正好慢慢行駛，也好讓衆人吃飽了小睡一陣子。

張博天太興奮了，興奮的喝了三斤酒却無法閉上眼睛，盡在大船上來回的踱步。

不少人全都開始鼾聲震天，守着舵的高磊，却不停的高聲指揮着手下人，操縱前後桅桿上的帆，看來高磊的水上副將，還眞有那麼兩下子。

因爲，就在四更將盡，大船已到了通江堡的那條河口，遙望河的上流，層層的高山，在即將落山的月光照耀中，顯得恐怖而神秘，山嶺前，小坡上，通江堡的高牆城堡，似乎就在小坡前的一排林中若隱若現。

河兩岸，有些地方是稻田，有些地方却是矮林。

高磊把船駛向河口，他開始猶豫起來了……

立刻，回頭把方木船上的女子叫到甲板上來！

高磊高聲問道：「我問妳們，這條大船能駛進這條河嗎？」

其中一個女子回道：「只能進去一段，那兒右岸邊還可以把船靠上去！」

高磊一聽，立刻指揮後桅落帆，前桅半帆吃風，壓着船頭，朝着河中行駛而去。

天看來慢慢的黑了，因爲月亮被漢江上的血腥所惑，蒙着而去，連那陣陣的江風，似也消失不見。

高磊在大船進入河中以後，回頭望向遠處的老河口，那兒却連一點燈光也沒有，只顯得灰濛濛一片，他心中忽然想起姐夫與圓圓姑娘，那可是他高磊在這世上唯一的兩個親人，不知道他們看到剛才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殺戮沒有？而他們現在又在那裏？

高磊看看自己的幾處傷，還算是幸運的，因爲既未傷筋，也未動骨，只是皮肉之傷而已！

大船在高磊的潮思起伏中，已進入河中一里多地。(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紫衣女用「戮情劍」刺入徐元平的前胸，自己也手腕顫動，上官婉倩睜眼之際看到一縷噴射的鮮血，衆人以爲徐元平必死無疑，王冠中更是心情矛盾……上官婉倩自戕之際，其父上官嵩趕到，用劍挾持紫衣女，此際徐元平却掙動一下，紫衣女吩咐上官婉倩照她的吩咐迫出徐元平身上的毒血……紫衣女對徐元平又恨又愛，故意留下餘毒，復下慢性毒……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室藥躺佈擺人任　穴點被醫求廬喪

忽然腦際靈光一閃，想起那紫衣少女相贈白色解毒丸來，暗暗忖道：他剛才服用的藥丸，和那丫頭給我繼命解毒丹丸同由一個瓶倒了出來，自然是一種藥了，爲甚麼不可以給他服一粒呢？心念一轉，立時從懷中摸出丹丸。

山谷中透射過一縷晨陽的光芒，照在兩粒白色的丹丸上，每一粒丹丸，都和她本身有着莫大的關係，徐元平服下一粒，她即將付出一個月的生存代價。

面臨着這種極端的衝突，上官婉倩亦不禁黯然一嘆，像是爲自己減少一月的生命惋惜……

她緩緩捏起一粒丹丸，投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這丹丸不知是何藥配成，確有着驚人的奇效，徐元平服用靈丹不過片刻時光，突然挺身坐了起來。

他望望肋間的傷口，緩緩把目光移注到上官婉倩的臉上，冷冷的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徐元平的倔强神情，反而使躁急的上官婉倩變得溫柔起來。她理一下飄浮在鬢邊的散髮，笑道：「我也不知，這是個幽靜的山凹，沒有名字。」

徐元平目光轉動，打量了一下四週的山勢，說道：「我要死在山峯上，誰把我送到此地了？」

他還有清晰的記憶。

上官婉倩道：「你暈倒在山峯上，我把你抱到此地，那裏山風太大……」她幽幽一嘆，接道：「我就跟在你身後，看到你帶着重傷爬登山坡，我想去扶你，又怕你生氣。」

徐元平目光忽然移注到上官婉倩身旁的「戮情劍」，說道：「把寶劍給我。」

上官婉倩依言取過寶劍，遞了過去。

徐元平接過了「戮情劍」，晃了兩晃，日光照射之下，閃爍着奪目的寒光，上官婉倩輕輕嘆息一聲道：「果然是一柄絕世無儔的利器。」

徐元平緩緩放下「戮情劍」說道：「江湖上傳說此劍最不吉利，看來是不錯了。」

上官婉倩忽然想起那紫衣少女相贈藥方之事，微微一笑，道：「那紫衣丫頭，在我臨行之際，用絹帕寫了一張藥方，她說你身上餘毒未清，要你照方服用，以清餘毒……」話到此處，突然住口不說下去。

徐元平輕輕嗯了一聲，回目望了那「戮情劍」一眼，道：「承蒙相助，無物奉贈，此劍雖是少林之物，但恐怕我已無法帶走它了。與其讓它遺落大山之中，倒不如送給姑娘了。」

上官婉倩輕輕一顰黛眉，說道

：「那紫衣丫頭說，你如不照絹帕上藥方服用，祇怕難以活過一夜。」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我肋間劍傷可是那紫衣姑娘刺的麼？」

兩人你言我語，完全格格不入，答非所問。

上官婉倩道：「這等荒野所在，買藥不易，咱們早些上路，找個市鎮……」

徐元平搖搖頭道：「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領了，我要去了！」緩緩站起身來，搖搖擺擺的向前走去。

上官婉倩一躍而起，攔住去路，正容說道：「你要到哪裏去？」

徐元平道：「不用妳管！」突然振奮餘力，沿着山谷放腿而奔，眨眼之間，轉過了兩個山灣不見。

上官婉倩呆呆的望着他消失的背影，心中泛現出一種被羞辱的感覺，一跺脚恨聲說道：「哼！不知好歹，去死吧！」伏身撿起了「戮情劍」，信步向徐元平的去向走去。

徐元平一口氣跑出了三四里路，忽然覺出餘力用盡，兩腿一軟，栽倒地上。

但他的神志仍然清醒，長長吸一口氣，又掙扎爬了起來，仰臉望着無際的藍天，落下來兩滴淚水。

他用冷傲掩遮住了脆弱，但却無法掩去心靈的寂寞，他用無比的堅毅忍耐，在人前裝出豪强，但無人時，却忍不住心中的悲傷。

他不願受人憐憫，也不願受人因憐憫賜予的幫助，他用痛苦和死亡，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英雄，但却無能充實心靈因孤寂而成的空虛，英雄的心是這樣寂寞……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遙遙的傳了過來，徐元平警覺的滾入一片草叢之中。

他想死得默默無聞，讓屍體和草木同朽。

但聞那步履聲愈來愈近，一個十六七歲的童子，背負着一個年邁的老翁，緩步走了過來。

崎嶇的山道，使那童子有着不勝負荷之感，他一面不停地揮拭着頭上的汗水，一面重重的喘息着。

背上的老翁似有着很沉重的病勢，緊緊的閉着雙目，日光照射着他滿臉堆疊的皺紋，看他的年齡至少在花甲以上了。

那童子似是已走得筋疲力盡，緩緩放下背上的老人，叫道：「爺爺，咱們休息一會再走吧！」

那老人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夢囈般的說道：「孩子，苦了你啦！我這樣老了，也該死啦，但我不看到你討個媳婦，搬入我爲你們建築的新居中去，死也難以瞑目，我還得活幾年，看到你討個媳婦再死……」

徐元平聽得心中一動，暗想道：這老人的心願多麼的平凡，祇是要看到他的幼孫娶個媳婦，然後才能死得瞑目，我却身負着血海深仇，以及對那賜恩如山的慧空大師許下的心願，一件也未完成，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去麼？

一念心動，生死大事又開始在他腦際中盤旋不息，他重新考慮自己是否就這樣死去……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默誦着這一句批判生死名言，我在人世上留下了甚麼？

他開始懷疑自己，這種大無畏的做法，究竟是英雄的本色，還是畏懼未來的艱苦。

生與死兩個極端的觀念，開始在他腦際中展開了劇烈的衝突、激盪。

一陣山風吹過來一縷幽香，凝目望去，祇見上官婉倩無聲無息的站在那老翁的身側。

她右手拿着「戮情劍」，背上却背負着一個空着的劍鞘，長髮散亂，一副無精打采的神態。

她望了那老人一眼，回頭對那童子說道：「小兄弟，他是你甚麼人？」

那童子道：「是我爺爺。」

上官婉倩道：「他病得很重麼？」

那童子忽然流下淚來，說道：「我爺爺病了三個月啦，山那邊有一位很好的看病先生，可是他已出去啦，昨天才回來。」

上官婉倩雙目中忽然閃動着喜悅的光芒，說道：「你看到過一個受傷的少年麼？」

那童子搖搖頭，道：「沒有，我背着爺爺去看病，走的近路，這條路很少人走。」

上官婉倩忽然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塊金錠，交到那童子手中說道：「這錠黃金，你作祖父療病之需，快些告訴我，那看病先生在甚麼地方？」

那童子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這樣多的黃金，顫抖的伸出手，接了過來，說道：「那看病先生就住在山嶺北邊。」

上官婉倩道：「那地方沒有名字麼？」

那童子道：「有是有，但我已記不起來了，不過那地方很好找，就在這嶺下面，有一座山石砌成的房子，孤孤零零的，別無人家。」他緩緩伸過手，說道：「這一塊黃金定然值很多錢，你還是收回去吧。」

上官婉倩道：「你收着吧！我亦要找病人去！」說完，放腿向前奔去。

那童子聽得甚是奇怪，衝口叫道：「姑娘要找病人？」

上官婉倩身法迅快，人已跑出

去了兩三丈遠，聽得那童子呼叫之言，突然轉過身來，目光到處，瞥見一人倒臥在草叢之中。

她停身之處，剛好對着草叢的一片空隙，如非那童子呼叫，決然不會見到那草叢之中有人。

她無暇答那童子之言，縱身直向草叢之中奔去。

祇見徐元平圓睜着雙目，依草而坐。

上官婉倩怔了一怔，櫻唇啟動，欲言又止。

原來她想問徐元平要不要她幫助，話到口邊，忽然想到此人倔强無比，一言錯出，又可能激起他强烈的反應，趕忙又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了回去。

他眨動了兩下眼睛，說道：「妳要找我……」

上官婉倩緩緩伸出手來，盈盈一笑，道：「有一個看病的醫生，就住在這座山下邊，我背你去瞧瞧好麼？」

徐元平垂下頭去，默然不語，蒼白的臉上忽然泛升起一層淡淡的紅暈。

上官婉倩微咬櫻唇一笑，道：「你害羞麼？」

徐元平尷尬的一笑，仍是默然不語。

上官婉倩看他忸怩的神態，忽然覺得自己又長大了甚多，正容說道：「快伏在我的背上，我背你去找那看病先生。」

徐元平長長嘆息一聲，道：「妳待我這樣好，眞叫我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上官婉倩擺出大姐姐的派頭，說道：「我高興這樣作，誰要你報答了？」背起了徐元平急奔而去。

翻越過一座山嶺，果然看到了一座青石砌成的房子，四週竹籬環繞，孤零零的突立在一片空曠的草坪上，顯明異常，祇要到了這一片草原上，任何人一眼之間，都可以看到那座石屋。

上官婉倩放步而行，片刻間已到石屋前面，祇見籬門緊閉，不見人踪。

她側耳聽了一陣，高聲叫道：「先生在麼？」

石屋中傳出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甚麼人？」

上官婉倩道：「看病的！」

那蒼老的聲音重又傳了出來，道：「自己進來吧！」

上官婉倩輕輕一推，籬門大開，緩步走進去。

一塊黑色的木匾橫在門上，寫着：「喪廬」兩個白色大字。

上官婉倩啐了一口，暗暗罵道：「怎麼起了這樣一個既難聽，又不吉利的名字？」

她微一猶豫，終於向前走去。

兩扇灰白色松木門，緊緊的關閉着，僅有一扇窗子也被一片黑布遮去。

上官婉倩暗暗忖道：這哪裏像是看病的地方，看來倒像一處恐怖的墳墓，荒涼的山野，孤獨的石屋，白門竹籬，黑布掩窗……

祇聽那蒼老的聲音重又傳了出來，道：「兩扇門沒有加栓，你自己推門進來吧！」

上官婉倩左腿一抬，點在門上，「呀」的一聲，木門大開。

抬頭看去，祇見一個白髮、白髯的老翁盤膝坐在石地上，兩道特長的白眉垂遮了雙目，無法看出他雙目是睜是閉。

徐元平擔心上官婉倩出言傷害了那老人，趕忙低聲說道：「這老人神態怪異，孤伶伶的住在這等荒野的所在，絕非平常之人，咱們要忍耐一些。」

上官婉倩正想開口喝問，聽得徐元平一說，立時微微一笑，溫柔的說道：「老伯伯，祇有你一個人住在這裏麼？」

那老人道：「我這般老醜，自然是不會有女娃兒陪我住在這裏了。」

上官婉倩心中大怒，秀眉一顰，正待發作，忽覺後背之上被人輕輕點了一指。

她聰明絕頂，立時警覺到徐元平在暗中指點於她。當下勉强把胸中一股憤怒之氣忍了下去，輕輕咳道：「老伯伯，你可是有些耳背麼？」

那老人忽然放聲大笑，道：「誰說我耳背了？」

上官婉倩緩緩放下背上的徐元平：「我們聽說老伯伯精通醫術，善治疑難雜症，特來求醫。」

那老人淡淡一笑，道：「他是你的甚麼人？是哥哥，還是丈夫？」

上官婉倩略一沉吟，道：「老伯伯，你猜的都不對，他是我的兄弟。」

徐元平望了上官婉倩一眼，默默不語。

上官婉倩嫣然一笑，道：「我兄弟先中劇毒，又受了很重的內傷，老伯伯快給他看看吧。」

那老人緩緩舉起手來，說道：「把他左腕的脈搏拿過來給我瞧瞧。」

上官婉倩拿過了徐元平的左腕，遞了過去。

那老人右手五指搭在徐元平的左腕之上，低下頭去，過了有一刻工夫之久，才緩緩抬起頭來，說道：「他傷得實在很重，但脈象仍然十分暢和，似是被一種極强的藥力托着。」

上官婉倩聽得心頭一震，暗暗

忖道：這老人單憑片刻把脈的時間，竟然能探出他服用了靈丹，診斷果然高明。當下說道：「老伯伯說的不錯，他是服用了一種靈藥。」

那老人輕輕嘆息一聲，道：「再把他右腕拿過來給我瞧瞧吧！」

上官婉倩依言送過去徐元平的右腕。

那老人手指一和徐元平右手相觸，立時一皺眉頭，又一聲長長嘆息。

上官婉倩已對面前的老人產生了很大的信服，靜靜的坐在一側，看他把完了徐元平的右腕脈門，緩緩放開了徐元平的右手，立時急急問道：「老伯伯，可有法子救他麼？」

那老人眼睛突然一睜，兩眼神光暴射而出，搖搖頭道：「老朽毫無把握。」

上官婉倩祇覺他雙目大得出奇，要比常人大上一倍，他猛一睜眼，不禁嚇了一跳，呆了一呆，才回憶出那老人言中之意，不禁心中一涼，急急接道：「怎麼，他的傷勢沒法子救了？」

那老人道：「老朽覺得無法療治的病勢，大概世間很少有人能夠救得，你替他準備後事吧！他大概活不過七天了。」

上官婉倩急得熱淚滾滾而下，凄然說道：「老伯伯請再想想，有沒有法子救他？」

那老人搖頭說道：「沒有法子。」答得斬釘截鐵，毫無商榷餘地。

上官婉倩突然覺得一股忿怒之氣直衝而上，欲待背起徐元平走去，忽然想到那紫衣少女開的藥方，探手入懷，摸出絹帕，遞了過去，說道：「你既精通醫理，請看看我這個藥方，到底有沒有用？」

那老人冷冷的看了上官婉倩一眼，不屑的接過絹帕，怒道：「我不信當今之世，還有比老夫有更好的療傷藥方！」

上官婉倩冷笑一聲，道：「你先瞧瞧再說不遲。」

那老人隨手展開絹帕，目光一和絹帕相觸，立時全神貫注。

看完之後，放下絹帕，長長嘆一口氣，道：「想不到當今之世，竟然還有這等通達醫理的人。」

上官婉倩聽得心中一喜，笑道：「這藥方有沒有用？」

那老人緩緩把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臉上，道：「孩子，你過來讓我瞧瞧。」

徐元平微微一笑，雙手撐地，緩緩移動到那老人跟前。

那老人道：「你張開嘴巴來，給我瞧瞧。」

徐元平依言張開嘴巴，那老人慢慢伸出枯瘦的手指，揑在徐元平的「人中穴」上，仔細的瞧了一陣，道：「你中了很深的毒。」

上官婉倩道：「不錯，他肋骨的傷痕，就是爲了放他身上的毒血。」

那老人道：「服用之毒，還是外傷之毒？」

徐元平望了上官婉倩一聲，欲言又止。

上官婉倩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心中還在懷疑我麼？唉……」

徐元平淡淡一笑，接道：「除了你讓我服下的藥物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如何會中了毒。」

上官婉倩道：「鬼王谷中之人，最擅用毒，你和他們動手時，手脚可曾和他們相觸過麼？」

徐元平心中一動，舉起左臂凝目望去。

祇聽那老人說道：「不錯，就在這裏。」

上官婉倩仔細看去，祇見徐元平左手臂上有着一道極淡的紫色痕跡。

那老人突然抬起頭來，望着上官婉倩，道：「老夫生平之中，素以精通醫理自負，想不到臨老之際，見到了這張藥方，那個開藥方的人現在何處？快帶我去見見他！」

上官婉倩道：「唉！老伯伯，救人如救火，你先救他，我們再去找那寫這藥方之人不遲。」

那老人淡然一笑，道：「這藥方雖是好，但可惜上面一種藥名被水弄濕，看不清楚了。」

上官婉倩微微一怔，探頭望去，果見那絹帕之上，濕了一塊，字跡已被水濕透，模糊不清。

那老人抬頭望望上官婉倩說道：「這人開的藥方，字字奇筆，除了像老夫這等精通醫理之人，可以看出他行筆下藥獨到才華之外，這藥方縱然流傳世間，也是無人敢用。」

上官婉倩臉色蒼白的說道：「老伯伯既是如此通達醫理，想來定能猜出那水跡濕透的藥物了？」

那老人忽然一閉雙目，嘆道：「絹帕光潤，那濕去的字跡，已然毫無跡象可尋，祇有憑藉老夫的才智去猜想了。」

上官婉倩道：「不知要多長時間，才可以想得出來？」

那老人道：「最快也要一十二個時辰……」

他忽然長嘆一口氣，道：「我可能想出和那藥方調和的藥物，但未能和他用藥一般，如由老夫猜測，倒不如去找那原開藥方之人，添補上好。」

上官婉倩暗暗忖道：眼下那紫衣少女已不知行踪何處，要到哪裏

找她？

祇見徐元平微微一笑，道：「生死有命，上官姑娘，妳不用為我擔心。」

上官婉倩無限痛惜的說道：「那藥單上的一種藥名，被我拂拭臉上淚痕之時洗去……」

徐元平不容她再說下去，接口說道：「這藥方可是那紫衣少女開給妳的麼？」

上官婉倩點點頭，道：「是呀！時間迫急，眼下又不知她去向何處，我們要到哪裏去找？」

徐元平笑道：「不用找她，那人心地毒辣，開的藥方定然另有作用。她不是想救我，祇不過想用藥力托着我一口元氣不散，讓我多受一些活罪罷了。」

上官婉倩道：「她曾告訴我這藥中有毒，但却能夠挽救你多活幾年。」

徐元平雙目微微眨動了一下，道：「老前輩，可否把那藥方拿給晚輩瞧瞧？」

那老人猶豫了一下，終於把絹帕遞了過去，說道：「行醫之道，可分為順逆兩種，這藥方上所開的藥物，無一不是足以致命的毒物，但數毒調和之後，却又產生中和的藥性……」

說話之間，徐元平已接過了那老人手中的絹帕。

祇見他雙目閃動，冷冷一笑，突然奮起餘力，把那絹帕撕得粉碎。

上官婉倩驚叫一聲，急急奔了過去。

徐元平挺身而起，疾快的向後退了一步，抖手一揚，把握在掌中的碎絹撒在門外。

上官婉倩兩道清澈的目光掃了滿空飄飛的碎絹一眼，黯然說道：「你這樣是何用心？」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姑娘的盛情，我心領了……」

忽聽那長眉老人大喝一聲，「呼」的一掌，直向徐元平劈了過來。

上官婉倩右手疾揮，擋了那老人一掌，說道：「老伯伯，你瘋了麼？」

那老人掌力强猛，上官婉倩接實一擊，竟然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徐元平目光一掃那長眉老人，說道：「老前輩可是因晚輩撕去藥方而震怒麼？」他心中一直深留着慧空大師被囚幽室的形相，對年長的老人一直存了崇仰之心。

那老人被徐元平一言道破震怒之因，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略一沉吟，道：「那張藥方珍貴無比，老夫應該留下以濟世人，被你撕去豈不可惜？」

上官婉倩接了那老人一掌之後，已感覺出對方武力非同凡響，橫身擋在徐元平的身前，接道：「老伯伯，那藥方可是你開的麼？」

長眉老人怔了一怔，道：「雖非老夫開的，但老夫却不許別人毀去。」

上官婉倩道：「藥方是我所有，縱然毀去，也是與你毫無干係，你這般出手就打，未免有些欺人過甚了……」

徐元平低聲接道：「不要多講了，咱們走吧！」

上官婉倩回眸一笑，道：「好吧，反正咱們都已活不了多久啦！我要件件事都依着你。」

徐元平道：「甚麼？」

上官婉倩道：「我也服用了那紫衣丫頭的毒藥！」

徐元平臉色一變，雙目中閃動着憤怒的光芒，道：「這個賤婢，當眞是心如蛇蝎……」

上官婉倩道：「不能怪她，是我自願服用，她說得很清楚……」她嫣然一笑，接道：「還是讓我背着你走吧！」

徐元平咬牙切齒的接道：「可惜我不能活了……」

上官婉倩笑道：「如果還能活着，要怎麼樣？」

徐元平道：「我要把她劈死掌下，免得留她在世上害人！」

上官婉倩笑道：「走啦！我們去找一處景物幽美的地方等死吧！」

徐元平豪氣盡消的一聲長嘆，伏在上官婉倩的背上。

上官婉倩背上徐元平，緩緩向前走去。

祇聽那長眉老人高聲喝道：「站住！」

這一聲呼喝可震人耳鼓，但上官婉倩却有如未聞，望也不向這長眉老人望上一眼。

長眉老人沉聲道：「年紀輕輕便要等死，眞教老夫見之生厭，難道你身中之毒，當眞是普天之下無藥可救麼？」

徐元平心中一動，霍然張開眼來，輕聲道：「站住！」

這一聲呼喝幾至輕不可聞，但上官婉倩立刻頓住脚步，徐元平道：「回去！」

上官婉倩呆了一呆，垂下眼簾，忽然幽幽嘆息了一聲，緩緩轉過身子，徐元平忽然也忍不住嘆息了一聲，輕輕拍了拍她的肩頭，道：「妳問問這位前輩，可有為妳療毒之藥。」

上官婉倩霍然回轉了頭，無限幽怨地瞧了徐元平一眼，道：「你眞的不要我死麼？」

這一句本應充滿着感激和欣喜的言語，她說來却充滿了幽怨和悲

哀。

長眉老人目光一掃，望了這一雙多情的少年男女一眼，眼中不禁泛出一絲憐憫與同情之意，但口中却哈哈笑道：「老夫若是沒有解毒之藥，我自己便已不知死過多少次了。」

上官婉倩秋波凝注，默不作聲，她此刻有求死之意，而無貪生之念。別人若是要救她性命，她反會對此人心生怨恨，此刻但覺一股怒氣湧上心頭，木立了半晌，忽然大喝道：「別人的生死與你何關，要你多管甚麼閒事？」

說話之時，她掌中已暗暗扣了一把追魂奪命、見血封喉的毒針，正待揚手揮出，將這長眉老人置之死地，但她心念方動，手掌未揚，忽然下意識地瞧了徐元平一眼，手掌又下意識地緩緩垂下。

掌中的銀針，隨着一連串「叮噹」輕響，一齊落在地上。

長眉老人淡淡一笑，他似乎已將人世間所有的情感都已瞭解得那麼深刻，是以他僅是淡淡一笑，淡淡問道：「假如他不死的話，你還有如此決心求死麼？」

上官婉倩道：「他是誰？」

長眉老人大笑道：「他，就是現在伏在你背上的人！」

上官婉倩本該惱怒，但一種不可抑止的感情，使得她脫口而出：「眞的麼？」

長眉老人目光一掠徐元平，突地沉聲問道：「你想不想死？」

徐元平雙手一鬆，無可奈何地躺到地上，上官婉倩急回身，祇見徐元平茫然望望屋頂，一字一頓地說道：「我想死麼？」

長眉老人仰天大笑起來，半晌之後才收住笑聲，說道：「想不到『情感』一事竟有如此魔力，能教人將生死之事都不放在心上。」

這幾句話，眞似一把鋒利的劍刺入了兩人心中，徐元平回眸望了上官婉倩一眼，祇見她臉上泛起了一層淡淡的紅暈。

任何一個少女，一旦被人揭露心中的隱秘，都會本能的以忸怩掩飾心中的喜悅或憤怒。

長眉老人忽然把投注壁上的目光移到上官婉倩的臉上，說道：「女娃兒，妳過來，我有話問你。」

上官婉倩回首望徐元平嫣然一笑，慢步走了過去。

她笑得很奇怪，和那輕顰的秀眉極不配合，沒有人知道她笑的是歡愉，還是愁苦。

一綹散亂的長髮垂在鬢下，她習慣的舉手理一下散髮，停在那人身前。

長眉老人沉聲說道：「妳走近點，老夫有事和妳商量。」

上官婉倩轉過頭去，問道：「甚麼事？」

長眉老人道：「妳當眞要救他麼？」

上官婉倩點頭答道：「自然是當眞了。」

長眉老人正容說道：「女娃兒，你們兩人之中，老夫祇能救活一個……」他冷峻的目光一掃徐元平道：「但你們兩個人都和老夫無親無故，我對你們兩個全無好惡愛憎，要救哪一個，實叫老夫難以決定。」

上官婉倩道：「救他。」這兩個字答得斬釘截鐵，毫無半點牽强、猶豫。

長眉老人肅然說道：「妳雖然選擇了死亡，但在妳未死之前，仍將付出巨大的代價。」

上官婉倩道：「要我怎麼樣？」

長眉老人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臉上，道：「妳附耳過來。」

上官婉倩雙眉一顰，沉吟了一陣，終於附耳過去。

那長眉老人目光一直投注在徐元平的臉上，似是根本不知道上官婉倩已把那張勻紅的嫩臉移送過去。

徐元平體力已不支，緩緩的坐了起來。

上官婉倩低聲說道：「老前輩有甚麼吩咐？快些請說。」

那長眉老人啊了一聲，右手食中二指一駢，迅如電光石火一般，點了過去。

上官婉倩驟不及防，被他突然一擊，點中了暈穴，啊喲一聲倒栽地上。

徐元平雙目一瞪，霍然而起，厲聲喝道：「你要幹甚麼？」

長眉老人陰森森的一笑，道：「你傷勢甚重，已無能走出我的『喪廬』……」

徐元平大喝一聲，全力劈出一掌。

長眉老人冷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娃兒。」右掌一揮，硬接一擊。

兩股掌力接實，徐元平忽然倒退了三步，一屁股坐地上。

上官婉倩穴道雖然被點，但神志並未暈迷，急急的說道：「不要傷他！」

那長眉老人雙掌一按實地，盤坐原姿不動的飛了過去，落在徐元平的身側，右手揮動，連點了他三處穴道，然後輕輕一掌，擊在他天靈要穴之上。

徐元平長吁一口氣，霍然睜開了雙目，道：「在下敬你是位老人，心中極是崇敬，想不到你竟然是這樣一個卑……」

長眉老人縱聲大笑，打斷了徐元平未完之言，接道：「老夫已數十年未和人動手了，想不到今天和

你們兩個男女娃兒試了兩招。」

徐元平道：「你施用鬼計求勝，算甚麼英雄人物？」

長眉老人笑道：「你現在該明白老薑要比嫩薑辣了吧！」

徐元平冷哼一聲，罵道：「如若在下不是身受重傷，今日非要教訓你這老鬼一頓不可。」

長眉老人臉色一整，冷冷說道：「老夫一生之中，從未遇上過無法療治之病，除非那人已油盡燈枯必死無救，凡是經過老夫診治的病人，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還爾健康，一條是死亡之途……」

他長長嘆一口氣，道：「你們兩人雖然身中劇毒，但看去生機充沛，毫無死亡之徵……」

徐元平道：「你既無解救我們中毒之能，怎的又看出我們生機充沛？」

長眉老人道：「老夫積一生看病的經驗，豈會信口開河，個中微妙之機，縱然說給你聽，你也不會懂的……」他微微一笑，又道：「老夫自信如能有足夠的時間，甚有希望解除你們身受之毒……」

上官婉倩道：「要等你想出解毒之法，祇怕我們早已毒發而死了。」

長眉老人笑道：「老夫在你們等待期中，自有穩定你們身上毒性不致發作的辦法。」

上官婉倩道：「不知我們等到幾時？」

長眉老人沉吟了一陣，道：「七天吧！你們在我這『喪廬』之中等待七天。七天之後，如若老夫仍然想不出為你們療治之法，再解開你們穴道，送你們離去。」

上官婉倩道：「你這『喪廬』二字倒是名符其實，凡是進了此門之人，能夠再活着回去，祇怕是難有幾個。」

長眉老人道：「老夫自有保你們毒性不發作之能。」

上官婉倩道：「毒雖未發，可是我人却要活活餓死了。」

長眉老人笑道：「天生萬物以養人，豈有被活活餓斃之理，老夫立刻帶你們到我藥房中去，盡七日七夜的工夫，試爲你們療毒。」

上官婉倩道：「你那藥房距此有多少路程？」

長眉老人突然泛現出歡愉之色，笑道：「就在『喪廬』之後，老夫要讓你們見識一下遍天下之奇藥異草……」

上官婉倩接道：「鬼話連篇。」

長眉老人毫無慍意的笑道：「天下多的是名山勝水，風景幽美之處，而老夫却選擇這等荒涼的所在，自非無因。」

上官婉倩冷哼一聲，閉上雙目道：「誰要聽你的鬼話了。」

長眉老人笑道：「老夫如不帶你們去瞧瞧，諒你們也不會相信……」

祇聽一個童子的聲音傳了進來，道：「先生在家麼？」

上官婉倩忽然想起路上所遇的童子，倏然睜開雙目，道：「有人找你看病了！」

長眉老人微一沉忖，低聲說道：「你們閉着雙目，不要睜開……」提高了聲音接道：「甚麼人？進來吧！」

上官婉倩微啟雙目望去，祇見一個童子滿頭大汗的背着一個老人走了進來。

那童子目光一掠徐元平和上官婉倩，臉上微現訝然之色，但却一語未發的走了過去。

長眉老人診過了病人脈搏之後，說道：「他病得很重，元氣大傷，我祇能延續他三年的壽命。」

祇聽呀然一聲，石室一角突然裂現一座石門，一頭滿身金毛的猩猩，手中捧着一個白松的盤子，搖搖擺擺走近長眉老人身前。木盤中放着文房四寶，和一叠厚厚的白箋。

長眉老人就盤而書，走筆如飛，寫好之後，拍了拍那金毛猩猩，舉手一指石門。

金毛猩猩又搖搖擺擺的走回石門之中，片刻之後，提着一大一小兩包藥物走了出來。

長眉老人接過藥物，對那童子道：「這大包的藥用水煎吃，服過三日，再開始吃這小包中的藥丸，這包藥丸合共千粒，每日一粒，可使延壽三年，藥丸服完就開始替他準備後事，你記下沒有？」

那童子道：「記下了。」望了上官婉倩一眼，道：「先生，那位姑娘是好人……」他似是自知無力勸服那長眉老人，話說一半，突然轉身大步而去。

上官婉倩望着那童子逐漸消失的背影，冷哼一聲，說道：「你怎能武斷那老人祇能再活三年了？」

長眉老人不再理會上官婉倩，緩緩站起身子直向壁角走去。

上官婉倩望着徐元平說道：「唉！這老人衣着古怪，舉動詭秘，祇怕不是好人，咱們現在穴道受制，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祇有忍受他的擺佈了。」

徐元平道：「如若我沒有中毒，就有自解穴道之能，但現在却無能爲力了。」

上官婉倩用力掙動了一下，想滾到徐元平的身側，但她穴道受制，半身經脈痲痺。雖然用盡了全身氣力，但却無法移動身軀。她絕望的嘆息一聲，流下了兩行淚水，說道：「完啦！」

祇聽呀然一聲，那壁角暗門又呀然大開，兩頭金毛猩猩先後的走了出來，四隻怪目一齊投注在上官婉倩的身上，同時向上官婉倩奔去。

這兩頭看來異常笨拙之物，奔行起來却十分迅快，幾乎是一齊到了上官婉倩的身側，四隻毛茸茸的怪手同時向上官婉倩抓去。

左面一隻低嘯一聲，身軀一側，把右面一頭擠得向旁邊橫跨兩步，搶過上官婉倩，咧嘴一笑，反身而奔。右面一隻似是無可奈何，緩步走近徐元平，懶洋洋的伸出兩隻毛茸茸的怪手，抱起了徐元平，向那大開暗門中走去。

這兩人雖身負絕世武功，但因穴道受制，竟然連兩頭金毛的猩猩也無法對付。

祇聽一聲呼叫平兒的聲音遙遙的飄傳過來，那聲音極是沙啞，似是已在這連綿大山中呼叫了甚久時間，但徐元平仍然能從那沙啞的餘音中，分辨出那是金老二的聲音。

但覺眼前一暗，人已進入了壁角的暗門之中。

徐元平嘆息一聲，盡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運氣調息，希望能憑自解穴道之法，拚盡餘力，解開受制的穴道。他無法判定那長眉老人的用心何在，亦爲自己的生死安危擔心，他憂慮上官婉倩受到了甚麼羞辱，準備耗盡殘餘元氣，爲她的安危一拚。

對上官婉倩，他有雙重的愧疚，如非她爲了相救自己，絕不會到這恐怖的地方；如非她聽信自己崇敬老人的話，當不致被那老人暗施鬼計點中穴道……

這深深的自責自譴，激起了他强烈的拚命之心，一面排除心中雜念，一面按照「達摩易筋經」文中運息的心法，調培眞氣。

那猩猩雖經那長眉老人長期教養，甚有靈性，但牠的天賦智能畢竟不能和人相比，自是無法覺出徐元平已在暗中調培眞氣，通解受制脈穴。

祇聽那長眉老人的聲音響起在耳際，道：「你們究竟是甚麼身份，同住在一室之中方不方便？」

徐元平睜眼望去，祇見景物大異，一股濃重的藥物氣息直撲入鼻。

一座三間大小的房子，並放着兩張單人的木榻，除了木榻之外，堆滿各類各型的盒子、罐子，和一細細的藥草。

有四盒從未見過的藥草，被放在靠窗處一條木欖上，兩盆盛開着白色的小花，兩盆結滿朱色的果實。

徐元平正待開口答覆，上官婉倩已搶先說道：「我們是姐弟身份。」

那長眉老人凝目沉思了片刻，說道：「姐弟身份，同居一室大不方便，那就把你們分開住吧！」

上官婉倩急道：「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有甚麼不方便的？」

那長眉老人望了兩個猩猩一眼，指指木榻。

兩個猩猩緩步走了過去，把兩人放在榻上，搖搖擺擺的退了出去。

那長眉老人滿臉歡愉之色，笑道：「老夫自隱居此地之後，從無人進過我的藥室，你們別小覷了我這一室藥草，幾乎耗去我一生精力，走遍了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他舉手指着窗下兩盆結着朱果的花草，接道：「那兩盆朱果，不論色彩和形狀，都給人一種悅目的感覺，可是它却是草藥中三種最毒的藥物之一，色艷果甜，食用起來甚是可口，可是口中餘甜未盡，人已中毒死去。」他回目望了兩人一眼，興致勃勃的接道：「愛講話的女娃兒，妳猜猜那開着白花的藥草是否有毒？」

上官婉倩道：「朱果有毒，那白花自然是無毒之花了。」

長眉老人搖着頭，說道：「果是有毒果，花是有毒花……」

上官婉倩冷哼了一聲，道：「你這滿屋藥草盡都是有毒之物，祇怕你也是有毒之人了！」

長眉老人怔了一怔道：「這一下倒被妳猜中了！」

上官婉倩吃了一驚，忖道：祇聽過有毒之物，還未聽說過有毒之人。心中雖然疑竇叢生，但口中却冷冷接道：「那有甚麼稀奇，當今武林之中，擅用毒物之人多得不勝枚舉，千毒谷中之人，雖是三尺之童亦會用毒，鬼王谷雖以『迷魂藥物』馳譽江湖，但對用毒方面亦有獨特之技，鬼王丁高滿身上下無處不毒……」

長眉老人搖頭接道：「他們不過是擅於用毒而已，最多把毒粉、毒汁，斂藏於衣履之上，自己事先還是服用下解毒藥物，縱然是練成了奇毒武功，身上之毒也不過限於一指一臂，不似老夫這等全身各處，無處不毒，不論心肝肺腑，血液經脈，都和劇毒融合，如飢食毒糕，渴飲毒汁……」

上官婉倩怒聲喝道：「不要說啦，我不要聽你胡說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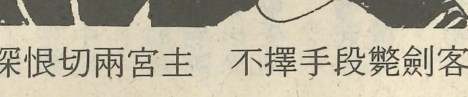
長眉老人臉色一整，肅然說道：「老夫年已過百，還能和妳這年紀輕輕的女娃兒打誑不成，難道妳要老夫立誓才能相信不成？」

上官婉倩略一沉思，道：「你五腑六臟都已有毒汁滲入，爲甚麼還不死呢？」

（未完・五十）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愛深恨切兩宮主　不擇手段斃劍客

上文提要： 七虎山莊與飛龍幫的人在蛇溝口打起來，申屠十方早已站在大樹下看到，但却不知雙方找毒王的目的是爲了對付他……孤獨無名與長風宰父均中了對方的暗器上淬的毒。孤獨無名找上老君嶺，人去洞空，沒事找事跟着兩幫人後面，却在「西峽酒館」遇到五花瓣之一的丹桂女，爲了得到妻兒的消息，孤獨無名與她做了三天的夫妻……

洞庭君山一共派出二十條快船沿着江面移動，可以說風月宮的精銳盡出，爲的是對付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越過漢陽，一路要過二十條大小河流，而君山風月宮也早已派出快船等候着。

風月宮每一條快船上的人並不多，一個搖船的船公之外，便是兩個女子。

風月宮的女子很特殊，她們不但打扮俏麗，每人的頭上還插了珠花一朵。

她們的尖刀兩尺長，皮鞘是紅顏色。

這樣的裝扮，江湖上的哥兒們祇一見到就會退避三舍，免惹她們。

現在，獨孤無名剛走到江岸邊，附近有個小快船，船上的女子開了腔。

「是獨孤大俠嗎？」

獨孤無名抬頭看，呆了一下。

「過來吧，過來送你到對岸。」

獨孤無名淡淡的面無表情，但却舉步走過去。

獨孤無名飄然上了小快船，另一女子迎上前，十分週到的指着船上備下的酒菜點心。

「獨孤大俠，你請隨便飲用。」

獨孤無名仍然無表情，但他却坐在船上了。

兩個女子兩邊站，那船公立刻在船尾搖起來，水嘩啦啦響，小船直往對岸，船上的二女盯着獨孤無名看，她們的臉上一片冷漠傲然，祇因爲獨孤無名實在不怎麼樣。

既然不怎樣，又見獨孤無名脅下挾着一把不惹眼的長劍，二人也就不再細心侍候他了。

三人一起無說話，小船很快過了江，兩個女子尚未開口說甚麼，獨孤無名已跳上岸去了。

兩個女子對望，船公道：「二位姑娘，這個傢伙沒禮貌，連一個字也不說就走了。」

兩個姑娘也搖頭，其中一人道：「咱們兩位宮主怎麼會看上這種人，奇怪。」

另一女子道：「走了，回去交差。」

於是，小快船沿江往下游搖走了。

獨孤無名這是直奔洞庭君山的，他這一路已過了十五處小河流，眞週全，每個河岸邊早就停了一條幾乎同樣的快船，守在河岸邊候着他的到來。

這頭一天他走到天黑，遇上的是一條較大的船，船上有三人是搖船的，另外是兩位風月宮的女子在船頭上。

獨孤無名看看天色已晚，他不上船了。

他不是傻子，萬一上了船，自己一旦睡着，難保不被她們坑陷。

就在岸邊上，獨孤無名忽然轉身而去，船上的兩個風月宮女子立刻追上來。

「獨孤大俠，請上船吧，是吃是睡船上設備齊全吶！」

獨孤無名不回頭，他走得自在，兩個女子又呼叫：「回來啦，你去杜家莊幹甚麼？」

獨孤無名一聽杜家莊三字，立刻抬頭看遠處，遠處是有個莊院在山坡邊。

那山坡也祇能說是土崗子，但却也綠油油的一片好風光，崗下面就是個大莊院。

獨孤無名猛回身：「二位姑娘，這一路上承蒙你們熱情接送，十分感激，請回去吧！」

一個女子迎過來，道：「獨孤大俠，咱們奉命接你來的，你不能走呀！」

獨孤無名道：「今夜不住船上，明日一早上船。」

一個女子道：「大俠何必去惹是非。」

「甚麼惹是非？」

「杜家莊上有强人吶。」

「强人？甚麼强人？」

「洪湖水賊叫天龍，他爲兒子去搶親，杜家莊上有殺機，你去湊甚麼熱鬧。」

獨孤無名立刻想到了杜家兩個姐妹花。

有女長得美，也還眞的有痳煩，先是那劉百忍與師爺石老三，如今又有洪湖水賊叫天龍。

獨孤無名淡淡一哼，道：「回去吧，船上別下來，我會接受你們服務的。」

兩個姑娘無奈何，只得看着孤無名往前面的杜家莊上走去。

獨孤無名還眞的找上痳煩了。

＊　＊　＊

大紅花轎八人抬，抬到莊口擱起來。

大鼓對鑼八大旗，後面跟的是四色禮！

四色禮擺在木箱上，有綢緞，有毛線，金銀珠寶十幾串，最後的箱子上擱的是鳳冠霞帔很耀眼，看一看怎麼是兩套併着放。

獨孤無名再往莊門看，嚄呀，莊門口地上鋪了紅地氈，莊門口也停了另一頂八人抬的大花轎。

獨孤無名再往遠處江上看，喲，一條彩船靠岸邊，好像等着上人了，又好像有人在船上拍手哈哈笑。

顯然，這是人家辦喜事，可是一想也不對，爲甚麼娶親不在大白天，天黑迎親眞少見。

獨孤無名心中當然明白，洪湖過來的是水賊，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前來，夜間迎親也一樣。

莊門內傳來呼吼聲：「上轎了，哭哭啼啼不吉利！」

又有人大聲喊：「嗚鑼，吹起歡喜歌，新人上花轎！」

大伙聽得一片哭喊聲，有兩個老女人走出莊門來，她們的後面是兩個男的楞頭青。

這二人長得很凶悍，臉青青的翻着爛眼睛。

兩個人穿的是大紅衫，頭上有冠，一身的披戴亮金光，二人的大嘴閤不攏的哈哈笑。

這二人足踏紅氈剛出了莊院門，忽見一個粗漢站在莊門下不閃開。

附近衝來兩個大個子，其中一個亮着刀。

「閃開，好狗不擋路！」

吼就吼吧，他還伸手去推這粗漢。

他的大手剛觸及這粗漢，不料覺得大手一緊，不由自主的往一邊栽去，但聽「咚」的一聲，這大漢只在地上挺了下，便不動了。

他很不幸，未戴安全帽，頭撞石階碎了頭蓋骨，他當然一命嗚呼。

這是在迎親呀，死了人多霉。立刻間，鑼不敲了，鼓不打了，三十多個迎親漢子的刀子拔出來了。

原來他們就是來搶親的人。

兩個新郎是兄弟，老大他叫唐小龍，老二他叫唐騰蛟，兄弟二人乃是洪湖水賊唐雲龍的寶貝兒子。

那唐家兄弟早已知道杜家莊上兩個姐妹花，上個月聽說，這姐妹二人被三江知府師爺弄走，兄弟二人那股子怨氣，他們見人就開駡。

後來聽說姐妹二人逃回來，這兄弟二人便找來了，杜家莊有武師，杜家兄妹有武功，可是洪湖水賊人數衆，他們怕的是水賊血洗杜家莊。

有人就難過，還不比嫁去三江衙門好得多。

有人也說，女兒太美惹災禍！

此刻說甚麼也是多餘的，因爲來了個武功第一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仍然左脅挾着劍，三十多人圍上來，他連眼皮也不睜一下。

有個中年毛臉怒漢叫道：「喂，咱們這兒是在辦喜事，你怎麼出手就殺人！」

獨孤無名一瞪眼，道：「辦甚麼喜事？」

「噫，你沒見花轎擱在莊門下，新人這就上轎了！」

「喜事呀，爲甚麼不通知我一聲？」

「你是誰？」

「杜家姑娘的哥哥！」

「放屁，杜家的兩個哥哥在莊內，你唬呀！」

「我是她們的乾哥哥！」

「沒聽過！」

獨孤無名道：「你現在不是聽到了？」

「那是你說的！」

獨孤無名指着莊內，道：「不信是嗎？兩位姑娘可以証明，叫她們指給你看我是不是她們乾哥哥。」

莊門前吵起來，莊內三十幾口男女都聽到了，一轟走到莊門後，兩個新娘也看到了。

杜家姐妹見是獨孤無名來到了，喜得跳脚拍巴掌。

她姐妹本來淚成行，如今立刻變了樣。

「姐，我們有救了。」

「妹妹，咱們恩人是神龍，活菩薩呀！」

人堆中有個紅臉老者叫杜羅漢，他是杜家莊的莊主，也是這兒當家的。

聽女兒說是恩人來到，心中是喜也是憂。

喜的是女兒有救了。

憂的是，這以後得罪了洪湖大水賊，日子過起來就心驚肉跳了。

杜羅漢不知是喜還是憂，四個武師對他圍過來。

其中一人低聲道：「莊主，來了大俠，咱們就可以大幹一場，擊退這批水賊！」

「等等，等等，急不得！」

就在這時候，莊門口一聲吼：「朋友，你最好閃一邊，想喝酒吃肉你開口，盤纏不夠好商量，休妨礙我兄弟今夜娶新娘。」

另一新郎倌也火了：「你不給面子呀，休怪爺們倚多爲勝亂刀砍死你！」

「滾！」

這一聲吼，比晴天霹靂還大十分，震得人們耳朵裡嗡嗡响，直搖頭。

那唐小龍與唐騰蛟就在獨孤無名的面前，聽了這一吼，二人直搖頭。

二人也火了！

那唐小龍厲吼：「殺了他！」

唐騰蛟三把兩把抓去身上的披掛，順手抓過一把刀，大吼一聲：「宰了你！」

唐騰蛟一刀往下砍，獨孤無名肩一甩，右手神奇的又是一撥，吭吡一聲傳來，刀却砍在他兄長唐小龍的頭頸上，唐小龍幾乎連叫一聲也沒有便倒地死了。

唐騰蛟一聲大叫：「哥！」

他雙目本來是爛眼睛，此刻泛了紅。

「兄弟們吶，殺了這王八蛋吶！」

「殺呀！」

看上去還眞的是亂刀砍，獨孤無名不拔劍，但他的右手比拿刀還厲害。

只見他輕動雙肩走出一套羅漢步，有些東倒西歪的移動在方圓兩丈內，那麼多的刀，竟然一刀也砍他不中，反倒是五七個閃掠搖擺中，地面躺下二十多個人。

這躺下的人死了，因爲獨孤無名出手不留人，他點的是敵人死穴。

有幾個抬轎的也拔刀上來了。

唐騰蛟發了瘋似的揮刀飛身而上。

他是不要命了。

既然唐騰蛟拚上命，他的人馬也拚上了。

大水賊的人馬武功不高，老實說唐騰蛟的武功也不夠瞧，但這般人憑恃的是甚麼？

說穿了只不過一個「義」字與「狠」字而已。

狠字不要命，義者一條心，加上人多，便無往不利了！

只不過這一回拿這一套可就不管用了。

看上去不但抬轎的拚上了，那些敲鑼打鼓的也奔來了，有個漢子往岸邊船上跑，他口中大聲叫：「快呀，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大好的婚禮變成喪禮了呀！」

這時候莊門下掛的紗燈，燈光血紅照得原本是喜氣一團，如今却是血腥標濺。

遠處船上有反應，下來七個拎刀大漢，這其中有個大草鬍子漢，他乃洪湖大水賊唐雲龍的兄弟唐剛。

這個人出刀很凶殘，附近州縣官家也對他頭痛。

唐剛的刀很奇怪，刀長三尺，刀把也有三尺半，刀把的尖端是槍尖，他對敵的時候又是砍又是扎，這件怪兵刃只有他才耍得開。

那唐剛當先殺過來，可眞巧，正是唐騰蛟一條右臂被刀削斷的時候。

唐騰蛟痛得昏死在地，唐剛一見火大了。

「那來的王八蛋，你殺人不眨眼呀！」

再看獨孤無名，怪了，他的長劍仍然挾在他的右脅下，未曾拔出來。

要知獨孤無名乃當今武林第一高手，若要他出劍，那得看對方的身份了。

對方如果是一派宗師，幫主，盟主，門主人物，他當然會出劍。

當然，獨孤無名的第一項出劍是爲了銀子，他接下了買賣才會出劍，換句話說，他出劍有價！

對於這些江湖水寇、一般武

者，他是不屑於出劍的！

怪的是偏偏這號人物動上火來不要命。

十幾個漢子見地上死了一大片，跟着唐剛發一聲喊：「殺死這個狗東西！」

他們狠勁的拚上了。

獨孤無名的這種殺法，應該叫對方知道以後知難而退，不料對方殺得更凶悍。

這時候，杜家莊上的人們緊張得楞住了。

那杜羅漢攔住他的幾位武師，家人與伙計也不許出門去，他的心中明白，這是一場禍事，處理得不妙，一家老小就完了，洪湖水賊幾百人，大小船隻幾十條，這可不是開玩笑。

當然，最急的就是那杜家的兩位大姑娘。

此刻，二人也脫了新娘裝，拋了大紅花，改拿一把刀，就等殺出去拚命了。

杜家莊也非好欺的，只有兩個地方他們怕，一是官家，另一乃是洪湖水賊。

杜羅漢叱吼他的人，誰也不許殺出去。

獨孤無名見又奔來十多人，這其中一人的兵刃很特別，雙目一厲，單足自地上猛一撩，只見灰與紅的光影中，一把砍刀被他的足尖撩起三尺高，獨孤無名右掌猛一拍，眞叫玄，那把彈起來的刀「颯」的一聲平着飛，迎面擊往殺過來的那個手持怪兵刃的大毛漢。

大毛漢者，正是唐剛也。

姓唐的出刀猛一撥，那來刀震得他手發酸，而且切過他的左臂彎。

唐剛是識貨的人物，知道今晚遇上了尅星。

忽的又見對方一次次的把地上刀挑彈而起，然後順勢撥擊奔殺過來的人們。

雙方尚未接上手，人已倒下五六個。

唐剛厲叫一聲：「兄弟們快閃開，大家戒備等一等！」

一聽之下，還有八九個急忙閃開來，獨孤無名却很平淡的站住不動。

唐剛走過去，他的臂上直冒血，見地上的侄兒醒過來，大叫一聲：「過來兩個人，抬回二公子。」

兩個漢子奔上來，抬了唐騰蛟就往船上跑，那唐騰蛟還大叫，「二叔呀，殺了這個疴血小子呀！」

唐剛面對獨孤無名，他沉聲吼叫：「你，甚麼來路，爲甚麼下手殺我洪湖兄弟！」

獨孤無名道：「已經殺了，中途再問，豈非多餘？」

猛一呆，唐剛又道：「杜家莊好像沒有你這樣的朋友，你他娘的甚麼地方過來的！」

「甚麼地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杜家姐妹你們不能搶，我從今晚聲明，她姐妹是我的乾大妹子了！」

「惡霸呀，你來這裡耍老橫！」

「我有耍老橫的本錢，休說是你們這批草賊，洞庭君山風月宮，獨孤無名也不把她們放在眼裡！」

他此言才叫唐剛這批人嚇一大跳。

杜家莊的人也一樣吃一驚。

唐剛一聽之下嘿然道：「你敢去惹風月宮的人呀！」

獨孤無名道：「爲甚麼不敢，我今就是找上風月宮去的，却被你們這兒吹吹打打引來了！」

「撤，娘的老皮，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也會水連天，早晚會再撞見，撤！撤！今天咱們認了！」

唐剛總是老江湖，見這光景，人家脅下的劍還沒出來，就把自己這面的人殺得丟盔卸甲落花流「血」，這再殺下去，肯定死光。

唐剛這麼一琢磨，立刻招呼洪湖人馬往大船上奔去，便是花轎大旗也抬回大船上了。

杜家莊的人一聲歡叫擁出來了。

那杜羅漢早聽女兒告訴他，就是此人救了她姐妹，而且又殺了石老三。

石老三一死，三江地面放鞭炮，人人跳脚直叫好，如今英雄就在杜家莊，杜羅漢笑歪了。

大伙一擁走過去，獨孤無名却冷冷的道：「各位，借住一宿如何！」

杜羅漢笑道：「住上一輩子也歡迎！」

獨孤無名道：「有急事，明日一早就上路，南下去洞庭君山！」

「你眞打算去風月宮呀，何必去捅馬蜂窩！」

淡淡的，獨孤無名道：「如果我不去，我會發瘋！」

語出堅定，表情嚴重，杜家莊上人都不知道獨孤無名爲甚麼非找上君山風月宮不可。

他們如果知道風月宮坑了獨孤無名妻兒一家人，他們必會同樣的氣憤塡膺了。

杜家姐妹走到獨孤無名面前。

大姑娘先開口：「大俠，你人已來到我們的家，先進去喝一頓歇歇腿，如何？」

二姑娘道：「大俠如果客氣，我們無地自容了！」

淡然一笑，獨孤無名把酒袋交給杜家姑娘，道：「我是甚麼也不吃，有個客房我歇一宿，把我的酒袋裝滿酒，我就已經滿意了。」

杜羅漢道：「大俠呀，如此是

在作賤我們了，我們怎麼也不能只招待這點滴吧！」

他指指莊內，又道：「我打算封百兩銀子酬謝你救我兩個女兒的大恩吶！」

獨孤無名道：「休對我提過去之事，你們就照我的意思去做，否則我這就走！」

大伙一聽，誰也不再多言了。

杜羅漢吩咐伙計把一客房整理妥，恭請獨孤無名去歇着，杜家莊的好酒是女兒紅，一整罈二十斤搬到客廂內，放在大桌上，皮子泥封拍開來，獨孤無名想怎麼喝就怎麼喝，誰也不來打擾他。

這一夜獨孤無名歇得自在，他從未如此安逸過。

這一夜杜家姐妹守到三更天才回後院。

杜家莊住了一位江湖第一高手，杜羅漢反而更緊張，加派人員徹夜守，怕的是再有人前來找上獨孤無名。

於是天亮了，杜家莊上的雞叫聲今天一早特別大，好像要把喉管叫破才過癮！

便在這時候，從江岸邊走來一位姑娘。

這姑娘一身打扮很俏麗，頭上插了一朶海棠花，走起路來直不楞，比個男子還夠勁。

這姑娘剛剛走到杜家莊，立刻間杜家莊上轟動起來了，杜羅漢吃驚的奔出來，他看得一瞪眼，上前忙問安。

「姑娘，你芳駕到敝莊，可有甚麼指教的。」

那姑娘平淡的道：「昨夜你們莊上來了一位大俠，他如果醒來，告訴他，大船在岸邊候駕了。」

這姑娘說完回頭走，走得不回頭。

杜羅漢急叫，道：「趕快去請大俠客，就說江邊有船在等他，別的地方沒怎麼，風月宮咱們惹不起！」

原來那姑娘的打扮，附近的人們就知道她來自君山的風月宮！

風月宮殺人很殘忍，誰敢惹她們！

於是，獨孤無名走出來了。

杜家的兩個姑娘流眼淚，二人送客到莊前，忽的，獨孤無名回頭笑了。

他很少這麼笑，笑對他而言已是很奢侈了！

「兩位姑娘，別哭了，我已把那坑姑娘黑心腸的知府大少劉百忍也殺了，你們安心過日子吧！」

他此言一出，杜家莊的人都呆住了。

想不到這位大俠連知府的公子照樣殺。

就在大伙一呆間，獨孤無名人忽然像飛的一般，遠去幾十丈外了。

杜家姐妹一聲嘆，杜羅漢道：「人家這才叫英雄漢，咱們呀，差遠了！」

他遙望，然後再對他身後的人，又道：「走，回去吧，人家走遠了。」

* * *

獨孤無名是走遠了，而且已上了岸邊的那條大船上，他並未走入船艙中，而是坐在主桅杆子一邊。

他取過酒袋喝着酒，那女子款款的走過來。

「獨孤大俠！」

獨孤無名連眼皮也不抬，祇那麼「嗯」了一聲。

那女子淡淡的道：「我的名字叫海棠，風月宮五花瓣的二姐！」

獨孤無名道：「爲了把我引上君山，你們大費周章，沿途接送，倒是辛苦你們了。」

海棠女道：「說的也是，遠自豫西山區，我小妹就自告奮勇獨自一人前去找你這位了不起的大俠了！」

獨孤無名道：「令小妹叫甚麼？」

「咦？難道丹桂女遇上你呀，難怪她不見回來。」

獨孤無名聽得一震！

丹桂女同他在山洞之中溫存了三天三夜，丹桂女盡量表現出女性的溫柔本質，而獨孤無名幾乎視丹桂女爲他失踪的妻子余凝霜。

獨孤無名感於丹桂女的赤「女」之心，他才又道：「她找到我了，而且她也轉告了我，所以我才一路找來了。」

海棠女道：「總算宮主沒有白疼她。」

說着，她把手一揮，一個漢子端來一盤精緻點心，海棠女道：「吃吧，咱們總是會盡地主之誼的！」

「拿走！」獨孤無名沉叱！

海棠女一笑，道：「你怕甚麼，這點心多少人想吃還吃不到，你難道怕中毒？」

「拿開！」

獨孤無名怒叱，海棠女把手一擺，漢子又把點心端往船尾去了！

海棠女道：「你總不能祇喝酒吧？」

「我已喝了數月酒。」

「不吃光喝呀！」

「找不到妻兒，我不動筷子！」

海棠一聽，大笑一聲，道：「此生遇上你這麼癡情男人，這女人幸運了！」

獨孤無名道：「我的妻子余凝霜不幸運，他嫁我這無用之人，因爲我連保護她安全的本事都沒有！」

海棠道：「我不勉強你的意志與決心！」她手一擺，又道：「撤走！」

那漢子急又把各色點心收回船尾，就聽海棠女道：「我可以坐在你一邊嗎？」

「這是你們的船，我無權管你坐甚麼地方！」

海棠女還是坐下來了。

她很細心的看着獨孤無名，心中一怔。

海棠女原以爲這粗漢與普通男人沒甚麼兩樣，而且還帶着幾許冷酷粗獷，是女人討厭的那種男人。

女人喜歡的是小白臉，如果小白臉再加上他有那麼一點才氣或武功超絕而不羣，更令女人迷死！

女人沒幾個喜歡粗野男人，除非這女人比男人更粗野，更男性化！

人們乍一看獨孤無名，就叫人覺得他粗俗，祇是當海棠坐在獨孤無名身邊，她在細看之下，心中一沉。

海棠女再想到兩位宮主都很迷戀面前的個男人的時候，她終於發現了眞實一面的獨孤無名。

他，五官整齊，看不誘人，實則每一處都有其獨特風味，有一種看不出的魅力在他的雙目中盈盈可見，那神采是純樸的，令人不忍把雙目移開。

海棠姑娘以爲，如果獨孤無名能把他的粗又亂的鬍楂子削去，刮掉兩鬢亂髮，頭上稍整，衣衫換新，那將是一位神俊無匹的壯健美男子。

海棠女看得雙目發呆，雙唇噏動，忍不住的一聲長嘆，道：「眞是可惜呀！」

「你說甚麼？」

「可惜你了。」

「在下甚麼地方可惜？」

海棠女道：「每個人都喜歡整齊清潔，漂亮，你是怎麼搞的，好像特意弄得一副邋遢樣子，怎麼了，給自己過意不去呀！」

「住口！」

他的聲音大，火氣更大，還眞令海棠女一呆！

風月宮中五花瓣，她們乃風月宮主身邊的人物，江湖之上有誰能夠斜眼看她們？當然更無人敢當面吼她們了！

獨孤無名不管這些，他吼叱海棠女。

海棠女臉上露出一股子兇悍殺機，可也祇是一閃之間又消失了。

「你吼甚麼呀，我說錯了？」

「你懂甚麼？再多言你給我滾開！」

海棠女竟然聽得哈哈笑了。

「可以，我滾，但你得告訴我，我的話甚麼地方出了毛病，惹你生這麼大的氣！」

獨孤無名道：「現在，當你最心愛的妻子突然失踪了，兩個可愛的兒子也失踪了，而你又無法把他們找回來，我問你，你還有心情打扮自己？每天再吃好的喝好的！那你還是人嗎？」

海棠女聽得一呆，她在往日祇知喝叱他人，幾曾想過這些，也確實的令她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你好可憐吶！」

「也是你們兩位宮主可惡！」

「甚麼，你敢罵我們宮主呀！」

獨孤無名冷笑道：「我問你，你們一路上派出那麼多船隻人員，一心把我送上君山，爲的是甚麼？」

海棠女道：「武功切磋！」

「不是的，性命相搏。」

海棠女道：「可是我知道，風月宮兩位宮主都愛護你，她們常叨念你，直到……」

她頓了一下，彷彿看到獨孤無名全身哆嗦一下，又道：「我們兩位宮主那一點不好呀，天下美人兒她們也稱得上，可是你却同姓余的女人結爲夫妻，更生了娃兒，你太令我們宮主失望了！」

獨孤無名這時候深深一嘆，道：「愛要愛到最高點，恨却恨之入骨，她們太不人道了。」

海棠女道：「你也太絕情了！」

獨孤無名道：「好了，你可以走開了！」

海棠女道：「你把我往甚麼地方攆呀！」

獨孤無名看看江面，他淡淡的道：「你隨便！」

一喜，海棠女道：「這是你說的呀！」

「我說的話永遠不忘。」

「既然你叫我隨便，我就隨便了！」

海棠女不走開，她伸手。

伸手抱住獨孤無名的一臂，而且還把俏臉貼在獨孤無名的肩臂上，斜目睇視着獨孤無名。

「你們風月宮的女子都像你這麼隨便？」

「我們風月宮的女子也殺人！」

「你就不怕船上的伙計們白眼相向？」

「我做任何事情他們也不能更不敢反對！」

「難道你打算以身相許在這條船上？」

「如果你同我一齊進入我的船艙中，你就會知道我敢不敢和你共效于飛，攀登巫山！」

「眞大膽！」

「就如同我殺人一樣大膽！」

「你們的宮主就是這麼教導你們？」

「錯了。」

「怎麼說！」

「那也要我看中這男人，否則男人想碰我一下也不能！」

她頓了一下，又道：「祇可惜至今我們還未遇上一位令我們稱許的男人！」

獨孤無名立刻想到了丹桂女！

是的，丹桂女就是完美的處子之身，她大膽的奉獻出來，三天，三天之間她十分快樂，而且她祇求三日就十分的滿足了。

他也立刻覺得，風月宮中這些女殺手們，平日裏自視甚高，天下男人少有她們看中的。

丹桂女那赤裸裸的奉獻，令他立刻想到了身邊用力抱住他的海棠女！

獨孤無名半天未開口。

海棠女哈的一笑，道：「怎麼了，你在想甚麼？」

「難道你還是處子之身？」

「你可是想驗明正身？」

「你越來越大膽了！」

「我祇是可惜！」

「可惜？可惜甚麼？」

海棠女無奈的一笑：「人吶，機會一到，必需把握住機會，可是這世上許多人笨蛋，機會到手又溜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是在想，我是不是也是笨蛋，如果我輕易的祇把你送上君山，看着你完蛋，我會不會以後會大爲後悔！」

獨孤無名道：「你以爲你們的兩位宮主必會置我於死地嗎？哈……」

海棠女道：「我深具信心！」

「所以你要在我死前接近我，是嗎？」

「我無法爲你求情，更無法幫助你，我要在明日一早五更天送你上君山！」

獨孤無名道：「換句話說，我祇能活到明早五更天了！」

「祇要你登到山巔，你就會知道了！」

獨孤無名道：「現在，我問你，你可以同我明白的說個清楚了嗎？」

海棠女道：「你問吧！」

獨孤無名道：「如果你坦白，我就有回應！」

「我祇要你一夕溫存！」她赧然一笑，又道：「拿我如同對待你妻子一樣！」

獨孤無名道：「那要看你是否能坦白的回答我所問你的一切！」

海棠道：「放心，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她想了一下，又道：「我也想知道，你會不會知道事情之後，不對我好了！」

「你要我發誓？」

「不，如果你是普通一般人，我也不同你囉嗦了，而你是天下第一高手，是不是？」

獨孤無名以爲此女果然心機深沉，話中充滿機關！

海棠女又道：「獨孤大俠，你問吧！」

「我妻子余凝霜今在何處？」

「君山之巔的機關洞中！」

「被囚在山洞中？」

「別人是不容易找到的地方！」

頓了一下，海棠女又道：「而且是同毒王李歧旺囚在一起！」

獨孤無名已自丹桂女處知道了，他以爲海棠女說的也是實情！

「我的兩個兒子，他們那麼小……」

「被分別抱走了！」

「分別被何人抱走？」

「天地雙煞，石大山與石大年二人抱走了！」

「一歲多的娃兒，交在這兩個粗俗不堪，俗不可耐的村夫手中，我兒必慘了！」

「宮主有交代，他們如果把娃兒不小心弄死，他們也死定了！」

獨孤無名叱道：「假慈悲，個惡女人！」

「你還打算問甚麼？」

一切說法與丹桂女的相同，獨孤無名不由得沉默了！

海棠女用力搖着獨孤無名的臂，道：「還有甚麼你要問的！」

「沒有了！」

海棠女一笑，道：「既然沒有了，你也要履行你的諾言了吧？」

「共效于飛？」

「你沒有忘記嘛！」

「就在這大白天裏？」

「關上艙門不燃燈，裏面是黑暗的！」

「能不能天黑以後？需知我們還有一夜相處！」

「對我而言，一寸光陰一寸金！」

「我就那麼值得你作出如此大的犧牲？」

「天下第一高手也祇有一個人！」

獨孤無名立刻意識到風月宮中的女殺手是多麼的崇拜武林高手，就如同人們對心目中的偶像一樣的崇拜！

這種盲目的崇拜是可怕的行爲，海棠女不顧一切了！

獨孤無名眼一厲，心一狠，右臂一圈，挾起了海棠女，而且直往艙中走去。

他的左脅下仍然挾着他的長劍。

怪了，船上的四名漢子視而不見，他們甚至還把頭轉向遠處看，就好像遠處有更引人入勝的風光似的。

海棠女用力抱住獨孤無名，二

人走入船艙中，這可也算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了，難道二人眞的會翻雲覆雨在船艙之中窮折騰呀！

還眞的展開了人肉大戰。

只聞微微聲，不見人影兒。

船頭船尾各兩人，一共四人還把耳朵也堵上。

他們不但不看那船艙，耳朵也塞上了。

這表明他們是「眼不見爲淨，耳不聞不煩」！

至於船艙之中的兩個人，他們是喜怒哀樂早已溶爲一起了，幹的是甚麼名堂？猜去吧！

＊　＊　＊

該吃飯的時候了，可是就是沒人敢去艙門問一聲！

艙內的人不吃喝，艙外四人也挨餓，誰也不敢抱怨一聲亂說話。

雖然，有一陣子艙中傳出微鼾聲，可是仍然沒人去問一下，是不是可以吃飯了。

這一挺，果然挺到了夜裡四更天。

到了君山地界了，這才聽一人在船尾高聲道：「姑娘，船要靠岸了！」

這一聲喊很管用，艙內傳出悉悉索索穿衣聲，走出了海棠女。

此女眞的夠大方，她取過一袋銀子往一人的手上一拋，道：「這是給你們的，拿去吃喝吧，人只一張口，最好少說話。」

四個人齊聲施禮，道：「打死也不多口！」

海棠女一聽笑了。

笑就是滿意，如果她不笑，也不給點銀子，船上的四人就慘了，四個人非死不可。

海棠女如果下手殺這四個船家，那太簡單了，只不過船上有了獨孤無名在，她不下狠心了。

＊　＊　＊

東方露出魚肚白，江面飄出薄霧來，大船剛剛靠上岸，海棠女與獨孤無名雙雙便也下了船。

海棠女手指遠方的山頂，對獨孤無名道：「獨孤大俠，我非常感謝你給我這最有意思的一夜溫存，我好愉快，我也明白女人終是女人，我一輩子忘不了你是我頭一個叫我明白我是女人的男人。」

獨孤無名道：「不値得！」

「値得，我以爲値得就好了！」

「我是個有妻有兒的男人呀！」

「那已無關重要了！」她忽然尖聲叫吼：「現在，你可以上山去了，別叫咱們宮主等太久！」

獨孤無名心情一沉：「這女人眞變得快，剛剛還說話溫婉動聽，怎的一下子變得聲色俱厲了。」

但他並不深一層去研究，立刻長嘯一聲，拔身如飛直往君山山頂飛奔而去。

獨孤無名這一聲吼，足傳三里遠，他便也忘掉了一夜風流之事。

海棠女忘不了，就好像丹桂女一樣的難以忘懷。

海棠女遙看着上山的獨孤無名，口中喃喃有聲：「完了，完了，一代武林高手，這一去完了！」

她黯然神傷，又道：「相公啊，我無能爲力啊！」

轉入一條山道，海棠女也走遠了，消失在林中不見了，只有一縷縷的烟雲在林梢飄着，更顯得八百里洞庭是那麼的冷厲無情與寂寥。

＊　＊　＊

君山之巔，有棵老松，松下石桌石櫈好像是天然的，傳言八仙之中的曹國舅與韓湘子在此對弈，二位神仙爲了下棋，使法搬運來這些大石頭。

這還有石上刻字爲証：「二仙對弈，天外飛石！」

如今，石櫈上坐着一位白衣女子，她嚴肅中帶着冷傲，冷酷中不失端莊。

她的四週甚麼也沒有，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

她長袖垂下，掩去了她的纖纖雙手，她的長髮有一半捲成了半圓型的宮髻，上面是晶瑩的寶石髮環，她的臉上綻露出明媚的光彩，如果不看她的雙目，那便叫人覺得她高貴得宛如西天菩薩。

當她聽到那一聲厲吼來自山下，她臉上立刻變得十分的殘忍冷酷。

「這個薄情漢，他果然爲余凝霜而廢寢忘食，不顧死活的來了。」

終於來了，獨孤無名一掠而至。

山頂上有風，風聲尖銳，樹葉搖曳，而男女二人一旦相見，各自流露出一片殺機。

「你終於來了。」

「冷風香，你好卑劣的手段。」

「我不以爲，獨孤無名，天下有許多男人，他們有許多就是我一樣的作風，得不到的就毀棄。」

獨孤無名道：「余凝霜與你何干？兩個一歲多的娃兒也惹了你甚麼？你爲甚麼坑害他們？」

「哈……」冷風香大笑，道：「這個問題也需問我？當然是要爲你製造痛苦。」

「你又得到甚麼？」

「報復的目的就是愉快，哈……」

「你心狠手辣，男人人人都怕你！」

「你也怕嗎？」

「怕你？」

「你怕了，所以我在幾次示愛而你視如敝屣，令我忿然中帶着羞

愧，忿怒中有着自慚，而我……何許人也，我乃風月宮主呀，你只不過在劍藝上登峯而已。」

獨孤無名道：「你是宮主，我算甚麼？我相信在你目中無人中，你會爲丈夫穿衣提鞋，端飯洗衣？你會辛苦的爲我養兒養女，你會聽我對你發號施令發脾氣？」

冷風香聽得一呆。

獨孤無名又道：「我獨孤無名自知無法滿足你的需求，我的職業是仗劍天涯行，你却在這君山風月宮中養尊處優，呼大叫小，任意責罵殺人！」

他有些激動的又道：「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道不同不相爲謀，又何必結合以後再分離。」

冷風香冷叱：「你這全不是理由，我既然得不到你，別的女人也休想。」

獨孤無名道：「你打算拚出個結果再放人？」

冷風香道：「不錯，怕是你沒那個能耐。」

眞玄，獨孤無名左脅下的長劍只那麼一抖間，劍已拔在他的手上了。

一道金光急閃，冷風香的二尺金劍已拔出！

這二人相隔石桌一張不足一丈遠，雙劍劍尖已黏在一起了，看上去劍尖抵劍尖，實際上，功力就在劍尖上往對方發出去。

只看忽的金光暴增，金劍劍尖往對方滑去，忽的銀芒疾展，又把金花逼退，兩劍的移動十分慢又緩，便知道二人的眞力全用上了。

雙方各自幾次震腕，難以分開雙劍……

雙方看上去正自全神貫注在內功發出了。

便在這時候，冷風香忽然抖出左掌疾往獨孤無名的胸前拍出，口中是咬牙切齒不說話。

獨孤無名還有餘力，他劍勢不斷的推出，也把左掌迎拍過去，形成了上方是雙劍，下方是雙掌。

二人掌力接實，立刻又黏在一起了。

有一股奇熱在二人的掌上發出來。

獨孤無名尚不知他已中計了！

就在一陣較力與劍光停峙中，獨孤無名雙目盡赤，他的左掌已覺出痲辣辣的似不聽使喚了。

忍不住的看向左掌，這一看不由大驚失色，疾用十二成功力抖在劍身上，穿越那堅實的金光，往冷風香扎過去，同時雙肩擺動，左掌疾收，身子往崖邊飛退。

獨孤無名大叫一聲：「人皮毒掌，錐心蝕骨。」

「哈哈哈……」，冷風香大笑，她把左掌高舉，得意的道：「獨孤無名啊，你終於要毀在我的手下了，哈……」

她的左掌有碎皮，碎了的人皮一片片的乾裂而落下來又飄飛，那是二人對掌中乾裂了冷風香的人皮掌。

獨孤無名也夠狠的，他疾出長劍，往一條左臂上砍去，金光一現，冷風香阻住了。

「你已毒侵五內了，切下一條臂也救不了你的命！」

獨孤無名一聽之下，運力自試，心血在逆，狂叫一聲又要向冷風香出劍。

冷風香冷笑：「你已不是我的對手了！」

獨孤無名大叫一聲：「阿霜！」

獨孤無名只叫了這麼一聲，雙臂一張，拔身往君山下狂奔而去，引得冷風香在這老松下面仰天哈哈狂笑，而且笑出了眼淚來。

高興啊，她只不過高興一陣子，臉色已變了，變得冷酷與高傲的往一山洞中走去了。

* * *

「李大叔、李大叔，我聽見有人叫我，是他，我的丈夫他來了。」

「余姑娘，我也聽到了，可是那一聲叫充滿了十分痛苦，我怕……」

「你怕甚麼？」

「我怕你的丈夫中計了！」

「中計？」

「中計也是中毒！」

「你說我丈夫中毒？」

洞室中的二人不是別人，一位是獨孤無名的妻子余凝霜，另一位正是殘了的毒王李歧旺。

此刻，李歧旺對余凝霜道：「我記得曾對你提過，冷風香把我囚在老君洞中，命我爲她製造一個人皮毒套，老夫用五張人皮提煉，乃毒爲料，研製有日而成爲一隻手套，看來與人皮一樣細白，但却是劇毒無比，不知道的對手，一旦與冷風香對掌，這人就中毒而亡了！」

余凝霜尖叫一聲：「是你害死我的丈夫，你爲甚麼幫助惡人害我的丈夫。」

李歧旺也悲哀。

忽聽洞外一聲冷笑，道：「毒王不想另一隻脚掌也被我砍斷！」

李歧旺一聽是冷風香的聲音，立刻撲倒在鐵栅邊上大呼：「冷風香，你得手了！」

「哈……」

「你可以放老夫回老君嶺了！」

「不行！」

「爲甚麼，爲甚麼你食言。」

「我要你陪伴余凝霜，你沒看到嗎，她如今在流淚了！她哭了，她多可憐呀，你就這麼離她而

去？」

李歧旺大叫：「她的悲哀，與老夫何干，快放老夫出去。」

冷風香道：「行，我放你出去，只不過……」

「不過甚麼，你說，只要老夫能出去。」

冷風香道：「只不過我已有人追上去了，當她們把獨孤無名的死訊送來，我一定放你出去。」

李歧旺一聽，撫掌道：「快了，快了，哈……出不了三兩天，老夫就會回老君嶺了，哈……」

老人家也有憧憬，憧憬是重回他的老君洞，重幹他的提煉毒物的工作。

李歧旺的快樂，無法感染余凝霜，她哭了。

外面，冷風香哈哈大笑。

「余凝霜，你憑甚麼嫁獨孤無名，他應是我的人，他應該像一頭哈巴狗般的圍繞在我冷風香的身邊，聽我的指使與使喚，我叫他往東他不會往西，你怎麼憑你的姿色而奪走我的愛呀！」

洞中只有飲泣聲，那是余凝霜的哭泣。

余凝霜並不回答冷風香的話。

冷風香又得意的道：「現在，你甚麼也沒有了，沒有了丈夫，沒有了兒子，哈……」

忽的，余凝霜撞上鐵栅，她厲叫：「冷風香，我的兒子，還我兒子呀，他們與你何仇何恨，你把他二人怎樣了？嗚嗚……我可憐的兒子呀，一郎呀，二郎喲！」

她哭喊：「我的兒子喲，你們在那兒呀，娘好想念你們呀，嗚……嗚……」

余凝霜哭了，她哭得天爲之動容，地爲之震顫，洞庭湖的湖水也似嗚咽了。

但冷風香這個女人却大笑起來。

是的，她這兩年了吧……不，應該說是三年多了……

冷風香與冷月嬌姐妹二人，在聽了獨孤無名與江湖第一美人兒余凝霜結爲夫妻之後，她姐妹恨透這二人，於是，姐妹一經合計，才想出了這一毒招，而且……

而且獨孤無名果然慘了。

走近鐵栅，冷風香愉快的看看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的余凝霜，笑笑道：「有甚麼好傷心的？老毒怪陪你不是也蠻好的呀，哈！」

余凝霜抹去臉上淚水，道：「天下竟有你這麼惡毒的女人……」

「天下有很多我這樣的女人，只不過她們沒有我的能耐，她們氣在心裡，無從發洩出來，而我不一樣，因爲我乃君山風月宮宮主，江湖上任何人對本宮不低頭呀！」

李歧旺道：「你就是害了獨孤無名，冷宮主呀，你不是仍然的空虛與無聊，寂寞與孤獨？」

雙目猛一厲，冷風香叱吼：「你說甚麼！」

「我說的實情呀，冷宮主！」

「你如果再嚼舌根，小心你另一隻脚！」

李歧旺一聽之下，打了一個哆嗦！

「好，不說就不說，就不信你夜裡醒來會笑出聲！」

冷風香一聽，沉叫一聲：「個老毒物！」

她抛下這麼一吼，人已往洞外走了。

是的，冷風香並不愉快，江湖上有許多人爲求報復而不擇手段，但當他們達到目的以後，並未有幾個人是快樂無比的。

這些人反而更痛苦。

君山花宮正廳上，風月宮兩位宮主正在愉快的暢談着毀了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之事！

那二宮主冷月嬌得意的道：「姐，我在暗中戒備，本想一刀殺了他，可是我又沒得到你的暗號！」

冷風香道：「何必叫他死得痛快，他還能再活多久？三天足以叫他毒得十分痛苦，死得叫苦連天！」

她忽的又道：「丹桂這丫頭，怎麼還不回來！」

冷月嬌道：「姐，你的計劃會實現嗎？」

「當然，絕不會錯！」

「誰這麼告訴你的？」

「當然是苗太公那個老頑童呀！」

「嗯，苗太公是大夫，七十快了吧，他的話有九成九是很準的！」

冷風香道：「女子落紅十五日，三天之內易懷孕！」

冷月嬌道：「咱們爹娘在世，他常到這兒住幾日，可是這幾年他不來住了！」

冷風香道：「這幾年他常常同那個老漁公住在船上不下來！」

二人正說着，有三個姑娘走進來，這三人不是別人，乃是五花瓣中的水仙牡丹與玉梅三人也！

冷風香道：「算妥了日子，她們五人中祇有兩人的日子能配合，她們三人的日子就配合不上了！」

冷月嬌道：「如果眞的能生下一男半女，歸於你我二人膝下，也算是一件喜事情！」

冷風香道：「放眼江湖，何人入流，何人能與我姐妹共效于飛？嘿……」

就在這時候，有個女子奔進來。

「上報二位宮主，海棠與丹桂二位特使歸來了。」（未完・六）

上文提要：唐耕心與李天佐暗襲黑衣人，二人對付十人，其餘黑衣人繼續進攻武當，掌門常春子與四大護法聯手也不敵「兩節斷魂」霍金被俘……唐耕心與李天佐商量後，決定派人去通知他父母等高手，此際龍不忘帶着龍三來交手，龍三不敵唐耕心，與顏學古則打成平手，但龍三去而復返，使出的招式似是與霍金相似……霍金又帶人前去丐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情場失意嫁醜人　換得武功辱仇敵

大約在四十招上，被一掌砸出三四步，部下要齊上，司徒勤雙臂一張，道：「不許衝動！」

霍金道：「司徒大俠畢竟是老成持重的人，衝動是於事無補的！希望司徒大俠率同幾位長老，携帶貴幫重要成員花名册前去報到……」已經帶着二漢走出了大門。

衆人又要去追，司徒勤阻止了，道：「不是本座怕事，而是差距太大，徒增傷亡。況武當、崆峒和華山相繼被懾服，且掌門人被制作爲人質，就是殷鑑，何必以卵擊石？」

「蝦乾」道：「幫主，我以爲他不是眞的技藝超越你，好像會利用一種邪惡的怪力道取巧！」

司徒勤道：「高手過招，無所謂取不取巧，如果被人取了巧而失招，畢竟還是經驗不足，技藝不精！」

「蝦乾」道：「這是個甚麼鳥幫會？」

司徒勤道：「聽說會主是昔年武林中艷名甚著的燕雨絲和另一個人物。這燕雨絲能統御霍金這等人物，本身武功一定要高過他，相信另一高手也許更高。」

「蝦乾」道：「那個人物不知是誰？」

「是燕雨絲的丈夫，但不知是誰！」

「難道連顏、唐、龍、蕭等武林名宿也非燕雨絲夫婦的敵手？」

「這句話我不敢說！但是……」司徒勤微微搖頭，暗示極不樂觀。「蝦乾」內心凜駭不已。

此刻，唐耕心、顏學古和李天佐等人都在嚴如霜處。嚴如霜已知武林中近日發生的幾件大事，所以立刻把「乾坤指」傳了唐耕心。

此刻他們正在晚餐。包括馬大風在內，李天佐道：「嚴前輩，依您看燕雨絲和他的丈夫的武功高到甚麼程度？」

嚴如霜道：「眞難說，根據推斷，應不會高過我們幾人，但是……」她忽然打住沒有說下去。

「娘，到底爲甚麼？咱知他們的招術並不怎麼精奇玄妙，却能在五六十招內連敗數大門派掌門人！爲甚麼？」

「我也說不出來，但根據和對方動過手的人事後描述，可能是一種奇特、新穎的勁力運用方法，」

嚴如霜道：「通常我們出招運勁，都有開始和結束，一般而言，開始時力道充沛，收招結束時力道減弱。以這方式和他們動手，必然吃虧，他們是不分頭尾的，內力連綿不斷。」

顏學古道：「耕心也看出對方的武功有這種特徵。」

嚴如霜道：「這只是一種表面看法與揣測。也許不能排除使用亢奮體能藥物的構想。總之，武功可以高，但不能太玄。」

唐耕心道：「娘，甚麼藥物能使人的內力提升，招術變奇起來？」

嚴如霜道：「這都是揣測之詞，但根據武功原理去推研，這揣測就不會太離譜。他們的武功，在運勁上有些不同處，也就是無始無終，正如佛家常以『無史以來』爲口頭禪，他們以爲宇宙和世事是沒有甚麼開始和結束的，只不過是人類硬把它劃分爲年月日時開始或結束等等。時間與空間不分正如問時間時，我們指着表說是一點半，這是以空間來表示時間，問地球距火星多遠？答稱若干光年，這又是以時間表示空間。總之，這『人間天上』的主持人很有頭腦。」

李天佐道：「前輩提到了藥物，不知是甚麼藥物，有此奇特的效果？」

唐耕心道：「李兄是一位名醫……」

李天佐道：「別在嚴前輩面前稱這『名醫』二字！」

嚴如霜道：「李大夫忒謙，都是自己人，千萬別客氣。至於會是甚麼藥物？李大夫應能猜得出最近由夷邦傳入中國的一些靈藥。」

李天佐道：「莫非是『鴉片』？」

嚴如霜道：「應該是『鴉片』的再製品——嗎啡！」

李天佐拍了前額一下，道：「晚輩遲鈍，不錯，這兩種新傳入中國的藥物，藥效奇速而宏大，對止痛、止血、止癢以及亢奮體力，都有驚人的藥效。前輩的猜測只怕已不幸而言中。」

唐耕心道：「是服用了嗎啡，亢奮了體力，而能武功倍增？」

李天佐道：「也許不僅僅是服了嗎啡、亢奮體力。」

「對！」嚴如霜道：「他們以生生不息的方法來詮釋內功或眞氣。自會有不同之效果，這效果陡然之間展示出來，自會驚世駭俗，令人失色。但很少有人去研究它！」

唐耕心喜形於色道：「娘，您是說可以破解他們的內功心法了？」

嚴如霜微微搖頭，道：「娘怎敢說這句話，如果那麼容易破解，『人間天上』會如此囂張？」

就在這時，護院來報，自稱「天上」的人求見。衆人不由一震，也未免太快了吧！也可以說是欺人太甚了吧？

嚴如霜道：「叫他進來。」

不一會，引進一人，正是霍金，眞正是藝高膽大，單槍匹馬，了無懼色。嚴如霜仍然以禮待之，叫下人獻了茶，只是小唐等人並未離席，以示輕視。

霍金道：「本會的武林一統計劃，推行順利，當然，仍希望武林名宿主動共襄盛舉，不知嚴女俠有甚麼意見？」

嚴如霜道：「武林一統是個偉大而有遠見的目標，但不是屈服在少數人的惡勢力之下。」

霍金冷冷地道：「嚴女俠固然高明，又比江豪高明多少？本會會主特別禮遇嚴女俠，才派在下前來邀約入會，除了嚴女俠，還有龍潛、唐雲樓及班達喇嘛、蕭笠，其餘的可沒有這份殊榮！」

嚴如霜冷冷地道：「天道忌盈，卦終未濟。霍大俠，古人的名言，你一定懂！」

霍金道：「霍某肚中墨水不多，不會謅文，只知道實力最重要，本會的奇絕武功，冠絕天下。不知嚴女俠肯不肯施招……」

「放肆！」馬大風道：「你算甚麼東西，也配和我們的主子動手！」

霍金傲然道：「武林中已出現新的局面，姓馬的，妳會大開眼界！」

馬大風道：「老娘就不信這份邪，來，我接你幾招！」

馬大風離席，嚴如霜要阻止已是不及。馬大風是這兒的第二號人物，李天佐和顏學古二人以爲，也許可以敵擋霍金，挫挫他的兇燄。但唐耕心知道霍金的厲害道：「風姨，這還用您出手嗎？您快回座飲酒，讓我來吧！」

小唐不忍風姨當場出醜，才取代她，但馬大風也知道他的心意，心有不服。當然，她未親眼見過，自然無法想像霍金的厲害了。

馬大風沒有退回就出了手。除了「乾坤指」，嚴如霜都不留任何精粹之學，全傳了她。

也許是由於嚴如霜的名氣，顏、李二人以爲，馬大風必能支持六七十招以上。但絕對未超過四十五招，馬大風茫然地被砸了一掌。所謂「茫然地」是指挨了這一掌還不清楚挨打的原因，所以馬大風雖然直咧嘴，却又要再上。

「大風退下！」嚴如霜站起道：「我也沒有把握，試試看吧……」

這是武林頂尖人物，居然自稱沒有把握，雖是謙虛，唐耕心聽來也很不是滋味。不論霍金的身手有多高？身份總是差了一大截了。

霍金道：「如果在下六十招內勝不了嚴女俠，就算我輸了！」這口氣狂得令人無法忍受。唐耕心一下子就掠近，道：「如果四十招內我勝不了你，就算我輸了……」

不待嚴如霜喝阻，他已出了手。他的功力突飛猛晉，馬大風也

不由連連點頭，她相信接不下唐耕心六十招。只不過，似乎仍然無濟於事，在四十五招左右，小唐正要施出「乾坤指」時，突然感到奇大的壓力，而且立刻中了一掌。

只是這一掌僅僅輕蹭了一下。幾乎同時，小唐施出了「乾坤指」。這是當今武林至高的奇學，迄今還未見過比此學更高的武功。

雖然小唐是初學乍練，火候談不上，甚至也不夠熟練，仍然展示了此功的玄奧和威力。要不，「人間天上」爲何會以解剖人體方式來研究這門武功？

霍金似乎微微一驚，也全力卯上，兩人的力道一接，反震力之大之猛，無與倫比，但絕對意外，這一擊之下，對方的餘力未到，稍退又閃電貼上。

小唐則蓄勢以待，兩人的掌力一接，竟粘在一起。

不是雙方的手掌粘在一起，而是雙方的巧勁粘在一起，約有一呼一吸的時間，然後各自分開，跟蹌退了五步。

霍金只退了三步，這並非是他的內力雄渾，而是運用那種巧勁，他更內行。此刻吃驚的是霍金，而不是小唐。他震驚小唐的悟性，小唐居然領悟到對方生生不息，那股巧勁的奧妙而學樣，也居然發揮了威力。

這威力自然不能和霍金比，但霍金却覺得小唐很可惱。其實，不全是因爲小唐悟出他們用勁的訣竅，「乾坤指」的威力也非同小可。

霍金道：「嚴女俠，會主交代，如在下能勝妳，則不必邀約，設若落敗，即行邀請女俠於本月十五月明之夜在伏牛山斷魂峽上見面，剛才在下和令郎動手，雖稍佔上風，但令郎並未失招，所以在下仍要邀請女俠準時赴約！」

嚴如霜道：「只有我一個人嗎？」

「當然還有唐大俠、龍潛、班達喇嘛及蕭笠。由本會會主接待，務請準時光臨……」抱拳離去。

嚴如霜道：「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算了！十五那天，咱們要準時到場！」

顏學古道：「唐老伯也會一道去嗎？」

嚴如霜道：「立刻派人通知他，他是否屆時準到，就不敢說了！」

唐耕心道：「娘，這場合，爹能不去嗎？」

「如果他不是和你龍阿姨在練一種絕技，是不會不去的。」

李天佐道：「如果以嚴前輩爲主，另外加上唐前輩、龍前輩和蕭前輩等，然後號召各大門派全部出動，是否可以一舉殲滅『人間天上』這個邪會！」

「的確！」嚴如霜道：「只不過，我們這些人不會聯手。所以對方頗爲篤定！」

李天佐道：「前輩似乎知道『人間天上』的幕後另一主持人是誰？」

嚴如霜道：「可能是醜劍客歸鄉！」

年輕一輩的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名字，這是因爲歸鄉奇醜，幾乎永遠不在人前出現，某次，一個艷名四播的女郎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那就是燕雨絲。

李天佐道：「他們會結合？」

「是的，這是任何人所無法想像的事，但他們的確是結縭了，還生了二男一女。」

顏學古吶吶道：「燕雨絲是不是在情場上受了太大的挫折，才會嫁給一個奇醜無比的人？」

嚴如霜點點頭，道：「他們二人是在恨的心情下結合的，當然，他們恨的不是對方，而是武林中人……」

＊　＊　＊

斷魂峽的風景十分優美，如果不到絕崖上去，非但不會斷魂，還會賞心悅目，心情愉快，但在絕崖上，却有一片約七八丈方圓之地，非常適合對決搏鬥。

於是，此處成爲決戰的地方，也是自絕跳崖之處。

現在，武林中的精英已經到達，如嚴如霜、龍潛、班達喇嘛和蕭笠。唐雲樓沒有來。

其他如幾個大門派中的人一個也未到。當然，他們也不具備被邀請的資格，幾位名宿相互寒暄。

另外，以帆布搭了個帳篷，有霍金等人守護篷外。

龍潛道：「燕雨絲，我們已經來了，你們還端的甚麼架子？」

這工夫霍金一撩帳篷的門簾。走出一位中年美婦，她正是燕雨絲吧？衣著十分華麗，戴金掛玉，全身飾物閃閃生光，歲月似乎也沒有在她的臉上留下記號。

燕雨絲游目四盼，在嚴如霜身上停留稍久的目光，寒意也較深些。

因爲她們才是最大的情敵。燕雨絲走了幾步就停下來，道：「請各位來，不會有別的事，自然是各盡所能，有的要命，有的保命，但絕不以多爲勝！」

最後這句話似也扣住了對方四大高手，使他們不屑聯手。

龍潛道：「就妳一個人嗎？妳的漢子呢？」

燕雨絲淡然道：「如我不成，他會出頭的！」

「歸鄉開通了！這麼大的場面，他居然也敢露臉！」龍潛道：「在這四人之中，我是打旗兒的，就

讓我先來。但請先回答在下幾個問題！」

燕雨絲道：「問問看，不敢保證能使你滿意。」

龍潛道：「請問，『人間天上』是甚麼意思？」

燕雨絲道：「本會成立之後，必然形成武林大治之局面，只有天上可比。說起來也很單純。」

龍潛道：「據說你們的武功詭異，和解剖活人有無關連？」

燕雨絲道：「如果沒有關係，何必多此一舉？」

龍潛道：「好！可以動手！」

「笨鳥先飛，打旗兒的先上！」班達喇嘛道：「龍大俠，以我們四人來說，理應由我先上……」

班達不再多談，立刻出了手，燕雨絲一身宮裝，環珮叮噹，眞不適合殺搏拚鬥。但是，這似乎對她一點妨礙也沒有。

班達雖然自謙是四人中最弱的一個，對方邀他來此而不邀別人，即可見他的份量了。但先上的人却吃點虧。

第一，先上的人不知對方深淺，別人却可以在一邊觀察研究一番，其次，先上的人也要面對對方體力最旺盛之時。

班達有自知之明，在這四人之中，他的確比較稍弱一點。這等高人玩命，又是一番氣象，也許外行人還看不出殺機四伏。如無把握，對方不會只來這幾個人。

面對四大名家，燕雨絲絕對不會拖得太久，每人打五十招就要兩百招，她不會那麼笨，所以在二十招左右勢道就變了。

班達是當事者，這才體會到對方技藝的特點，他全力施爲，專撿精純的招式使用，仍未超過二十五招，左胸被按了一掌。

看來輕輕一按，却比被莽牛撞下更重，班達向後飛退，在兩丈外勉强拿穩了樁步。口角滲出血漬。

三大高手臉色木然。他們冷眼旁觀，雖是佔點便宜，但內力如何運作？自外表上却看不出來。

現在當然輪到了龍潛。因爲後面兩個是嚴如霜另一個是他的師兄。昔年龍潛也是嚴的追逐愛慕者，至今不衰。而他的妻子却又傾慕唐雲樓。

這樣地配對，是不是造物者惡作劇？或者表示祂的幽默感？

「龍爪十三式」嘯聲盈耳，忽隱忽現，正是以龍的見首不見尾研成的絕學，其威力自比班達大得多，但是，燕雨絲想變個花梢折辱他們，越往後的身手越高，地位尊貴，她猜想必是嚴如霜壓軸。所以她決定把招數減少。

在二十一招上，左肘差點被扣住，但肘處衣袖被燕雨絲抓裂，肘上也被抓破。

龍潛簡直想死。班達栽在二十五招上，他只有二十一招，在過去，對手能接他二十一招的也不多。

天上烏雲飛馳，圓月時隱時現，隱隱可以聽到斷魂峽下湍急的澗水自嶙峋的石筍上瀉過之聲。

蕭笠知道，自己也不會比龍潛好些，糟的是，明知對方的招式並不是很深奧，就是弄不清她致勝的原因。

如果已敗的二人能在一起交換心得，提供意見，那後果就可能改觀，但是，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種心理的運用，才是對方能擊敗這些名宿的眞正本錢。人類的體能和智慧或有差別，也不會差得太多。所以身手相差如此懸殊，必有特殊的原因。

蕭笠更少，在第十八招上就被蹴了一脚，差點滾下絕崖。夜風蕭索，草木啣悲。

嚴如霜緩緩走近，四目相接，可以看出燕雨絲目光中噴射的火燄。要不是過份絕望衝動，她會嫁給一個武林中最醜的高手？所以燕雨絲希望能在十五招內挫敗她。

得不到最英俊的，就嫁給最醜的，這是不是和自己過不去？事實上，世上抱着這種偏激心情的男女也大有人在。很多情場失意的人，隨便找一個成親，顯示自己並非找不到，而立刻後悔，痛苦一生。

「別人輸招，他們只要回去解散幫會，每三個月到本會報到一次，就可以混下去。」燕雨絲道：「妳如果輸招……」

嚴如霜道：「跳下此崖對不對？」

「還好，妳總算有自知之明！」

「不是我對自己有自知之明，而是對妳的爲人太清楚……」

「哈……」燕雨絲笑了一陣，道：「妳出手吧！十五招內妳要現原形！」

先出手的是燕雨絲，她要把嚴如霜貶得一文不值，一是十五招內擊敗她，造成她一生中在最少的招式中落敗。然後，要她跳下去。

絕崖一百三十餘丈，平如刀削，連一根草都不生，下面是些犬牙交錯的石筍，雖然有澗水，一旦落下，活命機會不及十分之一。

看嚴如霜的情況，十五招內非失招不可。但是到了第十四招上，燕雨絲的招術一變，嚴如霜也一變，以她「乾坤指」加上悟出的巧勁，接下十五招。

他們母子都悟出了對方所以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訣竅，所以燕雨絲有把握在十五招內擊敗她的狂言，到了第三十七招還沒有兌現。

龍潛等人不由大爲折服，老實說，以前他們總以爲嚴如霜就算高明些，也是些微之差，今夜證明，這差距大得令人臉紅。

就在這時，帳中人道：「請住手！兩位平手，不用再打了！能和燕會主打成平手之人，可作本會上賓，不受任何約束，只要不自立幫派與本會作對，個人的行動絕對不受限制。」

這一手大出龍潛等人的意料，因爲燕雨絲已經退下，但帳中人却道：「凡是被本會列單邀約之人爽約不到，即被視爲儒夫，從此自武林中除名！」他說的當然是唐雲樓了。

那知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凌空飛落，竟是唐耕心，衆人無不失色，尤其是嚴如霜。她可以全身而退，却不以爲兒子能辦得到。

只不過龍潛等人却不能不佩服唐耕心的膽識。小唐抱拳道：「在下唐耕心，因家父正好閉關，特地代父來此應約……」

燕雨絲道：「你以爲你也能像你娘一樣，成爲今夜之會中唯一能保住聲名，全身而退的人？」

唐耕心道：「在下不敢如此托大，代父赴約，一切不計！」

「好！」燕雨絲道：「我成全你的一份孝心！」

帳中人道：「年輕人，如你願爲本會之友，當能和令堂一樣，全身而退。」

唐耕心道：「多謝會主的關顧，除非收回家父爲儒夫，且從此自武林中除名的前言！」

帳中之人不出聲了。燕雨絲道：「據霍金說，你是年輕一輩中唯一能接下他四五十招不敗的人！」

「也許是僥倖！」

「不然！在某一方面來說，也許你比這三位武林名宿還高明些，他們才是眞正浪得虛名之輩。不過你要考慮本會另一位會主給你的優待條件。」

「在下考慮過了！父親爲儒夫，爲人子者苟活何益？」他終於出了手。他悟出了霍金運勁之奧秘，以爲就憑這一點即可立於不敗之地，自然太低估了「人間天上」的絕學，他所悟解的，不及對方絕學奧秘的三分之一。

他不能和他的母親相比，嚴如霜的「乾坤指」獨步武林，而她的悟性也特別高，她悟出的比小唐多而深。所以能和燕雨絲打成平手。

當然，她要是不藏拙，可以在五十招內擊敗燕雨絲，但是，此時此地藏拙的益處太大了。她大聲道：「會主不必和年輕人認眞，一切由本人承擔！」

帳中人不出聲，燕雨絲非撂倒一個不可，不能制服其母，能擊垮或擊斃其子也成，在第二十二招上，一掌砸中小唐的肩背，由於距絕崖太近，收勢不住，仆下絕崖。

四位名宿一齊驚呼，尤其是嚴如霜奔到崖邊悲嘶着：耕心……心兒……」哀聲震野，摧人肝膽。

除了澗水沖擊石筍聲，祇有山野中嗚咽的天籟聲。

帳篷中的人道：「今夜之約，暫時告一段落，唐少俠代父出手，膽識過人，視死如歸，令人欽佩，吾人應爲他默哀片刻……」

一片死寂之後，帳中人道：「走吧……」

一乘大轎停在帳後，自帳後上轎，疾奔而去，顯然是歸鄉和燕雨絲同轎離去。

嚴如霜立刻繞道奔向崖下。

唐耕心翻下絕崖時，本以爲這一次是死定了。

絕對不會有上一次的僥倖，祇聞風聲盈耳，澗水奔騰聲迅速加大而接近。

他可以想像，血肉之軀與石筍接觸時的聲音。

但這念頭未完，身子却落在有彈性的網上，身子彈起兩丈多高，落下再彈起，三次後才躺在網中。

他睜眼一看，這是籐網，編得十分堅固。爲了能承受極大的下墮力量，四面有八根海碗粗的大柱撐着。

小唐恍如隔世，而且他首先看到的人居然是燕子飛。

另外還有三個人，這四人又抓住一張較小的籐網的一端。現在他們剛剛放下了這張小網。

小唐立刻就明白了一切，大網是固定的，萬一落下的人未落入大網內，就以小網機動的方式去接掉下的人。

在這瞬間，小唐說不出內心的感激。

燕子飛幫他太多的忙，但他始終對他不太欣賞。人總會有缺點的，要燕子飛例外是不是不大公平。

「子飛……子飛……」小唐躍出網外，握緊了燕子飛的手，道：「子飛，你又救我一次！你是知道你救了我也救了家父母。」

「我沒有救唐伯父母呀！」

「救了我就像救了家父母一樣，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燕子飛道：「我們要快走，要是被本幫中人發現我救你，那還得了……」

他的部下立刻拆籐網，丟入山澗中流去，他們也離開了原地。小唐道：「現在走，我還是不放心！」

燕子飛道：「我已接到暗號，上面的打鬥已結束，本幫幫主已離去了！」

他們離開現場時留下一人藏在

石縫中，任務完時偷偷地把小唐未死的秘密告訴嚴如霜。

當然，這一定要十分秘密。留下這個人叫胡大舌頭，是燕子飛的忠僕，手底下也有兩套，大約半個時辰之後，發現嚴如霜和馬大風下崖找尋。

班達喇嘛先離去，蕭笠也走了。龍潛很想陪嚴如霜等人下崖找小唐，又怕別人閑話，稍後也走了。

胡大舌頭隱了一會，果然沒有別人，才自石縫中出來，躬身道：「這位可是嚴前輩嗎？」

嚴如霜道：「正是，這位可曾看到崖上落下一人……」

「看到了，前輩。」

「他……他的人呢？」

「啟稟前輩，唐少俠沒有事，他很好。」

「很好？這……這太好了……」

嚴如霜道：「人呢？」

「和我家公子離開了這兒，怕幫主發現。」

「家公子是……」

「燕子飛呀！」

「燕子飛？」嚴如霜道：「是不是貴幫主燕雨絲之子？」

「是的，他是二公子。」

「他會救小犬嗎？」

「前輩有所不知，我們二公子十分欣賞唐少俠……」他似乎以爲語氣不對，措詞失當，改口道：「小的是說我家二公子很敬佩唐少俠爲人正直，膽識過人，所以早就和他建交了！」

「好好！眞謝謝你們二公子了！這位朋友能帶我去見見犬子嗎？」

「當然能，不過公子叮囑，暫時千萬別宣揚出去，說是唐少俠未死，就是對友輩也別說，祇說失踪了！」

「好，我可以答應。但不知燕公子如何救了犬子的？」

「用山籐編成兩張網，一大一小，大的固定起來，小的由四人各抓一角，可以撥動移位，以便接住掉下來而未落入大網中的人。」

「你們公子眞是一位大好人，現在可以去見見犬子了嗎？」

「當然，當然。」胡大舌頭道：「不過爲了不使本幫中人看到，二位請在小的後面數十步外……」

馬如風道：「他奶奶的！你的毛病可眞不少！」

胡大舌頭道：「老太太，還是小心點好些。」

「甚麼？你叫我老太太？」

「是……是啊！敬老尊賢嘛！妳老人家，沒有七十，總該有六十了吧？」

「老娘今年才四十郎當歲，你叫我老太太，好！躭會我再收拾你……」

此刻小唐和燕子飛等人在十里外小鎮上一幢民宅中。這兒是燕子飛的房子。他在外面晃來晃去，總要有個落脚之處。

正在談論「人間天上」之事，外院門口忽然探進一個頭來，向燕子飛勾勾指頭，但小唐未看到。

「唐大哥，你稍坐下，我去去就來。」

燕子飛來到外院，是個比他更年輕、很美，但臉上有些雀斑的年輕人，低聲道：「二哥，你幫個忙成不成？」

「幹甚麼？」

「我很欣賞唐耕心！」

「哼！欣賞他的女人祇怕有一籮筐！」

「我不管別人！反正是你救了他，而我又未曾向幫主告密，所以嚴格說起來，我對他也算有恩！」

「少來煩人！妳不是交際很廣嗎？」

「那都是一些四六不成材的傢伙。」

燕子飛道：「妳自問比連蓮如何？」

「不會比她差吧！」

「比石綿綿又如何？」

「噯噯！我不管別人，也不想和別人比。再說，連蓮對小唐已心灰意冷，石綿綿嘛！小唐對她不感興趣。」

「妳既然消息這麼靈通，何不自己下手！」

「二哥，我可要警告你，有一次聽『火谷老人』說，你有甚麼『分桃斷袖』之癖，至少是有那種傾向，你可別來那一套。」

「妳再胡說我就揍妳！」

「你和小唐接近，就不能不使人懷疑！」

「去去去！妳少煩人。」

「你不怕我向幫主告密？」

燕子飛道：「妳去告密好了！」

燕子飛返回內院。

少女跺跺脚，道：「哼！你少神氣，你老妹子也不是省油的燈，走着瞧吧……」

這少女叫燕雁。是燕子飛的小妹，祇有十七歲，刁鑽而油滑。

燕子飛返屋，小唐道：「燕老弟，你一直未說爲何失去了一隻手？」

燕子飛吶吶道：「說來倒楣，小弟在嶠山遇伏，不知對方是誰，一對三，被切去一手……」

小唐似乎有點不信，以燕子飛在此幫中的身份，被人斬去一隻手，該幫必會派出大批殺手緝兇的，燕子飛不會輕描淡寫地談論此事。

這工夫一個部下道：「公子，你也不必繼續隱瞞下去呀！」

「你少插嘴……」這工夫祇見胡大舌頭進入內院大聲道：「唐少俠，二少爺，嚴前輩來了……」

唐耕心一見母親和馬大風阿姨聯袂而來，知道這事對母親及風姨所造成的震撼，立刻迎出。

母子相擁，唏噓不已。

「娘，孩兒不孝，老是讓妳操心……」

「孩子，你衝動了，儘管你的進步很快，但燕雨絲又豈是等閑之輩，你怎麼成？」

「娘，我悟出一點道理來。」

「娘也能看出，祇不過你還差得遠。」嚴如霜道：「咱們母子別盡是談話，卻冷落了你的救命恩人！」

燕子飛道：「晚輩不敢當！」

嚴如霜道：「燕少俠的大恩，我們母子永世不忘。」

「伯母言重了！」

嚴如霜道：「依我猜想，燕公子必是貴幫的少幫主了？」

燕子飛不能再瞞，要不，那就是不敬了，道：「正是。」

嚴如霜道：「少俠不怕受父母處分而協助犬子，更是偉大。」

唐耕心道：「子飛，你是少幫主，一定知道霍金和令堂武功中的一股奇妙力道是怎麼回事吧？」

「唐大哥，恕我暫時不便說出來。」

唐耕心道：「子飛，你不說我一點也不會怪你！」

「唐大哥，我並未說永遠不能說，而是現在不便說出來。」

「不要緊！」唐耕心道：「令尊是歸鄉歸大俠嗎？」

「是，是的。」

「令尊的武功比令堂高出很多嗎？」

「高是高，但高出多少，也祇有他們二人知道。」

「不高，也不算低。」

「娘，我知道在我飛落絕崖之下的刹那間，妳是甚麼心情！娘，妳請回吧！近日我會去見我爹。」

「你是應該去見見他，也許他能使你的功力更上層樓。燕少俠學過令尊和令堂的武功嗎？」

「學過，祇不過都是皮毛。」

「少俠客氣！我要告辭了……」

小唐送母親及馬大風出鎮，燕子飛祇送到門口而已，知道人家母子要談些體己話兒。

此刻母子在鎮外山徑上邊走邊談。嚴如霜道：「燕子飛這個人有點脂粉氣，似乎不像個……」

「娘，此人有點娘娘腔，但對朋友很夠義氣。」說了帶他去找「火谷老人」等相助的事。

「在外交友，千萬要小心。」

「孩兒知道，娘，爹爲何不來？」

「也許正在閉關，抽身不便。你要對你爹有信心，他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好了！你不必再送。喏！這是一千兩銀票……」

「娘要保重，風姨也要保重！」

嚴如霜道：「心兒，現在我們和潛龍堡等門派已經化解了仇恨，以後能保持這份和諧，才能面對大敵。」

「孩兒知道……」

* * *

唐耕心送走了母親和風姨，返回燕子飛住處，卻不見了人。

當然，也沒有留下隻字片語，他以爲燕子飛不會如此，八成發生了甚麼事。會發生甚麼事呢？

除非是「人間天上」把燕子飛逮了回去，因爲他常常在外胡來，小唐離開了此鎮，在三十里外鎮上打尖。他剛剛走進一家酒樓大門，伸手一摸囊中空空。

大概是由絕崖掉下，在籐網上彈動時，身上的銀子失落了吧？

而娘親給的銀票也丟失了。

於是他掉頭往外走，但被一個少年人迎面擋住道：「這位仁兄爲何進了門又要走？」

唐耕心道：「忽然發現手頭不大方便……」

小伙子衣着很隨便，但人品很不錯，要不是有少許雀斑，還眞是個美男子哩，他道：「兄台自當往裏走，小弟請客。」

唐耕心道：「素昧平生，怎好叨擾……」

「仁兄見外了！這算得了甚麼？仁兄快請……」連推帶拉，把小唐推上了樓。立刻就點了六個大菜，還叫了花雕名酒。

飯間這小子殷勤勸酒，還不時爲小唐佈菜。

「小弟高姓大名？」

「小弟蘇青，這位大哥您……」

「我叫唐耕心！」

「小弟久仰大名。」

「慚愧！」

「唐大哥可別見外，一頓飯算不了甚麼。再說，這家酒樓是我的表姪開設的，都不是外人。」

這頓飯吃了一個多時辰，小二一算近十五兩銀子。

蘇青對小二道：「把你們掌櫃的叫來。」

小二道：「貴客有甚麼事？」

「你們掌櫃的是我的表姪……」

小二道：「可是我們掌櫃的是女的。」

「是女的？是啊！她是我的表姪女。」

「貴客，這恐怕不對吧！你是甚麼年紀，我們掌櫃的是甚麼歲數？這怎麼可能？」

「快去叫來！」

小二看出這二人大概想嘴上抹

石灰——白吃，道：「客倌，小號本小利薄，概不賒欠……」

蘇青手一揮，道：「小二，不會爲難你，你去把掌櫃的叫來就知道了……」

小二忽然哼了一聲，好像臉上被砸了一下，但沒有聲音，奇怪！沒有人接近他，祇是這小子剛才揮了揮手。

小二還在猶豫不動，蘇青又一揮手，道：「快去呀！」

小二踉蹌退了一步，捂着紅紅的臉頰，一臉驚色下樓而去，不一會，梯下傳來了環珮叮噹和細碎的步履聲。

小二跟在後面一指蘇青道：「掌櫃的，就是他！」

這女人頗有幾分姿色，打量小蘇，再看看小唐，兩個年輕人都很養眼，道：「這位……」

小蘇道：「表姪女，怎麼？妳連表叔都不認識哩……」

小蘇攤着雙手，向小唐苦笑，道：「唐大哥，看到沒有？人情是越來越薄，到表姪女這兒來吃頓飯，居然裝着素不相識，這……這……」

女掌櫃的左乳峯上被戳了一下，十分疼痛，但身邊却又沒有人，不由大奇，她道：「我說這位客倌……」

小蘇手一揮又道：「妳的意思是不認識這份幾百杆子搭不上的親戚是不是？」

女掌櫃的乳峯上又被抓了一下。

小蘇道：「就這麼區區十來兩銀子，連表叔都不認了……」他的雙手十指連續捏動，表示區區小數。

但他的十指抓捏一下，女掌櫃的乳頭就被抓捏一下，她祇好雙手捂胸。

小蘇道：「蘭香，妳難道還沒想起我這個表叔？」說着，右手中食二指又捻了幾下，表示爲了區區之數，而六親不認。

女掌櫃的突然大叫了一聲道：「表……表叔……原來是你……三年多不見了，你又長高了些……恕晚輩眼拙，一時竟沒認出……」

小蘇向小唐苦笑道：「據我所知，我這位表姪女有點毛病，有時會發出怪聲，作出怪動作來，聽她娘說，小時候從床上掉落地上，就有了這毛病。」

「表叔，你來光顧小號，又代爲宣傳，我請都請不到呢，怎麼會收你的飯資？」

小蘇道：「這還像話。」

「小二！」女掌櫃的吆呼着：「爲表叔和這位泡壺龍井！」

「是……」不久小二不但端上茗茶，還有一道點心。

小蘇道：「唐大哥，我的親戚很多，朋友也不少。」

這工夫樓上祇有他們兩人，此樓隔壁傳來了少女尖叫哭泣之聲。小唐道：「蘇小弟，隔壁是幹甚麼的？」

「噢！是一家勾欄院！」

「怎麼會有少女的尖叫及悲泣聲？」

「唐大哥，你雖比我大幾歲，這方面卻沒有我靈光。」

「怎麼？小弟這年紀也會去逛窰子？」

「唐大哥，小弟再差，也不會去玩女人，我只是覺得那些女人很可憐，我到那個地方去，主要是看看有沒有搶來、拐來或買回來雛妓，我是說還沒下海的。」

「你是說少女哭泣可能是不能適應此處的生活？」

「當然不能適應，有的是鴇母逼她們下海，她們不幹，有的是不堪皮肉之苦，終日哭泣。」

小唐忿然道：「這地方父母官也不管？」

「大哥，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哪個不走後門，官場中又有幾個不受賄的，有所謂，眼珠是黑的，銀子是白的。」

「走！我們去看看！」

兩人進入勾欄，果然發現新來的三個小雛妓哭泣不已，一問之下，說是每一個都是花了三千多兩買來的，要爲她們贖身，每個要五千兩。

小唐忿然要整這鴇母，小蘇道：「妳是說一萬五千兩就能爲她們贖身？」

「對，銀子一到，馬上把賣身契還給你，把人帶走。」

小蘇道：「沒有逼她們接客？」

「就這樣哭哭啼啼地，怎麼接客，客人的胃口都被她們哭倒了。」

「好！這三個雛妓，千萬別讓他們接客，一天內我們來贖人。」

「贖……贖人？」鴇母打量他們二人一陣，道：「兄弟，這是一萬五千兩啊！」

「這個妳不要管，反正一天內來贖人，要是一天內妳逼她們接客，我就把妳這個老梆子劈了。」

「兄弟，就憑你嗎？」

小蘇道：「怎麼？不信邪？」

鴇母向打手們抬抬下顎，三個撲上，一個動手。他們似乎還怕打死人惹麻煩，那知這個保鏢的一出手就被揪住了衣領，撞向另外二人。

另外二人絕對想不到這個小傢伙能一招却敵，閃避不及，被砸倒二人跌在一起，鴇母色變，想不到這小傢伙看來挺養眼，却是個小煞星。

兩人出了勾欄，小唐道：「蘇小弟，原來你有兩套。」

「唐大哥，和你比應該是『嫫母遇西施而掩袂，拙匠見班氏而藏刀』，我太不自量力了。」

以蘇青的身手來說，應和石綿綿差不多，甚至還高些，那個保鏢的確太差了些，才會一招受制。

「小弟，你打算如何贖？」

「去弄一萬五千兩。」

「小弟，咱們身上連一兩銀子也沒有，怎能贖人？」

「窮則變，變則通。」

「怎麼個變法？」

「大哥，腦子靈活點就成了。」

「小弟，我必須事先言明，我可不作無本生意。」

「大哥是說偷呀，那怎麼會？」

「不偷怎麼能弄一萬五千兩？」

「賭！」

「賭錢？」

「是啊，進了賭場，全憑運氣。」

「賭本呢？」

「喏！」小蘇自袋內掏出兩根十兩的條子。

小唐愕然道：「兄弟，這金條是哪裡來的？」

「勾欄中摸來的。」

「你沒有離開過，在勾欄院中你祇去了一趟廁所。」

「對，那點時間就夠了。」

「兄弟，我說過，不作無本生意。」

「對，我也同意大哥的看法，但是，勾欄院的錢不用，豈不是天下第一號傻瓜。」

「不管她們錢來得如何不正，我們的行爲却是偷。」

「好，就算偷好了。」小蘇道：「古人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大哥對這種偷有何看法？」

「這不大一樣。」

「有甚麼不一樣，都是偷，偷成了就是大人物，失敗了就是囚犯，你知道我們要去哪個賭場？」

「這鎮上就有？」

「對，而且是剛才那勾欄鴇母開的。」

「這……」小唐不由一怔，這種人專經營嫖賭的生意，害人不淺，弄他們的錢如用在正途上，的確也無可厚非。

「大哥，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

「賭完了之後，我會使你更加意外而以爲小弟的餿主意還不錯。」

小唐道：「兄弟，你必須先說明我才考慮幹不幹。」

小蘇道：「唐大哥，你眞是老實人。」

小唐不出聲，小蘇嘴唇翕動了一會，小唐大爲驚奇道：「眞的？」

「錯不了的。」

「你怎麼知道是他們開的？」

「這個以後再說成不成？」

「好吧！」於是二人來到賭場中，二人邊看邊交談，當然是以「蟻語蝶音」交談，然後他們站在一桌牌九桌旁。

俗語說：錢到賭場，人到殺場。意思是錢在賭場中就不是錢了，好像那些錢都不是血汗賺來的。

正好「末門」讓出位子，小蘇讓小唐坐下，把兩根十兩的金條放在枱面上，引起一陣輕微的騷動。

莊上是個四十左右的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花惑」必是「郎中」。「花惑」比「郎中」低一級。

十賭九詐，不遇上「郎中」也會遇上「花惑」。

「郎中」也好，「花惑」也好，都是以玩假騙人的。

不管有多少人在賭場中栽得多慘，總會有人前仆後繼。因爲賭慾和食慾、愛慾和性慾並列在一起，是人類自我滿足的表現。

賭的種類太多了，如：痲雀(又稱馬吊，明萬曆年間就有了)十三張、十五胡、天九牌、番攤、紅黑寶、骰子、牌九、狀元籌、陞官圖、打鷄及魚蝦蟹等。

兩小看了幾把牌，推出了一根條子。

由於二人都很年輕，押「末門」的人不多，但「末門」却是前七後九點，贏了，莊家立刻折銀票賠了。

下一次再押兩根大條子，旁觀者有人大叫過癮，除了莊家和小唐，「出門」和「天門」的枱面都不超過五千兩。

骰子打出本是「五在手」，絕的是，其中一枚在牌九邊沿上斜地沒有落實。

莊家正要另擲，剛伸手要抓，那一枚骰子又落實了，變成了「七對門」，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莊家道：「這次不算，重打擲！」

「不！」小蘇道：「沒有人動那枚骰，它自己又落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必重擲骰子。」

莊家以爲，還是重打骰子爲妙，一伸手，被小蘇擋了回去，不由心頭一驚。

祇不過他還是不信，這兩個小子會是甚麼棘手人物。

分了牌，小唐把牌配好放在桌上，其餘「出門」及「天門」的後面牌都未超過六點。

小唐翻了牌，居然是一二開步走，也就是前面一點，後面兩點，祇有在莊家「閉十」的情況下才不會輸。

(未完・二十)